

穗 拾

第十二期

革命性的灼傷治療術
南極謎異
怎樣測繪神秘的宇宙
漫談流產
幻滅
盲腸和眼睛
傘兵魂
亞當先生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攝影佳作選—

造包廂車車汽

金板霧噴裝塗 • 接熔斯瓦
理修關機他其 • 換包裝內

廠作製體車車汽海清

造包廂車車汽種各
理修造改及車客型小大
門專車卡車通交

電話：992號

設創日一月六年九十國民
營經資獨

山青周主廠

號七三一路正中里主民區西市南臺：址廠
(面後局分一第局察警街樂康邊河運即○五町田元)

永安五金行

ENG AN HARDWARE & CO.

專營

機	各	三平	馬
械	種	角型	達
工	軸	皮	
具	承	帶	等

臺南市忠義路一二〇號
電話：四六九 電報掛號：〇一二三 信箱：五五

欄 信 通

茲滙上新台幣 元、請按年終
訂閱辦法、訂閱貴刊 全年 份
作為我的禮物、自 期起寄交下
列姓名地址為荷 此致

拾穗出版社

姓名：
地址：
寄款人：

拾穗

徵求年終長期訂戶並舉辦
年終禮品訂閱辦法啟事



親愛的讀者：

匆匆又近歲尾了，你回顧今年，瞻望來歲，似乎應該預定一個明年度的新計劃了。
你願意在明年度結識一位見多識廣的新朋友嗎？
這一位朋友便是拾穗！
你願意在明年度用科學、和藝術來充實自己嗎？
這問題的答案是訂閱拾穗！
你願意以最少量的金錢來充實你的圖書設備嗎？
它的答案還是訂閱拾穗！

總之拾穗這一本售價低廉內容充實，既能使你在課後業餘消磨時間，又可以使你獲得豐富常識的雜誌，你決不能失之交臂，如果你是它的訂戶，明年度你不要忘了續訂，如果你尚未訂閱，那麼請你不要放過這次訂閱良機。更希望你能把拾穗介紹給你的親友，使他們也能得到這一本價廉物美的智識寶庫。

快近歲尾了，如果你還沒有想好一種精緻，優美，大方，有益，而易於保存的禮物時，請你利用這一次的拾穗年終禮品訂閱辦法吧，你的親友不但會在衷心感謝中逐月收到你的禮品，並且他們還能在新年收到一份精美的年曆和賀年卡片。

現在你要做的事是：

(一)你撕下這一張紙，在通信欄及反面四聯單上填下你或你親友的姓名住址，金額和訂閱期數。

(二)你到任何當地郵局交給他這一張紙和訂閱拾穗的款項(不要匯費)以後拾穗便會源源地寄奉給你或你的親友。

拾穗永遠是為讀者服務的。

半年 六期 十八元 全年 十二期 卅六元
本社精製優美年曆贈送拾穗長期訂戶以作紀念

文字應用楷書。一、二、三、十等數字
請寫壹、貳、參、拾等爲要

存款通知單			
寄款人住址姓名	※新臺幣	存戶姓名	帳號
		拾穗出版社	二五八七號
		經理局日戳	

除款項外填寫之名稱如有更改時應蓋章爲證

款額數字如有更改概不受理

存款單			
寄款人住址姓名	※新臺幣	存戶姓名	帳號
		拾穗出版社	二五八七號
		經理局日戳	

填寫四聯單後應核對所填各欄是否無訛

同號印

存款據			
寄款人住址姓名	※新臺幣	存戶姓名	帳號
		拾穗出版社	二五八七號
		經理局日戳	

收款據			
※新臺幣	存戶姓名	帳號	經理局日戳
	拾穗出版社	二五八七號	

德士古各種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之滑
機油最能適應潤滑各種機
件之需要
如採用德士古滑機油必能
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台北市博愛路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三四

電報：CALTEX



照相製版專家
照相印刷

興台照相製版處

地址：台中市市府路51號

拾穗月刊 第二十期
四十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張明南
胡新哲

發行所 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廠
勵進分會拾穗出版社

編輯者 拾穗出版社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售處 各縣市雜誌經銷書店

訂閱價目表 每期零售四元

售
價
數
半
年
一
三
十六
元
年

各縣市場經銷處

台北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花蓮	基隆	宜蘭	基隆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各書局

本刊於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拾穗

第二十期 目錄

扉頁——攝影佳作選

革命性的灼傷治療術.....一

電子學的革命.....七

可怕的海洛因.....一四

南極述異.....一八

砂製物.....二二

醫學上著名的馬丁傷口.....二九

人造石油新法.....三三

漫談流產.....三六

怎樣測繪神秘的宇宙——帕羅馬天文臺巡禮.....四三

重獲新生的蔡司工廠.....五三

女海盜——瑪麗·安妮.....五七

攝影叢談——室內攝影話燈光.....六二

酒駒記及其他.....六七

西歐烽火見聞錄(二).....七三

幻滅.....八五

間接推銷法——亞歷山大大包茲故事之二.....九三

太太的秘密.....一〇八

盲腸和眼鏡.....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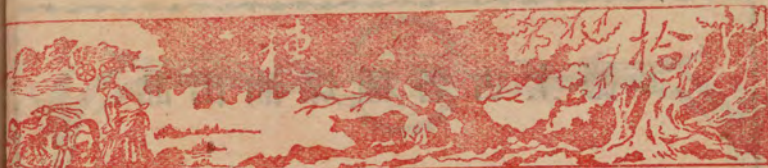
萍踪之戀.....一二三

傘兵魂.....一三三

樊籠(八)——本期續完.....一五一

亞當先生(二)——長篇連載.....一六五

橋牌雜話.....一八一





革命性的灼傷治療術

黔 墨

拾 穗

目前，有七個美國醫生，正研究着一個現代醫藥上看來似覺簡單而實際頗感棘手的問題——治療灼傷最妥善的辦法何在。

這問題說起來似乎簡單得可笑，每一個人都知道灼傷以後該怎麼辦，祇要敷上點兒東西就行。半世紀以前，治療灼傷是並不成爲問題的。每一個家庭都有他自己的家庭驗方，手頭有什麼油脂性的物質，就任意塗敷上去。然而，在今日，大多數醫生都一致公認，這些古老的家庭驗方大都無用，或且有害。

至於怎麼樣的治療法才算安全，才算有用，醫生們却沒有一致的答覆。

爲了解決這一個問題，美國國立研究院才指派了七位專家，以依凡斯醫生(Dr. E. I. Evans)

爲首，來加以研究，他們的研究所得，已經獲得了相當的代價，灼傷者復元較快，痛苦較輕，瘡痕較暫，而且比舊法舒適得多。

治療灼傷的最好辦法，可以用韓國戰事中一個美國軍官的故事來加以說明，他在某日深夜二時因爲引火取暖，被火灼傷，昏暈倒地，救護人員趕來時，他正在痛苦中尖叫，他的臉部，胸部，臀部，腿部，都受到「深二度灼傷」，分佈之廣約佔全身表面的百分之三十三。如果用舊式方法來治療，他也許需要經過數星期的痛苦，長時期的發炎，幾個月的住院，才能復元。

但這位軍官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治療，救護人員立刻給他注射嗎啡，然後再作全血和鹽水的靜脈注射，以防止虛脫。嗎啡的作用使他痛苦減輕後，就把燒焦的衣服脫去，用清淨劑把灼傷區域輕輕地洗滌過，然後用厚層的紗布把他全身包裹起來，包裹時並施以緊壓。

黎明時分，就用飛機送到東京陸軍醫院。在那裏，又注射了更多的嗎啡，更多的全血，更多的鹽水，和三十萬單位的配尼西林。在那裏，他的繃帶是除去了，而且把他放在一張清潔的床上，進行所謂露空治療法，不用繃帶，不用包紮，不用壓定布，不用藥膏，不用藥水，不用藥粉

本業廿四年紀念

再傳商行

疊襖種類
修理一切
臺灣蓆類
材料販賣
印刷調刻

許再傳

住址：高雄市塩埕區新興街六四號(元銀座)
電話：三八三六號

機械工具
五金材料
水道材料
鐵櫃
橡皮迫緊

高雄市塩埕區新興街180號

興發五金行

電話 3777 號

高雄市塩埕區新興街185號

永豐行

電話 2823 號

對於灼傷區域並不作局部的處理。醫生們說，「對於灼傷區域，我們聽其自然，我們所醫治的是病人本身。」

第二天，又給注射了一針配尼西林。灼傷的表皮已經開始乾燥起來。他不需要再注射嗎啡與全血。

第三天，病人痛苦全消，精神也旺盛起來。又打了一針配尼西林。灼傷處仍透露在空氣中，已經乾燥了，正順利地痊愈起來。兩星期後他又重回到崗位上去。

這一個病例，正式名稱爲「深三級灼傷」，並不是最嚴重的一種，還有其他受難者，受到了三級灼傷——皮膚的全部厚度都燒掉了，需要接皮手術才行，而且灼傷區域甚至於還要廣大得多，但這些嚴重的病人也受新法治療而得到戲劇性的效果。

有從人類最初發現了火以來，就已經找到許多治療灼傷的有效良藥。這些良藥爲數極多，計有：冷水，橄欖油，蓖麻子油，加龍油（亞麻仁油與石灰水之混合物）奶油，豬油，蛋黃，阿拉伯膠，炭酸鈉，氧化銀油膏，硝酸銀，膠棉，覆盆子漿，浸有糖蜜的吸水紙，石炭酸，等等。一九一四年，有人應用石蠟以供塗敷，隨後，在一九二五年，又有人推薦單寧酸，單寧酸就被做成溶液，噴霧和油膏，很廣泛地應用着，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據一個

還有些醫生，認爲緊壓包紮法和藥物同時應用，還嫌不夠；他們堅持，應該重新設計，或者略事擴充，把他們自己所喜歡的治療方法也包括進去。另有一部份醫生，認爲治療灼傷的問題，如果和救治原子彈輻射受難者的問題相較，實在是渺小不足論。就是這一個如何救治原子彈受難者的問題，才重又鼓起了對於灼傷治法的研究興趣。

廣島原子彈爆炸後數月之中，有許多科學家曾去該城，研究爆炸結果。他們多數是原子物理學家和醫藥行政人員，他們回來時，對於所見情形不勝震驚，尤其對於原子輻射所引起的人體內部體素的毀壞，感到駭異。但他們大都爲原子輻射的災害所惑，竟忽略了其他一切。後來依凡斯醫生也去廣島，才發現到，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被世人所忽視了，那就是如何治療灼傷的問題。

依凡斯回來後才建議對於灼傷應作一全盤研究，結果乃產生了七人委員會。這七個人都是外科醫生，都是相關各部門內的專家——有的是皮膚接補術聖手，有的是外科虛脫症專家，有的對外外科手術後的發炎甚有研究，有的對於嚴重創傷後體素液的變化有獨到之處，等等。

這七位專家的工作開始於一九四九年初。他們把所有被前人推薦過的灼傷聖藥——各種軟膏，油膏，藥粉，藥

由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報告，經單寧酸處理過的灼傷區域，很容易引起嚴重發炎；在某些病例中還能使病人的肝臟受到嚴重損害。因此，一九四二年，這一藥物就被正式禁止使用。

代替了單寧酸，專家們推薦了一種新的包紮法。這就是緊壓包紮法。其法先用飽含石油脂的紗布多層，包覆患處，其上覆以五六層平正乾燥的消毒紗布，其上再覆以一堆絨毛狀的棉紗，棉紗外面又加一層工匠用的廢紗，或海棉，以增加其彈性，最後再用一條富有彈性的繃帶，加以紮縛。

這種應用時器加緊壓的相當繁複的包紮法，其設計時的目的，在於幫助循環以避免充血，抑止失血，並且減低痛苦。一九四二年波士頓地方椰林夜總會大火災時，這種緊壓包紮法會得極顯煌的效果。因此，以後就成了醫治灼傷的不二法門了。跟緊壓包紮法一起應用的藥物，計有：胰液製劑，配尼西林，和其他殺菌劑，以防止發炎，還有全血與血漿，以控制虛脫，還有嗎啡，以制止疼痛，還有其他藥物，維他命，賀爾蒙，及其他各種物質。

有些醫生認爲這種治療方法是不必要的複雜；他們覺得，其中有許多是醫藥上的表面工作，省去了也不礙事。

水，等等——都一一研究過，結果都一一否決了，因爲他們確知，沒有一種藥物具有任何重要的價值。

這委員會曾研究血液代用品是否能防止或控制虛脫，他們得到結論如下：可能的話，應儘量應用全血，不得已時，才退而應用血漿。但他們想到，在一次大災難之後，全血與血漿的供應一定感到不夠，因此他們就研究各種血漿代用品。血漿代用品很多，其中一種叫 Dextran，是一種爲微生物所製成的與糖相似的複雜物質，還有一種是動物膠質，在較低溫度下儲藏即有變稠之弊。第三種就是 PVP，是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所應用的。（請參閱拾穗第十六期第三九頁人造血漿一文）他們研究結果，鄭重聲明，在治療灼傷時，三者都不能做全血或血漿的真正代用品。不過，牠們可以暫時使用，使患者能維持一個時期，以待全血的到來。

AOTH 是所謂「奇效質爾蒙」的一種，能治關節炎，去年冬季，有人推薦，也可用之於灼傷治療。在一次病例中的戲劇性的效驗，顯示出 AOTH 能幫助控制虛脫，減低痛苦，並且刺激接補皮膚的成長。（請參閱拾穗第十三期第七四頁 AOTH 之奇蹟一文）雖然有利的報導還有數起，七人委員會仍未感到滿足，他們特爲敦請哈佛大學

等六個醫藥研究機關予以更完全的研究，特別着重於接補皮膚的成長一點，結果這六個團體都無法證實其有效，因此七人委員會認為，在治療灼傷的通用程序中，ACTH無法佔一席之地。

七人委員會對現有的治療法大施抨擊。他們認為，大部分醫生對於治療灼傷時能做之事與應做之事，都不大清楚。多數醫生以為，一處深度灼傷如果能聽其自然，就能自行痊可，其實不然——必須要接補皮膚才行。深三級灼傷的患者，必須在一月之內得到皮膚接補。如拖延較遲，將引起發炎，慢性貧血症，甚至於永久毀形。

七人委員會所研究的問題中，最最引人入勝的，或許就是燒傷區域應如何包紮的問題。

為處理深三級灼傷計，專家們推薦了一種改良形式的吸收性緊壓包紮法，比原來的形式較薄，且較少累贅，並不應用石油脂或其他藥物，而且包紮時施用較輕壓力，他們並且發明了一種相似的緊壓包紮法，以處理周圍灼傷症——腿的四周或軀幹的四周全被灼傷之症——並作患者運往醫院途中包紮之用。

至於其他灼傷——以及一切灼傷之因為受難者過多而緊壓包紮用繃帶未得充分供應者——專家們建議採用露空之久。

一九〇五年左右，美國斯乃夫醫生(Dr. H. sneve)又因偶然機緣發現了露空治療法的妙用。當時有一位鐵路火夫，因為蒸汽噴射到他整個身軀的四周，受到了嚴重的灼傷。斯醫生用了當時盛行的治療法，十七天後，那患者只剩了一付呻吟床褥口吐嚔語的骸骨。因為死亡即將來臨，而且繃帶包紮時痛苦萬分，所以斯醫生把繃帶都拆去了，讓患處暴露於空氣之中，結果竟出乎意外，那位火夫很快地復元了。

於是斯醫生又以同樣方法施之於六十位其他的病人，不用繃帶，不用油膏。結果發現，在多數情形下，治愈時間縮短了三分之二，痛苦很快地減輕了，而且患處附近的關節沒有硬化的危險。

這種發現，曾發表在當時的美國醫藥協會雜誌上，使許多醫生也試用露空治療術。不幸得很，當時許多愚昧的醫生，除了不用繃帶之外，甚至於任何治療步驟都不採用了，結果有很多灼傷者死於虛脫，或死於發炎。因此，當新的藥劑逐一發明後——先是石臘，繼而是單寧酸，然後是諸胺藥劑和配尼西林，最後是緊壓繃帶——那露空治療法竟全部絕跡了。

治療法。

露空包紮法由來已久。最初對這一方法會努力闡明者，至少可追溯到希臘名醫被後世推崇為「醫藥之祖」的希波克拉底氏(Hippocrates)。近代對這方法作第一次嘗試者，當推美國柯伯蘭醫生(Dr. W. P. Copeland)他在一八八七年，曾於治病絕望之餘偶然發明了這一項新的技術，醫療過兩個病人。

其中一位是青年患者，在一次鍋爐爆炸中，灼傷了臉部，耳部和手部，且甚嚴重。另外一位醫生會對他施行過當時慣用的治療法——每日包紮，並用油類，粉末，肥皂，和水——，結果灼傷之處毫無好轉。而且因為想制止疼痛會注射大量嗎啡，結果反很快地上了癮。柯醫生不得不另謀途徑，把所有包紮一概拆除，把那青年的雙手用厚紙匣包圍起來，不讓任何東西接觸到灼傷區域。紙匣的兩端用蚊帳遮住以防蒼蠅飛入，並在他臉部及耳部四周也裝上蚊帳，結果，到了第二天，灼傷的表面就乾燥起來，結了一層薄薄的痂，這痂後來就越來越厚了。這病人很快地復元過來，容貌上很少變形之處。

柯醫生把結果發表後，很少醫生採用他的新法，因為當時施用軟膏和藥水已經成了慣例，如此竟維持了二十年。

把露空治療法以其現代形式介紹出來的是英國華萊斯

醫生(Dr. A. B. Wallace)。華醫生是一位兒童外科專家他在試管中研究皮膚細胞時，發現皮膚細胞的成長速度和牠的環境很有關係。最不利的情形是在潮濕，黑暗，炎熱之處，他想到，這種情形剛與緊包在潮熱的繃帶之下的情形完全相同。華醫生一向是緊壓包紮法的信徒。但他的實驗結果却顯示出，要使受創的皮膚早日康復，與其放在繃帶下面的較高溫度中，還不如暴露於普通室溫中，與其浸浴在汗液之中和其他更不愉快的液體之中，還不如聽其在空氣中乾燥，與其黑黢黢地包紮起來，還不如讓光線射入——總而言之，還是不用繃帶的好。因此他就試用露空治療法於他的病人身上。一方面對灼傷區域聽其自然。一方面以全力處理病人，注射配尼西林，血液，嗎啡，讓病人服用特種食物，並施以簡單而技術高超的護理。華醫生在若干嬰孩和兒童患者方面作第一次審慎的試驗。結果甚為驚人，患者痛苦減少了，發炎減少了，接補皮膚的需要也減少了，而且治療時間也減少了一半，並且，他們看來好多，吃得，睡得好，也舒服得多。華醫生等經過一年試驗，根據五十一個病例的經驗，在一九四九年發表了一篇報告。他們說，他們試用這一方法大都用在較輕微的灼

傷上。他們還說，因為試驗時間較短，一時還未能遽下斷語，不過所得結果，確實令人振奮。

後來，露空治療法又回到了美國。經過各方面廣泛的試用，患者有兒童也有成人，病情自一級，二級，到三級灼傷，其嚴重性不一，結果發現到，需要接補皮膚的患者，為數確較舊法為少，治療時間比緊壓包紮法要短得多。發熱期間減短。血液與蛋白質的需要量也減低。住院時間在一般情形下較前大減，痛苦較少，併發症較少。而且還有一個最顯著的相異之處，那就是患者精神的好轉，在舊法中，繃帶是每隔幾天就要更換一次的。儘管消毒技術很好，灼傷之處仍舊差不多全部都會發炎所以換繃帶時痛苦異常，至少要注射輕度麻醉劑才行。用新法時，既無繃帶，就無更換之苦，因此病人感覺得舒服些，需要嗎啡較少，精神較旺，恢復也較快。而且，每換一次繃帶，需費美金二十元左右。施用新法時，醫藥費用也就節省多了。到今年秋天為止，在美國境內以及在東京的陸軍醫院中，試用新法的病人已經有好幾百。這一方法當然並不對於各種病人各種灼傷都是最合理想的答案。但無論如何，露空法在灼傷治療術上定將擔負起一個重大的任務，尤其是大災難中灼傷者為數過多的場合下，那更是非此莫屬的

了。

(節譯自星期六晚郵)

人造肌肉

哥倫比亞大學的生物學家林氏，最近發明了一種「人造肌肉」能用以舉重。

這人造肌肉，並不是活的人體組織，實際上由一種化學物質叫 Actomyosin 的所組成。Actomyosin 這東西，生物學家們從一切肌肉裏面均能找出，他們極度懷疑，牠很可能就是促使肌肉收縮的主因。林氏從兔的肌肉中取出 Actomyosin，經過處理後，從這物質中製成纖維，再用另一肌肉中的物質叫 ATP 的來處理，這些纖維就收縮起來，收縮之際，能把百倍於其本身重量的物件高舉起來。

林氏對於 Actomyosin 的研究，是從研究「界面」而來。所謂界面，就是兩種不同物質間的表面，如空氣與水間，或油與水間等，目前生物學家們認為，人體內所發生的基本的物理與化學變化，有許多係發生於體細胞中的界面之上。

他把一層 Actomyosin 的薄膜散布在一個空氣與水的界面上。薄膜經過壓縮後即形成了纖維，而這纖維，正就是能收縮以舉重的人造肌肉。

電子學內的革命

Louis N. Ridenour 著
趙士鑑 譯



／跨阻／一件新的超特的控制電子流的器械已經發展到實用的地步，它將電子學從真空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的進展：高速度數字計算機，它好似被命定對社會有深刻影響，雖然這是在遙遠的未來。

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現象，使得這一切成為可能的真空管，它已經成為一道關口，阻礙着電子學來作更進一步的發展。電子工藝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必須有一個基本上的新發展來將它從真空管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樣一種新發展正好在最近登台。這就是「跨阻」，它能完成真空管的大部份的作用而避免真空管之不及。跨阻預備革電子學的命，事實上革命已經開始。

為明瞭這次革命的原因及性質起見，讓我們先來察看一下到底真空管有什麼地方不行。第一真空管本來就是比較短壽及不可靠的。這個困難被商用電子工業競相抑抵傳

電子學成立於四十五年前李特福來斯特 (Lee De Forest) 氏發明第一個三極真空管時。二次的世界大戰給電子學莫大的鼓勵，終於造成今日龐大的電子工業。第一次大戰造成了商用無線電話，在那時無線電話從實驗室內的珍品發展成為合理的實用的通訊器具，第一座廣播電台 WCA 於一九二〇年登記成立。第二次大戰從雷達及其附屬工業的發展中為電子學帶來了新的遠景，它完成了雷視。戰前雷視早已在試驗中，不遲因了戰時在雷達上所完成的進展促成了商用雷視的早日實現。戰後雷視機的增加可以從它神奇性的生產數字中看出來。一九四六年在美國製造的雷視機只有六千五百架直線上升至一九五〇年的七百五十萬架。除雷視外第二次大戰還完成了旁的電子學上主要

價而克復了。以一個大量的無線電機及電視機的市場價格作爲基礎，製造商們完成了設計上內經濟性與高效能生產的奇蹟。但是無庸懷疑地品質是被犧牲了。大部份商用真空管並無理想中它們可能具有的性能，但着在其設計與製造上肯多化一些資本及工夫那麼它們可能被造得更完美。以一具六燈或八燈的無線電來講這已經足夠不便了。若對一具裝有二十五個到三十五個真空管的電視接收機來講那簡直是太不相宜了，若以指定的真空管失効率來講，那麼損壞的機會差不多增加了四倍。隨着電子器械的更複雜化，每個零件的可靠性亦越來越顯得重要了。

電話系統供給了一個良好的實例。一次橫貫大陸的電話（指美國而言）要求一萬二千三百個真空管，十一萬二千個電阻，九萬七千個電容器以及其他大量的零件有勁的工作。由此可見得在電話系統中電子設備的可靠性較初購時的價格來得重要。一具廉價的設備需要經常的保養較之一具細心構造的而能經年工作不須修理的所費實屬不貲。因爲電話系統極端地重視這可靠性所以它不惜化了很大的心血將其電子設備的零件製造得一如技術上所能允許做得得到地可靠與長壽。西屋公司爲倍耳電話公司製造從倍耳電話實驗室中所制定規格的各种設備。他們出品的真空

電子設備的另一問題是它的體積。隨着它的複雜性的增加它的體積也越形龐大。企圖解決此事的方法習俗上稱爲「小型化」。真空管被改造成小型、超小型，同時仍保持它們老式標準型所具有的一切電氣特性。電阻，電容器，變壓器及旁的零件澈底的被重新設計過，大大地減小了原先的體積。印刷電路、與「預先製成電路」的旁的緊湊設計已經計劃成功。全部的注意力會集中「將空氣趕出去」，使機件成爲一個實體，使每一角落每一空隙都佈滿着零件與接線。

下面是這種趨向的一個實例。有二具無線電探問器，一具是標準的設計其體積約三百立方英吋。另一具小型的爲五十五立方英吋，縮小六倍。這不過是一種開始；應用普通零件及結構來稍事緊湊地設計一下而已。

無庸懷疑地，在狹小的場合，那種小型化的設備是有其用處的。但同時小型化亦加強了真空管最明顯的缺點之一：即需要消耗大量的電力以及在真空管內發散之大量的熱。真空管，白熾燈的子孫，利用電力的熱能使電子從陰極脫離出來。通常地講，小型化並不減低電力的消耗：上面提到的無線電探問器小型化後仍須消耗如大型的那樣多的電力，大約三十瓦。在那大型的三百立方英吋的體積內

管是世界上最經用的。在最近接置在 Key West 與 Havana 間海底之海底電纜內有六具中繼器，每具包括三個真空管，它們是不可及的，修理是不可能的。但一旦上述十八個被封在電纜內的真空管在二十年內若有一個失効的話則電纜設計人就要覺得驚奇。

然而真空管構造上的可靠性亦有其限度，此外，即使用了很大的技巧與金錢亦屬枉然。在二種重要的任務上電話系統從來不能夠應用電子器械——中央局交換機之開關設備以及市內線路中之訊號放大——一部份因爲沒有足夠靠得住的真空管的緣故。

電子設備的可靠性在軍事中尤其特別重要，今日軍用電子機件在戰場上的維持費約十倍於它們的初購價格。陸海，空軍應用的電子器械在逐漸增高其複雜性（如雷達轟炸瞄準器）隨了此種器械的增多進一步要求更大的可靠性；舉例來說，海軍有一種轟炸機絕不應利用光學的瞄準器即使連一扇透明的窗戶也沒有。在空軍中的 B-36 型內，它的電子設備的價值幾乎達到這昂貴飛機總價之百分之十，而在最新式的全氣候戰鬥機內電子設備費用佔總值的 20% 以上。由此可知不論軍用也好民用也好電子設備的可靠性關係至巨且急。

電力的發散爲每立方英吋 150 瓦，它的零件合理地分佈着，因而通風不成問題，在工作時機件的溫度升得不高。另一方面以那個小型的來講，零件是排列得儘可能地緊湊，電力的發散達到每立方英吋 150 瓦以上，這是平常家用電爐的電力消耗率。結果是機件內某幾點溫度升高達華氏四百度。

這種高工作溫度是大部份小型化電子設備的典型，它掀起了一大堆新的問題。焊接須用一種高熔點焊劑來完成。溫度必須保持於使玻璃外壳軟化的程度以下。高溫度大大地縮短了真空管內大部份零件的工作壽命。

總而言之隨着電子設備的複雜性程度的提高，真空管相當低的可靠性以及大量電力的浪費變成了它主要的困難。就這樣地在特福萊斯特氏發明了真空管使電子學得以誕生的半世紀後我們達到以下的結論：爲了電子學以後的發展廢除真空管是必需的。

直至一九四八年似尚無任何眉目可以解除這種困難。但就在同一年倍耳電話實驗室的 John Barden, H. W. Brattain 與 William Shockley 發表「障阻」的發明。當時這一計劃顯得有希望但具有嚴重的實際上的缺點。它的電氣特性在製造時不能預先制定。它多雜聲，在較每秒數兆

週為高的週率上即不能工作，以及旁的缺點，但經倍耳實驗室三年辛苦的研究後掃除了大部份早期的疑惑與缺點。今日跨阻已能製造到使其工作性能在預定的20%以內。這種成就是接近了半世紀來製造真空管經驗下所完成的生產控制。很可能地再進一步的發展將導出一種生產跨阻的方法使其特性不超過預定的10%或5%以外。

跨阻是一種半導體的結晶體通常是諸。在這物體內，晶體中之原子電子數並不與產生一個正常晶體所需要的數目相符合。電子若有多餘則它們就在晶體內自由通行一如自由電子在真空管內部通行然。若電子缺乏那麼那些電子的空檔或稱為「穴」亦能在晶體中自由通行。在諸元素缺乏電子或多餘電子之交界處，電子流或穴流皆能以外加訊號控制之，正好比真空管中細電壓之控制屏電流。如真空管一般，跨阻能以稍許電力控制大量電力，就是說，它能放大。

跨阻與真空管間重要與實用的分別是在於跨阻不需任何電力來將電子或穴從它身上釋放出來。一點也毋須將電子從固體內「攪」出來，但電子流仍被控制着猶如其在固體中流動時一般。

跨阻的耐用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應用此物電路的可靠性

源不必連續地接在機上，此在隨時需要能立即工作的真空管電路內是必需的。再者，一個跨阻所消耗的工作電力其數量之微小簡直令人不能置信，大約只有同樣的真空管電路所消耗的百萬份之一的光景。倍耳電話實驗室主任Rady Bown氏將跨阻此種特點以生動的比喻有趣地予以說明。他指出在一般電子器械中為了放大約一百萬份之一瓦的普通訊號，真空管電路須耗電一瓦；此好比於以一系列連車頭齊備的十二節火車來運送一磅重的白脫油。在最小的助聽器用真空管內，因為電力的微小所以真空管的電氣特性大大地被抑低了，但仍須耗電約20毫瓦。按照Bown氏的比喻來講好像用一輛可載十噸的卡車來運送一磅白脫。另一方面，跨阻只須要一微瓦來處理一微瓦的電力。

要體味出此種電力的消耗竟能縮小至一百萬倍之巨是不容易的。在助聽器內的跨阻能在一級內放大四十五至五十「分見」(Decibel)而省電真空管則每級只能放大二十五分倍。然而一個使用跨阻的助聽器仍僅使用一組電池幾達三年之久；而用真空管的助聽器一組電池於幾天內即已耗盡。單隻跨阻的一級放大器只需要一隻蛋每隔八秒鐘跳動一次所消耗的能力，就能將其維持。我們所處理的並不是一隻普通蛋的力而竟是一隻懶惰蛋的力量。

似乎是優越的。最初製造的跨阻其平均壽命接近七萬小時，已經比真空管的壽命長了好幾倍，但現在所製成的其壽命更長。原則上講一個製造適宜的跨阻若不濫用應能求久使用。

尤有進者，跨阻非常能耐機械性的震擊與振動。經過很厲害的震擊試驗後它毫毫不受損。大家都知道於無線電內的真空管上試加以輕擊即能產生一種不愉快的嘯叫聲。這是因為真空管內部零件受機械振動時其電氣特性發生變化而有以致之。跨阻能忍受很大的振動與震擊而不發生上述的「微音器」作用。在較近製的跨阻內其內部電氣雜聲被減低至如此地步，竟可與真空管相媲美。

此物大部份工作效能的改進是靠一種新的設計稱為「接合跨阻」。早期的跨阻是用諸晶體以二個相距很近的細絲接觸而成，此細絲稱為「貓鬚」。在「接合跨阻」內這一種「點」接觸方法被一種廣闊的「面」接觸法所代替。一薄層正性的鍍(電子缺少)被夾在二個負性接端內(電子富裕)。跨阻的作用可以在全部接觸處(接合處)發生。因而它能有更有效地工作並消耗更少的電力。

很明顯地跨阻最重大的優點是它的省電。第一它能立刻工作不如真空管般的需要一段漫長的加熱時間，因此電

在應用跨阻的電子器械內，為使用真空管而引起的如此嚴重的溫度問題是完全被消滅了。電力消耗是如此之小，所發之熱簡直是微不足道。電子器械的小型化直至現在才變得有確實的意義。跨阻遠較任何真空管都要緊湊小巧。一個典型的跨阻佔地只有千分之二立方英尺而最小的超小型真空管體積為八分之一立方英尺，(較小約六十三倍)即使是在現在這樣早的時期看起來跨阻發展到代替真空管在其一切應用中似乎是已成定局。在這次電子工藝及其能力的大革命中我們能希望什麼結果呢？既然革命不過剛剛起始我們只能預測。

開始我們應注意到電子器械比較純機械性機械所具有的優越性；比方一種電子器械如一具電視接收機與一個機械設計——一具現金紀錄機(Cash Register)所有的差別。電子器械與純機械器械最有意義的差別是在於它們所能達到的複雜性程度。一世紀前，一位能幹的英國數學家Charles Babbage設計了一具分析機。原則上就是現代的數字計算機的放大型。但Babbage發現他擬造的機械實際上不可能製造，它是太複雜了。已經超過了純機械設計可能範圍之外。這種複雜性能夠得以實現包括高速度數字計算機及長距離電話線路在內，都是在電子學發達之後才變

成可能。

大體地說應用真空管電子學使我們能製造較實際上可能造得出來的最複雜的機械性機械更複雜一百倍或者說至少一百倍地更有效。電子器械較之普通機械更享有旁的優點，它們工作較速。在一具電子器械中一種典型的單位動作能於約百萬分之一秒中完成，而典型的機械單位動作所需時間約千倍於此。

但是當我們進展到一種如此複雜的電子器械如一具現代的數字計算機時，真空管本身的缺點就顯得困人了。真空管所耗的電力以及其比較短的壽命妨礙了更進一步的複雜性。現在跨阻預許排除這些困難。它的壽命很長已毫無疑問，可能是無限制；它的電力消耗比真空管省一百萬倍。其電氣上的工作表現至少一樣優良而在許多場合中則更佳。

一切這些有利的性質暗示着若以跨阻代替真空管則電子器械能發展到前所不能到達的複雜程度。正如真空管電子學實行了比機械增加了百倍的複雜性，在一種保守的估計下跨阻的電子學能實行比真空管器械更高百倍的複雜性。

從通常哲學的觀點來看，將我們能够製造的最複雜的

這是一個動人的遠景，可惜尚未完成。可怪的就是這事的實現有待於真空管的革除，而正是它，才誕生了電子學。

譯者註：Transistor之譯成跨阻因為transconductance譯為跨導仍有此跨字之特性與意義，Sistor為Resistor之結尾而transistor為一種半導體結晶體亦有電阻，所以如原文般的合成「跨—阻」。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Aug 1951

超聲波 殺菌

目前處理飲用水時，常以氯氣殺菌。如果細菌很多，則需用的氯氣也很多，以致水中不免有氯的臭氣和滋味，爲了避免這種缺點，所以現在有一種新的方法，用超聲頻率的聲波，來輔助氯氣殺滅細菌。

水的溫度，影響超聲波殺菌率甚巨。在實驗室中曾用平常習見的一種細菌來作試驗，水溫爲華氏一百四十度時，細菌幾乎立即死去，如用冷水則需時有達六十分鐘者。

初生不久的細菌（壽齡爲二十四小時者），其對於超聲振動的抵抗力，較年老的細菌（壽齡爲一百七十小時者）要強得多，每立方公分的水中所含有的細菌數並不影響殺菌率。每立方公分

機器與我們在自然中找到的機構相較如人的中央神經系統實在是很有趣的。Illinois 醫科大學的 Warren Meunier 將此事弄得非常有趣。他發現腦子比較 Eniac 計算機要複雜一百萬倍，此機包括大約一萬個基本開關元件，腦子則具有一百億個神經單位（neurons）。事實上 Eniac 具有差不多與蠕蟲神經系統相等的複雜性。它有一個優點：它的單位動作之完成較腦中單位動作約快一千倍。因此若我們作一種人造的與天然的機器之能力比較將其特點列爲一表，將複雜性與速度都計算在內，我們可以發現 Eniac 爲適應它那些複雜性很低的工作，比較人腦之複雜性約簡單千餘倍。

Meunier 注意及若我們要製造一具與人腦同樣複雜的真空管計算機的話，那麼這具機械須要一座摩天樓來安置它，用尼亞加拉水力發電廠的電力來開動它，用其全部水流來使其冷卻。這些都是真空管的弱點。合於常理地設想若跨阻之應用允許我們將機械之複雜性再增進一百倍我們便能製造一具機械較人腦之複雜性不過小一萬倍其體積不比真空管計算機所須般的大而用電則更省。既然它工作較快二千倍，這樣一具以跨阻構成的機械差不多具有人腦十分之一的効率。當然指那些適合它的低度複雜性的工作而已。

中含有六千個細菌者，和含有六百萬個細菌者，兩種樣品同時用超聲波來處理，結果同時消滅淨盡。

超聲波之所以能殺菌，因爲它能把活的有機體中一部份的細胞壁加以破壞。細菌的內含物從細胞壁孔中向外流出，細菌因而死亡，顏色，水中存在的其他有機物，水的酸度，都足以影響殺菌率。超聲頻率的聲波常用以減低水中所含細菌的濃度。等細菌較少時再用少量氯氣來處理，則既無臭味，且很保險。

據芝加哥四位醫生聯合聲稱，每天服食大量洋蔥，一星期後即發現有貧血現象。

洋蔥與貧血

卡爾塞醫生和他的學生從事試驗，每天除正常食物外，每人加食兩磅多煮過的洋蔥。五天之後，他們都感到異常疲倦，指甲變爲灰白色。七天之後檢驗血液，紅血球數減低一百五十萬。紅血球素也有減少。並且還有溶血性貧血症的其他症狀。

這些醫生們認爲，每天吃一個生洋蔥，於健康並無障礙。但商業上用作香料的洋蔥油精，則以少食爲宜，因爲這油中就含有促成貧血的主要成份。每天給狗吃四分之一茶匙的洋蔥油精之後即產生顯著的貧血現象，但他們却不取以同樣的劑量來施之於人體。

卡爾塞醫生等停止服食洋蔥後，隔一星期至十天功夫，其貧血症就康復了。



可怕的海洛因

于由譯

一個少年一旦染上了海洛因（註一）以後，他能在十四天至三十天內變成一個貨真價實的癮君子。他是經越了一連串輕而易舉的放蕩行為以後逐漸進到這一步的。通常以飲酒開始，接着對於印度大麻菸 *Marijuana*（註二）有了嗜好——這東西在大多數的美國大城中都貨品充斥，到處有售，以致麻醉品警察們根本無法對抗。同時，他聽到了「高致享受」的故事，這時他就會收到兩小瓶海洛因，

是一個深好時道的朋友的惠贈，或者是從一個急於要找到一個新主顧的販毒者那裡得來的免費樣品。

起初他用鼻子噴吸，這是使用這種貴重藥品的一種比較浪費的方法。在初次經驗——這或許會使他嘔吐——以後，他獲得了一種真正的「享受」。精神作用全部溶化在一種舒適的，溫暖的熱情之中，在這種飄々欲仙的境界裡

，萎靡，頹傷，煩惱以及所有體格上的缺憾都逐漸化作烏有了，這種境況能維持數小時之久。

假使在嗅吸的階段被發覺，少年們總是把別人的警告付之一笑。他會很有自信地解釋，他有把握處置這東西，他僅僅偶然用之。無論如何，他決不會變成在鄰近見到過的那些人類的廢物之一的。

不多久，他從嗅吸階段畢業而升級到用一支注射器——通常是自製的——把海洛因溶液注射到皮下去了。或者他更直截了當地越過這一階段而升到「主脈」階段。——這是使用這毒品的最有效而最易成癮的方法——就是把溶液直接注射到手臂上的血管中去，這使得反應在幾秒鐘之內就能達到最高峯。一旦一具人體開始接受海洛因的靜脈注射以後，他在二三星期之內就會染上了充份的癮頭。從此以後，

這個人的生活就變得像噩夢一樣。

他不論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都依靠這藥品來支持，當他一級級地在麻醉藥的使用階段上畢業，藥劑的強度也隨着逐漸增加時，他得到一種深切的、非自然的愉快。但是身體對於海洛因的忍受力建立得如此之快，以致他不久就不再能得到這種深切的愉快了。甚至連一點點愉快都沒有了。他僅僅變成昏迷和失去知覺。（用老槍的語法，就是「打盹」）但假使他不打針時，由於他的習於毒劑的身體的急切需要，他就受到一種不可言狀的劇烈苦痛。

每天初醒時他一定要打一針。癮君子的早晨是可怕的，直到他去「補一補」之後。他在這一天中至少還得打二針。假使他的經濟能力允許，則打五針。如果他無針可打，那末他從頭頂到腳跟的每一具器官，每一根神經，都開始受苦刑了。他嘔吐，他出汗，他的胃中有可厭的噁心和絞痛。他腹瀉，他抽筋和痙攣，不斷地流鼻涕。重病的恐怖向他猛襲。他無法自動地忍受這些痛苦——事實上也沒有人能忍受這些的。他會做出任何事——不論如何恥辱和下流——去求得藥品。假使運氣夠好，他正在這時被補，他會涕淚滂沱地承認他不會知道事情會演變得這樣的糟。假使他早知道，他是決不願意開始吸毒的。

但假使他不曾被發覺，那麼這少年就沒法去開關任何他力所能及的財源以維持毒品的供應不斷。他去做毒品小販的「驢子」（送貨人），介紹他的朋友吸毒，使他也成為長期顧客，以賺得他自己的海洛因。即使這一階段，他每天也已需要值五元至十元美金的海洛因。他把午餐錢去買藥。他到處向親戚苦苦哀求地告貸和乞討，他把書籍和衣服變賣，他在家中偷出小物品去當掉。這些小物品的失竊往往是對父母的最初的警告——他的孩子已經變成一個毒犯了！但還有別的徵象哩。

這孩子變成不正常地好瞌睡，不再關心他的課業，工作和遊戲，他變得怪僻，不喜交往，容易說慌，而且愚昧。在早晨他的枕頭是濕的，他常常躲在浴室中很長一段時間，因為他為自己「打針」需要相當時候，而且他不願意使那些特殊的用具被發現——這些用具通常包括一根滴眼管，一支注射針，一隻用來溶解藥品的湯匙和一小撮棉花。假使他得不到一支注射針，一個老資格的癮君子是會毫不猶豫地用一根別針在手臂上的血管上刺成一個洞，大得足以容納一根滴管的口。

幾個月之後，他發覺手臂上的血管由於經常的刺戳和麻醉藥的作用而封閉了。於是他就不得不利用頸上的血

到頭來，他終於和世界失去了接觸，變成一個瘦骨嶙峋，昏昏欲睡，完全不可信任的「人」。

他的惟一的快樂就是在用藥之後，半自知地感覺到種種苦痛得以宣告解除。他的手指和衣服都被在「打盹」的時候所抽的香煙所燒焦了。除了對藥品以及能供給他以藥品的人以外，他對任何人及任何事都漠不關心。他會以驚人的坦白態度告訴你，他爲了獲得藥品，甚至願意殺死自己的母親或孩子。剝

由於整個聯邦麻醉藥品管理局的人手不足，（祇有二百個偵探）毒品的走私是相當安全而且獲利甚鉅。一公斤二·二磅）純品在意大利購得只要一千元美金，帶到美國立刻就值七千元，經過了一個「大輪子」的手，他很快的轉給一位中間人以賺得一票迅速的利。這中間人就將藥品分割，按八對一之比和乳糖摻合，而以三萬元賣出。這手續重複下去，被六個或十個轉手人所分割和摻和，最後到了小販手中時，這藥品尚含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的海洛因，裝在小瓶中或紙包中，在另售市場上就值到二十萬元了。這樣高的利潤就是使這藥品不斷尋求新主顧的原因。

註一印度大麻菸 Marijuana 或作 Marhuana 是一種植物「印度大麻」Cannabis indica 即 Indian Hemp

美國最大的戒毒醫院中所收容的病人的平均年齡突然跌落了十年。吃驚的芝加哥當局發現每五個捉到的老槍之中有一個是小孩子，其中一個只有十二歲。紐約警局估計全城至少收容了五千名少年毒犯。底特律市 (Detroit) 數度突襲，一網打盡了四十八個販毒犯，他們的推銷對象全都是高中學生。十年之內，加里福尼亞州所捉到的少年毒犯從一年三個跳至一年一千三百個以上。就數目上言這些總數並不算巨大，但他們無可置疑地預示了一種可怕的傾向。

是什麼來到了這些青年們的頭上？答案之一是一些無恥的販毒者，爲了急需買主，喪盡天良地在一群天真質樸的小孩子中找對象，通常——但並非永遠——是從窮苦家庭的孩子身上打主意。另一答案是印度大麻菸。這東西隨處可

的葉，作爲捲烟用的。少量可作爲興奮劑，多量則作爲麻醉劑。其興奮作用遠較酒精爲巨。吸用者勇氣倍增，熱情快樂，失去理智，最後入睡，伴以美夢。醫藥上與其他催眠劑及鎮痛劑合用以解除癮癲及鈍痛。亦常用爲治癲妄症之安眠藥。長期使用能成習慣性。

桐聲

[illegible]

些重的位置上，最近在安吐刺兒的實驗，大約是將我們以鉕鎢，重鎢（Dertium）原子彈的四周，根據理論，原子爆炸所產生的高熱將重鎢及重鎢熔合在一起，其中一部分質量轉變為能，如欲明顯地輕重原子彈的威力加以比較。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將控制着的原子彈爆炸所生的極高一點火溫度一延長一個極短時間，以獲致極大的效果。就目前下的情形說，大部份重原子彈爆炸的研究都注意於爆炸的延續，這對於非重原子彈即普通原子彈也非常重要，因為如果爆炸太快，物質有大部份引起反應或分裂前即行飛散了。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hemistry & Science Digest



凡到南極探險的人，都碰上些和日常經驗大相逕庭的事情：玄妙，美麗，而可怖。其中有許多科學所不能解釋的，依舊在暗中推索。

南極州是一塊「白暗」的地方。兩個穿白衣服的，可以肩並肩地在雪地上走着。他們處身於一白無際之中，空氣是白的，天和地是白的，吹在臉上的風，夾着霧一樣的雪屑也是白的，有個人忽然覺得另一個不在他旁邊走了，這人已經蹤跡杳然，好像這稀薄純白的空氣，把他溶解掉了一樣。可是他還是在高談闊論，若無其事，絲毫不知道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具形體的怪物，他的聲調毫無變化，還是原來的方向原來的距離。過了一會才重新顯現——說不定是前面幾呎遠的地方，飄浮在空中，高興眉齊，仍然說着話，好像就走在另一個的旁邊一樣。

這種泯滅的情形，只有「化白」的日子才發生。這時天上遮滿了白雲——其結果，科學家們相信，就是物理中的「複反射」現象。這時幽閉于天地之間的光綫，越積越

南極述異

濟人譯

多，就和暖房中積聚熱氣一樣，使視力淹沒于強光之中，便造成和黑暗完全相反的情形。可是在這絕對的暗光中，眼睛的適應能力，並不比在黑暗中強多少。

白暗中是不見影子的，光耀分散得無法分辨一件白東西的輪廓大小和遠近。也找不到腳下的積雪，走起路來歪歪倒倒的像個醉漢。

和白光在一堆的，是大量看不見的紫外線，使晒陽變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化白的日子裡，這些紫外線便向四面八方幅射出去，最容易晒傷的地方，就是暴露在外面的下巴底，或手掌，假如天氣暖得戴

不住手套的話。

另一種和物理定律相反的地方，被海軍遠征家的辛浦博士所首先碰上。當他在離開居留營兩哩遠的地方，勘查一個水棚時，辛博士看見那些營帳不知被放大了多少倍，隱隱在他眼前的居留營，變成了高聳着許多金字塔型摩天大廈的城市，一片浮雲飄過太陽，風向稍微一變，雲那之間，那些營幕無影無蹤了。留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廣漠無垠的水天雪地。怪極了，他跪下來，棕色摩天大廈的居留營

立即出現，站起來時，重歸烏有。

南極州許多顛三倒四的現象，得把它看成一個在空中懸有許多鏡子的大廳才說得清楚。幻象之造成是因為光綫穿過冷暖不同的氣層發生屈折。那裡常見兩個或三個日出和日落。上下倒置的船航行于雲際。水棚正中能見海船飄浮，煙囪中濃煙噴湧，可是百哩之內並沒有可以航行的海。輪廓變易的荒山隱現天畔，好像幾點鐘就走得到，但事實上却遠在地平線之下，要走好幾星期。

夏柯爾敦爵士的日記上，描寫他們那個探險隊在南極入夜之前，所看到的日出日落幻象，「我早就斷定這是最後一次看見太陽，並且說九十天以內不會再看到它。可是八天以後它升起來了。它的隱沒和上升是因為折射的關係，過了幾天我們看見它沒去又出來，一次又一次的，直到我們煩得再也不想看了。

一艘沿海巡防隊的破冰船，一九四六新年夜穿越水層向南航行。水手們看見南面的水平線上，出現了一帶青葱的海灘，修剪得整齊的草地，外面圍着籬笆，緩緩向上斜起溶入鵝毛似的白雲之中，活像一幅五十哩長十哩闊的中國水彩畫高懸天際。

另一種南極奧秘是不知不覺的把東西向左拉。好幾年

拾穗

以前，有個冬天晚上，南極刮了一陣風雪。有兩個司機駕着吉普車，從儲油所到基地居留營去——大約兩百碼的距離。兩個司機在白綿綿中毫無辦法的掙扎了很久，突然他們發現又回到了儲油所。後來查驗他們的轍跡，發現是一個正圓，半徑將近一哩，一直向左轉，可是兩人都堅持說他們本是竭力對着居留營方向向右轉彎的。

這種自然而然的向左轉毫無例外，雪經常向左飄，夏天，太陽一天廿四小時都是圍着地平線自右而左。雪上企鵝的爪跡永遠向左。海豹游泳也是向左打圈。海軍少將比爾探險隊的隊員們記得，有次有人故意隨着向右吹的風轉過去。可是隔不大一會他們就發現已轉向左面站在下風了。他們無法知道怎樣站成這樣的。

北極地區內就完全相反，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右轉，越向北走或越向南走，這種情形就越顯明，某些複雜的方式下，人，鳥，企鵝的意識同這種行星的旋轉被聯成一個整體了。

越過南極圈以後，每個人並不長胖却增重一磅，因為南極區域以內的地心引力比別處大。在這地方且可呼吸虹霓。呼出來的氣，水分立即凍凝，數百萬顆細小的水核化為一片冰雲，日光穿過這些小晶體，便造成一個連一個的

虹彩環，就好像從肺裡呼出來的一股。

南極州裡，腐朽，銹蝕，霉爛或疫疾全然絕跡。沒有細菌使肉食腐敗，沒有跑芽使麵包長霉。一九四七年，海軍少將克魯真來到伊凡岬的居留營，是三十五年以前司各德船長棄置的，從營帳外來看，好像主人剛剛走，板壁和屋椽好似新出木廠，找不到一點霉跡，鐵釘上也不見銹點。一條繫馬索嶄然如新，當時拿來繫留直升飛機，證明堅壯如故。餅乾和罐頭肉依舊可口。一頭凍僵的雪橇狗站得筆直栩栩如生。

小美州居留營是比爾德十四年前棄置的，後來他在這裡遇到了一件奇事。倉庫中的二英蘋果早經凍實，暖溶以後，這蘋果的味道肌理汁液和在爐子裡烘過的一樣。因此有理由相信冷焙蔬菜一定也很成功。

這塊時代邊緣的土地，本是大好的養病之所。有全球最乾潔的空氣，紫外綫的幅射足以殺滅細菌，海軍遠征隊經驗到的正是這情形。傷風和感冒從這些人裡面消失了，等飛機駕駛員來到小美州，才帶來了一批細菌，發生了一次為期一週的輕微時疫，以後直待船回到新西蘭就再也沒有人傷風。

最怕人的南極現象，恐怕要算英國探險隊所報告的。

已經把過去葱鬱的沼澤和森林覆蓋在一哩厚的層冰積雪之下了。

那邊，現在只是一片茫無際涯的銀色沙漠，高山像墓碑一樣峙立在這個星宇的墳園裡。至少三分之二的地面，絕然沒有過人跡，剩下的部分——大部分是沿海——雖已測繪過，也只能在迅速的飛機裡，從雲隙中一瞥而已。

這就是南極州，差不多有美國和澳洲加起來那麼大，是全世界最冷的地方，即使是三伏天，氣溫也很難升過冰點。低溫時被認為低達零下二百度，遠比北極附近陸地上的平均溫度低。

南極州是一個奇幻和驚險的所在——是一扇半掩着的門戶，通往無限神秘瑰麗和危險之域。

譯自十月號讀者文摘

啓事

運啓者本刊近因銷路劇增，第十九期拾穗發行後，不敷分派，祇得將各地書局原應分配之數量，酌予減少，甚至連零星函購諸君，亦無書應命，甚感歉仄。除抽暇再版外，并自下期起增加發行數量以符各地讀者之殷望

拾穗出版社謹啓

漫畫



羅斯海附近陸上有一條差不多沒有流動的冰河，河上一座高挿雲表的大山。每逢有太陽時，山影一投射在冰河面上，就起一陣不斷的炸裂聲，像一大隊血炮放排炮，這炸聲有時綿延半小時，同時水面出現多龜裂紋，有些長達一百呎。

地球上飼料最富足的地方，莫過于圍着南極州的這片大洋，面積二百萬方英哩，深度兩英哩。冰洋裡的植物多至不可勝計。數百萬頭尚未絕跡的龐大動物。在那裡覓食，最大的每天喫一噸。更有數不清幾十億噸的小動物小植物，給成羣結隊的鯨和海豚吃。小介殼類動物使數千英畝的水面罩着粉紅色。一茶匙南極海水放在顯微鏡下，就現出上千種小植物，和食息于其中的更小的動物——它們再被蝦和魚喫掉，而魚蝦又來養活海豹海豚海鳥和鯨魚。最低級的是硅藻，一種小得幾乎看不見的植物，可是和動物一樣憑自己的意志行動。每個硅藻有一付矽質的介殼。一部分硅藻在水層裡繁殖族類，領域時常延袤若干英畝，使冰面成黃棕色。是地球上最堅強的生命形態。

南極不像有原始人生存的模樣。岩石中富饒的生命遺跡，正表示古代有一次——或好幾次——這大陸的大部分是溫帶甚至亞熱帶的氣候。但一萬萬年永冬的風雪和酷寒，

介紹一種新穎的化學合成品——

矽製物

皓 百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內出現的許多新物質中，矽製物（Silicones）是比較主要的一類。矽製物的最初出現是在一九四四年中，當時在工業界上曾引起了不小的騷動。因為矽製物是一類完全新穎的化學合成品，其來源既迥異尋常，而其性質也非一般人預料所及，矽製物主要係由泥沙所製成。就性質而言，有的是水一般白的液體，性質略如油類，有的形同油脂，其稠度有如石油類的膠質物，有的富於彈性，如同橡膠，有的是人造樹脂，可做成假漆般的薄膜，或固態的可塑物，為狀不一。就用途而言，有的可做不易燃燒的水壓液，有的可做密封軸承的潤滑劑，有的可做高溫引擎中防止漏洩用的填料，有的可做高溫電氣馬達中的絕緣材料，等等。在一九四四年時，矽製物的戰時用途大都保守秘密，不輕易洩露，而其平時用途，則尚在研究階段，並未充分發展。到現在，已經有兩家公司——陶高公司（Dow Corning Corp）和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在從事於大量生產，因此對矽製物的來龍去脈，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

矽製物和其他一切的可塑物都截然不同。最基本的差異就在於分子構造上。其他一切可塑物中，其主要分子構造為一碳氫化合物——若干碳與碳相連的長鏈，因修短不一而造成了合成有機化學上無數產品。但矽製物却不然，其分子由一條無機的矽——氧——矽相連的長鏈所構成，再有碳氫化合物的原子團附麗其上，所以可以說，矽製物是可塑物的範疇中，第一個主要的由無機物與有機物雜交而生的混血兒。因為牠具有碳氫化合物的血統，所以有若干性質和石英、玻璃等物相似；又因為牠譜系上與碳氫化合物的家族有關，所以具有一般有機物的因分子量不同而順序變化的物理性質。這一個變種具有極高的結合力量和化學穩定度。事實上，矽製物的最主要的特性，就在於牠在很大的溫度範圍內能夠穩定不變，最低可以到華氏零下一百度，

最高可以到華氏九百度，而一般純粹的有機物，還沒有冷到或者熱到如此程度，早就脆裂或者分解了。矽製物還具有高度的電氣絕緣性，多數酸類與化學藥品對牠毫無影響，有高度防水性，對玻璃有極強的結合力，而和多數有機物却極少結合的可能。

矽製物事實上剛好在有機物與玻璃、石棉、雲母等耐火性無機物之間填滿了一個空隙，因而開拓出化學上一個全新的支脈。矽製物和多數可塑物工業，人造橡膠工業，石油工業，其他有機化學工業等的產品，差可比擬。一部分且與酚類可塑物如電木等相似。正像電木一樣，矽製物並不只是一個徒資點綴的工業，却擔起了一項沈重的工業上的任務。由於戰事中需要有一種絕緣性材料，能耐得起極高的溫度，極大的濕度，又耐得起飛機或航海操作上的衝撞損傷，矽製物工業就應運而生了。

矽製物的發明並非憑空而來。最早的有機矽化合物是一百年前在實驗室中製成的。有機矽化學上的基本工作，多數在一九〇〇年時即已開始，那時英國的吉賓博士（Dr. Frederick Stanley Kipping，就以矽製物的製造作為他的終身事業，不過吉賓的興趣只在於純粹科學的研究。在週期表上，矽剛巧在碳的下面，所以有許多化學特性與碳相

似。吉賓在許多有機化合物中把碳來代替碳的位置，結果證明與所有的碳氫化合物相當的矽化合物都可一一製出。用碳來代替碳的位置時，他所用的就是著名的格里納反應（Grignard reaction）——金屬鎂與有機氯化物或其他鹵化物反應，生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應劑，可從而合成許多化合物。在差不多四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吉賓和他的一群研究者發表了五十多篇基本的論文，還製造出數百種奇特的化合物來，不過，除了一兩個例外，大部分的產物都和相當的碳氫化合物不同。多數產物是一些黏度甚低的液體，一些分子量甚小的化合物，或是一些毫無用處的黏稠的物質。但他們却是日後製造成功的矽製物的先驅。一定要等到高度重化合物的化學充分發達之後，等到原子團構成長鏈分子的結合作用能加以充分控制之後，這些初期製品才能變成有用的產物。

這最後階段是在美國完成的。當本世紀三十年代初葉，高寧玻璃廠（Corning Glass Works）為要覓取新的黏附劑，結合劑，與潤滑劑等，來配合牠新出品的「纖維玻璃」（Fiberglass）起見，所以決定研究矽製物。高寧廠以海德博士（Dr. J. F. Hyde）和麥克格里高博士（Dr. R. R. McGregor）為首形成了兩組平行的長期研究計劃。差不多

同時，奇異電氣公司也以柏脫諾德博士 (Dr. M. I. Patno) 爲首開始有關於祼製物的研究工作。到三十年代末葉，海德已經製造出第一個頗有希望的高度重合祼製物來，高寧廠乃試圖使奇異公司對牠的發展發生興趣。奇異公司因爲自己也正在從事研究，並沒有同意合作。因此高寧廠乃轉而商諸陶氏化學公司 (Don Chemical Co.) 陶氏公司是氣與美的主要製造商，自然就和牠通力合作共襄盛業了。

祼製物的發展蒸蒸日上，陶氏公司把格里納反應配合到大規模生產上。奇異公司則發明了一個全新的方法，不用格里納反應，不用氣與鎂，而把純粹的祼，在一個金屬觸媒的作用之下，與有機鹵化物直接化合起來。到一九四二年末，因爲戰事的需要緊迫，陶氏公司乃從事於大規模製造，奇異公司也設立了一個大型實驗工廠。一九四三年初，陶氏公司與高寧廠合資組成了陶高公司 (Dow Corning Corp.)。一九四四年間，陶高公司的三百萬美元的工廠，已經每月能產出十萬磅到二十萬磅來。奇異公司因爲大戰時負荷過鉅，而且從事於大規模化學生產又乏背景，所以發展較慢，直到戰事結束以後，在一九四七年初才有一個三百萬美元的王廠建立起來，從事大規模的生產。

邊，使牠們在猛烈炮火下不致碎裂，還必須在極大的溫度範圍下保持其彈性，因爲弧光燈不亮時可能嚴寒異常，而燈亮時又高熱非凡，在這些溫度之下，天然橡膠與人造橡膠全部會硬化而碎裂開來，石棉雖然能耐受高熱，但在吸收震盪一點上却爲效極微。祇有祼製橡膠，在華氏零下四十度到華氏三百四十度間，都仍具有彈性，保持不變。到大戰末期，已有各式各樣的祼製填料用在飛機圓筒端板上，柴油引擎上等等高熱的所在。

陶高公司最初在戰事上的工作更非人始料所及。當時會發生這樣一個困難，飛機在高空飛行時，其火花栓的兩端片，因爲空氣稀薄，失去了空氣的絕緣，而漏洩出大量電荷來，因而使引擎受損。兩端片的溫度高達華氏四百度，一般有機絕緣料都無法應用。陶高公司因此發明一種叫 DC-1 的祼製物，來填入火花栓周圍槽內，並塗於端片的表面。DC-1 是一種光滑無瑕的油脂，和白色凡士林相似，不過有一個特異的性質，從華氏零下四十度到華氏四百度止，不會硬化，不會碎裂，也不會流動。此外，DC-1 並且具有防水性，可使金屬與陶瓷表面不受濕度影響，因此克服了火花栓的另一困難。DC-1 發明後立時獲得成功。美軍所用點火裝置，無線電與雷達設備，一切電

雖然兩家公司所採的程序大不相同，而且競爭非常劇烈，但兩者所產的最終產物却很少區別，兩家公司的最終產物都由三種基本的中間物所構成，其一是鎖鏈形成劑，其二是鎖鏈交連劑，其三是鎖鏈中止劑，由於所用原子團的不同，由於中止劑的數目多寡不一，所以把產物分子中的鎖鏈，隨意調節其長度與性質，因而產生出無量數的最終產物來。鎖鏈狀的分子，其結構中所含無機物的成分較有機物爲多的，則成功了液體。增加鎖鏈的長度也增加了液體的黏度。因此可得各種液態祼製物，其黏度小者比水更爲稀薄，而黏度大者，在常溫時只能略作流動。鎖鏈很長的分子，在某些地方相互交連者，可構成與橡膠相似的物質。巨大的三向度的分子，由一大堆交連的結構與環形分子構成者，則形成固態的可塑物。祼製物的性質自液態而至固態依次變化不下數百等級，所以在製造新的物料以作特定用途時，問題甚爲複雜。雖然在戰事的緊迫下發展較速，還有許多種祼製物因產出較遲，還不過在草創階段。祼製物的發展，被戰事所推動着，依照許多未之前料的方向進行。早期應用中有一次，是奇異公司發明的祼製橡膠填料，用於海軍探照燈上，這種填料，正可以爲祼製物的性質作一明確的寫照。牠必須幫玻璃與反射鏡吸收震

氣器具的接頭，幾乎全都用了 DC-4。在戰時一切祼製物產品中，DC-4 的產量約佔四分之三左右。

奇異公司發明的「乾膜劑」(Dry Film) 則利用祼製物的防水性。事實上，乾膜劑並不能算是祼製物，而祇能算是製造祼製物的原料之一，牠的名字叫做甲基氯化苄烷 (Methyl Chlorosilane)，在常溫之下會蒸發而成蒸氣，如果把玻璃、陶瓷、紙張，及其他物質，放在這蒸氣中，就會很快地獲得一層極薄的氯化苄烷。牠與物質表面的水分起作用，放出鹽酸，而遺留下一層極薄的，看不到的防水性極高的祼製物薄膜，乾膜劑在戰時會應用於無線電管上，陶瓷絕緣料上，以及防毒面具中的紙濾器上。與乾膜劑旗鼓相當的。陶高公司後來也發明了一種液態的祼製溶劑，陶器浸入其中後再在華氏三百二十度至六百度下焙乾，即可凝結成一祼製薄膜，爲用相似。

祼製物最重要的一項用途，進展也最爲緩慢。這就是電氣馬達上的祼製絕緣材料。電氣器具的最高操作溫度如果能夠提高的話，那麼牠的壽命，或者牠的容量，或者壽命與容量兩者，都可以提高起來。最優良的乙級絕緣馬達——用玻璃纖維、石棉、與雲母做成絕緣材料，而由酚類樹脂或其他有機樹脂或假漆黏合起來——的最高操作溫度

大約在華氏二百七十五度左右，其中無機物質所能耐的溫度當不止此，但因為有機結合劑的存在，所以才以這溫度為其極限。如果換用膠製物的話，操作溫度當可提高。但要把它一種完全新穎的材料置入馬達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却非易事，絕緣問題牽涉甚廣，困難之處接踵而來，必須一一解決。到最後馬達本身及其他電氣器具本身可能要重新設計過，以便充分利用這一項新的絕緣材料。到一九四二年間，才發明了一種膠製物，適合於馬達之用。最初的發展是一種膠製樹脂的假漆，用以把纖維玻璃與石棉黏附在金屬線上，把玻璃布和雲母片膠着在一起，把最後的線圈組合物浸漬其中使牠外表獲得一種堅硬而富伸縮性的塗料，等等。後來，為了要模製纖維玻璃的薄片與雲母板，以及線圈等物，不得不又發明了其他的膠製物以適合該項用途。但在這些物質所能容許的較高溫度時，馬達軸承上原來用的有機油脂又告瓦解了——所以又設法把液態膠製物轉換成軸承油脂，使能保留其潤滑性質在華氏四百度以上。在高溫下，接入線上的橡膠也碎裂了——所以不得不發明膠製橡膠的覆蓋料來代替。而且，馬達外殼上的有機油漆在高溫下也剝落了，燒掉了——所以又發明了以膠製樹脂作基料的油漆，可耐高溫到華氏四百八十度以上。經過

了如此多方面的改造後，馬達的壽命就大大地增加了。據估計，如果所用溫度仍保持在乙級絕緣馬達的最高操作溫度即二百七十五度的話，用膠製物絕緣材料的馬達可經一千年左右而不壞，如果把溫度提高到五百九十度，且給予相當大的濕度，那麼普通的乙級絕緣馬達在幾百小時之內就燒掉了，用膠製物絕緣的馬達則仍繼續操作，維持很久。大戰結束以後，膠製物的銷場大為減少，於是就不得不另謀出路。在許多平時用途中，銷場較大的一項就是織物，紙張，以及其他物質的防水處理，奇異公司和高寧公司兩者，都會以極大努力，發明出一種乳狀的膠製物，祇需要很少的數量，或者根本不需要加熱，就可以使膠製物的薄膜附着於織物上，或纖維上。膠製物薄膜和現有的防水塗料相較，其主要的優點在於衣服仍能乾洗，不致於失去其防水性。而目前一切防水劑都由有機物製成，一碰到乾洗溶劑就有溶解的危險。膠製物處理後，在棉、毛、線等纖維的表面上有一層看不到的，能防止溶解的薄膜，可以減却皺皺，防止污穢，但膠製物並不把纖維間的空隙填塞，所以還很透氣。水如果用力擠壓則可透過，但通常情形下衣服表面可以讓水很快地流下來，不致滲入。還有一樣希望較大的用途就是膠製物油漆。砂製物油

漆的最大優點就是耐久，耐熱。最於發明的一種應用很廣的油漆就是以膠製物為基料的鉛漆，可作工廠排氣煙囪之用。這種煙囪雖然燒到熾熱的程度，油漆仍不會碎裂，剝落，或失去光澤。還有其他膠製物可調合成各種有色漆，雖然耐熱的能力較差，但仍遠較原有各種油漆為優。儘管在酸類或其他化學品中煮沸，或是塗在屋頂上任憑日晒夜露，這種油漆仍絲毫不受影響，光澤也不會消失，膠製物油漆還可以用在火爐中以代替玻璃質的瓷釉，此外，還可以應用於電氣器具，冷凍機，旅館用具及汽車上。

膠製物的其他用途很多，今分類略舉如下：

一、液體類。柴油引擎中常有燃料油發生泡沫的困難，陶高公司發明了一種膠製物液體，可以做止沫劑，在化學工業及肥皂工業上大有用處。還有一類液體可用在機械上，作震盪減幅液及水壓液之用，利用牠在很廣大的溫度範圍內仍能保持相當黏度這一特性。最於用在汽車引擎與柴油引擎的曲軸上以減低震盪的振幅，後來又試用在飛機的水壓系統上，因為膠製物既不易燃燒，而黏點又低，不會凝固。另一類液體可用在高度真空的擴散泵浦上，以代替原來應用的磷氫化合物油類和水銀，其優點在於這液體沒有變成膠質的危險。此外，一部分膠製物液體可用於爐

摩設計時器以及高熱或腐蝕性空氣中的輸送用鎖鏈上。以作特種潤滑劑之用，不過目前為止已經發明了的膠製潤滑油都祇能適合於輕級與中級負荷上，以及某些金屬與金屬相摩擦的場合，却不能作引擎潤滑之用。

二、油脂類。膠製油脂的最初用途，是用在化學工業，石油工業等的圓塞活門上。過去圓塞活門所用的都是碳氫化合物油脂，如果裝在高溫管線上或者運送氯氣鹽酸之類腐蝕性流體的管線上，往往會固結起來，而無法開動。膠製油脂則可杜絕此弊。膠製油脂的另一用途，是用在永久密封軸承上，最初應用於電氣馬達，繼而應用於飛機引擎，最後又將推廣到汽車工業上去。

三、樹脂類。膠製樹脂除作電氣絕緣用的假漆，及膠製油漆的基料以外，還沒有更大進展，到可以與其他可塑物爭一短長的地步，不過更進一步的研究，定可以使牠發展成爲既能抵抗高熱又能使電氣絕緣的可塑物，用諸於防火電鍵等用途上。

四、橡膠類。膠製橡膠可作高溫與低溫填料之用。其用途有：小型電氣器的密封填料，飛機引擎的密封圈，爐門與冷凍機的填料片，食物去水裝置的輸送皮帶等，不過到目前為止，膠製橡膠的張力強度很低，抵抗摩擦的能力

也弱，所以不能做車胎之用。

啟製物工業最後終會蒸蒸日上之必然性，是在於啟製物分子的本身，牠構造上既可以千變萬化，最後所能發展成的形式與性質自然就變幻多端，無窮無盡了。有很多啟製物也許要經年累月才能發明出來。有些啟製物也許會遭逢無法克服的困難。但我們沒有理由說，到最後，啟製物不能做成許多可塑物，像目前所有者一樣澄澈、輝煌，比目前所有者具有更高的強度，更高的穩定性，或者做成橡膠，與目前的人造橡膠相若，有些性質還較人造橡膠為優，或者做成油類，在許多用途上，可以跟石油及其他人造碳氫化合物互相媲美。啟製物為分子工程學上開啓了一個完全嶄新的範疇。牠們有一個新的結構，一切已知的千萬個有機化合物都可以附麗上去——所以，將來可能有一天，啟製物的數目之大與變化之多會接近或者超出有機化合物，到目前為止，有不到兩千個碳氫化合物已經被研究過了。或者需要五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把牠們應用到大型企業上去。但無疑地，在十年之內，啟製物一定能在最重要的可塑物與合成物中佔一席之地。啟製物工業正方興未艾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節譯自 Fortune 月刊)

醫學上著名的馬丁傷口

一八二二年六月裡的一天，一群醉酒的皮貨獵人，聚集在密西根麥金來克島 (MacKenzie Island) 美國皮貨公司，約翰加可布愛司脫氏的店舖門口，一枝獵槍不慎走火，一個年輕的祖籍法國的加拿大人 (French Canadian)，亞利克西斯聖馬丁，倒臥地上，胸側破裂了一洞。

傍觀的人，由鄰近的軍隊駐防地，請來了周圍三百哩內唯一的醫生，威廉比蒙特，卅七歲，漂漂亮亮的身材，身穿當日高領口藍色制服，跪在馬丁身旁，正如威廉奧斯勒爵士當日的記憶所述：「機緣湊巧」，比蒙特醫生僥倖得以觀察人體胃囊的作用，創下了醫學上不朽的發現——發現了消化器官的功能，成為醫學進步的里程碑。

獵槍子彈在馬丁身體左側，擊破了拳頭大的一個傷口，胃囊一部分突出，並已被子彈穿破，比蒙特「不相信病人能夠活過廿分鐘」，他後來這樣記載說。

聖馬丁年紀很輕，是一個獨木舟的划手，為人懦弱無能

經進各印

營易紙墨

口出種刷
買洋油

協盛昌永記紙號

臺北市館前路三十六號

電話一八一六號

(YSCYKPCO) 號掛報電
TAIPEH

炯。

，但生性狡詐，酷嗜飲酒，使比蒙特醫生大為驚異的就是這個黝黑，強壯的小伙子，居然頑強地活着；大約一年之後，胸側洞口處傷痕的肌肉組織已經長好，但病人堅決拒絕再施行傷口邊緣的縫合手術，在此一段時期內，馬丁絲毫不覺得胃部有何痛苦，甚至連嘔吐的現象都



沒有。

聖馬丁的胃囊，並未重新放回胸腔內，胃囊穿孔的邊緣，竟黏合在傷口外部的邊緣上，其情形正如褲子的口袋被縫連在褲腿的布料上一樣，這洞孔醫生稱之為「胃漏管」；結果，聖馬丁胃囊的內壁，摺疊在漏管口的四周，形成一個不漏的瓣膜(Leak Proof Valve)，留下一個圓洞，醫生的手指，很容易由體外將其壓下，而直接伸到胃囊裡去。

兩年過去了，聖馬丁，現在已是比蒙特醫生家中的僕人，像平時一樣地吃着粗糲入量的食物。

有一天，當醫生為馬丁傷口的漏管更換藥布時，比蒙特醫生仔細觀察了片刻，他說：「當馬丁向右側臥時我看到的看到胃囊的內部，幾乎清楚地看到消化作用的進行。」

比蒙特覺得馬丁傷口的漏管，是一個健康活潑的人，胃囊通至體外的神秘之窗，由此，千古不解之謎得到了解答，使人們得以明瞭消化器官如何使食物變為滋養料，以供人體的需要。

人類的胃囊本身，分泌出一種特別的液體，這事實自從上一個世紀法國人雷穆耳(Reaumur)及意大利人司派倫撒尼(Spallanzani)的研究，而為人們所熟知，司派倫

撒尼將一小團用線綁紮的海綿吞入自己的胃中，得到一些液體，他認為這種液體即為具有化學效能的溶劑，名之為「胃液」，在一八二四年，一位名叫勃勞特(Prout)的英國人，發現在剛殺死的動物胃液裡，含有硫酸(H₂SO₄)的存在但有很多醫學上的「權威人物」，對於活的組織裡，竟能分泌出強力的酸質，以溶化固體的這種見解，視為笑柄。

比蒙特醫生用溫度計撥開漏管的管壁，他可以看清楚這隻人體試管至五—六吋之深，胃囊壁為淡粉紅色，看來柔軟而光滑，表面附有一層黏液膜。比蒙特在漏管中放入少許麵包屑，胃囊的顏色立刻轉為鮮粉紅色，千百數的小點滴由胃囊液膜上滴下，這就是司派倫撒尼所發現的「胃液」，但並不知道意大利人的信念，認為這液體是中性的，正如勃勞特所言，這液體的確就是硫酸。

第二日早上，比蒙特用一根橡皮管，收集了一小瓶的胃液，他把一小塊牛肉放入這透明的液體內，並將液體加熱至正常溫度——與馬丁胃囊的溫度相同。

比蒙特試驗的記錄各下——這記錄是美國的試驗室裡所獲得最正確的記錄之一——在四十分鐘之內，消化作用僅達到牛肉的表面，兩小時內，牛肉的細胞組織全被破壞，

僅留下鬆散的肌肉纖維碎片，四小時後，大致已完全消化，僅有少數餘留的纖維質，十小時後，牛肉完全被消化了。

經比蒙特試驗結果，其他任何一種液體，均不能絲毫減小牛肉的體積，形狀及重量；比蒙特說：「胃液是一種天然的食物溶劑，即使硬如骨頭，亦不能抵抗它的作用。」把豬骨浸在胃液裡，一月之後，完全被溶解了。

比蒙特因自己的新發現而感興奮，他需要試驗室及醫學圖書室以便繼續研究，他携了妻子兒女及馬丁乘大湖輪船，啟程到東部去，但當他抵達尼亞加拉堡以前，馬丁踪跡不見，可能是獨自到北部去了。

我們或可原諒馬丁是爲了逃避科學的試驗；他對人體化學作用唯一關心的就是酒精發酵，他預先看到在他將來進食時，一定有許多試管，線繩，小袋在他的胃囊裡出進進。

比蒙特醫生，沮喪地重回軍隊裡服務，但他繼續向美國皮貨商店詢問馬丁的下落，直到四年以後，才發現這脫逃的人下居在靠近蒙特里耳(Montreal)的一個村莊裡，他答應回來，但必須允許他攜家同來，他現在已有了妻子及兩個小孩，他的主人滿懷不願的答應他的要求，於是馬

丁全家乘船到勃拉里杜欽(Prairie du Chien)——拉於密西西比河上流——登岸，比蒙特醫生所服務的部隊，這時正駐紮在這裡。

在馬丁歸來的四年之內，比蒙特作了種種驚人的試驗，他將各種情況下胃液分泌量的多寡，製成曲線圖表，記錄胃液消化各種食物——碎肉和鹿肉片，瘦肉和肥肉，生肉和熟肉，細嚼和整吞——所需的時間。

比蒙特的紀錄上又說：「試驗時，馬丁很憤怒，」或「他因早飯被耽誤而發脾氣，」醫生最後注意到每當馬丁發怒時，消化作用即變得遲緩。在憤怒時吃下的烤牛肉，要比在平靜快慰時多費一倍的消化時間；比蒙特記載說：「恐懼和憤怒，阻止胃液的分泌。」他首次發現情感可以影響消化作用。

食物吞下後，情形究竟如何呢？比蒙特的觀察結果，指示吾人一個準確的時間表，食物離開口腔六至七秒鐘後，進入胃囊，胃壁因食物進入而伸張，刺激三千五百萬個胃液腺分泌胃液，伸張作用同時使胃壁蠕動，兩分鐘內，胃液混和物使肉類變成半流體狀態，稱為食糜。

十分鐘內，糜粥狀的食物離開胃囊，在3—4小時後，胃囊重又空虛無物，脾液、腸液與膽汁，繼續完成消化

的工作

比蒙特多次觀察結果，可以幫助吾人改良飲食的習慣；他發現肥肉不易消化，因為它需要更多次的消化步驟，炎熱潮濕的天氣，減少胃液分泌——這對於夏日應吃清淡食物的理論，為一有力之證明。

胃液分泌的胃液，僅足與定量的食物發生作用，當食物太多，胃液不能將其溶化時，即發生「不消化現象」，比蒙特如此記載說：「過量食物繼續存留在胃內，二十四至二十八小時之久而不被消化——像一塊鉛似的不能溶化；比蒙特最後結論說：『人們大都是吃的大多了！』」

一八三一年，馬丁太太宣稱她要回家，馬丁先生答應仍將回來——法國人所特有的千金一諾。比蒙特醫生為馬丁買了一隻獨木舟，這奇特的病人，親自划船送他的妻子兒女回家，（現在已是四個孩子了），溯密西西比河而下，經俄亥俄，聖羅倫司，直達蒙特里耳——約有二千哩之遙。

馬丁如期回返，此後的兩年內，比蒙特不斷的研究，將他二三次試驗結果作一結論，一八三三年，他將「胃液的消化作用及其生理上的試驗及觀察」一書出版——這本書，在上一個世紀裡，哈威·庫興(Harvey Cushing

）會稱之為美國醫學史上最有價值的不朽名著。

這本書出版後的三年內，一位德國科學家休萬氏(Eduard Sclawann)讀了這本書後，發現了「消化素」另一種消化液體。在巴黎，著名的克勞德·伯納(Claude Bernard)根據比蒙特醫生的試驗，在動物身上加以研究。

比蒙特因科學上的成就，而受到人們的讚許，他更準備再作新的試驗，他與馬丁訂立合同，每年付馬丁二百元薪金，獲得「以馬丁身體作試驗」的權利，馬丁在合同上簽了字，這合同僅給比蒙特一個虛假的保證，當比蒙特被指派去聖，路易士工作以前，他應馬丁回加拿大探望，這是一個最大的失策，他從此永遠不再看見馬丁，直到廿年後，比蒙特逝世以前，他無時不在設法探尋馬丁的下落，但終歸徒然。

聖馬丁較醫生多活了廿五年之久，困苦的生活，似乎並不影響他那頑強的體格，他總共生育了十七個子女，當他一八八〇年去世時，他仍以砍伐軟木樹為生，他享年八十高齡，其中的五十八年裡，他健康地活著，身體上帶着一個足以使他在廿分鐘內喪命的傷口。

(譯自 Readers Digest Oct 1951)



人造石油新法

桐聲譯

在一所俯瞰廣袤的太平洋面的實驗室裏，一位耐心的科學家向著面臨人類的最嚴重威脅——石油供應的枯竭——宣戰。

這位科學家，斯谷里勃(Scripps)海洋研究院的克勞達·沙培爾(Claude E. Zobeil)博士，正在領導著研究，希望有這麼一天人類能不再依賴埋藏地下的油田。

這可令人驚奇了，因為迄今尚無預兆顯示有足以代替石油而為世界主要動力來源的事物。石油是我們運輸和商業生命的血液。沒有石油，我們的駁車、卡車、巴士、飛機、柴油機車，船艦及陸海空軍將要全部癱瘓，同時我們將失去自藥物至傢俱等千萬種的貨物。

沙培爾博士正在研究岩石中的細菌究以何種方法創造石油，此項製造過程的詳細情形將可供給我們發現油田的

新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或將帶來在巨大「產油」工廠內利用細菌合成的石油。

大自然如何在岩石中製造石油，從南此戰爭時在本雪維爾州迪吐維爾(Tinilla)鑽得第一口油井起，即使地質學家們感到困惑了。大部分地質學家那時都認為石油是各種礦物反應的結果，但是，數十年後，根據收集得的證據科學家們認為石油是由數百萬年前動植物的殘骸生成的。約在十年前，沙培爾博士是個海洋微生物學的權威，對石油生成的問題，深深的感到興趣，他的研究，清楚地指出由敗死物質轉變成石油，細菌實在負着主要的責任。

大部分人尚未明瞭細菌——這個僅可以在高度顯微鏡下被我們看到的點，短綿或螺旋，是許多可驚異的化學工廠，我們不幸僅熟悉細菌造成各種疾病（實際上也是一個

化學反應)，却很少有人知道細菌如何創造和破壞許多物質。這種微小的化學工廠在地球上到處可以找到，它們幾乎可以將任何有機化合物分解。蛋白質，氨基酸，油脂，脂肪酸，碳氫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全部可以被各種細菌分解。

假定石油是自有機化合物生成的，則不可避免地會有細菌參與其事。沙培爾博士的研究，啓示出細菌曾用各種方法將死海草，魚類，蛤蜊，介殼類等有機物質變爲石油。讓我們來除去讀者腦中的障礙——細菌不能生存在很深的岩石中的觀念。我們所知道到普通細菌都是需要空氣中或水中含氧氣才能生存，但是，生活於地下的細菌却並不需要氧氣，只是將分解化合物以獲得能量，所以地下數千呎的岩石內，經常有細菌被檢出。

在海底的泥沼裏有一類細菌似乎對動物的屍骸和植物的殘餘有所作用，特其分解而放出二氧化碳，亞摩尼亞，硫化氫及其他副產物，一部分炭素是被消耗了，殘餘物中的氫氣和炭素的含量漸次增高，而其中氧，氮，硫等元素則逐漸減低，形成類似石油的物質。年代一久，滄桑數變，古代的海底填成陸地，史前海底死亡的生物，成爲繁榮，今日工業文明的石油。

(Surface Active Agent) 來將油質自砂礫和岩石的孔隙和表面上洗刷下來；濃厚的重的碳氫化合物可以被破壞爲稀薄的易於流動的較輕的碳氫化合物。

D.H. 可以用來有效地抽出衰老油田中的石油，一般地質學家認爲與殘存量相等體積的石油已被抽出了。

沙培爾博士的建議是簡單的，D.H. 細菌可自路易斯安那油井中取出的岩心 (Core) 中分離出，亦可以從 6000 呎深太平洋海底的爛泥中甚至芝加哥污水排除溝中找得。樣品被放上特別配合的培養基上而任其繁殖，膏狀的培養基中現在游泳着 D.H. 細菌，於是被混入由海水製造的接種基液內泵入油井中。

但是，增加石油的流量仍然不過延遲油田的枯竭而已，但今日文明所迫切地需要着的是一個製造石油的方法，這恰正是沙培爾和他的同事所已開始研究的工作，目前的產量雖然還只是限於微不足道的沼氣，甲烷和些最輕的碳氫化合物，不過偉大的工作正在伊始，前途尚未可限量呢！

現在科學家已準確知道自然界什麼環境最宜於造油細菌的繁殖而拒絕破油細菌的生存。石油地質學家找得了強有力的新探油工具。

沙培爾博士獲得了一項專利，第 2413278 號，題爲「含油地層結構之細菌學處理法」這自然是美國專利局所向未批准過的最富創造性的見識。

沙培爾博士的專利乃是利用一種他所發明而他稱之爲 Desulfovibrio Hydrocarbonotasticus 的細菌。

D.H. 我們就這樣簡短地稱呼它，有着增加「乾燥」井的油量的各種性質。

鑽油井的人們曾經想出各種方法來增加枯井的產量，他們放炸藥入油井的底部而引火爆炸希望給岩層打碎了，使石油易於在裂隙中流出，他們自相隣的井中泵入氣體及水而將油自產油的井中壓出，成噸的強酸曾注入井孔來蝕去油池地層的石灰岩，但是酸類僅能溶解靠近井管短距離內的岩石，這些方法中沒有一個是被證實爲真正成功的。

D.H. 細菌能永不止地幹出凡是可以增加石油產量的各種事情，它們能產出酸來溶解含油地層的岩石，這樣，當然可以使地層變得疏鬆，而將鎖在岩石內的石油放出；它們產生二氧化碳來增加氣體壓力；生出界面活性物質；

一人工廠 達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省匹茲堡地方，將有一個罕古奇開的一人工廠完成開工。該廠爲 Dow 化學公司所有。取用氧化鐵礦石爲原料，而製造產出氯化鐵成品。原料物係由黃鐵礦石，經焙燒後得到。正當開工時每天消耗量約八噸。廠內備設有最近代化之裝置，所有操作事實上均係自動。在設計完善的製造中，業經焙燒完畢的鑄石，運入廠內，先送至地下室給料斗，藉機械方法帶至地面上的硫酸反應器，與硫酸混合。然後受壓流入二樓的瓷質氯化器，繼續反應，所得反應生成物，再經一冷卻器，而後進入檢驗槽儲存。孤單的工廠管理員，唯一的工作，僅在成品未送至產品儲槽前，稍費時間，加以滴定檢驗其純度而已。「腐蝕」是整個工廠中，最嚴重的問題。爲減少損失起見，所有儲器均加橡皮襯裡，管道內襯 Glass，其他各項設備裝置外表，都加塗抗酸性油漆。產出的成品物，大部份由油罐汽車運走，普通 350 加侖液體，裝載時間約四十五分鐘。其餘部份利用火車油罐車，裝送各處。

漫談流產

維翰



一對很幸福的夫婦，不久以前，生了一個孩子。我知道，這是他們絕望了多年的一個念頭，現在竟然如願了。他們從結婚以來，就在盼望生孩子，可是，想盡了方法，仍然膝下猶虛。夫妻倆又並非是缺乏生育能力，做妻子的也會很正常的懷過四次孕；只是，每次身孕都由過於早的分娩而喪失了她的孩子。

大約一年之前，他們再度去求醫師診治，出乎人意的，這次醫師卻不會檢查妻子，只把丈夫的精液放在顯微鏡下觀察了一番，病根就找到了。原來，儘管她丈夫的身體是多麼壯健，可是，他的精液裏，却有着大量不正常的精子。

在一次周詳的體格檢查之後，丈夫的飲食就被指定了；壞的牙齒必須拔去；並且還得用維生素來滋補。休息和輕鬆的時間要加多，同時至少要有三個月，不能把公事拿

回家來處理。

經過了這一段休養期間，醫生便建議他們再懷一次孕，果然，九個月之後，一個健全的嬰兒就出世了。

像這種情形——流產是男子的過失——是最近才發現的。在醫學上最令人頭疼的奧秘，和近代婚姻中最擾人情緒的煩惱，就莫過於流產。而在許多企圖明瞭這種奧秘，和消除這種煩惱的研究之中，這便是唯一能令人滿意的一個。

目前，五個流產孕婦，就有四個能够避免。即使是習慣性的流產婦——曾經流產三四次的婦人——也能很正常的生育了。輝煌的醫藥研究，已爲我們破除了無數的神話，並且揭露出真像，籌劃出對策來。

流產——也就是醫生們所謂的自然性流產——就是當嬰兒還不能在母體之外獨立生存的時候，母體就過早的促

使嬰兒降生的意思。

確實的統計是無從獲得的，因為除非是流產婦必須住院——事實上多數都不必住院——否則就無從統計。而且很多婦人就根本不知道她已有了孕，所以，當流產發生的時候，她自己並不知道——只知道身體有些不舒服，不會想到她已喪失了她的孩子。

不過，從英國衛生部的報告上看來，流產婦幾占全體孕婦的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二十。紐約大學臨床醫療處的報告則是百分之十五，八。而據多數專家估計，流產率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每五個孕婦中，便有一個是要流產的。如果美國去年應出生的嬰兒是三百多萬，那就有五十多萬是流產了。

老太婆們總認爲最主要最簡單的流產原因，是由於身體受到襲擊。事實上，醫生們却以爲只要一切都正常的話，摔一交，或者受到意外的打擊，並不會對胎兒有任何影響。有些不願意生孩子的婦人，不惜用種種艱苦的方法希望胎兒流產，她們故意騎着馬長途奔馳，故意作種種劇烈運動，在地上翻筋斗，從桌上往下跳，甚至還有一種令人叫絕的方式，便是從懸岩絕壁上往下跳。然而，只要她們

還活着，她們還是得做媽媽，不出六個月，她那白白胖胖的小寶寶，還是得出世的。

若干年前，波斯頓萊林醫院的阿瑟，何奇博士，曾經仔細的研究了一千多個流產婦人，其中只有一個是可能認爲起於身體受到襲擊。

走方郎中有另一種閃爍之辭，說是流產的原因，是因爲精神上受到了襲擊才發生的。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和第一次大戰時一樣，有成千成萬的孕婦，出入在槍林彈雨之下，也有成千成萬的孕婦，聽到她的丈夫或親人陣亡的惡訊，當然，說她們不會受到恐怖、憂鬱和悲傷的襲擊，是絕不可能的，可是，在戰時，流產率却並不會升高。

當流產發生在精神受刺激，或是肉體受刺激之後，那只能認爲是一種觸發的因素，可絕不是根本原因。

妊娠期中，性交可以引起流產的說法，也應該予以揚棄。只有對於一個歷經流產的孕婦，爲了小心謹慎起見，醫生才會勸他們在最初三個月內，應當節慾。因此，咀咒性交是流產的根本原因，也是不應該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急性酒精中毒倒是一個能導致流產的根本原因。因爲酒精有一種輻射作用。特別是對卵巢大

有影響。施行緊急手術——如割盲腸——也能引起流產。可是，很顯然的，因這些原因而致流產的，委實寥寥無幾。

如果孕婦長着瘤——長在子宮，卵巢或是骨盤區內的任何地方——那麼，這位未來的母親，就勢必要喪失她的孩子了。因為，單是那種疼痛，就足夠引起子宮收縮，而迫使嬰兒降生的。不過，把瘤割除之後，多數婦人還是能够正常生育。

泌尿器官的疾病，比如腎臟炎，膀胱炎，因為這一類病常產生局部的疼痛，以致會引起子宮收縮，因而發生流產。可是，這類病在今天早很容易控制的了，磺胺劑和抗生素藥物都能很快的把這些病治好。

子宮位置不正 完全是一種機能上的缺陷，有這種缺陷的子宮，當胎兒發育生長的時候是要收縮的，由於收縮產生的壓力，也常常引起流產。不過，醫術對這種症狀，早就能應付裕如了。只要醫生動一動手術，很容易的就可以把子宮矯正。也有些時候，子宮本身黏成一團，或是跟附近的體素牽連在一起，這時，動一動小手術也很必要。(子宮位置不正，通常是產生痛經的原因之一；所以，矯正子宮的位置，不但可以使婦人生育順利，而且也能免除

每月，當卵巢產下一個卵子之後，在卵產生的地方便留下了一個形如火山口的小坑。這小坑立刻就成一種黃色油質的物質填滿，於是，名叫黃體(Corpus Luteum)的一種黃色小體便形成了。很快的，這黃色小體便分泌出黃體荷爾蒙來。

如果當卵從卵巢移往輸卵管去的時候，遇到了精子，黃體荷爾蒙便準備着妊娠發生。當卵子受精之後，它自己便寄附在子宮壁上，而從壁上去汲取營養。

黃體荷爾蒙能使子宮穩定，以便受精卵在壁上停留下來，並且使子宮壁加厚，使血管增加，好讓受精卵獲得充足的營養。

卵子如果並未受精，黃體是一定知過的。它便停止了黃體荷爾蒙的分泌，而不出兩個星期，黃體便乾涸了。

當受精之後，第二種卵黃荷爾蒙求偶素原，便有了職務，它刺激那梨形的子宮，使它擴大，好讓胎兒有足够的空間發育生長。

這兩種荷爾蒙間的精密平衡，是極其必要的。因為，在子宮受刺激而擴大的過程中，求偶素原使得子宮敏感。激動如同收縮時一樣。所以，必須要有足夠的具鎮定效應的黃體荷爾蒙，來緩和這種傾向不可。

她們那每月一次的痛苦)。

然而，現在為我們所洞悉的，却有兩個最中肯的流產因數，其中之一，便是荷爾蒙問題。現在，一個根深蒂固歷經流產的婦人，醫生們只要用很簡單的方法，就能找到病源，而使她很正常的生育了。

幾個月之前，芝加哥大學萊林醫院的科學家，在美國醫藥協會的會刊上，發表過診療兩批流產婦的結果。

有一批是三十八個婦人，懷孕次數共計一百七十四次——就是說平均每每人懷孕達四次以上——而生下來還活着的嬰兒，却只有十五個。當她們服下求偶素劑(Diethylstilbestrol)，一種能刺激卵巢分泌多量求偶素原(Estrogen)的合成荷爾蒙，圓滿的生活率增加了百分之五百。

另一批是十八個婦人，她們共計懷孕七十五次，只生下八個活着的孩子。當她們被按月注射以黃體荷爾蒙(Pogesterone)之後，這種女性荷爾蒙，使正常的生育增加到百分之六百。

「自然之神」，以一種極微妙極複雜的過程使妊娠發生。而荷爾蒙，黃體荷爾蒙和求偶素原，便是這過程中的主角。

「自然之神」，常常不能把這種複雜的機能調節得十分完善，然而，在今天，如果必要的話，醫藥已經能為我們調節了。

芝加哥大學的報告，只不過是現今若干荷爾蒙研究中的一環。一位紐約醫生曾經叫四十二個歷經流產的孕婦，果日服用求偶素原，有九個婦人已經能生育正常的孩子了。另一些醫生也能够把求偶素原和黃體荷爾蒙作相當成功的運用，而在極周密的控制之下，所得到的結果都有意想不到的良好。

最近，甲狀腺的分泌，也被認為是有益生育的，雖然醫生們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理由。只是，多數人以爲在效應卓絕的內分泌系統裏——甲狀腺分泌是其中之一——任何一種腺體的分泌增加，都能促使其他的腺體增加分泌的。因此，增加甲狀腺的分泌，也無異是增加卵巢腺體的分泌了。

如果需要用荷爾蒙療法，那是很容易檢查出來的。比如檢驗尿，就可以知道黃體荷爾蒙有否缺少。甲狀腺素的分量，也可以從一種基本的新陳代謝檢驗中量出。

但是，縱使她的內分泌極正常，身體也很好，她還是可能一再流產的。因為，如果胎兒本身有缺陷，那麼，荷

爾蒙所形成的環境雖然良好，還是一無用處。

落十年前，有幾位醫生把發生過流產的受精卵加以研究，發現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可能，是卵子本身有缺陷。另幾位醫生用同樣的方法研究過一千另二十七個受精卵，發現有缺陷的占百分之四十七。四。

有些孱弱的胎兒，醫生認為是由於子宮內的環境不良，以致發育受阻。比如酒精中毒，鉛，磷，或是X射線的刺激，都可能使子宮不適於胎兒生長；但是最大的可能，還是在妊娠發生的時候，因為母親的卵子或是父親的精子有些毛病而形成的。

不良的精子能引起流產，還是一個相當新穎的觀念，也是生育研究才找到的一根新線索。因為近百年以來，都是假定男子的身體如果壯健，那他就可以對流產不負責任的。

但是，在顯微鏡的研究之下，發現那些不能使他的妻子懷孕的丈夫，儘管他的體格是如何壯健，可是，在他的精液裏精子數却很少，或是精子雖多，然而都是畸形的。在受精的過程中，精子的死亡率是很高的。普通人射一次精，裏面就包含着三十萬萬以上的精子。只是，當它們前仆後繼的進發，希望使卵受精的時候，多數是徒勞無

功的。最後，只可能有一個精子獲得與卵接觸的殊遇，而卵子一經有精子接觸到之後，其餘的精子便被「自然之神」掃蕩門外。不過，一個有缺陷的精子，也可能第一個與卵接觸，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流產是必然要發生的了。在最近的流產研究中，醫生們經常發現到丈夫的精液裏，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精子是畸形的。

產生不正常的精子，到底是什麼原因，還不完全清楚。不過，一個最大的原因，尤其是就美國人說，可能是由於疲勞，憂鬱和工作過度，以致身體孱弱而形成的。一位大名鼎鼎的專家何起克斯博士說，這些不良的影響所及，不僅是會傷害到睾丸體素，而且也會使別種體素和一般的健康都受到損傷。

有很多正常的生育，是在男子的慢性膀胱炎和生殖器附近的炎症治好之後發生。甚至有時拔去壞的牙齒，割除扁桃腺，也能使生育成功。至於矯正甲狀腺，自然也是對生育大有裨益的。

同樣的，婦人的卵，有時也可能不正常。她的一點小小的病痛，也許就是生育上的大障礙。治好有病的扁桃腺，牙和局部的小病，她也許就可以很正常的生育了。用人血或人造血輸入貧血婦人體內，對生育也是有益的。至於

飲食，那自然是產卵和孕育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員了。

馬洛醫務所的亞瑟·漢特博士，是新近才有的一種醫師；他以爲流產孕婦的飲食固然非常重要，可是卻並不太費事的。所有的孕婦，特別是那些歷經流產的孕婦，醫生通常是指定她吃些綠色蔬菜，牛奶，鮮菓，蛋白質，此外再佐以維生素。

對於習慣性的流產孕婦，多數醫生現在都能在妊娠之前，予以防止。

舉例來說，一個良好的醫務機關，施行產前檢查，是包括丈夫的身體檢查在內的。假如他的精液分析正常，那就很好。此外便是檢查夫婦倆是不是有傳染病和其他的疾病。夫婦倆的基本新陳代謝也得予以檢驗，以判斷甲狀腺的分泌狀況。

而且，兩人的飲食，都必須富於蛋白質，富於維生素。另外還得有充分的睡眠和充分的休養，以充實他們身體和精神的健康。

受孕之初，妻子便開始服用荷爾蒙，求偶素和黃體荷爾蒙，一直繼續服用到六個月乃至七個月。

在任何時期，如果發生了流產的徵候，——出血或痙攣，或是兩者俱有——那麼，這位未來的母親，就得趕快

躺下，同時服用些和緩的安胎藥。荷爾蒙的用量必須增加，性慾應該節制，並且絕對禁止服用瀉劑。

這種療法有怎樣的效果，可以從現在正進行着的幾個大規模研究上看出來。有一組研究對象，是二百七十三個流產三次以上的孕婦，用這種方法治療之後，有二百一十六個孕婦，也就是百分之七十九，一的孕婦，已經能正常的生育。另外一組有五百六十四個孕婦，也就是百分之八十二。八的孕婦，業已能完全成功的生產了。

很多婦女——連同她的丈夫在內——，當流產要發生的時候，都拒絕接受任何的療治，因為他們恐怕以後會生下一個變形的怪嬰來。

這種耽心，實在大可不必！

不知道有多少億萬的孕婦，已經運用過這種療法，把流產和習慣的流產克服了，然而，變形的嬰兒，却並沒有比以前多起來。

只有在我們討論流產原因的時候，所說過的一種情形，就是如果胎兒本身有了缺陷，那才可能生下畸形的嬰兒。可是，只要醫生發覺到有這種可能，他是會想出方法來拯救這孩子的。

有一位紐約很著名的產科醫生對我說：「如果孩子的

體態極其不正常的話，從我的經驗來判斷，「自然之神」是一定不會讓它活下去的，無論你用怎樣的方法救治，都不會有效。」

那麼，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應該設法避免流產，也應該在流產要發生的時候，用醫藥去和它博鬥。

在目前，和
流產博鬥的結果
，勝利經常是我
們的。

離血Pageant

怎樣測繪神秘的宇宙

柏羅馬天文台巡禮

微之譯

並不是所有的天文學家都是熱誠的宗教徒，但是在全世界最壯觀的美國加州帕羅馬天文台上却能使入領悟這一句名言——當我想到上蒼曾用他的手指創造了星和月，他怎能關懷一個微末的人類？

夜色已在帕羅馬 (Palomar) 山峯的風景線上抹上了晦暗的色彩，這一座拔海六千呎的現代世界上最聞名的宇宙觀測哨更顯得奧秘幽邃了。

只有在西方天空上還懸浮着幽靈似的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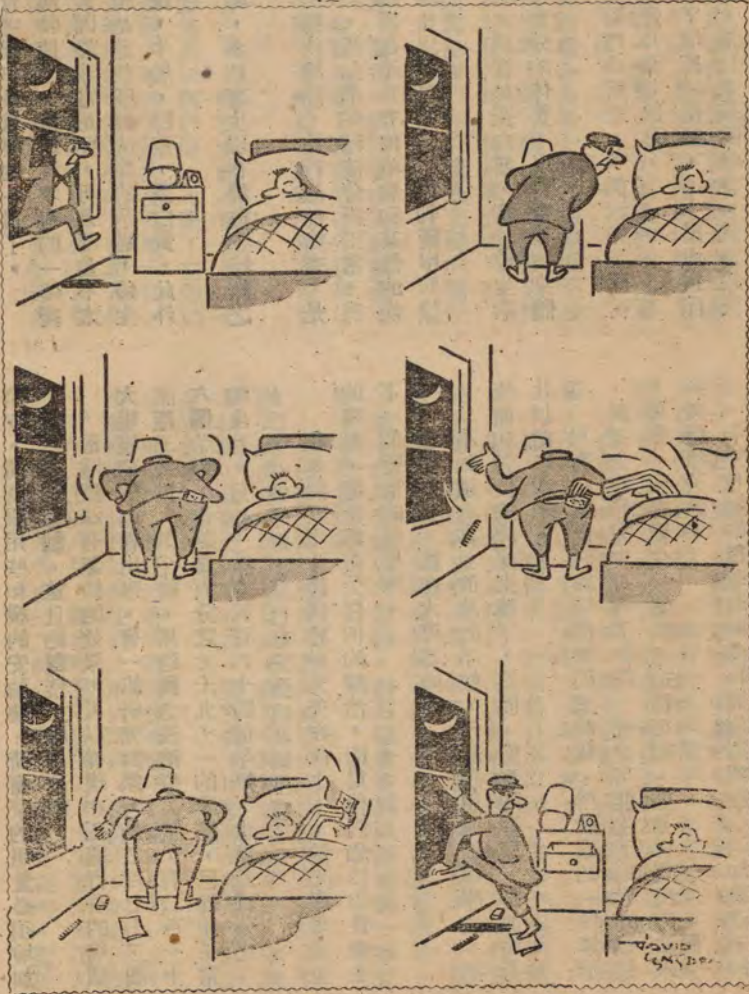
我和阿薩培脫·威爾遜——一位天文學家默默地站在
黑暗裡注視着熒々の星空。

「今晚你的第一個目標是什麼？」我問道。

「我們的目標是北斗星以東的那一塊星空，」他說着用手指點着我們的頂上的天空，「一等到那一片朦朧的微光消失之後，我們便可以開始工作了。風過去了，天上又沒有霧靄。今晚我們一定會有很好的收穫！」

不久我們便在黑夜中着手進行來探測這未知而深奧的宇宙，在天文史的發展上推動着一項最偉大的計劃。這一項計劃是測繪一張巨大的從未有過的天文圖——

書 漫



是渾圓的形狀，四周有着如螺旋形般分散開來的臂膀。我們平時所熟悉的那一處銀河包含着五億以上的星星以及擁有大群灰塵與氣體的雲層。

在這一塊大塊雲形的星雲中自中心到邊緣約三分之二的距離處有一顆黃色的星，這便是太陽。我們所生存的這個微小的地球便是繞太陽循環系統內的一顆小星，同時地球也慘雜在這巨大的星雲中作整體的移動。穿過天空的那條光輝燦爛的大道，我們稱之謂銀漢的，實際上是自地球以至這星雲邊緣間所有星座所放射出來的光線的總合。

現在的天文學家在探究天體上並不單是利用望遠鏡窺探，並且得利用它來照相。長時間曝光的照片將極遠處肉眼不可能望見的微物作了詳細的紀錄。

差不多各種新發現的天體都是由這一類照片得來。在「大許密脫」所攝的相片上窺測到多至一萬五千至二萬以上的巨大星雲，每一個星雲在宇宙中都是獨立的，擁有億千萬個星星。

侏儒形的星雲只包含幾百萬個星星，在從前只能看到少數的幾個，但在今日已在相片中顯出無數。

動產生星座時遺留的岩渣，或是古代彗星殘餘的尾巴。

有二顆新彗星也在探測中發現了，其中一顆的路徑是離向太陽，另一顆則往太陽方向移動。

二百英寸的「大眼」只離遠遠地向太空窺視，希望能發現更遠處的星雲，但許密脫的廣幅攝影却能指示「大眼」往何處窺探。

從許密脫的照片裡看出來的星雲雖然在照片中不過是如針光般的大小，但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和距離卻可以確實地決定，然後再迅速校正許密脫望遠鏡，將這新發現的星座攝成較大的相片。

兩百英吋的望遠鏡已經解決了一個宇宙上較大困惑的問題——星雲似乎像是逐漸膨脹的肥皂泡似的加速擴張。在過去遠距離的星雲顯出一種紅光，表示他們正以極快的速度移動，每秒鐘達幾千哩，像一顆飛出去的炸彈片。

這種情形在宇宙中是普遍的嗎？是不是所有的星雲都是在迅速外移，或是靜止未動，或是向內衝入？現在的天文學家根據所攝相片的距離計算，可以解答這一個疑點了。

在許密脫底片上看出在我們的銀河系附近有兩座新的橢圓形的星雲，其中的一座是星雲中最小的，它的直徑只有一千五百光年，這些星雲距我們約有六十五萬光年之遙，在這種距離下我們可以清楚地辨明其中二百個左右最明亮的星星。

在我們自己的銀河系中，天空探測相片能顯示出很多神秘地隱現無常的星星，或是探究那種能在一天或幾小時內發出億萬倍光芒的星座。

這一種星名叫 Nova（拉丁文的原意是「新」）以前的天文學家因為它們突然隱滅，所以認為這是一種新星，另一種名叫 Supernovae 則比普通隱現無常的星要光亮一萬倍。

同時在銀河系雲裡，「許密脫」能將巨大的灰塵與氣體結合的雲層在一張相片中顯出。在以前那是只能東鱗西爪地在多種相片上見到的。

太陽系的新星座，例如火星及木星軌道間的那些小星等都能自鏡中拾得。以前天文學家以為這些小星一定是由於某一個古老的運行於火星及木星間的星座爆發粉碎而產生的，但現在由於太陽系中這種小星的多處發現，這種觀念便不攻自破了。這一種小星的形成也許是古代星雲大變

天文學家所碰到的一小件頭痛事情便是一種無法斷定的空氣現象阻擋了望遠鏡的視線，望遠鏡對這種縱深幾哩遠的雲霧似乎比幾千萬哩的太空更難穿透。

當天氣晴朗，天體在照片中異常清晰，天文學家稱為「好視界」但一遇到前一種情形時，所得的相片便模糊難辨了。

但伯羅馬山頂却也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空氣最易澄清的所在了。

「草木燒盡的區域在白晝吸收陽光的熱量，到晚上便把它放出，這種上升的熱波會在空氣中發生閃光而使視界發生模糊」一位伯羅馬的副主任海耳先生對我說：「所以我們準備着各種滅火設備來撲滅這種易於蔓延的野火。」

晚間的助手史推烈克先生在一架大儀器盤上按下機紐和轉動旋盤，在機械腦子裡輸入擬攝相片的天空地位的紀錄。

當第一張相片的底板放在望遠鏡內以後，史推烈克按下下一個執行機紐，馬達轉動了，「大許密脫」轉好它的位置，然後緩緩地自東向西移動，而地球正以同樣速度在由西向東移動着。這樣就可以使它固定地對準天空中的目標。

「你瞧這一顆引導星」一位天文學家哈靈頓說着指點一面裝在「大許密脫」上的小望遠鏡。我在這裡面看到一顆光亮的星在兩根交叉的髮絲處閃耀着。

「我們要攝取的相片便以這顆星爲中心。」他解釋着：「只要這顆星永遠在交叉髮絲的中心，我們便知道望遠鏡所指的位置是準確的。這有一點像來復槍的準星。那些移轉齒輪並不能永遠使望遠鏡維持在一點上，它總會有一點挪動，所以我們得隨時留意用電鈕校正使它能回到原來的位置。」



拍攝天體相片的工作在進行中

「那末你得一刻不離地注意着這顆引導星嗎？」我問
「是的，」他笑着，「天天晚上是如此！」然後他回頭來喊道：「喬，（註：史推烈克的小名）這次曝光時間是四十五分鐘。」

喬關住所有的燈光回答道：「準備好了！」哈靈頓眼睛盯住在小望遠鏡上，時時地轉動着校正電鈕，然後喊道：「開始！」喬立刻放開望遠鏡相機上的快門，底片開始吸收自遠處星雲地區射來的光線。

這時萬籟俱寂只有望遠鏡馬達的嗡嗡聲和哈靈頓手中校正電鈕的轉動聲在相互配協，在頭頂上經常那個自動旋轉的穹頂也在發出聲音，我們知道它在跟着轉動的望遠鏡維持一線的開口。史推烈克放奏了無線電音樂來打破這種沈寂。

突然警鈴響了，喬道：「還有一分鐘，」在極準確的時刻內他關上快門。

太空中每一分區都拍上兩張相片，一張底片是對紅光易於感應，另一張則對藍光易於感應。紅星便在前一種底片上顯出，藍星則在後一種底片上出現。

紅星比較冷，藍星較熱，有的比太陽還要熱一點。以

各種星的明亮程度上可以看出它們的溫度，也簡接的知道他們的生存歷史。

第二天晚上我在胡瑪遜博士的領導下在二百英寸的「大眼」上觀察那些在極遠處的星雲。在許密脫望遠鏡中所攝得的相片上我們看到像針光那樣大小的細點，但在極強的放大鏡下可以看出它的四周有點模糊，所以從這一點可以斷定這是一區遼遠的星雲而不是近處的一顆星。

胡瑪遜用較大的尺寸又重攝了這個星雲，後再拍攝它的光譜，如果有紅色移動的現象，這就證明這座星雲正在以可怕的速度移動。

這一座星雲離帕羅馬山的距離是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光年。它自從古生代時期起便向地球方向移動，那時不但人類尚未出生，即使高等動物也未曾見諸地球。

在一架小型升降機裡，我們升達弧形透鏡內部的頂端，離地共十二層。那透鏡碩大無朋，天文學家踏在他表面鐵架上宛如一隻小鼠鼠蹲在一尊十二吋口徑的大炮筒口。當這一架二百吋的大眼作同樣的攝影工作以後，我和胡瑪遜博士自升降梯下來在一處設備齊全的廚房裡吃土司

煎蛋、和咖啡。

「你會將這二百吋的望遠鏡轉向火星和月亮這一類跟地球比較接近的地區嗎？」我問道。

他大笑著說：「二百英吋是專為遠距離探索用的，如果用之於月亮，它的功用還不是跟小型望遠鏡一樣。」

「對新的星座怎麼樣？」我問道，「天文觀察是不是希望能再發現新星座？」

「也許並不是如此，」他回答道：「因為太陽系中的任何一個新星座在許密脫照片中只是一點光亮像是一顆星。假如幾天以後再向天空中攝影時，我們發現他又顯著地改變了地位，我們才知道這是一個星座。但星星們却因距離較遠所以無法在幾年之內發現它的移動。」

在帕羅馬山上，天文學家過着反常而忙碌的生活，他們整夜工作，但在白天却得睡在舒適的「修道院」裡，修道院的名稱是因為它的幽靜和除司炊事的傭婦外無其他女人而得名的。設計者將這天文學家的修道院建築在安靜叢密的古代橡樹林內，臥室窗戶上裝着特殊的遮光設備，使天文學家能恬適地在白晝安寢。但是設計者却沒有意料到啄木鳥的干擾。

啄木鳥認為在那嶄新的銅頂孔隙內是貯藏橡實的最好

地點，一到清晨它們便一齊動嘴在屋頂上掘洞。於是疲倦的天文學家在最初幾星期內沒法在屋頂的剝啄聲下尋求好夢，最後他們將銅頂換成屋瓦這才停止了啄木鳥的喧鬧。

他們睡到中午起床，用過午餐後便把整個下午的時間化費在沖洗底片，做札記以及其他的整理工作。等到晚餐一過，他們又回到望遠鏡的本位工作上去。在這兒的天文學家沒有星期也沒有假日，只有在視界模糊的日子他們才略有休息的機會。

他們在山頂上的觀測告一段落以後，他們便回到帕羅馬山的辦公室和實驗室去從事正常安排好了的工作，並研究下一次探測的計劃。天文學家即使在休息室中或餐室中所談論到的題目仍是他們的本行——天文學。

帕羅馬山海拔六千一百三十八呎，山上是綠草如茵，林木蒼鬱，但山脚下却是一片不毛之地。自帕羅馬山底部深入地球內部二十五英里都是巨大的花崗岩，加里福尼亞州的地震不可能震撼它，這也是選擇此處為太空觀察哨的原因之一。

在六十年以前，巴爾的海沿岸的小村莊裡，一個小孩子拿了一塊破碎的玻璃瓶底在一碟子砂土上摩擦，這個孩

子便是「大許密脫」望遠鏡的創製人。

本哈特·許密脫(Bernhard Schmidt)是德國父親與母親的混血兒，他在年青時一度對炸藥發生過興趣。但不幸一次自製炸彈的爆發炸去了他的一隻手臂使他成為殘廢，於是他便改行來研究照相機，透鏡，鏡子等的製造。

他對於天文學家最感到困難的天體攝影會作過長時期的潛心研究，以前攝製的相片只有中心部份是清晰的，但在邊緣上的星座都因折光關係而變成模糊。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許密脫到非律賓觀察日蝕時，他忽然獲得靈感，不久他就製成了一個小型望遠鏡居然得到成功。

許密脫的方法是用一片薄的校正玻璃片放在望遠鏡的上端，天體的光線先經過這一層透鏡再在下端的鏡面上



發明「大許密脫」的許密脫氏

這一面薄透鏡是中間略高，然後向外逐漸凹陷，但近邊緣時又復凸高。光線經透鏡後其折光程度適能使光線達到下一透鏡時能使焦點正好落在底片上。

透鏡磨成圓形曲面，照相底片也正正好彎曲成同樣圓弧形。這樣就可使所得的底片顯影非常清晰，而且能拍攝到廣大的面積。第一具許密脫望遠鏡是帕羅馬所用的十八吋透鏡。而現在所用的一具是前置透鏡四十八吋後面的是七十二吋。這一具透鏡不但視界甚廣，並能吸收足夠的光線以攝出遠距離天體的相片，使太空的測量圖得能順利的完成。

比「大許密脫」更珍貴的要算是一千八百七十張宇宙測量圖的底片了。它們珍藏在加里福尼亞州的藝術學院庭園中地下第二層的保險庫內，在那兒是絕對可以避免火災和

地震。爲了特別謹慎起見，又製造了二套玻璃的陽片。

天體研究的許多重要發現並不是在帕羅馬天文台上進行，而是在帕撒台那實驗室中完成的，在那裡天文學家用了各式精細的儀器來研究這些相片，他們在工作中的精密度幾達千萬分之一英寸。

至於我們自己所處的那個星雲系是怎樣的構造呢？明珂斯基博士回答道：「假如我們能爬出地球到一個適當距離的地區來窺測星雲，它的構造當然是易於明瞭的，但可惜我們却像是三明治上的一個螞蟥想了解三明治是如何合成的問題不免會碰到許多困難。」

「我們這一座星雲的確是一塊扁平的碟子，包含着萬千星星以及灰塵和氣體合成的雲層。大部份的星座都位在它那螺旋狀散出去的臂膊上。」

「地球和太陽在星雲臂膊上的位置已經決定了。這種臂膊是由氣體形成的大塊雲體和無數發光，然熱帶藍色的星星所造成。我們附近的一個安得羅達星雲，也具有這種螺旋形往外發散的臂膊。我們從拍攝的相片上可以看出那一種星雲是發熱而帶藍色的，以及大塊氣雲的地位。從這兒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所處的正確位置。」

每年從我們附近的安得羅達星雲上可以發見二打炸散

的星雲，過是真實的爆炸呢還只是像原子彈那樣的一串核心連鎖反應？

根據胡勃爾博士二十五年來觀察，在「大許密脫」視線之內已發現了將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座星雲。它們將來的命運如何，現在已可根據那些天體圖來加以預測，但是假如宇宙是無限的，那麼現在天文學家所得到的這些資料，仍不過是一點極微小的樣品罷了。

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是太渺小了。在古代人們爲地球是一切的中心，太陽和星星圍着它旋轉。以後人們聰明一點了，知道地球和其他的行星是跟着太陽圍繞的。其次我們又發現星雲跟地球的距離是比人類所想像的要遠得多，這樣便使宇宙的範圍又擴大了一些。

直到二十五年以前，大多數的天文學家還認爲其他的星雲不過是我們所處的星雲中的一個小小附屬品。但自從巨大的新望遠鏡問世以來，我們才知道其他星雲也和地球所處的星雲同樣的龐大，而且中間所隔的距離簡直令人不能想像。

每一個新觀念都使人類在宇宙上的重要性縮小，但人類總希望他能知道在他身外的那個宇宙龐大到何種地步。

節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重獲新生的 蔡司工廠



·冬晦·

當人們察看照相機或望遠鏡的鏡頭時，蔡司 (Zeiss) 大名幾成爲此種專門技術的特別標誌，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也是代表「犧牲小我造福大眾」的一種標誌；因爲，隱身在蔡司背後，還有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兼社會學家歐斯特·阿貝先生 (Ernst Abbe)。

歐斯特·阿貝並非無名小卒，他的大名舉世皆知；他是近代史上慈心善念的君子人物之一；他首創精確的定律，用數學方法測得光波穿透顯微鏡鏡頭的實際情形，他製造了顯微鏡，使科和 (Robert Koch) 德國著名醫師及細菌學家) 及巴士德 (細菌學首創人)，得以完成他們的工作，他發明了十餘種其他的光學儀器，並設廠製造，成品之精良，產量之衆多，從未有其他廠家，得以與之抗衡，此等光學儀器，對於近代科學，極具重要性。

阿貝先生此外又創立了資金管理會制度，遠超出當日法律及習慣的規定，幾致造成了社會革命，這一切，阿貝先生將美名讓給了他的朋友及合伙人，卡耳蔡司先生。

蔡司先生生着兩撇小鬍鬚，是一個身材矮小，技術精湛的機器匠，曾爲舊日德國耶拿大學 (Jena University) 試驗室修理過儀器，他於一八四六年設立了一所工場，專門製造簡單的顯微鏡，這種簡陋的顯微鏡，雖也可以使用，但他相信還可以造出更精良的顯微鏡來，當阿貝來耶拿大學擔任物理學及天文學教授時，蔡司識出阿貝是一個天才，結果他對阿貝說：「這所工場已屬於你，讓我們合伙製造一具真正的顯微鏡！」

阿貝埋首研究了四年之久，發明了製造顯微鏡的數學公式。但找不到可以製造精細顯微鏡鏡頭的玻璃，阿貝請來一位專門製造玻璃的化學家，休特先生（Otto Schott），三人合伙工作，發明出一種光學玻璃，這種特製的玻璃，其折光、反射的各種現象，為以前普通玻璃向所未有，於是，合同蔡司及他的兒子，他們建立了一所製造工廠。

蔡司原來經營的小工場，開始增產製造光學儀器，由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八的十二年中，工場內員工由四十二人增為三百人。至一九三〇年，蔡司工廠擁有員工一萬人之多，佔地二十五英畝。每年均有重要的新發明，成品遍銷全世界。一名目繁多，由複式望遠鏡，照相機鏡頭，星球儀，以至全套天文台所用的儀器，這所工廠是戰前德國最負盛名的工業之一。

但這一切，僅是這故事的一半，在耶拿，幾乎每個家庭，都從事製造鏡頭的行業。當蔡司工廠日趨興隆時，阿貝先生反而日益苦惱；因為阿貝自己雖然已經富足了，但是他那眾多的友人却仍在困苦之中，他們和他同樣辛勤地工作，為何却不能同享報酬？

當蔡司於一八八八年逝世後，阿貝由蔡司兒子手中購得工廠產權，成為蔡司企業的唯一主人。於是，他捨棄了

斯特阿貝先生。

阿貝先生於一九〇五年逝世，按照他的意旨，殯葬時並無演講致辭，僅有他的家屬在場，數千工人，聚集在墓地鐵門外，向逝去的人致敬，遵守他最後的要求。

一九四五年四月，巴頓將軍統率的第三軍進入耶拿時，阿貝先生手訂的法規，仍繼續有效施行，曾經兩個月猛烈轟炸的蔡司工廠，已裝修完竣，準備開工，同年六月，美國最高當局，依照雅爾達協定，撤退巴頓將軍的第三軍，於是蘇聯紅軍開入，一年之內，俄人由工廠將價值一萬萬元的貨物及機器，以及三三六名技師及熟練工人，全都運回了蘇維埃聯邦。

餘留在耶拿的員工，用那些剩在四壁蕩然的廠房中少數機械，擔負起復甦蔡司工廠的重任，但當飛輪開始轉動時，工廠又被蘇維埃駐東德政府所搜去，歐斯特阿貝先生畢生輝煌的事業，至此告一結束。

但是，請不必嘆息，——蔡司工廠的靈魂，已經神秘的離去了軀體；一九四五年六月，僅在紅軍開入前的三天，一隊美軍卡車，開至耶拿，由於蔡司工廠高級人員的協助，蔡司工廠的卓越科學家及技師以及他們的家屬，均遷到耶拿西南方二百哩遠的海登赫穆（Heidenheim），

私人獨享的所有權，用他逝去朋友的名義，將全部財產，統歸資金管理會支配。

所有參加這偉大企業的人——僱員，民衆，耶拿大學，以及科學上，技術上一切有關的人員，均得分享利益，他成立了一個訓導部門，專司資金管理會的業務，並兼管耶拿大學，資金管理會行使職權得受一套法規的限制，這套法規是阿貝先生研究了兩年社會學及法律後，親手撰訂的。

假期工資照付，發給醫藥補助費，每日工作八小時，特別加給，患病及年老工人本人及家屬之養老金。選派代表，共管廠方行政——這一切，在阿貝先生所撰訂的法規上均有規定，而其時，世界上還沒有其他人會仔細地想到這一切。資金管理會提倡公司建造工人房舍——但不得私有及自行支配。這法規還明文規定——不論種族，宗教，政治派別或私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均不得有所歧視。（在納粹統治時，上述最後一條，在紙面上已被更改，但事實上仍因襲舊制。）

根據上述法規，以及公司生產量的實地試驗結果，在世界工業猛烈競爭情形下，這種管理方法，已經證實與阿貝先生在光學上的發明是同等的有價值；為了承認阿貝氏在社會學上的貢獻，耶拿大學特以法學博士學位，頒與歐

住在一個小村莊的舊營房裡，這地方是在美軍代管區以內，遷來的一百三十名科學家及技師們，是蔡司工廠的頭腦和靈魂，除了這一百三十人，再沒有人可以使蔡司工廠的軀體復甦——不論是在莫斯科或耶拿。

在一家雪茄工場的一間空無所有的小屋裡，他們開始工作，在破碎紙片上追憶，計劃，計算和設計，他們借了一所已棄置不用的戰時工廠——距海登赫穆十哩之遙——準備設立一所名稱蔡司奧勃頓的新工廠，在那裡，他們根本不提薪給這回事，他們會携出數百萬元貶值的德國馬克，按照每個家庭人口的多寡發給生活費用，他們保存得少數的機械，在戰時，這些機械曾被疏散，逃過轟炸的破壞——在西德，這是罕有的幸運——除此而外，他們別無長物，祇有精神和記憶。

我會向一位負責生產部門的主管，柯本班德博士（Dr. Heinz Kuppenbender），問他們準備首先裝設何種機器，「床舖！」他回答：「每天由海登赫穆來這裡，來回有二十哩路之遠，這裡沒有交通車，腳踏車又不夠我們全體之用。」

一位聲名赫赫的發明部門主管，康特克斯（Contax）照相機各部機件的創造人，現在擔任在鄉間尋求食物的工

作，他叙述如何由黑市撈回十二頭活猪，而不使鄰人知悉，他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就是把活猪變為猪肉，他在樓上組合一隊悲多芬交響樂隊，當樓下殺猪時，樓上却大奏其樂，樂聲掩蓋了猪叫。

現在，這谷地充滿了蓬勃的生氣，兩所新工廠已裝設完竣，第三所工廠——由於經合總署的補助——已經完成了一半，一萬五千平方呎的地面上，擠滿了轉運不息的機器，二千五百名工人在工作着，——其中半數的工人是由耶拿邊界逃出來，山邊點綴着一座座的小房屋，蔡司奧勃頓工廠重又開始製造舉世無匹的光學儀器，最近在倫敦召開的眼科學會上，柴斯奧勃頓廠出品，仍享和舊日相同的盛譽。

「重建蔡司工廠，我們採用一條新的規條，」蔡司奧勃頓公司營業部門主管韓理西氏（Herr Heinrichs）會這樣說：「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必須較在耶拿時更好，在西德重又建了舊日蔡司出品精良的口碑，每位購買蔡司廠出品的人，現在須得知道這出品是從何處製造出來的，這是蔡司奧勃頓的出品！」

現在，歐斯特貝親手制定的法規究竟如何了？「除去關於財務的一部分而外，這法規仍屬有效，」

女海盜——瑪麗·安妮

垂涎

過去若干年前因法國式游泳衣的誕生而有過不少的議論。這一種時髦得出奇的海濱浴衣的確引起了當時無數熱烈的辯論。但是在幾百年前，當這一種式樣的衣服在海盜圈中出現時，它所引起的驚奇却遠非時下的騷動所能比擬。

就這種浴衣的創始人瑪麗·安妮·勃莉絲來說，那時的環境是特殊的，但它之能引入驚奇的效果却完全相同。每當瑪麗·安妮帶着她的女傭囉在這種法國式浴衣的裝束下在甲板上出現時，它的威力的確是遠勝於大炮。她能在旋踵之間決定船隻的生死。

我希望能夠多知道一點關於瑪麗·安妮·勃莉絲的往事，但她的背景和作為却只能在那些殘簡片羽的海盜史中求得。她那高達六呎胸乳飽滿的美麗身軀使她在西班牙

韓理西氏這樣告訴我：一九四八年幣值改革，迫使我們向銀行貸款——自從一八四六年，蔡司創設小型工場起，這是僅有的一次向外借貸，我們當前的急務，就是償清銀行的借款，重新自己作主人，一俟我們不必依賴他人時。阿貝先生手訂的法規，即可全部恢復効力了。」

譯自讀者文摘

健齒要訣

牙齒這東西，可真麻煩，你非得小心侍候他不可，但對牙齒最關懷的國家裏，生的牙病也最多，牙齒之數常與健全的牙齒之數成反比例，牙齒特別好的地方，也最不注意口腔衛生。在目前流行的一切理論和實施中，還有未盡善之處，營養佳良並非對症良策；世界上有些吃虧最壞的國家的人民，却有最好的牙齒。維他命也無顯著影響。遺傳，氣候，陽光，對牙齒無關聯。就是

唯一的一件事實常和健全的牙齒聯在一處的，就是有力的咀嚼和堅硬的食物。所以要防止蛀牙，該像歐洲農家般用力咀嚼既硬又酸的黑麪包，更好的辦法，是讓孩子們嚼甘蔗。而且，孩子們喜歡嚼鉛筆，皮革，木片諸物時，也應該視為一種有益健康的本能，而不應加以阻止。

至美洲東海岸的航道上洋溢著美名，而她那傳統的教育程度似乎更使她成為海盜群中的翹楚。

歷史上記載說瑪麗·安妮在巴哈馬羣島附近的航道上得到無數的掠奪物。

當她捕獲一艘船隻時，這位十八世紀半裸體的嘲世者便勒令所有的男俘虜在甲板上排列成行，然後她傲然地檢閱着這俘虜行列，像坎太基上校購買馬匹似的仔細相察每一個人。當她對其中的一位俘虜感到有興趣時，她便像往常一樣地這令一位不幸的（或許是幸運的？）階下囚作為以後幾小時，幾天，或是幾星期內的座上客，時間的長短便要視這位客人能維持他對他的興趣的久暫而定。一旦這位強迫應選的情夫在她心目中不再能引起興趣，便被她棄之如敝屣。

瑪麗·安妮十五歲時便離開英倫搭一艘英國船到紐約去，準備在那兒跟她的親屬會面，不料船在巴哈馬羣島附近遭遇到災禍。它被一位世界上最著名剽悍的海盜——殺人黑鬍子所追蹤攻襲。

這是一個亘古以來尚未曾有過的女海盜的故事，她大膽地向習俗挑戰，但終於又投入上帝所安排好的愛情的網罟中。

這次海面襲擊的恐怖在拂曉開始，當船上的英國水手們看到鄰船甲板上向他們眈眈虎視的黑鬍子時不禁地索索地在恐怖中發抖。

純號黑鬍子的鐵契船長一名特齊，又一名德魯蒙特，用他那最戲劇化的方式帶着他的吡嘰踏上這艘不幸的商船。黑鬍子用猩紅色的長綑帶在腰部圍繞二面再繞過他的左肩。他在腰部和肩頭各插着三柄手槍，在長統靴的上緣兩手易於拔出的部份插着一組鋒利的尖刀，身左斜懸一柄彎鋒利劍。當他攀登商船時總是用右手握着出鞘的利劍，在牙齒上嚙着另一把長刀（飛刀是黑鬍子的拿手本領，據說他能隔着甲板飛刀刺穿對手的胸膛）。

他有一部又長又黑又蓬亂的鬍子，這也是使他面目倍增猙獰令人一見生畏不敢抗拒的特徵。他那惡魔似的形態會使很多人像死在他的利刃之下一般地因驚怖而喪生。

這一位殺人不眨眼的海盜絕對不許他的吡嘰們先他而躍登捕獲的商船。不論男女只要一看這位魔王便只好跪下來祈禱保全自己的生命。但什九這種跪求是不生效力的，黑鬍子連小孩子的性命都不會輕易放過，他常常毫不在意地用劍刺入孩子們的喉頭。在被劫的商船上，黑鬍子在客商們的恐怖絕叫中，口上噴着白沫，橫衝直撞地在船上

的無數珍寶都是價值連城。

分自然地這一位一度是視規矯小而受過傳統教育的小姐便逐漸地在海盜首領的保護下變更了性情。她逐漸地在談吐和穿著上變得十分大膽。換一句話說雖然她在學識上也有了進步但是她所選擇的衣服式樣却會使最放浪的水手在一瞥之下也會感到驚奇。無疑地她已成為第一名光穿三角褲的女海盜。她穿一双高統靴，靴緣上插着一組利刃。在靴子以上便只有一條三角褲。上身完全赤裸，她全身的另一點遮蔽物便只有肩部的那一根透明的肩帶了，因此她那豐滿的胸部完全呈露在外面。可是儘管她是穿着這種裸露的裝束，黑鬍子的部下却不敢對她有一絲兒的不敬，他們都知道對她作較久一點的注視他們便會立刻喪生。

當瑪麗·安妮到達她二十歲的生日，她便出外單獨行劫了。現在她已成為一個舞劍、放槍、使刀的能手，她對任何男人毫無畏懼並且成為她自己這一群中的首領。黑鬍子便給了她一艘船和五十名吡嘰。她在附近的航道上巡邏。瑪麗·安妮非常高興地認為黑鬍子已完全對她信任，但她自己却另有心眼，她也有另一套的劫掠戰術。在她的船上沒有那種海盜的旗幟，也不帶着大炮，因此船隻就異常輕快。那些男性水手的裝束和正常的海員一樣，絕不讓她

結果了男人女人孩子們的生命。

在這一種野蠻的劫掠下，黑鬍子帶着他的毫無人性的吡嘰們登上瑪麗·安妮。勃莉絲的開往新大陸的客船，據說瑪麗·安妮並不像一般人那樣跪下哀乞保全她的生命，她却直立在甲板上向海盜們的咆哮着的面色冷笑。有一種傳說當她被拉往要剝去衣服時她會攔了海盜一掌。黑鬍子像往常一般結束了全船的性命以後便回到瑪麗·安妮身邊來，那時正有許多海盜準備刺通她的咽喉將他擲入大海，黑鬍子突然變更了他的脾氣居然像紳士般脫下他的捲邊帽子向她鞠躬，她也向海盜還禮。他有禮貌地引導她登上盜船給了她一間隔離的船艙，並且吩咐他手下的那些惡棍們不准走近這間船艙。

瑪麗·安妮便是這樣地成為這位頭髮已灰白了的老海盜的寵姬。他帶她回到巴哈馬群島上的盜藪裡並給她渾身裝飾了珠寶。這一位美麗的女郎立刻就搖身一變而為令人心搖目眩的天人。

從來不曾做過一個女人的丈夫的黑鬍子在此後的航行中便將她當作幸運之神般地帶在身邊。每當一次兇狠的戰鬥之後，他便回到她身邊用鮮血淋漓的双手向她呈獻那些搶掠得來的成桶珍寶讓她隨心所欲地選擇。因此她所搜集

們露出海盜的樣子。在她的船上又載了不少美麗的女人作為誘惑的工具。當她在巡邏時看到一隻合乎她所需要的小商船時她便下令跟蹤着和來船並駕齊驅。船上的女人們便並列在船舷上向來船的水手擠眉弄眼或是揮舞手帕。於是對面商船上的一切戒備都鬆弛了。船上的水手們都擠在一邊船舷上來欣賞這一幅向所未見的奇遇。不久他們便會將全部視線集中投射到這艘偽裝的海盜船上的那位只穿着三角褲的瑪麗·安妮的身上，而這一位海盜女首領有時也會解下肩上的透明肩帶向他們揮舞答謝。

只要兩船靠攏到相當距離可以躍登時，場面便變更了。原來躺在甲板上掩蔽起來的真正海盜便口含着尖刃迅速躍登商船在幾分鐘之內克服了對手。

商船投降之後，瑪麗·安妮便從容地上了商船，嚴肅地巡閱着整列的男俘虜。如果有一位男子膽敢向她注視一眼，她便會用利刃刺入那人的胸膛，只有那種非常漂亮而能使她中意的男子才能受到短期的優待，其餘的男人不是被屠殺便是拘禁起來勒索贖款。

那位享受青睞的男俘會被引入女海盜的香閨中，沐浴，更衣，施上香粉，嚐着最佳的肴饌和稀有的名酒，供瑪麗·安妮的娛樂。但當他一不如意的时候，她便立刻將她

的愛人墮入海底。

瑪麗。安妮除男人外最有興趣的便要算是珠寶了。據說在有一個時期她會搜集了七個櫃子的鑽石，紅寶石，珍珠以及其他各種的名貴寶石。她所有成串的珠子是世界上無與匹敵的，有一串最名貴的黑白相間的四百顆珠子據說估計值到百萬金元。

瑪麗。安妮和瑪麗子曾有好多次秘密地到北卡羅林那去。我相信他們到那兒去的目的是爲了要埋藏一部份的珍寶。黑鬍子據說對潑命岬——那是一處狹窄的頸狀地帶位於巴斯河流入黎立珂河之處——極有興趣。這岬和大陸聯接處被一片沼澤所隔絕，並且對海盜登陸極爲方便。在二千九百二十八年，一部份黑鬍子的藏寶會在此處被人掘到，有一箱藏寶被人運走。但瑪麗。安妮的小型珠寶箱尚未被發現。

瑪麗。安妮的絕對自尊使她陷入最後的毀滅，只少也造成了她的神秘的失蹤。一千七百二十九年她跟她的海盜們依然出發在巴哈馬島附近航道上巡遊，他們碰上了一艘小的西班牙商船。瑪麗。安妮依然使用她的老法將這艘商船捕獲。當戰鬪結束以後，西班牙人便排列在甲板上等候她的巡閱。她在一位漂亮年青的西班人前面停住了，將他帶回臥室。這一個年青的水手居然征服了這位桀驁不馴的女強盜。他不但跟隨繼續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同居生活，並且終於使她屈服在愛情和一位凡人之下，她因爲要避免黑鬍子日久後

的知悉便偷偷地跟這個西班牙水手脫離盜船上另一艘去秘魯的船隻，從此她的名字便不再被人提及。

這位一時之雄曾在海盜旗下橫行無碍的女海盜究竟有些什麼遭遇？我們只能作側面的猜測，她可能成爲一位給丈夫忠順持家的賢妻，像她剛身在海盜中一樣地能獲得成功。

也許將來她的藏寶箱被人發現後我們能更進一步地知道她過去的羅曼蒂克的事蹟。海盜們中流傳着她會將她的日記也一同跟珠寶埋藏在那查無所知的何處。如果一旦我們能獲得這些黃色的日記書頁，這裡面將會告訴我們多少令人驚異的往事。

譯自 Buried Treasure



大源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無任歡迎
如蒙賜顧
一應俱全
工廠器材
路鑛局廠
化工原料
五金工具
鋼鐵機械

地址：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五十三號

電話：三九七二

電報掛號：VANCO

室內攝影話燈光——續

綠衫編譯



現在我們假定要照一個人像，這裡介紹一種最簡單明瞭的燈光佈置方法。圖一中畫的是一個直角三角形，有一二，三，燈光三種，照相機就在燈光一的附近。這三種燈光都是一般的光度，姑無論它聚光燈或散光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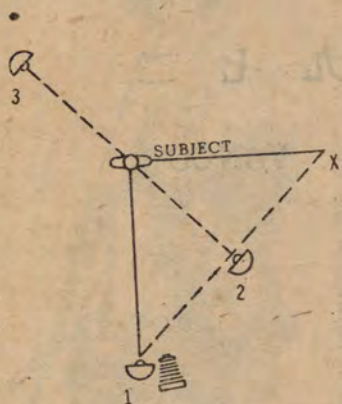
燈光一，安置在貼近照相機，和鏡頭上下相等的所在，這是最主要的光線。用以照亮整個人物，圖二A即是燈光一單獨的成績，嫌其太平淡，無陰暗面。

燈光二，普通總是比燈光一畧高，在「X」和燈光一的中間，和人物成四十五度角，它所造成的鼻影，大半在嘴角上邊，圖二B是它的成績，可是它難得單獨應用，因為假使沒有別的輔助光線，它使側面的黑影又深又長。

燈光三面對着燈光二，二者距離相等，它總是放得很高，用來照亮頭髮，同時它能增加照度的深度，使人物脫

圖二D是燈光一，二的合成品，燈光一的應用，使圖二B上的面側黑暗減弱，而燈光二又加強了圖二A所沒有的陰暗面。圖二E是燈光一，三所得的成績，人物的頭髮被燈光三所照亮，同時肩部及頸根顯得圓滿可喜，這種燈光的设计最易討好。圖二F是燈光一，二，三的合成，它有了三者的優點，而把各個劣點完全掩沒。

離背景而獨立，平常是不會單獨應用的。圖二C只是用以說明該種光源所造成的後果，其實已經添用一塊反光板，否則面部是黑的。



我們在調節及設計燈光時，在沒有把主要的光源安置好以前，最好不要先把其他的光線加上，因為第二第三種光線的加入反而使觀察力擾亂，而無所適從了。在安排主要的光源時，首先注意鼻影的地位，把燈光逐漸移動，務使鼻影成橫的。把燈光移下可以縮短鼻影。

等你決定主要光線的位子後，於是加上第二個光線，就接第三，第四。第二種光線的用途，乃是輔助主要光線之不足，去除面部的側影。光線的強度調節可以把燈移前或移後，輔助光線愈強，或幾乎和主要光線相等，則所得結果愈平淡，陰影愈淺，反之，對比(Contrast)愈大。至于面部陰影的深淺程度，全看你當時的判斷力和攝影經驗。第二個光線安置妥當後，你可以加上一個背後光線，使頭髮部份光輝明亮。另外或用一個聚光燈照亮背景。



圖 四A

圖三A，B和圖四A，B是二個很好的例子，燈光的設計當然不必一定依照前述的三角形辦法——這只是供給一個初試室內攝影的人用的——雖然說不上千變萬化，但是各個名攝影家都有他的一派見解，有他的特別成就，光的佈置除了要有科學常識，還需要藝術眼光。

——完——

皮卡索 (Picasso) 有個故事，不過也可能是假造的。有一個朋友走進他的畫室，發現他站在畫架前發愁。畫架上繃着一塊帆布，上面亂七八糟塗着三角，交叉線和各式各樣的幾何圖形。

「好像有什麼麻煩吧？」他的朋友問道。

「這個鼻子不對，」皮卡索怒冲冲的說。「我要修改它一下。」

這朋友望了這張畫一眼，肩膀一聳，「既然這樣，為什麼不改呢？」

「因為，」皮卡索大叫道，「我找不到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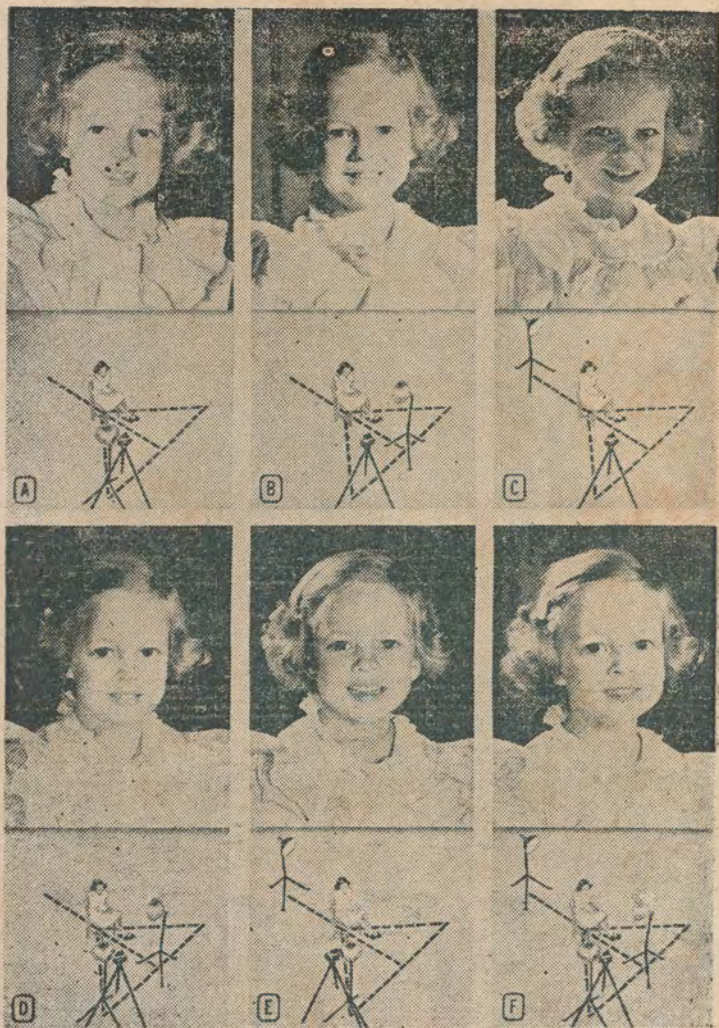


圖 二

華青工程公司

承造房屋橋梁碼頭山洞
及一切建造工程

台灣分公司：台北濟南路三段十三號

高雄辦事處：高雄自強二路四十五號

電報掛號：5020



圖 三 A



圖 四 B



圖 三 B

競技趣話一

酒 駒 記 及 其 他

Bill Stern 記述
路 譯



遼遠的澳大利亞洲，曾經發生過一件奇妙的趣事；爲了一匹俊美而屢獲優勝的賽駒，竟使澳洲禁酒協會向法院控訴，幾乎將禁酒法實施到動物的身上。

梅基(Maiki)是匹純種的澳洲良馬，性情和平；和著名的牡牛費地南得(Ferdinand)有異曲同工之妙；後者只願靜坐花旁玩賞，宛如一位風流瀟灑的名士，不願走進鬥牛場去爭長較短。前者却只喜站在馬房裡駕草，不願參加賽跑。每次在起跑線上只見它左推右晃嬉東戲西。一聲令下，群馬奔馳爭先恐後，唯有它輕步跳躍，悠遊前進，好似郊外踏青，要去參加野宴時的那一副輕鬆得意的神情。

幾次嘗試以後，馬主見梅基徒然生就矯健體格，只吃不跑，不免心灰意懶，不想再抱什麼希望了；一天，馬童清掃馬房，衣袋裡的一瓶威士忌酒，意外的落地跌碎，滿室充盈着酒香，致將馬兒引來，逕自俯首就地舐飲得乾淨

，沒過好久，梅基馬性突發，兩肢豎起，一聲嘶嘯，就跳過柵門奔上跑道，疾馳如飛，恰巧騎師正在跑場，立刻取出賽錶測計時間，一圈跑下來所費時間，竟較其他馬匹快達十秒鐘光景，速度確實驚人。

這件事情發生後的第二個星期，梅基就正式參加一次重要的比賽，賽前馬主躍進馬廐，好好地餵了它一頓上等蘇格蘭威士忌酒，飲酒後梅基在馬房里橫衝直撞，興奮得幾乎等不及比賽開始，結果以二十四馬身長度的絕對優勢，贏得了第一，造成空前的記錄！

以後，每次比賽梅基都得第一，每次賽前都飲上一品脫的上等威士忌酒。雖然有些人說，酒後的梅基步伐漸漸顯得混亂，致使許多人不再對它下注，可是不管怎樣，總是它跑在前面。

有些人們要打破這種獨占的勝利，就慫恿澳洲禁酒協

會向法院控告。禁止馬主再用酒來飼餵梅基。但是事實上馬兒喜愛飲酒已成嗜好，強迫戒除，反而有虐待動物的嫌疑，結果馬主被判勝訴，梅基依然是醉醺々地，不斷地跑第一名，每當它飛也似的超越而前時；蹄聲得得，好像是對它的同伴們，唱着酒徒們流行的乾杯頌——「你們的眼裡有了污泥！」

(一)

划艇大概是世界上最勞心最費體力的運動了。體育史上有許多精彩而動人的故事，是關於賽艇的；其中最離奇的一個，是華盛頓大學賽艇隊成功的經過。

一九〇七年的秋天，華盛頓大學新聘吉爾杜貝氏（Gil Dobie）為該校足球隊指導。杜氏隨帶去一位職業的體育教練，名叫海瑟康尼爾（Hiram Counhear），曾在芝加哥白襪棒球隊工作過。習慣於職業棒球界中流行的，那股粗線條作風，和精力充沛的氣氛，上其擅長講話。雖然學歷並不好，外貌長得也不神氣，但極能訓練人材，杜貝特別賞識他這一點，才選來做自己的助手。

那時候，華大有兩艘四人的小艇，一群熱心於划艇運動的學生們，組織成一支臨時隊伍，當地人士為了提倡這項運動，並希望地方上能產生正式的賽艇隊，特別發起募

來；兩只老眼裡充漾着眼淚，向大家宣佈他根本沒有划艇的經驗，全體隊員們在驚愕的靜謐里聽他自白，「諸位」他抽噎着說，「我現在請你們給我一個機會！照着我的辦法幹，我們正走上一條很有價值的道路。你們如果讓我幹，我誓必盡全力！」

話一說完，他就哭哭啼啼地拖着脚步走開了。大家被他的這番陳述，弄得目瞪口呆，半響講不出話來。

幾個星期以後，康氏帶着划艇隊去索薩利多灣，參加比賽。對手是強大的斯坦弗和加里弗尼亞隊，同往的啦啦隊，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

岸上成萬的觀眾將永遠地會記憶着，比賽那天光耀而精彩的一幕；華盛頓隊用一種舒展從容的搖槳法，就像一具協調而又完美正確的機械整體，風馳電掣的沿河而過。「康尼爾搖槳法」——直到今天仍被公認為是最有效的賽艇槳法！

一向被人們所輕視的，不會正統搖槳法的華盛頓隊，獲得光榮的勝利。康尼爾成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賽艇指導之一。後來，華盛頓賽艇隊成就輝煌，獲得許多更光榮的勝利。一切成功都歸根於——康尼爾搖槳法，誰能相信這方法竟是一個根本不會賽艇，不怕羞又好啼哭的人所創

欸購買兩艘大型的賽艇，贈給該校，船和運動員都有了，但是缺少一位指導，和聘請指導的經費。

學校當局有意將康尼爾解聘，另請一位能够同時擔任指導足球和賽艇的人物，康尼爾聽到這個消息，甚覺恐慌。雖然他長到那麼大的年紀也沒看見過賽艇，對划艇的技術更是一竅不通，但爲了保全飯碗，竟立刻自告奮勇地要指導划艇隊。

以後的幾個月，真够康尼爾受的；往往在黑夜裡他偷偷地溜上賽艇，研究捉摸划艇的秘密。藉着從一盞提燈裡發出的搖曳不定的燈光，在一只盛釘子的桶面上，粗魯地繪記出種種獨出心裁的搖槳法。

白天就將這種閉門造車的創造，教給學生們試驗，結果亂成一堆，毫無成效。漸漸地學生們間發生不滿，校體育部也對他頗有譴議。康尼爾對這股蘊藏中的風暴，完全的感覺到，但是仍然堅持繼續不斷地苦心鑽研，最後，不滿意的情緒到達了頂點；小伙子們全對煩厭了，一部份人甚至於公開的攻擊他。看起來他這個指導和華大賽艇隊的前途，竟是一片黑暗！

有一天，康指導將隊員們集合在一起。然後慢吞吞地，用他那種特有的直爽的滿口土話，毫無隱飾地，攤出牌

始？

(二)

六七年以前，著名的劇院總管比利洛斯（Billy Rose），去加里弗尼亞主辦在舊金山的水中表演。那時候，他趁着世界博覽會的舉行，在紐約出演着很成功這種節目。主角是漂亮的游泳冠軍愛琳娜·荷謨（Eleanor Holm）。比利心裡計劃着；如果能夠再找到一位精於游泳，又同樣美麗的演員，則舊金山演出的成功與轟動，也必在意料之中。

有人給他介紹一位符合各種條件的女郎——在那時僅是一個收入菲薄的模特兒。談判以後，這個女郎竟不滿意洛斯所出的聘金數目，並且倨傲地說：「洛斯先生，你得大大的多出些錢纔行。你要知道，參加了你的水中表演以後，我就失去了業餘游泳家的資格啦！」

腦筋敏捷的比利，望着這位女子游泳冠軍，帶着譏諷的口氣回答說：「你的那些業餘游泳的獎牌能幹什麼，能當做飯吃下肚嗎？」

這位美麗的業餘游泳家立刻就跟他簽立合同，舉步踏進了一個奇異幻妙的新世界。她的頭腦冷靜，很會適應環境，處處都應付得恰到好處。沒有多久，就被發掘羅進影

城好萊塢；同密凱羅尼 (Mickey Rooney) 合作拍片，第一砲就獲享盛名。

今天，這位昔日的女子游泳冠軍，正順利地步步逼近大電影明星的領域。喜歡看電影的人們，無人不知道她的芳名。在美國，從銀幕到廣告畫版，處處都得到她微笑的情影。

游泳界失去一個偉大的人物，可是好萊塢多了一顆燦爛的新星——伊澈惠連絲 (Esther Williams)

(五)

艾洛弗林 (Errol Flynn) 曾為一九二八年愛爾蘭拳擊隊隊員，參加世界運動會。後來，駕着多桅帆船，往返南海貿易經商，一直到觸礁船毀才轉業入電影界。

他在新幾內亞淘金的時候，常常碰到阻礙和麻煩，多虧他當年出席世界運動會的那幾手，才得化險為夷衝過難關。有一天，他正要開船外出採集珍珠，一家電影公司派人來接洽租船，往各海島間拍攝外景。後來在航行的途中，公司中的人發覺這位船長是個英俊瀟灑的人物，於是聘請他主演一部影片——「鐵血將軍」。結果一鳴驚人，極為成功。遂參加影界，盛名日隆。

(五)

混亂。政府一面宣佈與聖多明哥斷絕邦交，一面召開緊急內閣會議；研究征戰的利弊和得失。幸虧到底還是理智占勝，避免了生靈塗炭和戰禍的發生。兩國的邦交斷絕了很久，兩國國民間的敵意，經過了更久還沒有消除。這場棒球比賽在體育史上可算是空前的了！

(六)

許多年以前，當棒球大聯賽歷史上最偉大的明星，不朽的貝貝羅斯 (Babe Ruth) 正紅得發紫的時代，紐約「楊基」(Yankee) 棒球隊裡，有個矮小而又肥胖的「棒童」(Bat Boy)，誠心誠意地崇拜着這位棒球英雄。這小孩子渴望着將來成功個大聯賽的球員。羅斯也盡力的鼓勵他；時時留意，處處用心，盡量的觀摩學習。

這個小孩子敬愛羅斯達到一種程度，幾乎成了他的奴隸；跟着他到處奔走，為他跑街，送信，擦皮鞋，當聽差，保管球棒……。假如老羅叫他死去，看來他也会欣然從命。

在那時候，羅斯志滿氣揚，是個驕傲任性的傢伙；亂賭錢，不管規則和身體的健康胡亂吃喝。所幹的荒唐事，和他打的全壘跑一樣的多。可是對這「棒童」却也寵愛體貼得十分週到。

信不信由你，為了一場棒球比賽，兩個拉丁美洲國家，頓成讐仇，幾乎宣戰！一九四〇年，委內瑞拉與聖多明哥兩國的棒球隊，在古巴舉行所謂「世界冠軍」比賽。

兩隊的實力都很強盛，事前很難預測誰將獲勝。兩家都認為勝利是國家的光榮，失敗則是國恥。

結果，委內瑞拉小勝，不過贏得不乾脆；勝負是憑裁判的一句話而決定的。失敗的聖多明哥隊憤怒咆哮，抗議裁判不公。

在競爭激烈的比賽中，抗議的事屢見不鮮，本來不算是什麼嚴重。不過這次性質略有不同；委內瑞拉隊自命不凡，竟鄭重提出要求重作比賽，以證明已方球藝高超。

聖多明哥隊認為這種行動欺人太甚，侮辱已極，嚴辭予以拒絕。國內民意沸騰，報章、廣播，各種社團發動總動員；對委國的運動道德力加抨擊，進而甚至於對一般委國國民，也痛予詆譭。

委國朝野對於這種情形，起初並不在意。僅只再度提出重賽的要求。但是聖多明哥毫不置理，繼續罵罵的行動。終於使委國人民也激起火來，立即召集群眾大會，要求政府採取行動——向聖多明哥宣戰，以示懲儆！

幾天以內，委國民意激昂得無以復加，國內情形十分

有一天下午，賽球以前，羅斯想吃些點心，吩咐小孩上街去買。小棒童奉命，毫不遲疑；一轉眼的工夫，就買回來一打香腸麵包，一打汽水，老羅一陣狼吞虎嚥，報銷得乾乾淨淨。除了他們倆，旁人當然全不曉得這件事。

當天，全世界都傳述着一個消息：百萬金元的棒球大王貝貝羅斯，在比賽中，突然腹痛暈厥，被往醫院實施急救，生命危殆，「楊基」隊的管理查明原委以後，立刻將倒霉的棒童開除。

貝貝羅斯並沒有因此就死掉。恢復健康以後，越玩越出名，攀上了九重天。可憐的棒童雖然沒有做大聯賽的球員，却成為有名的電影演員，改了名字叫威廉本德克斯 (William Bendix)

更使人奇訝的；這個從前崇拜羅斯的本德克斯，被選為影片「貝貝羅斯的故事」中的重要演員，飾羅斯，以紀念這位不可思議人物的一生！

(七)

如果你是個拳擊迷，同時又是情感豐盛；那麼，每逢十月二十二日，都應該向一個多年以前已經去世的人，靜默致哀，表示敬意和懷念——偉大的拳擊家哈利格雷布 (Harry Greb) 歿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我不相信還會

有同他的情形相同，而能和他標榜媲美的人了。

哈利是一個奇特而傑出的得獎拳擊家。除了鬥拳，他還喜歡飲酒，女人，和歌唱。他拳壇上的全部生活有如狂飈，快活而豪放。他的拳擊法神出鬼沒，奇妙莫測，無與倫比，是拳擊史上的一件很出名的事。

他的拳鬥生涯，起始於俾茲堡；從一開始就以奪取冠軍頭銜，為唯一的目標，要達到這個目的，他不管任何障礙，隨時，隨地，對任何人，都願意較量。他身長五呎八吋，體重從來也沒超過一百六十磅，可是自中量級到重量級的各路英雄好漢，他全部交過手。

經過了九年艱苦的鬥爭，他才第一次獲得登上擂台比賽的機會。可是出師不利，第一次竟很不光榮地被人擊敗。初次失敗的痛苦和恥辱，增強了他堅持不撓的決心。終於達到連勝二百場比賽的驚人紀錄，榮膺中量級及輕重量級的世界冠軍。

拳擊界流傳着一個故事：哈利獲得中量級世界冠軍以後，有一天到當時重量級世界冠軍的健身房裡，去參觀不朽的傑克譚普塞(Jack Dempsey)練習。他會向傑克的助理克恩氏(Jack Kenna)要求與譚普塞一爭高下。克恩氏嘲笑他野心無稽，認為中量級和重量級的體格相差甚遠，根本無從競爭，不允他的請求。這次碰巧相遇，克氏隨便地以遊戲的態度，邀他戴上手套，陪譚普塞活動活動。哈利遇見這個機會，毫不猶疑，立即上場。使出幾手冷拳，竟

使譚普塞驚訝不止。到第三回合就掛出免戰牌。並且自此以後，譚普塞避免再和他交手。哈利想染指重量級的野心，遂如泡影幻滅。不過只有他一個人，曾經擊敗了普尼董奈(Geng T. Nune)，後來董奈獲得重量級的世界冠軍，並且一直到退休還保存着這頭銜。

所有的流星在天空里閃耀而沒，哈利格雷布也有他必然的歸宿。說起來，奇怪得很，這位拳壇上的霸王竟為了一棒仁慈的行爲，顧全別人的安全，而喪失掉自己的性命，一個可怖的雨天，哈利駕車越過阿立貢山，下坡的時候，公路上阻擋着許多牛車，兩個農夫站在路中間，爲行車的先鋒激烈地爭吵着。緊迫中哈利怕車撞人，施用緊急剎車，因路面滑而失事，翻滾中將鼻部撞裂。經送往醫院急救以後，需要在頭骨底部動手術治療，進手術室前，他還很清醒，絮絮地談話，念念不忘拳賽。施用麻醉劑以後，竟一去不返，時爲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哈利共正式參加拳賽二百六十八次，戰鬪了二千二百五十回合。專揀全世界最強的來做對手，獲得中量及輕重量級冠軍；如果給他機會，登上重量級冠軍的寶座，也在意料中。他輝煌的成就，從來沒有人能望其項背。

哈利格雷布如狂飈一般的生命，處處都是戰鬪；他死的時候，人們才發現一件始終被他隱瞞着的秘密，任何人都都不會相信，他最後的七年裡，有一隻眼睛是全部瞎了的。全憑着另外的一隻好眼睛來完成人們不可及的事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西歐烽火見聞錄(二)

布萊德雷元帥著
莫 茲 譯

我們從非洲到英國的空中旅程，已接近終點，同時也結束了我底追憶。在地中海區，我們學到了不少東西，以後又將面臨一次新的考驗，這該是引用經驗和理想的時候了。

當我們從大西洋轉向蘇格蘭飛行的時候，愛爾蘭在足下呈現一片葱綠。二小時後，飛機穿過雲層，侵入圍繞在倫敦上空的防空氣球陣，降落海萊機場，約可勒。狄佛斯中將駛車前來迎候，他是巴頓一九〇九年在西點的同級同學，僅在四個月前，方受馬歇爾將軍的委派來英。

在倫敦住了幾天，爲了挑選進攻的幹部軍官，我飛返美國。回國時期固然短促，但卻十分愉快。馬歇爾將軍爲我解釋些未來的問題，又蒙羅斯福總統召見，和布萊德雷夫人盤桓幾天，更有，我又見到了奧克於霍瑪，急於要返英開始計劃，十月一日，我乘一架C-54離開華盛頓。

回來之後，開始浸入計劃工作以前，(這次進攻的密碼已定爲「上大人」)我先得在勃立司脫爾和倫敦兩地安排

住處因爲那時還不能，決定我究竟有多少時間要和第一軍在一起，有多少時間要用來處理兵團的事務。我規定每星期的初幾天住在倫敦，其餘的日子和週末則到勃立司脫爾去。

僥倖的是兵團在法國登陸以前，不會和第一軍發生過統屬關係，否則的話，一定會由我同自己頒發命令，但是偶而也有公文是由第一美國兵團司令布萊德雷簽署，寄遞給第一軍軍長布萊德雷的。這所謂第一美國兵團的縮寫，後來改給第十二兵團使用，那是在進攻時有意來隱匿敵方的。

怎樣選定「上大人」的最高統帥，遠在一九四三年一月舉行卡薩勃蘭加會議時，已被研討了。那時，渡峽進攻是被排在一九四三年的，而且預定由英國軍隊擔任主力，因而參與會議的人提出由英國來任命統帥。

可是後來「上大人」被延遲到一九四四年，華軍兵員充份這一點打破以英軍爲主的觀感，邱吉爾推翻了在卡薩勃蘭加提出的原則，倡言要任命一個美國人爲統帥。在奎北克，首相向羅斯福總統建議的人選是馬歇爾將軍。如果有人適合這一任務，此人的確該是馬歇爾，但是，從官階上說，馬歇爾舍參謀總長而任統帥，反被貶了一級，但貶也罷，不貶也罷，馬歇爾離開了華盛頓，誰又能去接替他？即使艾森豪威爾也不可能。

除去了馬歇爾將軍，第二個合理的人選應該落在地中海區在職的高級將領身上。論經驗，論技術，論配合當時情勢，老艾是萬分適合去充任的。雖然有些美軍僚屬認爲他是個太會妥協的姑息主義者，尤其在發生英美爭端的時侯。當地中海戰爭進行時，艾森豪威爾表現出來妥協是聯軍能和諧作戰的第一要義。我承認那時也嫌他太爲姑息了英國司令們，但這樣的判斷其實也是挾有偏見的。作爲一個戰地司令，我自己也時常忘記了自己是美國人來處理這一類糾紛。

十二月初旬，羅斯福總統通知艾森豪威爾，開羅會議選定他充任法國登陸戰的最高統帥。那時雖登陸之日祇六個月了，老艾一點也不耽擱時間，立刻把他在地中海的同

高茂萊之間發生的因憤怒而起的不快之感。高茂萊的自信力極強，但亞歷山大指揮時却顯示出一個好軍人的理性，容量，和謙虛。

英國人否決了艾森豪威爾底提名，說亞歷山大要留在意大利督促這一半島的戰事。此議不成，艾森豪威爾就改選了高茂萊。這些事當時我都不知道。

在「上大人」進襲之中，高茂萊的穩紮穩打的天才一點也施展不出來。因爲怎樣渡峽進攻，一切都經過詳盡計劃，一不靠運氣，二不靠機緣，在奪得一個橋頭陣地之前，要絕對信任這已定的計劃。

把高茂萊派任「上大人」一役中的英軍統帥，在大衆心理上激起的歡欣鼓舞，猶如老式歡迎會上疲乏了一天的最後節目。這位瘦骨嶙峋，在運動衫翻領上伸出一張酸臉的大將，一年多來，在聯軍的世界裡，已化成勝利的象徵。沒有勝仗，就不是大將，高茂萊之能打勝仗，英國人是天真地予以信任的，他們是一直爲「勇敢的轉進」而擔心的，那能不對着高茂萊歡呼雀躍？

我那些第一軍官佐們，很快地就懂得萬不能去於干預或嘲弄英國人對於蒙哥兒的恭維。在勃立司脫爾一次宴會席上，他們目擊由一位快樂的紐約州人，原藉麥爾蘭的上

僚，改組成盟軍總部的幹部。

頭腦靈敏，工作勤奮的皮特爾·史密斯，被任爲參謀長，此公在喀瑞塔，原來也是參謀長，比起艾森豪威爾底溫文友好來，史密斯是比較率直豪情，但當總部裡有時爆發任何外交危險的時候，像他底統領一般，他也懂得周旋，應付，含糊忍辱和審慎將事。一次艾森豪威爾在處理總部的某一事務時對史密斯說：「皮特爾，告訴他們全都該死！可是我們這樣做他們就不會見怪了。」

用誰去統率英軍第廿一兵團呢？艾森豪威爾最初願意於他底好朋友和突尼斯的老搭檔，亞歷山大將軍。他們兩人之間的友誼，開始自一九四三年二月，那時亞歷山大剛脫離了中東的指揮崗位來阿爾及里參加後四個月的突尼斯戰役，充任十八兵團司令。他不僅顯露了熟練的戰略技能，這使他成爲歐戰中的將中之將，而且也不費力地調和了他麾下那班含有國域之見，懷着嫉妒心理的聯軍將領們。到一九四三年秋，他經過了突尼斯，西西里，薩雷諾諸戰後，已在聯軍高級將領中佔着崇高的一席，他是我們唯一有經驗的兵團司令。關於怎樣能使兩國軍隊膠着在一起并肩作戰，他表現了無可比擬的能力。如果亞歷山大充任了後來歐洲第廿一兵團的司令，我們可能會避免了以後與蒙

尉惹出的事端。有一位系出名門的英國貴婦人，在那上尉驚詫而紅漲的臉上，潑了一杯威士忌，然後冷酷而又甜蜜地警告着說，對於大不列顛的英雄，說話應該謹慎些。

當艾森豪威爾向馬歇爾將軍建議由我來指揮第一兵團時，他也預見到該有人來接代我底第一軍長。艾森豪威爾寫着：「他底一個軍長，大約是巴頓，另一個，當進行「上大人」作戰時也許有此需要，最好是像霍奇或辛樸森等人祇要他們能早期來英，協助布萊德雷進行前期工作。」艾森豪威爾告訴我上一建議，聽他說到霍奇和辛樸森，我十分高興，他們之中任何一個都是我願意的，但那時我尚想不到結果會是兩個一齊來。

考脫奈·霍奇中將是個氣質溫文，談吐高雅的喬其亞州人，歐洲前線上的功臣中，他是被遺漏了的。一個軍事戰略家，完美的策略和熟練的技術使他成爲我麾下最精良的司令官。在迭次戰爭中，他總擔任着無名的任務，但論及他那種將中之將的將材，祇有第九軍的威廉·辛樸森中將才可比擬。霍奇把敏捷和常識混合在一起，使他底指揮技巧，在各方面都能平均恰當，我十分信任他底判斷，技術和節制方法。所有軍長之中，他是最不需要去督察的一個。

第一軍底戰績，使霍奇成爲一個偉大的司令官。沒有巴頓第三軍的光芒，沒有辛樸森第九軍的活力，第一軍以嚴謹沈重的步伐，橫跨歐洲。可是，最先越過德國國境的是它，最先渡過萊茵河的是它，第一個接近厄爾勃山和蘇軍拂手的也是它。在路上，它獲得俘虜最多，在進軍中，它埋藏的美軍屍身也最多。

× × × × ×

一九四三年整個秋季，喬治·巴頓是被艾森豪威爾安置在拍雷摩的宮殿式房屋裡靜養，做着沒有軍的軍長。他因爲擱士兵的惡行而受到老艾底譴責和懲戒。可是冬季底露雨，使西西里底景色更顯得黯淡了，閉門思過的巴頓也愈變得憂鬱，他害怕可能要被遺留在這被他征服的島上霉爛掉。

但是老艾並不會捨棄巴頓，對於這擱置事件給巴頓套上惡名，他也深致痛惜。在他來到英國之前，我不知道他已提名巴頓再任軍長。如果他曾在事前徵取我底意見，那我一定會反對。因爲我不僅懷疑巴頓在西西里的行爲，而且更懷疑到老艾如此上下倒置的辦法是否明智。在西西里，喬治在第七軍裡指揮我，現在呢，却讓我當新兵團司令去指揮他底第三軍。老艾保證說喬治決不會因而生嫌。

治又得認罪一次。這時，却也激惱了老艾，他底忍耐已到達盡頭了。

「真是傷透了腦筋，」他對我說。「如果要我再一次爲巴頓公開認罪，我祇有讓他走路了。這樣伙是有用的，可是人生有限，我也不能老迴護着他呀！」

十七個月之後，巴頓使老艾實踐了上述的誓言。那時第三軍是某處的佔領軍，巴頓忽視了總部的禁令，雇用納粹份子來從事鐵路以及別的公用事業。當他向記者們解釋時，他又犯了老毛病了，「我告訴你們，這個所謂納粹的，就像咱們民主黨共和黨的鬭爭一樣。」

巴頓被解除了第三軍職務，潰成到那時專攬戰況報告的十五軍去。很少將領能越過巴頓的司令官材具，但他有個不能戰勝的敵人，就是他自己那張快嘴。

就因爲巴頓這項出色的天才，使我深懷戒懼，當他參加我部隊的時期，我把新聞檢查，管制得特別嚴緊。

我告訴比爾·祁恩：「大家或許會因此見惡，管他們的，我還是怎樣做。告訴管檢查的，沒有經我批准，任何指揮官發表的不得通過，每件都得由我親自過目。」

此一限制，真是十分小心地被執行着，當勃爾奇戰事進行時，剛好解放了勃司道桌，電話來了。

拾穗

「他所要的祇是再回來打仗，有一個時期他想是從此完了。」

像艾森豪威爾一般，我毋庸爭辯關於喬治攻城奪地的本領——柏林至海峽之間，有太多的城和地待去攻奪。可是巴頓這項才具並不能使我快除我底隱憂，由我來指揮他？直到那一天，喬治來參加我們，仍是老友重逢那樣激動，沒有惱怒，沒有嫌隙，也沒有不快，我回想到最初對他受命時所抱的殘酷感念，不禁大爲慚愧。此後在歐洲和他共事的一年，是我從軍生活記憶中最輝煌的一頁。

巴頓是三月中英美的，携來一批第七軍中的機要人物，他們在却夏亞設立一個軍部。不久，喬治的狐狸尾巴又露出來了。附近有個聯軍俱樂部成立，喬治出其不意地被邀去致詞，代替援用敦睦英美邦誼等等老調，他如此這般地大放厥詞：

「這一類的俱樂部並沒多大意思，因爲我們的命運是註定了要去統治這個世界的。」

就是一個不如巴頓的人，說了這樣的話而被新聞界傳播出去，也要引起軒然大波的。不幸的是新聞檢查員通過了這消息，自然囉，這又不違反保密規定。

像在西西里一樣，艾森豪威爾又要爲此彌縫一切，喬

「麥克奧利佛將軍發表了談話，」那邊的檢查官員說，「許不許通過。」

「他說些怎麼？」我問。

「關於果實的。」這是回答。

× × × × ×

在我抵達英國以前，二十九師已自許是登陸渥瑪哈灘頭的部隊，他們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已來到英國。這是由却爾斯·仇哈特少將統率的，一位四十八歲的辛辣騎兵，他底樂觀時常超越了一個軍人應具的判斷。可是「上大人」計劃中又加入了烏泰灘頭，我們另配上一個第四師作爲進攻的第二支部隊。雖然這兩師都經過良好的兩棲作戰訓練，但却都不會有過臨陣經驗。於其把兩師無經驗的人去碰運氣，我寧可另挑選一支戰鬪過的勁旅來加入。

有進攻經驗的武力，在英國祇有一支，於是仍由「大紅壹字」的第一師去負荷此一重任。官兵們知道了在法國又要去作第三次攻襲，大家都抱怨我底不公。兩次在地中海去擔任攻襲，倖而未會殞命，這第三次，他們想來一定是逃不過的。

固然我也不願意把第一師再來次攻襲，但是既經當了司令官，就沒有其他方法了。我底任務是登陸，建立陣地

和摧毀敵軍，就祇有被迫使用最優良的部隊。寧冒不公之嫌，也比爲了求公允而不能獲勝來得好。

一九四四年初春，我奉陪艾森豪威爾和邱吉爾檢閱了三十三天進攻部隊。那位六九高齡，波爾戰爭中的記者英雄愉快地在軍中彳亍，爲了部隊的名譽，我們在他那著名圓頂禮帽之下，好好地準備了一下。每晚在專車上吃晚飯，一面喝着白蘭地和蘇打，一面向同席者侃侃而談關於戰爭的各種難題和疑點。雖然他曾反對過歐洲登陸，那時却已變得樂觀而予以支持了。

訪問第九師時，邱吉爾技癢了，想試試美國卡賓槍。鵝標立刻被擺設起來，我們三個人大家試打，我的是七十五碼，艾森豪威爾的五十碼，首相的二十五碼，每人很快地打了十五發子彈。曼登·艾棧聰明地在檢視鵝標以前，即刻把我們撥弄走開。

六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九時半，艾森豪威爾召集了各司令官在撲資茅斯開會，討論氣象報告。這時報道露出一線希望。海灘上的大雨可能在兩三小時內停歇，六日星期二以前，天氣可能晴朗，風勢逐漸變小，雲層已在揭開。

氣象報告雖然引起了希望，但仍不樂觀。老艾爲此想抓住此一機會，且六日可能又有雲層集合，空軍和海軍的活動不會因之無法進行呢。

九時四十五分，艾森豪威爾沒奈何地下了決定。「我想我們一定要下令攻擊了，我不喜歡如此，但是除此也無別法，祇得下令吧。」

「上大人」內日子定局了，祇要在六月五日天明前再檢查一次氣象報告，看要否改變。

在巡洋艦「奧古斯達」號上，我們等候延期的信號，可是沒有。「上大人」在進行了，計劃已在實施了。以後二十四小時中，歐洲命運的改變，並不倚靠大的司令艦，却全恃那些被海水浸濕的小艇，載着暈船的士兵，坐在鐵板上呻吟，越過波濤洶湧的海峽。

睡輪外面底警鐘，叮噠地促使每個人走向他底戰崗崗位，這是法國登陸那天早晨三點三十五分，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六日。在這天底前夕，擔任進襲的隊伍，已沉默地，摸索地順着海峽中的流水，向法國海岸進發。我戴上鋼盔，套上一件外衣，急匆匆地趕往「奧古斯達」巡洋艦底指揮橋上，和海軍少將亞倫·寇爾克站在一起。一片

邱吉爾，艾森豪威爾，和作者布萊德雷輪流打靶，聰明的副官們却不讓他們看到自己的成績。

漫畫



蒼穹中間，朦朧地懸着一輪淡月，疾風鞭策起海峽中底浪花，在角當登半島外緣，西去我們三十哩的地點。我們底兩支降落部隊已在紛紛着陸。同時在離諾曼地海岸八十哩的勒芒古城內，德國第七軍司令部發出了聯軍進襲的警報，可是在巴黎附近的聖日耳曼城內，一所舒適的別墅內，這別墅後來由艾森豪威爾進駐，卡爾·隆茨達脫元帥却毫不介意。敵人頗自傲於他們對於我們意向底猜度，他們相信，空中部隊底降落，祇是我們聲東擊西的戰術，用來掩蔽在加萊關那裡的盛大進襲。

遙遠的海峽那邊，傳過來陣陣怒吼的回響，我們船舷外首的天空中，燃起了橘紅色的焰火，那是一千多架英國皇家空軍機在轟炸從塞納直到謝爾埠一帶的法國海岸線。黑夜之中，敵人的高射砲火，盲目地向空發射，点点流星染上一片黑幕，突然一架受創的轟炸機對着「奧古斯達」墜落，形成一條彩色斑斕的火帶，它引翅旁落，侵沉在艦側的海峽內。五時三十分，第一道曙光刺破了黑暗，三架噴火式機在戰艦上空盤旋，我第一次目擊我們底傘兵降落。在天空底極際，美國戰鬥機又在第二次把兵士洒向天空。五點四十七分，一條戰報出現了，十五條德國砲艇駛離謝爾埠海岸，參加戰鬥。嚇！對付我們底艦隊，僅僅是

十五條砲艇！

「奧古斯達」艦上的八英吋口徑巨砲，都把砲口移向海岸，我們大家把棉花塞住了耳孔，五時五十分，衆砲齊鳴，一致向海岸防禦線上預定的目標射去，艦身都爲之震動。迫近海岸的整個艦隊，隆隆不絕，砲彈射上岸去，都按照指定好了的目標，這些目標，諸如砲位，壕塹，都在一紙詳細地圖上描繪出來，那是苦心孤詣地在千萬偵察照片中搜集攏來的成果。

晨曦逐漸地展開，我底焦慮也在逐漸地加深，從海軍底無線電聯絡中，我們祇能檢到些緊張而零落的報道，把這些情報湊合起來，也祇是斷斷續續的一連串沉沒，陷落，敵方砲火激烈，灘頭情況混亂等等，派到奧瑪哈的兩支攻擊隊伍原應在八點半鐘時突破海邊防禦，向與海灘平行而相距約有一哩的內陸公路挺進。可是時候已是八点半了，但連登陸已否達成的消息也還未證實。

直到十句鐘，第五聯隊司令利涅納·吉羅少將纔傳來第一件報告，像我們先已獲得的片段一般地簡略，毫無決定性的口氣：「阻碍重重，進行遲緩。」

事實上吉羅和第一師師長克萊爾斯，侯勃納二人，和我底情形相同，也祇能在「安肯」艦上守着收報機乾着急

的報告：「登陸各隊伍已向灘後高地挺進。」

經過危機之後，奧瑪哈總算到手了，可是依然險象伏，沒有足夠的重砲和坦克，祇要他們一反攻，我們便會很容易地站不住脚，被趕回海峽中去。

於是我趕往「安肯」號去會晤吉羅和侯勃納。儘管環境惡劣，一個高級司令在部屬面前，應該始終具有信念，因爲上級的焦急，會像毒瘤一般貽害及於整個指揮系統。

侯勃納擬定在這一晚上一把第一師司令部移上岸去。

「老吉，你呢？」我問。「什麼時候把你的指揮部搬上去？」

「明天清早，我們要先安好交通設備。」

「去你的交通設備！」

吉羅笑了一笑：「今天晚上保你弄好就是。」

X

X

X

X

我們知道，如果敵人在謝爾埠四圍佈置好堅強的防禦，我們就很難在幾個星期以內攻克這個城市。職是之故，六月九日那天，我通知第七聯隊司令柯林士少將，在我軍北謝爾埠之前，先行橫越半島，直達西海岸，把它封鎖起來。在梅特萊河附近佔領了橋頭堡的第八十二空運師，固然已經截斷了三分之一的來路，但除非我們先佔領了格

·當那時候，他們不見得比我更能控制海灘上的戰事，雖然我們能透過微熾隱約地望得見，也聽得見砲聲，但這戰事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那一排疲乏，濕透了了的卡其行列，祇有他們在法國海岸上猛勇前進。

中午時分，吉羅又來了一個報告，才道出了奧瑪哈海灘上一切困擾的關鍵。我們原來算定了該碰見敵方的起碼部隊，出乎意料地，接觸到的却是隆美爾部下一支勁旅。在計劃進攻時，我們料到加恩和謝爾埠之間，敵人祇布置些軟弱的兵力。我們知道隆美爾底精銳，都被存放在海灘後面，其中包括集合在聖陸城的三五二師。

恰巧在「奧古斯達」在設立茅斯滿載啓旋以前，情報部獲悉三五二師從聖陸城調往灘頭，舉行防衛演習。這情報即刻被傳達到第五聯隊和第一師，但是隊伍早已被封入船艙，已無法再爲更改了。

如果進攻部隊不是第一步兵師，而是經驗較差的隊伍，這番遇到勁敵，非被逐返海峽不可。我之挑中了在非洲和西西里連續服役的第一師來擔任攻擊，固然不太公平，但却因而獲得了奧瑪哈灘頭陣地，也免除了一場災禍。

僵局雖然被在上午打開，但我們在「奧古斯達」號上的人直到下午一時半才放下了心，登陸部隊傳來一個簡潔

楞當，使奧瑪哈和烏泰兩處灘頭聯接起來，角當登的切斷就不能開始。

六月十二日晚聲，聯軍已有十六個師湧入法國，六個英軍的，一個加拿大的，其餘九個是我們的。我們大家現在都已搬來了一個半坦克師，我們着眼在海灘後面的聖陸城，它矗立在山上，俯瞰着維勒河谷，這會一度隸屬於查理曼大帝的古城，正橫梗在我們登陸海岸和角當登西岸的中途。如果我們攻下聖陸城，下趨古當斯，那就不僅隔斷了隆美爾主力救援謝爾埠的綫路，而且也縮短了聯軍陣綫，使美軍得以趕速集中，早日出擊。

六月九日，當我下令給柯林士，命也在北攻謝爾埠之前先割斷角當登，他指定了第九師和第八十二空運師擔負此一任務，另以第四師和第九十師向謝爾埠推進。

在開始登陸的時候，九十師幾乎是最成爲問題的，最後，九十師却是歐陸戰區中最優良的部隊。這一轉變顯示出一個堅強的司令可以把自己的力量灌輸到底底隊伍中去。更有一點足以證明的，師與師之間，單以兵員來講，並無軒輊，所以不同的，祇在司令的機智和領導而已。

六月十七日深晚，柯林士以電話報告說角當登半島業

已切斷。登陸後僅十一天，我們已把灘頭陣地聯接起來，同時也封鎖住了謝爾埠。要能在九天之內攻克這個城市，前後一共祇有二十天。

登陸之後第一箇月中，最嚴重的困難是缺乏彈藥，一部份原因歸罪於海峽在六月十九至廿二日間的巨大風浪，但也另有其他原因。責任應該落在駐英國的海陸軍供應部身上，雖然他們對助成登陸，建有奇妙的成就，但仍犯有細節上的錯誤，否則一定要更顯得有效率。

供應灘頭登陸作戰，該有許多繁複的技術問題，每天拖上成千噸的物資，一定得把項目調配得均衡，以符合岸上的需要。我們會要求供應部的李中將，在每艘船抵達以前，先把船單用飛機寄來。可是這些船單卻不會先來，我們祇得不管什麼貨物，一概照卸，於是海灘上堆滿了不必要的東西，而我們却望求有限幾種重要物資而不可得，例如砲彈就是其中之一。我逕直向老艾抱怨，他的總司令部那時仍設在英國。

二天之後，他底復電來了：「有人已被嚴飭加以注意，否則予以撤職處分。」永不見到的船單居然按次送來，既不道歉，也無解釋。

另可抱憾的是海軍不願把登陸艇開到灘頭上來，儘管

洛哀，密特而登少將底第八聯隊橫過這隘口，駐紮在西海岸口，而曼登，艾迪正好切斷了這個半島。

在英軍防區中，蒙哥兒底四十哩陣綫從高蒙指向培育，在加恩以西突出，在這圍城之後彎曲延展，直到奧爾納河東的一個橋頭堡。這一狹條灘頭陣地上，蒙哥兒安上四個兵團共計十五個師，其中有四個機械化的。

但是這些地區並不能使我們底運動隊伍站穩腳跟。密特爾登和柯林士的陣綫，有一半浸在內當登隘口的河流和沼澤裡，每一處戰場的地形，都顯得窄隘。祇有在英軍防綫的加恩左近，才是一片起伏的平原，但那裡却是敵人的精壯所在。

等我們開闢定了經過謝爾埠那一條完善給養綫之後，聯軍就要一舉進攻了。蒙哥兒正握住了加恩的樞紐，整個聯軍陣綫該是向東移進。最先應由第一軍在極西端發動，南向掃蕩，越過阿佛朗區，扼住勃立脫尼半島的咽喉。等在勃立脫尼穩住，取得合用的深水港口以後，再移師東指，從洛亞勒河右岸，直趨巴黎之南的聖奧良。其餘聯軍部隊，都向東進軍往巴黎與海峽之間的塞納河。

每年七月四日正午，陸軍照例鳴砲四十八響向合衆國

拾穗

原來就是「登陸」用的，海軍仍然反對駛上灘頭，為的是害怕會被敵砲擊燬。他們把它們拉錨在深水裡，另用駁船把物資駁上碼頭來。等灘頭陣地脫離敵人砲火之後，我們請求海軍委曲些，把登陸艇開上來，以期節省一半的卸貨時間，但是這請求也不被理睬，自然囉，在船上的人看來，難道祇有我們底坦克才值錢？直到敵人被清除出去之後，登陸艇方始奉命開往灘頭卸貨。

七月開始，我們不但佔領了謝爾埠，使後面給養無憂，而且也大大地增強了海岸一帶聯軍的實力。登陸之後三星期，單是第一軍就充實得超過了西西里戰役中蒙高茂萊和巴頓的聯合力量。在原有的兩個空運師之外，他們是早就該休息了的，十一師美軍的盔方塊被釘上作戰地圖，兩個機械師，九個步兵師。

我們的陣綫有四十哩長，在高蒙地方突出，那裡是吉羅與英軍接壤的防地，紆迴繞過聖羅城，沿着格楞當沼澤地帶伸展，再穿越角當登，直達西海岸，形成一個弓背。這條陣綫分成四個防區：吉羅底第五聯隊駐防在左翼的寧靜地帶。查爾斯。高來德少將底十九聯隊扼住了聖陸城的迂迴綫。柯林士把謝爾埠的第七聯隊調守角當登隘口。同

致敬。這日子前兩天，當與吉羅一同吃午飯的時候，我建議保持此一傳統習慣，向敵陣鳴砲致敬。

「四十八砲？」他含笑地說。

「見鬼！老吉，我們得燃點每一門大砲。」

於是大砲埃棧，——查爾斯。愛德華。郝德，第一軍的砲兵上校，混着大砲埃棧——向全軍傳下將令，屆時發射「準時中的」砲彈。準時中的」是一句砲兵術語，就是說每一個砲彈都要準在十二時正射中敵方目標爆發。郝德更指示他底砲手們說：「每一發都得有收獲的。七月四日準十二時正，一千一百發砲彈在一聲疾雷中同時爆發，使失措的德軍趕緊躲藏也來不及。這是美國陸軍所發射的最偉大，最有價值的向合衆國致敬的禮砲。」

當天下午，我拉過了一尊一五五厘米的引綫，返回指揮部去，發現艾森豪威爾縮在愛爾伍特。葛查達少將的戰鬥機後座，正要作一次聯軍陣地的空中巡視。他們兩人都對我露齒而笑，像兩個被在西瓜園裡抓住的頑皮孩子一般。葛查達小心地降落法國土地，他實在應該坐辦公室，不該在戰鬥機駕駛座上逞能。艾森豪威爾深怕這消息會傳到記者耳朵裡去。

「如果馬歇爾知道了，會不得開交的。」我同意他這一見地。

達豐五金貿易行

★ 專 營 ★

廠 局 礦 路

鋼	鐵	五	金
機	械	工	具
盼	更	墊	片
消	防	器	材

如蒙詢價

無任歡迎

總行：台北館前路24號

電話：4500

分行：高雄新樂街209號

電話：4500



幻

滅

沁

譯

當我第一次踏進費斯克大廈的時候，我感覺到一種近乎冒險的激動。費斯克大廈的式樣有些古老，但很典雅。而且，你可以聽到遠處傳來的海洋的嘯聲。這是個美麗的地方。

管家婦貝絲福太太帶我到我的房間裏去看了之從，就和我談到我要侍候的病人——費斯克太太，以及費斯克家中的日常生活情形。大衛費斯克夫婦沒有孩子，沒有近親，也沒有多少客人來往。費斯克太太患着癱瘓症。終年躺在床上。

我會見了我的病人，和她一起用過裝在盤子裏送上來的晚飯，趁着貝絲福太太和她談天的當兒，我就去欣賞這個新環境了。

這兒離海很近，走下一個很陡的斜坡就到達海灘。我穿過花園，站在坡頂，望着浪花，衝擊着沙灘。

拾穗

忽然，從客廳那邊傳來鋼琴的聲音。我走到通向客廳的法國式的門邊。站在那裏，呆呆地望着那個彈琴的人。奇妙的音樂使我激動不已。我不自覺的推開門，走了進去。他長得很漂亮。身材結實而完美。他面部隱有一種靜謐的表情。他擡起頭向我微笑，繼續彈下去，但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我。

他的彈奏使我迷惑。當曲子終了的時候，他站起來向我伸出手說道：

「我猜你就是新來的護士，茜蒙絲小姐。我是大衛費斯克」

他的接觸使我的血液沸騰起來。我從未經驗過這種激動。我竭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

「我很高興你肯到這裏來。馬夏是個難以服侍的病人。但是，實在她所受的痛苦是太大了。你一定願意耐心地

八五

照顧她。我希望我們能相處得很好。」

「我相信我們會處得很好的。我一定儘力服侍她。」

「謝謝你。」他放低了聲音說道：「讓我帶你到花園裏去走走。在日暮的時候，牠真是美麗可愛的。」

我就這樣開始認識了大衛費斯克，一個著名的律師。

你不想難像得到，他如何以他的雄辯去說服那些法官們。他的談吐，既誠懇又動聽，使得別人相信他所說的一切。

大衛費斯克經常住在城裏。只有在週末，我才可以看

到他。他一回來就去看馬夏。和她談些城裏的新聞以及熟人們的近況。黃昏的時候，他就彈琴給她聽。在這個時間裏，我正餵馬夏吃晚飯。聽着琴聲，我凝想着他的一切。我常常感到一陣陣希望和平的戰慄。

我不明白，他說馬夏是個難以服侍的病人是什麼意思。她除了躺着，幾乎什麼都不能做。當她要我拿東西給她，或是望着我的時候。態度之間露出傲慢。她對大衛儘力裝出溫柔可親的樣子。可是，他一離開後，她立刻就變得性情暴躁，難以滿足了。

每天的生活非常刻板。屋子裏老是靜悄悄的，難得有客人來拜訪，達到我休假的時候，我只好漫無目的地到處游蕩。

「時間到了，我不得不回去。」

「胡說，」他說道：「還早哩！來吧。」

從那天以後，我就盼望着這樣的早晨。雖然，有時候馬夏給我許多麻煩；但是，一個美麗的溫暖的晨間游泳可以補償一切的不快和疲勞。

一天下午，鄰居白瑞太太來探望馬夏。我把病人弄舒服了之後，就溜到花園裏去。好讓他們自在的談心。

我坐在一塊石頭上，想着大衛和我的事情出神。在海水裏彼此嬉戲，偶然的擁抱……恍惚之間，我好像聽到白瑞太太的車子開走了。但我不想立刻就回到馬夏那裏，仍坐在那兒。正當我想入非非之際，突然，一聲恐怖的叫聲打破了周圍的寂靜。女僕南絲從屋裏飛也似的跑出來叫道：「茜蒙絲小姐，茜蒙絲小姐，快來。快，快！」

「鎮靜一點，南絲。」我立刻站起身來。「什麼事情？」

「費斯克太太，」她戰戰兢兢地說：「她怕得幾乎死去了。一個綠色大毛虫在她的褥子上面爬。她嚇得叫起來。哦，天哪，那樣子真怕死人了。」

我永遠忘不了費斯克太太那恐怖的神色。她叫着：「牠就在那裏，把牠趕走，把牠趕走。弄死牠，我受

大衛費斯克有一間很大的書房。書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有一天，我發現書房裏有一間裝有玻璃門的凹室。裏面放有一張桌子和一只椅子。桌上裝有電話機。大衛在家的時候，我常常看見他關着門坐在那裏打電話。我想：也許因事務上的需要而裝置這個秘密電話。

這裏的一切都使我想起大衛，我渴望他早點回家來。他的離去使我沮喪。爲了從窗口可以看到他，我儘可能地在花園裏逗留。整天，我在等待……

每天清晨，我到海邊去游泳。我游得很好，我喜愛洶湧的浪花打在我的身上，將我全身濕透。

一個星期六的早晨，當我從水裏起來的時候，我看見有一個人下坡向海邊走來。後來，我才看清楚是大衛費斯克。

「早安。」他愉快地招呼我：「很高興在這裏碰到你。」當他注視着我的被水浸透的身體時，他的眼睛裏露出讚美的神情。

「早安。」我不自然的微笑着回答。拿出毛巾來開始擦乾身上的水。

「你不會馬上就回去吧。」他立刻說道：「我希望我們做做伴。以前，我老是一個人在這裏游泳。」

不了呀！」她歇斯里的哭起來。脈搏跳得很厲害，神經的痙攣使她不住的戰抖。

我極力使她安靜下來，強迫她服了一杯鎮靜劑。歇了一會兒，她慢慢的把事情發生的經過告訴我。原來，白瑞太太送來一盒從自己園裏剛摘下來熟透的葡萄。白瑞太太臨走之前把盒子放在床上，以便費斯克太太看到。客人走後，費斯克太太就叫南絲把葡萄拿到廚房裏去。等到南絲轉來的時候，就看到那條綠色的大毛虫在白褥單上面往費斯克太太那邊爬。我不禁心中充滿了憐憫。當一個人看到所怕的東西向她爬來，而無力將她趕走，那的確是可怕的。

我拾起南絲扔在地上的那條毛虫，用紙包好了，向馬夏說道：

「不要害怕了，我把牠拿走，牠不會再來的。」

我到花園裏去，把毛虫丟在地上，踢了一些土蓋着牠。如果，南絲沒有及時回到房裏，毛虫一直爬到馬夏手上，說不定，她會因過度的恐懼而死去。她不能將牠丟掉，即使，牠偶然掉到地上去了，她仍怕牠再爬上床來。

那天下午，大衛回來了，他立刻到馬夏房裏去，坐在她床邊，用種種話來安慰她。一會兒，她就睡着了。整個

黃昏，大衛就在客廳裏彈些柔美的曲子。

天黑了，我還沒有離開馬夏。我倚着窗戶，望着外面如水的月光。花園似乎變成了神仙的境地。我傾聽着隱隱的潮聲，如醉如癡的想着大衛。我想跑下樓去，投入他的懷抱，我渴望他的愛撫和親吻。

當我正在那兒幻想的時候，忽然，大衛出現在房裏。他端詳了馬夏片刻，走到我身邊來。

『親愛的孩子，』他低語道：『你不能整個晚上都呆在這裏。來，到外面去換換空氣。我在大門口等你。』

我沒有回答，只會意的按按他的手就跑到我的房裏去了。

我迅速將頭髮理好，重新敷了些粉。便毫無聲息地走到大門口。

他已經開了車在那裏等着。他打開車子扶我進去之後，我們就行駛在爲星月所照耀的路上了。我覺得我的心猛烈地跳動，臉上發着熱。

大衛一定明白我對他的感情，但他卻不會表現出來。他的態度是友誼而親密的——僅僅如此而已。

中途，我們在一間小咖啡店門口停下來，吃了一些三明治和咖啡。在露天舞池裏，有些人正在跳舞。我希望大

我爬上坡，走到花園裏的時候，風吹得更緊了。我靠着一棵樹站着，望着殘霞，聽海浪的吼聲。我是呲的青草，使我又記起那條毛虫。牠慢地爬，向費斯克太太爬去。

我慎密的計劃：我向白瑞太太再要些葡萄。這一次，白瑞太太一定會很仔細的看看葡萄上面有沒有毛虫。我可以乘機會找到一個毛虫藏起來，等到拿回來的時候，再把毛虫放在葡萄上面。

我再三推敲這個計劃，尋找牠的被綻，牠似乎是天衣無縫的。

我侍候馬夏吃晚飯的時候，覺得她比平時更加瘦弱不堪。過度的驚嚇大大的刺激了她。我無時不在想那條毛虫，甚至生菜的顏色也令我想起牠來。

過後的一個星期之中，大衛沒有回來。我的精神幾瀕於崩潰。我驚心地聽着電話，腳步聲使我心跳不已，我整夜不能入睡，在那裏夢想，等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馬夏告訴我說：

『我們的主人走了，他回來告別的時候，你恰好不在，他因爲一件重要的案子要到加州去。唉，我實在願意他離開。你嗎？』他叮嚀我看了半響，眼睛裏有一種快樂而

衛也請我跳舞，但他似乎沒有想到這一點。

到家時，已是午夜一時了。我們在樓梯口分手的時候，大衛用手臂圍着我的肩膀，低下頭在我的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溫柔地說道：『不要太累了，親愛的，事情終歸會如你所想的。』

還沒有等到我來得及有任何反應，他就放鬆了我，上樓去了。我的心歌唱着歡樂，燃燒着愛情的火焰……

第二天下午，我到海邊去。因爲天氣漸漸冷了，我們許久沒有在一起游泳了。這時，海面上有大風浪，我看了一會，就走回家去。忽然，我看見腳邊有一叢青草，我立住腳，好奇的再看着牠。慢慢地，牠對我不是青草了，却彷彿變成一條綠色大毛虫——使費斯克太太害怕的那條毛虫。當我在那兒看着，看着，忽然一種可怕的瘋狂的念頭湧上我的心頭：如果，我捉一條毛虫放到費斯克太太床上。事情就可以解決了。只要我把毛虫拿掉，就不會有誰知道她死去的原因。

也許，我瘋了。一個救助別人的生命的護士竟想將她的病人致於死命。在我心裏，憐憫已不復存在。我只是想踢開這個絆腳石，踏上幸福之途。呵，大衛，大衛。你將獲得解脫，你將以自由之身走向我，我們將永遠在一起。

又惡毒的表情。

或許，她已洞悉了我對大衛的感情。或許，她妒忌每一個健康的女人和她的丈夫接近。我輕快地說道：

『費斯克太太，你將聽不到那動人的音樂了。但是，不久，他會回來的。你仍可以享受美麗的黃昏。』可是，我心中痛苦如絞，大衛走了，他甚至不會向我說聲再見。

我晚上常常被惡夢驚醒。大毛虫向我誘惑，嘲笑……我夢到我真的捉了一條毛虫放在馬夏的床上，於是，她驚叫起來，死了。

一天下午，我聽到一陣輕緩的電話鈴聲。我分辨出是大衛的私人電話，我急忙跑進那間凹室。關上了門，沒有人會聽到我和誰在講話，也不會有知道。

天哪！是加州來的電話，是大衛打來的。他叫我的名字哩！我因狂喜竟至流下淚來。他說因爲臨走太匆促，竟沒有機會向我道別，表示很抱歉。他在十月中旬可回來，又和我談到那件案子的事，還問我許多生活細節，最後他說：『好好的保重自己，做一個好孩子。不久，我就回來的。』我重新變得強壯起來，充滿了信心。更加迫切的計劃毛虫的事情。

在大衛要回來的頭一天，整日馬夏都非常安靜，晚飯

過後，她愉快地和我談那些過去的日子——她的充滿青春與活力的日子。我耐心地坐在那裏，心裏一連在回想大衛的電話，玩味他所說的每一個字。

天黑了，馬夏睡著了。我坐在窗沿上傾聽潮聲，周圍如此寂靜——忽然，我覺得一種異樣的寂靜籠罩着我。似乎，你突然意識到空洞，虛無。我聽不到馬夏的呼吸了，我跳起來，扭開了燈。

馬夏死了。脉搏，呼吸都停止了，眼睛也已闔攏。一種犯罪的心情使我膽怯，我幾乎以為是我殺死了她我戰鬥的打電話給醫生。我已經數次經歷了病人的死亡。但這一次，我却如此害怕和不安。

我一時竟不敢呆在屋子裏，便披上大衣到花園裏去。腳底下柔軟的青草使我發着噁心，我只在石板上走來走去，踢着枯萎的落葉，我為什麼要想到謀殺呢？什麼將我迷惑了呢？我恨自己竟如此惡毒。但是，我的心在呼喚大衛，他自由了。現在，我可以完全佔有他了。只要他一回來，一切就可以解決。他將把我拉到懷裏，告訴我，幸福的日子已經來臨。

忽然，兩支強烈的燈光衝破黑暗向費斯克大廈疾駛。我看出那是一輛救護車。我馬上想到大衛，大衛出事了。

感到無比的滿足。我將成為他的女主人，這個迷人的地方將為我所有。

大衛聽到馬夏的死訊，一點也不驚異。他似乎如釋重負。

現在，他開始做些比較輕易的工作了。一天下午，他的私人電話響了，我接過來聽。是一位溫特太太打來的，大衛拿起聽筒的時候，立刻把玻璃門關上了。他們談些什麼，我一點也聽不見。大衛回到書桌旁邊的時候說：溫特太太委託他受理一宗案子。她明天來和他談談關於那案子的詳情。

第二天整個下午，我看不到大衛的影子。自從他生病以來，這情形還是第一次。我悶悶不樂的到花園裏去散步。海洋在遠處叫嘯，牠使我想到明年夏天。那時候，我可自由自在的和馬夏一起游泳，在沙灘上消磨漫長的日子了。正和我到費斯克大廈的頭一天的情形一樣，我又聽到了柔美的鋼琴聲。我緩緩地向屋裏走去。客廳裏射出微弱的燈光。法國式的門微微啓開。我猜想溫特太太已經走了。自從大衛病後，他還是第一次彈琴，我很高興，他的精神完全恢復了。

我屏住氣息往客廳裏張望。並不是大衛在彈琴，而是

我跑進大廳，一個瘦長的人走來對我說：

「費斯克先生病得很厲害。可是，他堅持要回家來。你一定是茜蒙絲小姐，我聽見他打過電話給你的，我是他的秘書。」

大衛患急性肺炎，發着高熱。斷斷續續的說些胡話，我日夜不停的服侍他，但我絲毫不覺得疲倦。爲了怕別人接近他，我不願意再請別的護士。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緊緊的抓住我的手，以懇求的聲調說道：

「親愛的，親愛的，不要離開我，耐心的等待着，這種生活總會完結的，心愛的。」

我俯身安慰他，輕柔地吻他的額。他安靜下來，露出一個滿足的微笑。我希望他能知道：他現在已經自由了，用不着再等待。

大衛的病慢慢痊愈，但仍需休養，我的歡樂是難以形容的。我就像呆在自己家裏一樣。我只需開口，每樣事情就都安排好了，等到大衛完全復元了，我們就可以一同散步，談天，沒有任何顧忌。一同聽着花園裏樹葉的低語——我們的花園，我要做一個好妻子，使他因此而驕傲，未來的日子真似在天堂一般。每逢我在屋子裏走動的時候

一個女子坐在鋼琴面前。看她的背影就可以斷定她是可愛的。她的個子很高，穿一件黑緞子的衣服，金黃色的頭髮一直披到肩上，音樂終了的時候，她轉過身來，對着我所站的方向。她的年紀和大衛相仿，但她用智慧和金錢保持了她的青春和美麗。

「親愛的，」她離開鋼琴，向大衛說道：「你記得你在什麼時候教我彈這支曲子的嗎？牠真是美極了。」她臉上現了燦爛的微笑，只有被愛的人在愛人面前才會發出來的微笑。

「這日子終於來臨了，親愛的。」大衛熱情的擁抱着她說道：「現在，我可以向全世界承認你是我所愛的，你是屬於我的，你的家在等待着他的女主人。親愛的，等待了這許多日子，幸福和安寧終於來臨了。」

我呆不住了，我蹣跚地走過花園向海邊跑去，往事如潮，湧上我的心頭。他的關上玻璃門隔絕聲音的電話，他老住在城裏久不回家。這女人曾經是他的生活中心，他在病中會拉着我的手向她懇求。而我爲了想佔有這個並不需要我的男人竟想去謀殺一個無力的病人。我陷入極度的恐怖和失望之中。我勉強跨下最後的一級石坡，走到沙灘上。現在，我只要做一樁事情就够了——走到浪花裏，永不

回來。當我一步一步的走向海水時，我祈禱上帝，好像我從前從未祈禱過一般。忽然，我脚下的沙陷下去一塊。我跌倒在水邊，我盲目的往前爬，一個巨浪將我捲起來拋在沙灘上。

我躺在黑暗裏，開始明白了一切，我無法逃避現實，我應該活下去，接受良心的譴責，只有在這種受折磨的痛苦之中才可以求得寬恕。我應該將我的生命重新貢獻給那些痛苦的人們。

我全身浸得透濕，冷得發抖。我慢慢地爬起身來，拖着沉重的身軀回到屋裏。

離開費斯克大廈的前兩天裏，我像一個沒有靈魂的行尸。我已失去了熱和力，像一個久患重病的人。

大衛注意到我的失常，當他和我告別的那個晚上，他遞給我一個信封，裏面裝有一張數目很大的支票。他叫我好好休養一個時期再開始工作。在相當的時候，錢會對我有幫助。但是，我現在所需要的只是祈禱。為我那軟弱而又惡毒的陰謀而請求饒恕，求上帝恢復我昔日的勇氣與活力。使我心中充滿仁愛，成為一個聰明一點的女人。

譯自 Modern Romances

推銷家亞歷山大包茲的故事之二

間接推銷法

岳兒譯

致：亞歷山大包茲先生

茂萊旅館，堪薩斯市，密蘇里州

親愛的包茲先生：我們聽到堪薩斯州，政利加郡的公路建設廳正在考慮購進一輛曳引機，用以鋪修路面。請你即往州廳的所在地，沙叉口去試銷我們的蚯蚓牌曳引機。

也許別家公司的推銷員也會在那邊的。此外，你可能在推銷時遭到一點小小的阻礙，因為有位喬瑟夫李潑萊先生是該郡的富農，正好他有輛蚯蚓牌曳引機，發生了障故——這完全應歸咎于他自己的疏忽所致——因此他正在對我們公司肆意的攻擊。

無論如何，我們深信你對這件事，一定能勝任愉快的。請將你的工作日報，按日地寄給我們。

你赤誠的吉博脫韓德孫

拾穗

臺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福特汽車公司臺灣總代理處

本公司經銷福特汽車及各種汽車零件並承接汽車修理工程
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臺北市中正路
三段一〇一號
電話 三八六一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〇年六月三日
地址：堪薩斯州。沙叉口。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業務經理

亞歷山大，包茲和他的蚯蚓牌曳引機車是威廉，河潑遜筆下創造的業務天才，這一位勇往直前，雷厲風行，在美國特殊商業自由競爭的制度下所產生的令人捧腹絕倒的人物，自從二十多年前問世以後，讀者們對他的愛護與親切的程度並不亞於西班牙塞萬提斯筆下的唐吉珂德先生，但在中國的讀者，包茲先生似乎還是一位生客，所以我們從十九期起將他生平的那些最有趣味的事蹟在拾穗上介紹與讀者們相識，希望包茲先生在中國也能找到他的愛護人。（包茲先生的故事到現在仍繼續在星期六晚郵上繼續出現）——編者附識——

九三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昨天接到大札，你的見解非常高明，能在這樣的一件工作上，選用一個像我那樣具有真正高度才幹的推銷員，這當然比派遣一位普通人才要合適多啦。當我告訴你這裡的情形後，你就會知道，普通的人，早就會把心都冷下來了，但這不會是亞歷山大包茲。

我在黎明即從堪薩斯市動身，坐上我的那輛新的便宜貨汽車，將近中午的時候——約離沙叉口不到二哩路光景——我看到了了一樁事情，我簡直不能信任自己的眼睛了。在那條通達沙叉口的主要公路旁有一段斷崖，正好俯瞰着底下美麗的小湖。在那斷崖的頂上，停留着一輛上噸的蚯蚓牌曳引機，每一個人走過公路都可以看得到，它上面還堅立了一塊木牌寫着：

「我願廉價出賣該輛蚯蚓牌曳引機，因事實證明它已完全不能使用，更壞的是該公司不肯對它負一點責任——喬瑟夫李潑萊。」

我把車停在路旁，走上去看看那輛曳引機。它業已被風吹雨打，弄得破舊不堪，化油器和發電機也不翼而飛。那由軸箱有一邊的鐵板已經裂開，所以我可以看到裡面的軸承都已鬆動，我把手探入汽缸，發覺裡面都深深地磨成着公路，找那右手第一家。這是一幢非常悅目的白色莊屋，四面環抱着大樹，後面有着巨大的紅色穀倉。在屋前園地上站着一位老紳士，他手中持着一面鏡子，正對着一口水井探視。「好嗎，鄉鄰——我親切地道：『發生什麼困難嗎？』」

「我覺得井裡出了什麼毛病，」他道：「但是我看不出來，井底下太黑了。」

「好呀，」我道，「正好我是個水井專家，也許我可以幫你點忙。」

（註：事實上我對干井的智識，只知地面上有個洞，裡面生水而已。我甚至連水從什麼地方來的都摸不清。但是我覺得應該先用間接方法和那老頭兒一近，我想我用水井專家的名義來介紹自己，總比用蚯蚓牌曳引機推銷員的名義來得妥當。）

「我的名字叫亞歷山大包茲，」我道，「水井專家。」

「我是喬瑟夫李潑萊。」那老紳士道。

「很高興遇到你，」我道：「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口井出了什麼毛病。但是我先問你，要這面鏡子做什麼？」

「大家都知道呀，」李潑萊先生道：「要看井底下的東西，必須用鏡子把陽光反射到井裡去。可是現在這裡樹

一條溝槽般的傷痕。

我垂頭喪氣地回到汽車旁，這時有一個穿工作服的青年從公路旁走來，我猜他準是這裡的土著。

「是的，」他回答我的問話：「老頭兒李潑萊爲了這輛曳引機生了不少氣，他的確對那製造商痛恨萬分。最近他謀得了公路建設廳委員的位子，因此他堅持，假使廳裡要買曳引機，決不再買蚯蚓牌了。」

「那末其他委員對這問題有什麼建議嗎？」我問道。

「老喬李潑萊是本地首富，十分有勢力。大多數委員都聽從他的，這次也難免，他們都不敢反對他的意見。」

「李潑萊先生住在那裡？」我問道。

「一直走，右手第一家。」

「謝謝。」我道。

等那青年走後，我考慮了一下目前的情勢。因爲我有一付靈活的腦筋，我立即明白你信中所謂小小的阻礙那件事。顯然你沒有知道李潑萊先生已經當了公路建設廳的委員，還有那輛美麗嬌小的曳引機，竟被他安置在衆目共睹的通衢大道旁。所以我說你真幸運，你選中了一個適當的人物，他是能克服一切推銷上的阻礙的。

我不再多事耽擱，決定找上門去聽聽他的怒吼。我沿

葉太繁茂，陽光就透不過了。」

「是了。」我道：「這些樹葉把事情弄得複雜起來了，讓我想我們該怎麼辦。」

起先我想提議把樹木砍掉，但是怕老頭兒不會答應。於是，忽然靈機一動，我想到一個好主意。

「你家裡還有別的鏡子嗎？」我問道。

「有的。」他道。

「好極，」我道：「快去拿來。」

他將信將疑地走進屋子，取出一塊大鏡子來。於是我叫他拿着這面鏡子走到大路上，站在猛烈的日光下，把陽光折射到我站着的井口處，於是我再利用另一塊鏡子把這一線陽光射入井裡。我的成就就是驚人的，井內立即明亮輝耀，我看到井底的水面上浮着一樣東西，好像是一頭死貓。於是我和李潑萊先生交換了一個位子。他承認這是數星期前失蹤的一頭花貓。他說他要叫幾個人來清理這口井。

「不！」我道：「對於井我是專家，我願意下去把那頭貓拿上來。」

（註：我要聲明，並不是我對這個有特別興趣，而且一頭貓已經掉入裡面。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向那老頭兒獻一點殷勤。）

我立即把吊桶放入井底，就脫掉上衣，手握繩索一節一節地攀援而下。我把腳踏在二邊井壁凸出的石塊上，將死貓撈起放入吊桶，於是高叫李潑萊先生把桶子拖上去。當他把吊桶往上拉的時候，我突然觸動了靈感，我想得到一個計策，可以延長我和李潑萊先生在一起的時間，而且還可以加強和他之間的感情。我照着靈感而行，我立即爬入井底的水裡，用腳踩着二面牆壁上的石塊，把整個身體除了頭露出水面之外，全部浸入冰冷的井水裡。換了別人對這樣冷的水一定要畏縮不入了，可是我亞歷山大包茲不會。當我全身被浸濕後，我就盡力裝出要被溺死一般的大聲呼救。李潑萊先生迅速地放下吊桶，於是我依着那些凸出的石塊，握着繩索爬上井口。

當我爬出井口後，我就勢滾在草地上輪着，喘息，咳嗽，噎氣，翻着白眼，裝出一付半死的神氣。李潑萊先生大為不安，他叫了二個幫工把我扶入莊屋，給我喫了一些非常美味的飲料，這使我全身溫暖舒服，於是我喝了三大大杯。李潑萊先生誠懇地請我在他的莊上過夜，我答應了。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提及曳引機，但在晚餐後，我不經意地用間接方法漸漸地談及目標了——却沒有露出我是蚯蚓牌曳引機推銷員的身份。李潑萊先生十分健談，他說一

傢伙他想賣給我們一輛蚯蚓牌，我們對他說決不考慮。

「我倒不知道這裡還有蚯蚓牌曳引機車廠的推銷員，」我道。

「這人，」李潑萊先生道：「是個承造商，他叫凱賽。他在隣那強生維爾做完了去污工程之後，要搬到奧利岡承接另一工程。他有一輛舊蚯蚓牌曳引機，願意低價售出。但是我對他說即使送給我也不要它。」

「那末你對你的那輛機車如何處置呢？」我問道：「就讓它暴露在路上嗎？」

「當然，」他道：「除非有人來向我買，但是至今沒有人來問過我。我花六千元買進的，但我願意一千元出讓，包括留在我倉庫裡的化油器和發電機。」

「我買！」我道。

「你意思說是你自己要嗎？」他道

「正是。」

「但是我不想害你。」

「我願意冒一下險。」

「它已經徹底的壞了，」他道：「我曾經請城裡好幾個機匠來看過，他們都說它不堪使用了。」

「不必替我擔心，」我道：「我非但對於井是一個專

年前他買過一輛曳引機，但用了不到二星期就壞了，他會責問過公司裡的辦事員，但是那辦事員說這完全是因為他自己的疏忽，沒有在機車中加滑油，所以公司裡不能無條件和也修理。這使他氣得發瘋，於是他把曳引機開到公路旁，寫了一塊告示。

「你真的把它用了二星期而沒有加滑油嗎？」我問道「我記不清了，」李潑萊先生道：「這也是很可能的可是那家曳引機車公司也不能就此推諉責任呀。機車是保用一年的，但不到二星期就壞了，所以我要他們替我免費修理。為什麼我不能忘記一點事情呢？任何人都要忘記一些小事情的。我知道我加了許多汽油和許多水，就只忘了加一點少量的滑油。先生，不是別的，那家蚯蚓牌曳引機車公司的人都是些騙子。」

「咳，」我道：「你確是遭了最不幸的一次經歷。」

「是呀，」李潑萊先生道：「最壞的是全郡的人對這件事都在笑我。可是我吃一次虧，却學得一次乖。我現在是公路建設廳的委員，我們正想購進一輛築路用的曳引機，你可以拿出你所有的錢來打賭，這次不會再是蚯蚓牌的了。別家廠裡的推銷員最近都準備在城裡表演他們的機車，我們將在他們之間挑一輛性能最佳的買下。這裡有一個

家，而且我還是一個道地的曳引機專家。我相信我能把它修復而且能賺上一筆。你說你願意一千元出售，你當然不會反悔的，是嗎？」

「當然。」

「好，」我道：「買賣成功了。」我立即掏我的威士洪城第一國家銀行的支票簿，簽了一張一千元期的票。

「我在支票上填的是六月十日期——一星期之後——」我道：「這樣我可以有時間湊齊一筆款子存入我的帳戶內，等支票兌現後，我才將曳引機拿走，你看這樣好嗎？」

「可以，」李潑萊先生道。

當我們繼續閒談一回之後，我就向他道了晚安。走入他給我準備好的臥室，於是我握筆作報告。

現在你可以從我所做的事情中體會到，你挑選我這樣的人才去執行如此困難的工作，真是一點都沒有錯。假使我直截地道出我是蚯蚓牌機車推銷員的話，老早就被擯出莊外去了，而現在我運用間接推銷法——感謝上天，我有着充沛的精力能忍受井水的凍冷，而把握住那頭貓兒落井的幸運的機會——已和老頭兒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他是一個公路建設廳的委員呀。再則，我買下這輛舊貨曳引機就是

我深謀熟慮後的第一個步驟，我將用我一貫的謹慎作風來完成這個計劃。

現在我得結束這份報告了，我需要多睡些，明天我就將採取正式的行動了。」

你忠誠的亞歷山大包茲

再及：當我查點支票存根時，我發現在第一國家銀行的存款只剩廿一元三角了，我自己是無法湊齊這筆資金的，所以請你立即通知出納，在我名下存進一千元。否則將使我目前所策劃的完全被破壞呢。

×

×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

地點：沙叉口，堪薩斯州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昨日我忙了一整天，從早到晚，而今天還是沒有一點空閒，直到現在我才能坐下寫報告。但當你讀完後，你就知道我一點沒有荒費時間。我已把事情辦得十分順當。

昨天清早，我對李潑萊先生說要去拿一點工具來修車子，大約隔日回來，於是他把化油器和發電機交給我。我

沙叉口的話，我就出價二千元。當他看到這筆交易再也無法做得更好，而且他原本已決定這個底價（根據紅髮小伙子的話），於是他接受了。

但是當我掏出支票簿來時，他變成更神經質了。

「我怎麼知道你的支票是可靠的呢？」

「噢！這你可以不必多慮。」我道：「歐士洪城內任何人都可以告訴你，我亞歷山大包茲每天要進出多少款項，何況這區二千元。」

「就算這樣，」他邊：「但是在這裡有什麼人認識你呢？」

「不，」我道：「我怕沒有人認識我，」我又道：「這張支票不日就可兌現，同時我只把機車開到沙叉口。你是個明理的人，你總該知道我不會帶着這樣大、十噸重的機車從這個州裡溜掉呀。」

「好吧，」他道：「我想不會錯。」

於是他接受支票，並出給我一張收據。

（註：因為凱賽先生已對我的支票發生懷疑，所以我不能要求他把日期開得後一點。因此請你千萬知照農友曳引機車公司的出納，立即在我的帳戶下存入二千元。請你令他立刻照辦，否則假使我的支票上蓋了「存款不足」而

放在自己的汽車上開向城裡去。我先把那化油機和發電機藏在公路旁隱僻的草叢裡，就後駕車到二十哩外的鄰郡，強生維爾，找到那個凱賽所駐在的營地。那帳幕中大部份工具都已裝箱待運。只有一個年青的紅髮小伙子留著看守，他告訴我凱賽到城裡去了，約摸一小時半回來。所以我就等他；但是我絕不讓自己空閒着，當我在等待的時候，我就和那紅髮小伙子愉快地聊天。我請他指點那一輛曳引機，發覺它和本潑萊先生的一輛是完全同一個型式的，並且使我高興的是它也經過了雨淋日晒，而使外形破舊不堪。那紅髮小伙子告訴我機件還很好的，他還試開了一下。於是我向他道謝，親切地拍拍他的背，給了他幾支雪茄，因此從他口中探出了一個消息，原來凱賽十分急於要出讓那輛曳引機。雖然他討價四千元，其實二千元也肯賣了。

沒有多久，凱賽先生駕駛着他的汽車回來了，他是一個有點神經質的傢伙。我不確為什麼那些承造商都有這種神經質似的神氣——他們老是看來頭腦裡事情忙亂不堪。

我立即向凱賽先生出價六百元購買他的曳引機。他對我大笑道，他至少要賣四千元。於是我們互相討價還價，我往上加點，他也跌了點，最後我對他說如果他願意附加一根現正縛在車上的巨索，再派一個人替我把曳引機開到

退還，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對於我和公司雙方都有損害。）

那紅頭髮小伙子把曳引機加足了汽油和水之後，就跟在我的汽車後面開往沙叉口，我故意開得很慢，中途停車，在一個小鎮上用午飯，這樣我們可以遲延到天黑後才抵達沙叉口。我在前面領路，選了一條圍城公路，以避去許多路人的注目，最後我叫他把我曳引機開入離李潑萊先生農場一哩遠的田野間停着。於是我再用自己的汽車送他回強生維爾，之後我再回沙叉口。

我的一家小館子裡用畢晚餐，挨到午夜，我駕車先到凱賽的曳引機停留的所在。於是我把它開到李潑萊先生放着他那輛破車的斷崖頂上。不費五分鐘功夫，我就把這個巨大的廣告除掉。我用鐵索縛住破車把它拉到小湖的岸邊，於是收起鐵索，利用凱賽的曳引機，將它輕一推，它就撲通地掉進湖底深處。做完這件工作後，我把凱賽先生的曳引機停在那輛破車的原處，再把那塊告示放在上面。於是我走回我停汽車的地方，駕車進城，找到一家旅館，這時已經上午二點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去訪問李潑萊先生，他正在觀察那口井，現在已經洗刷乾淨灌滿了新水。

「早安，包茲先生，」當我把車子開到農場，他招呼道：「有什麼事情嗎？」

「好消息，」我道：「我剛從內第的農場裡來，我內第說假使那輛曳引機能照我所希望的修復，他願意出價五千元收買。」

（註：我得聲明，這是吹牛，事實上我並無內第，即使有的話，也未見得肯出五千元買一輛曳引車呢。總之，我覺得要對付其他廠家的曳引機，必須決定戰畧，而後巧妙地運用。）

「假使你能把這破爛的廢鐵賣上五千元，」李潑萊先生道：「那末請進來吧。」

「很好，」我道：「我確知你是很守信用的，你也知道我買下這輛破車的確冒了很大風險，我隨時都有損失的可能，現在竟然修復了，而且很好，我想我是應該享受任何利益的。」

「聽來倒不錯，」李潑萊先生道：「但是我想你在騙你自己。城裡最好的汽車匠都來看過，說它已無可挽救了。」

「最好的汽車匠有時候沒有一個懂得曳引機，」我道：「而我是個曳引機專家。我今天早晨把化油器和發電

說它不能使用了。」

「這些機匠一定都想欺騙你，」我道：「他們的意思是說像這樣一個漂亮聰明的人，竟是一個笨拙的曳引機駕駛手！但是我從機車的本身看來，你是那裡最有本領的曳引機駕駛者。你把機車看管得很好。」

「你真的這樣想嗎，」他道。

「當然我這樣想，」我道：「你站着，讓我再兜幾個圈子看。」

李潑萊先生看了手錶。「但是我即將到城裡去看那些曳引機的表演，今天有三種不同牌子的機車，他們來表演搬泥和平地。」

「在什麼地方表演呢？」我道。

「噢，就在主要的街道上往返幾次。」

「聽着，」我道：「我並不想管閒事，但是我各類曳引機的專家，我可以教你一個方法來分辨出一種機車的性能最為優良。」

「用什麼方法呢？」他問道。

「任何機車都可以拖着平地器具在路上走，」我道：「但是，你實在需要的是，一輛用作修路的曳引機，它有時要行過泥濘的地區，像在天氣壞的時候。所以假使我是你的

機裝上，同時替老傢伙加滿了汽油，水和機油。我發覺缺少機油是它唯一送命的道理。現在我替它加足了新機油，它就像新的一樣好了。」

「加機油這很重要，」老頭兒道。

「假使你今天要耕種或做別的工作，」我提議道：「我們可以把它開來試試。」

「很好，」李潑萊先生道：「我正想耕公路那面的四十畝田。田裏已有八付犁具。如果你能把曳引機開來，可以把它們裝上。但是我懷疑那機車連三尺路都打不了。所以我現在只能把耕犁套在馬背上用。」

「我們一同去，」我道：「讓我試試看。」

我們走到曳引機停留的地方，我把那塊告示取下。於是使勁地搖了一下搖柄，馬達就轉動起來。我爬上駕駛座，盡可能的快把機車開往農場，李潑萊先生驚奇得目瞪口呆，老傢伙的臉色是我有生以來所看到的最好的一次。到了農地，我立刻把犁具套上機車，開始耕種，一個圈子兜完後，我把馬達停息。我愉快地聽着馬達的表音，他一句話都說不出，只是站在曳引機邊，張嘴閉嘴地作着可笑的舉動。

「我簡直不能置信。」他隔了一回道：「那些機匠都

話，我要挑一塊溼滑沼澤的地區，讓它們在那裡試驗。」

「倒是一個很好的意見，」他道：「城北正好有一片軟濕溼滑的沼澤地。」

「叫他們在那邊去表演，」我道：「同時我在這裡再替你耕一回兒。」

我重又把曳引機開動，李潑萊先生則坐上他的車子到城裡去了。我花了整個上午，在田中來回耕種，凱賽先生把機車保養得很好，所以使用時平穩迅速。泥土在機車後面整齊，翻轉了身。中午時我在李潑萊先生家中用膳，這是他替我準備好的，半小時後，我又坐上曳引機，直耕到下午五時半，四十畝田已全部完工。

六點右李潑萊先生從城裡回來，當他看到我用了他認為是一堆廢鐵的機車，僅只花一天功夫就耕畢了四十畝田，可憐的老紳士，他幾乎要暈倒了，我覺得他似乎有點痛心，於是我開始運用我的口才。

「這完全是運氣，李潑萊先生，」我道：「你是一個思想卓越的人物，換了別人，見我賺到這樣的利潤，他們一定要發瘋了。但是我知道你是一個君子人，有着很好的商業道德的。」

「是的，」他道：「當然我要做一個君子人。我要願

重商業道德，但同時我真希望我沒有把它賣掉呀。我甚至願意出加倍價錢從你那裡收回。」

「我也願意賣給你，李潑萊先生，」我道：「但是我真不知道我將如何回復我的內弟了。你知道的，我告訴他要五千元，而且，當然，你的為人實在太好，李潑萊先生，因此你不會要我失信于我的內弟吧。」

「我想你是對的，」李潑萊先生道，他懷喪地搖搖頭：「這件事簡直把我弄糊塗了，我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總要感謝的，」我道：「現在你該知道，你是一個善于鑑別曳引機的人，而且是一個優良的駕駛者。再說今天那些曳引機的表演情形怎麼樣了？」

「這些曳引機在城中表演了一場趣劇，」李潑萊先生道。

「它們能穿過沼澤嗎？」我問道

「它們都陷入泥裡了，」李潑萊先生道：「起初它們都不願試，後來我告訴他們，誰能穿過沼澤，就買誰家的機車。於是他們都開始了，因此所有三種牌子的曳引機都深深地陷入軟泥，看來要花一星期的功夫才能拖出。」

「你的話倒不錯，」老李潑萊道：「我相信我們可以幹得。」

「是呀，」我道。

之後，我們用畢晚餐李潑萊先生請我住在他那裡。於是我回到房間開始寫今天的報告。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切事情都非常順利，你交給我這件差使是一點沒有錯的。我運用間接推銷法，已使李潑萊先生入我的圈套。明天早晨我將答應賣回他的舊曳引機——這我在前文已經說明，實際上不是他的。明天下午我將到公路建設廳去，告訴他們我剛受任蚯蚓牌機車廠的經銷人，同時還要靠李潑萊先生的幫助，請他們購買一輛機車。

請你讓我知道，到底你有沒有把三千元存入我在第一家銀行帳戶內。

你忠誠的亞歷山大包茲

X

X

X

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〇年六月六日

地點：堪薩斯州，強生維爾監獄

拾穗

「那末你要購進那一種牌子的曳引機呢？」我問道。「我不知道，」李潑萊先生道：「我們明天要在公路建設廳開會，再決定處置辦法，但是我的意見是那一種都不願買。」

「我告訴你，你可以再表演一場趣劇，」我道：「而且還可以露一手給所有城裡的人看看。你知道他們都說你是一個笨拙的曳引機駕駛者。現在你有一個表演的機會了。」

「我怎麼做法呢？」

「在早晨，」我道：「我們二人坐了這輛舊的蚯蚓牌曳引機，由你駕駛着，我們到沼澤去把那三輛曳引機從泥中拖出來，我想，這樣的表演可以給他們知道，一個像你這樣優秀的駕駛員運用着一輛價真貨實的蚯蚓牌曳引機，是怎麼一回事。」

「你真的以為我們幹得了嗎？」

「當然我們能够，」我道：「這三種機車都是極平常的曳引機，當然他們都要像汽車一般陷在泥中轉動不得。但是蚯蚓牌的曳引機，有輪軌履帶，像戰時的坦克車，它可以在爛泥中行動如常。而且我很樂于你使用這曳引機，因為我答應要等支票兌現後再拿走它。」

推銷員：亞歷山大包茲

當你們看到報告上所寫明的地點，你們一定會猜疑的，在這個地方的工作，實在不如理想中那末有趣呀，但這不是我的過錯。我將聲言，當我從郵局中收到農友曳引機車公司的業務部經理吉博脫韓德孫先生所給我的那封冷酷無情的信件時，我是失望極啦。韓德孫先生說，公司裡所希望于推銷員的是賣出機車，而不是買進，同時他還拒絕將三千元存入我的銀行帳戶內。我想或許韓德孫先生很懂得管理一個業務部，但是他這一個措施將影響公司的銷路，並且把一個才幹卓越的推銷員陷于困境——這個你從報告上所寫的地點就可以知道。更其不幸的是正當發生在一切都已佈置就緒——我絞盡了腦汁，運用我所有的推銷經驗——在離光輝的成功不遠的時候。

當我想起今天早晨的光輝成就，而落得現在這樣的收場，我不禁要掉下淚來。早餐畢，我立即把那曳引機轉動，重新又稱贊了一番李潑萊先生，說他是一個熱誠的曳引機駕駛者，於是讓他坐上駕駛坐，我坐在他的旁邊，就這樣地開入城去。李潑萊先生——雖然可以說是該郡最陋的一個機匠——但是他對這簡單的駕駛倒也能操縱如意。

當我們安穩地抵達城北的沼澤地時，三家曳引機公司

的推銷員和機匠，都在忙得滿頭大汗地用鐵鎚，木塊設法把他們的機車掘出來，城裡的人圍攔了一大堆來看熱鬧。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驕傲的一張臉，當李潑萊先生駕着神奇的蚯蚓牌曳引機，平安地進入沼澤地，旁觀者全都稱揚不止。我在一旁指點他怎麼做法。所有那些公司的推銷員，見我們光臨時，都面露不悅之色，但是他們沒有理由拒絕我們善意的幫助呀！」

第一，我們把最近的那架巨大的培海茅斯牌曳引機拖動。我告訴李潑萊先生把我們的機車開到他前面，就後用一根鐵索牽着它。總於我們費了好大力氣，將它從泥洞中拖出，送上高地。於是再把其他二輛一一數出。

這時候，好像整個城裡的人都來看這偉大的表演了，當我們全部完工後，他們揚着手，揮着帽子，熱烈地歡呼着。老李潑萊激動得滿臉通紅。他站起來，感謝地向大眾彎腰鞠躬，等他坐下時，我又說了一遍，他是全美國最佳的駕駛者，而且還有很好的道德。

「是的，先生，」他對我道：「我想我已表演給你及大眾看過了，我是一個出色的駕駛手，現在我還要顯示你，我有十分高尚的商業道德。我願意買回這輛曳引機，十足付給你從別人處所得的價格，我願意付你五千元。」

在那筆交易成功之後，李潑萊先生開始察看他的曳引機了，我立即把他的支票轉入銀行，另外用我名字立了一個帳戶，將三千元存入。我感覺到，李潑萊先生的腦袋已從熱烈的情緒轉入冷靜，假使他想更改主意，則我已經將他支票兌現，他也無法可想了。

離開銀行後，我就到郵局，接到韓德孫先生的那封使我十分懊惱的信，信表示我在第一國家銀行內的存款已不足付清我給凱賽先生的二千元的支票。因為我是一個有經驗的生意人，所以我知道最聰明的辦法是先向凱賽先生連絡一下，以免誤會，就即我打長途電話到他的營地。不幸凱賽先生沒有在，而那個紅髮小伙子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因為我做事向來根牢果實，所以我請他轉告凱賽先生，等他返營後，我就來強生維爾看他。於是我回到銀行，請他們給我一張二千元的簽證支票，就僱車返李潑萊先生的莊子，在那裡我再乘自己的汽車到強生維爾。

因為我對於交易之道素來很顧重道德，我竭力避免給凱賽先生留下一個惡劣印象。假使他尚未將支票解入第一國家銀行的話，那末我可以用沙又口銀行的簽證支票交換那張的。如果他已經把支票存入，則我準備和強生維爾銀行的出納員商量，把這張簽證支票留給他，倘若我的退

「不，李潑萊先生，」我道：「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向你要求這樣多的錢。我已使自己在這機車上得到一筆利潤，但是我也有很好的德性，我要使你在這上面也得到一千元的利潤，我將用別的方法應付我的內弟，我願意以四千元代價賣給你。我知道你肯付五千元，但是我們是很好的朋友，我只要你四千元。」

這真的使老李潑萊先生大為感動。他接受了我慷慨的要求。熱烈地向我握手，他的眼睛裡真的已充滿了淚珠。我緊接着就請他下車到城裡的銀行去，他的耳中大概還響着大眾的歡呼聲。他微笑地簽了一張三千元的支票，同時他掏出我給他的那張一千元支票，正好他是帶在身邊。於是我也把買車收據還他，這是他以前給我的。這樣我們又再誠懇地握手道別。

（註：我願意指出——由於今晚上的不幸遭遇，從報告的地點上你可以看出——其實我的經濟狀況已經轉佳了。你將稱讚一個腦筋快的人——而且還是口才出衆的人——祇花一千元買進人家的曳引機，而賣回他時，他願意出四千元而以爲仍是他自己的機車，並且還使他認爲我已給他很大的恩惠。至于事實上，我是給於他恩惠了，我原可輕易地敲他五千元的。）

票下來，就用這一張遞補。

但是我的那許多很好意見一點都無用處。當我抵達凱賽的營地時，我碰到的不是凱賽先生，而是一個高大的紳士。天生一付難堪的臉色。等我道出我的名字後，他就把上衣的翻領扯開，露出一塊鐵質的星形徽章，上面寫着「刑警」。於是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大紙，說是拘捕證。

「我勸你安靜地跟我走吧，」他道：「我還要警告你，你要有其他舉動，對你更爲不利。」

「但是什麼理由，」我道：「你要拘捕一個像我那樣合法的公民呢？」

「拘捕證上寫着，」他道：「凱賽先生告你簽給二千元的空頭支票。」

「這完全是誤會，」我道：「帶我到凱賽先生處去，我可以當面解說，」

「凱賽先生，」他道：「在一個鐘點以前已到塔薩斯市去看他的律師了。他說明天早晨回來，那時候你可以和他在法庭上見面。」

「但是今天下午我一定要回沙又口，我有個很重要的約會，」我道：「我不能留在這裡等到明天。」

「噢，是的，你能夠，」他道。

於是我盡可能的和他辯論。我告訴他這是一個誤會。

我給他看我的簽證支票。我恐嚇他那種不正當的拘捕。我甚至還給他二支上品的雪茄——他也拿下了——我請他用紳士的態度來對付另一個紳士，讓我下午回去等明天再來。我和他談了好半天——我雖然是個口才出眾的人，但看來這位胸前別了星形徽章的人，簡直無動於中。最後他叫我用我自己的車，送他進城，於是他把我關進強生維爾監獄。

總算還好，我得讚美這個漂亮的牢獄。它看來很新呢。我住的那間房子所算用的鐵欄，是最上品的鋼條製成，其原料幾乎和蚯蚓牌曳引機用的相仿。正好我在口袋中帶着一把小的鋸形刀片，於是我花了半小時功夫來鋸一根鋼條，它竟沒有一絲損傷。因此他們就把我口袋裡所有的東西都搜去了。

我在這地方憂鬱地坐了整個下午，現在晚飯後，我從那位仁慈的典獄太處借得紙筆，寫完這份報告。我在這裡一切均安適，只是使我想起已經替公路建設廳講好，請他們買進一輛蚯蚓牌曳引機，而現在不能如約前去，實在萬分遺憾。今日下午開會沒有蚯蚓牌機車廠的推銷員在場，我想他們會採購另一家牌子的曳引機的。

是何等的欣慰，當他告訴我開會後的結果。

公路建設廳對這三家的曳引機都不感興趣。那時雖然沒有蚯蚓牌曳引機車廠的推銷員在座，但他們還是決定——這是李潑萊先生的意思——向農友曳引機車公司訂購二輛十噸重曳引機。他們的信，無疑的，一定可以和這份報告同時寄到你們的手邊。我將在今晚返城薩斯市。同時我要聲明，在這筆交易中因為我運用間接推銷法，我的名字並未印在訂貨單上寫明，而且這裡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歐士洪公司的推銷員，可是我仍該有權取得這筆交易的正當佣金。

回顧這三天來，我是何等地賣力和絞盡腦汁，才完成這樁美滿的買賣呀。

你赤誠的亞歷山大大包茲

再：我不知如何處置這額外的一千元，它還存在銀行中。假使歐士洪公司會把三千元作為我這次推銷的資本的話，我覺得還筆利潤應歸於公司的。但是公司始終沒有這樣做。經過長時期考慮後，我已決定把這筆錢納進自己腰包了。

你的亞歷山大大包茲

茲農友曳引機車公司
推銷員工作日報

日期：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

地點：塔薩斯州，沙又口

推銷員：亞歷山大大包茲

好了，我已經出獄。

今天早晨我遇到凱賽先生，我聽說他在數日前拿得我的支票後，就變得更神經質了，他是一位品格低劣、善於懷疑的小人，做事又非常下流。他沒有照正規辦法把我的支票送去，却先利用他自己的銀行，打電話到歐士洪城第一國家銀行去詢問我的存款情形。當那邊說我存款不足以付二千元時，他就要求出給拘捕證。可是無論如何，當我解釋這個誤會，並拿出簽證支票後，他總於恭而敬之的道歉，願意放棄控訴，假使他能確定這一張支票是好的。他即刻打電話給沙又口銀行，問得簽證支票不錯，於是他們把我釋放。

當我駕車返李潑萊先生莊子時，我不竟懷着鬼胎。但我看到這位老紳士笑臉相迎時，我就安下了心。而且我

最完備之被服廠

承包團體制服
軍警童軍用品
各種勳表階級
帽子一切零件



坤泰被服廠

台南市忠義路四〇號

電話五三三號



太太的秘密

漢

鄧克拉克乘火車回家去，現在他還不會把就任東部事務襄理的這件喜事告訴菲麗絲，他明知道不好——把這樣好的消息瞞着自己的太太——不過這似乎是一種方法，可以找出他要曉得的一些事情。

以前好幾回這樣子，當他放下報紙的時候總發現她望着他，而且每次都不曉得他心裡在轉些什麼念頭。他常常有相同的想法，她準是在想他把孩子們和她自己拖累得够受，一個工作幹了六年，從來沒有升過級，賺來的薪水剛好不夠他們的花費。也許他想錯了，她從未說過這種話。現在他望着窗外，想起她所說過喜歡和不喜歡的一切，那都是些簡單的願望，大半是家用的東西，不過對於她早很重要的。他沒有把這些東西給她會使她改變嗎？會減低他對他的敬愛嗎？他得弄弄清楚。

以在推開前門時說一句：「今天我弄到那職位了。」

這當然是自然的做法，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他就找不出他所要曉得的事情——假使他沒有得到這個位子會怎麼樣呢？假如他失敗了他怎樣去應付菲麗絲呢？他並不願意把事情藏在心裡，沒有，敢而騙她說失敗了，他只是等一等，什麼話也不說，看看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到站了，他跳上出差汽車，幾分鐘後他已經把鎖匙插進了鎖洞。菲麗絲正等着，她那柔細的棕髮向後梳着，還給繫上了一只紅蝴蝶。黑眼珠閃閃的。他在那件最好的黑衣服上面罩了一件乾乾的紗圍裙，口袋邊上還繡了花。事兒比他想像的還難辦呢，也得想法子做個差使，於是毫不經意地微笑了一下，又吻過了她。她擡起頭來，像是在詢問似的盯住他好一會兒，然後牽着他的手到他心愛的椅子上邊。

「坐下來，」她說，聲音裡面有一絲絲興奮。「我去拿點喝的來，今兒晚上我提早把孩子們打發上床去了。」

他含有問意地瞥了她一眼。這晚上她有點兩邊呢——新的黑衣服頭髮做得這般漂亮——而且，家裡有的話，他總是可喝點什麼的。她端了杯子來，倒好飲料。就倚着他坐在沙發上，快樂地跟他碰碰杯。

拾穗

一個車站溜過去了，他微笑着回想這次升級是怎麼回事。兩天以前，辦公室傳出了風聲，東部的襄理離開公司了，大家都傳說着他與查理格林姆之中的一位將去接手這個職位。那晚上他真能早一點回家，把這項頗有希望的謠言告訴菲麗絲，如果他能獲得這新職位真可算是升了不少級呢。他告訴她之後，她就用脖子繞住他的頸。吻吻他說，「哦，鄧尼，那不是太好了嗎？」

「真的，」他說，可是我現在還沒有拿到手呢，別忘了查理格林姆。」

不過，今天他贏了，查理格林姆沒有競爭到，鄧尼叫達麥斯脫遜的辦公室裡去，總經理在那兒張着手等他。

「我們派你做東部的襄理，鄧尼，」他說，如斯而已。現在呢，當火車吼着駛向他的車站時他這樣想。他可

他不曉得她對於這般重要的消息假裝不關心能維持多少時候，她早曉得今天是一天，一條路可以把他要的都給她的，另一條路可得使她還是那老樣子。

他們喝完了以後，她放下杯子來。

「晚飯好了，」她說，「我們進去吧？」

他跟着她走進餐室，吃驚地望到桌上，平細的白桌布上兩支大蠟燭。中間是一大盤新鮮的菊花和紅玫瑰，他們坐的地方整齊閃爍地生着最好的銀器。

「坐下來，」她說，仍舊是他先注意到的那般抑制住的興奮，「一會兒就來。」

他坐了下來，她匆匆的趕下廚房，幾分鐘以後端了一大盤洋芋燒牛肉來，然後又拿了蔬菜來，碗豆，葱泥，把它們放在桌上。

「你可以開始切肉了，」她說，「這一定會合你的胃口，我還有一樣東西，馬上就來。」

他拿起切肉的刀子和叉子，望着這漂亮的桌上沉吟了一些時候。很明顯的這是一個小宴會，慶祝他的成功，這樣說來難道差勁一點兒她就不答應嗎？

他開始把牛肉切片的時候，她得意洋洋的拿了一瓶香檳回到桌上來。

「上好的還水過。」她說。

他放下刀叉來，看看牌子，那正是他所喜歡喝的一種香檳——當他開始喝香檳的時候。

「現在。」她微笑着說，「告訴我今日發生了什麼事，那事兒怎麼啦？」

經她這一問他才釋重負，如果他不跟她說明白，這頓夜飯是沒有心思吃的，「我弄到手了，」他說，「看看這位新任的東部襄理。」

「哦，鄧尼，」她說着，吻了吻他的嘴唇。

她在小圍裙的口袋裡摸索了半響，然後掏出一張小小的白卡片，小心地靠置在酒瓶邊上。

「正式的賀詞。」她說。

他把身子向前俯讀着她寫的清楚的大字：「以我所有的愛情獻給——勝利者。菲麗絲。」

他的眼睛盯住在白卡片上面，是呵，他想，花冠和大菜是給勝利者的，換了別的樣子又怎樣呢？這問題始終潛伏在他的心頭。

「呵，我真傻，」菲麗絲說，「我把香檳杯子給忘記了，還在冰箱裡冰着呢。」

他望着她走向廚房裡去，看見她的手從圍裙裡挪到碗



盲腸和眼睛

子淵

老克勒蓋特，考萊琪

堡第一國家銀行總經理，

皺眉蹙額地隔著紅褐色辦

公桌，望着這位愁眉苦臉的青年人。他正弓腰曲背，

低聲下氣地請求着什麼，

而總經理卻始終繃緊臉面，毫無所動地厭視着他。二人一直僵持至夜幕下降，辦公室內朦朧不明還未告一段落。

「我所經營的是銀行，並不是什麼慈善機關！」他最後用拳頭拍着桌子，盛氣而言。

博克司屈洛頓抖地畏縮了一下。然後略一鎮靜，便又帶着戰慄的聲調說道：

「可是經理先生，」他抗議地說，「我所請求的，只不過是想請把這一張票據寬展期限。我有把握在三四年之內，便可以輕而易舉地償還全部債款。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現在付出來，那末我就勢必中途輟學，放棄我習醫的願望了。」

櫥裡的銀瓶上，那樣突然的動作，他簡直不懂她在幹什麼。當她走進那扇門去的當兒，他站了起來走到碗櫥旁邊去。他在瓶底裡找到了它——一張白色的卡片，和她放靠香檳瓶子的那張一樣大小。他讀着——可能出現的另外一段獻詞：「以我所有的愛情給——失敗者，下次運氣點。菲麗絲。」

譯自科里爾雜誌

在英國一位法官向垂頭喪氣的被告宣判道：「我現在將給你一種最厲害的處罰，我並不要你進入我們舒適的監獄裡去，我要開釋你，讓你得到自由，一天到晚在捐稅，貧困，配給，失業，政治，戰爭，戰前，戰後，高度的生活費中受磨折——跟我們其餘的人一樣。」

一位英國隊長檢查軍火貯藏室，看到地板上有一個未熄滅的煙蒂頭。他怒氣沖沖的轉過身來叱罵身後的警衛道：「這是你的嗎？」

「不，先生，」警衛回答，「不過你可以檢起來得到它。」

克勒蓋特在喉嚨裡發着刺耳的，含糊且粗嘎的猜々之聲。

「銀行裡並不負責照顧孩子和他們的夢想，」他咆哮着說，「這張票據既已到期，當然就得立刻清償，沒有什麼商量的餘地。你又不是身體殘廢，不能工作。」

機械地，像吃醉酒一般，博克司屈洛突然咬着牙齒摸出皮夾子，計數鈔票。等到結清賬款，他最後只剩十元錢了。多年來激勵着他不辭艱難，埋頭苦幹的希望，滿以為一旦醫科畢業，自己便可以掛牌行醫。這希望現在完全付諸泡影了。他已經頻臨經濟崩潰的邊緣了。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現在一旦輟學，再要博取這樣一個時機的希望是頗渺茫的。何況只有乘現在讀書，才是積極的，興奮的。

在修業期內，實在不允稍有耽擱，蹉跎時光。可是爲了經濟，他不得不急急地趕到學校裡去，立即應徵新近所空出來的「應用數字講師」的席位。

在銀幕上或是在小說裡，像克勒蓋特這種冷酷無情的

吸血鬼。總會在不久以後便遭到報復。不是黑手黨(註)找到了他，便是遇着一個兇惡的債務人毒害了他，再不然便是房主塌下來正好壓死他。可是克勒蓋特完全不然，他依舊平平安安地住在考萊琪塔，而且愈過愈富有了。像他這種精明的人，不富才是怪事。他會盡心地設法在每個人身上剝削一些東西下來，甚至從石西裡都要榨出一點油來；可是他已對任何人却始終是一毛不拔。因此他漸漸地頭有些斑白了，身體也一天胖似一天。而對他周圍的人們在經濟上的榨取，也愈來愈感興趣了。至於他自己却如身處金城湯池泰然處處，根本不會有一顧慮。

是，十五年以後，突然一陣惡性盲腸炎襲擊了他。那天早晨，他正坐在辦公室裡，筆錄一些函件，囑咐他的股東們，必須於四天後前來開會。因為銀行裡新近受人委託經管一大宗地產，除非所有股東都各自在合約上簽字，否則這件交易便會轉到別人手裡去。當然連帶地也就失去一沓豐厚的收入。那天下午他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並且咒罵着醫師，因為醫生沒有立刻替他治療。

「盲腸炎？真是活見鬼！」他銳聲地叫罵着，「決不可能！」

班柴醫生一聲不響地俯下身子，用靈敏的指頭在他腹

「噢，博克司屈洛，是你！」他親熱地招呼着。他似乎到現在才看清楚這是誰。

「啊，你自己？」博克司屈洛懷疑地說，他現在已經變得雍容華貴，紅光滿面。二隻眼睛裡都閃閃有神。

「你怎麼竟這樣垂頭喪氣，精神不振？」

於是在席間，班柴告訴他朋友關於他所遇到的進退維谷情況。和這位頑固而怪癖的克勒蓋特。

班柴最後總結而言，「我實在想罵他一聲畜生。」

博克司屈洛默思許久，用肘臂撐着桌子，扳着手指骨節作唧唧之聲。

「我——在覓求一個這類似的機會，」他最後慢吞吞地說。似乎遭遇一件棘手而難於決定的事情。一位高興聽我講一點學課方面的東西嗎？班柴？你聽了以後便能決定我所講的是否對你會有幫助。」

「如果你真能幫助我，那除非你是一個巫師(註)了。好吧，你就姑且講講看。」班柴說畢仰身靠着椅背，極度有忍耐地準備洗耳恭聽。

「你記得吧，」博克司屈洛開始着說，「我曾經修過二年醫學，但後來因故不得不中途放棄。這便是我現在突然想起這個主意的原因。」

部右下端摸索着。他看着從病人口內拔出來的溫度計直搖頭，他在病人的指端用小型的吸管抽了一些血便出去了。一小時以後，醫生回來了。克勒蓋特由他面部的表情上，便能猜度出他的診斷了。

「動手術！」他像一個被挨打的孩子般吼叫着。「我不要動手術！我寧願死！」

他似乎認錯，這是醫生的診斷錯誤說他害盲腸炎。而居然還要叫他動手術。

「喂，」他突然想到一個主意，因此頗有性似的說，「你明白嗎？我在三天之後要召開一次非常重要的股東會議，我不能因施行任何手術而缺席。聽着，你放理智些。如果能使我好端端地按時前去開會，我決定給你一千元錢。」

班柴聳聳肩膀。

「我現在要出去午餐，」他用對付一個淘氣的孩子般語調說。「你可以有二三個鐘點的時間，從長考慮一下。不過到那個時候，我擔心你怕連急救都有問題了。」

班柴醫生若有所思地折入大學飯店，四圍望望，正想找一張桌子坐下來用膳。他覺得肩頭被拍了一下。

「坐下來和我一起吃吧，」邀請這位未曾注意的朋友。

「我現在的頭銜——應用數學教授——的確並不是一個不務實際的虛名。我已經引了數學上許多奧妙的理論，應用於世上一般的現實，不日我就預備公開發表出來。」

「你大概聽到過關於『四度空間』(fourth Dimensions)這個名詞吧，許多人當你一提到這個名詞，便會發出『噢？』來。有的手指着你的衣袖，追問什麼是『四度空間』。其實我也並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更不要以為我發現了什麼是四度空間。不過除了純粹用數學的意義以外，我同樣亦不知道什麼是光，什麼是重力。可是實際上我們却每天離不了光和重力，是不？」

「同樣的，我雖然不知道什麼是四度空間，但我却學會了如何利用它的法則。亦許是我們可以用來對付你那克勒蓋特的措施。就因為我以前吃過這薄鬼的虧，現在他得全部以現金來抵償他的過失。你獲得你的一千元酬報，同時亦替我向他索取一千元錢——」

「現在，我們究竟怎樣利用四度空間來救他呢？為了解釋這點，我不得不先舉出一個現實存在的二個向度的平面作個例子。假定你和克勒蓋特，都是二度空間裡的人類彼此偏處於這頁紙張般的平面上。你可以在這張紙上朝着任何方向運動，但只是不能跳離開紙面。譬如克勒蓋特

立在這裡，你可以繞着他的周圍而走，但却不能飛越過他，正如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身體內外互易一般。

「如果你是一個二度空間裡的外科醫生，要替一個二度空間裡的病人割除盲腸，唯一的方法，是在他身體外面刺一個窟窿，再伸手進去把那「廢物」和它連帶的部份分開，拉出來便了事。全部的動作只限於這紙張的平面範圍以內。到這裡為止你清楚嗎？」

班柴點頭示意，並沒打岔。

「但是，假定現在有一個應用數學教授，替你安排好一切佈置，可以使你略微升起一點，剛好比這紙平面高過一點。於是你便無需再剖開他的身體，便能割除克勒蓋特的盲腸了。你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只是站在他的身體上面找到盲腸地位，再降低身體位置，或是把身體俯至原來的平面上，引手割除盲腸便得了。」

「他本人，因為受着二度空間的限制，看不見你在怎樣工作，甚或根本就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而等你重又降回原來的平面上時，手內拿着盲腸，立在克勒蓋特身旁，他就會覺得神鬼莫測，驚訝不已了。」

「好精闢的理論！」班柴醫生讚嘆着說。「但是可惜對眼前這種緊急的病況，毫無補益。克勒蓋特固然是一個

辦到你所要求的醫療方法，只要你安靜地在床上休息兩天，注意一下飲食，保險你可以準時前去開會。」

「那末就快些動手吧，」克勒蓋特呻吟着說。

「不過那人要求一千元錢酬報，並且堅持他的一千元錢和我的一筆都得事先預付。」班柴噙嘴着說。

克勒蓋特仰起身子。

「哼，你們醫生簡直是一羣強盜！」他大聲叫罵。繼之又呼號着躺下去了。盲腸炎對他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像急性盲腸炎般難熬而持久性的痛苦，真會逼着任何人答應任何苛刻的條件的。所以不久，克勒蓋特和一個護士便都在一輛救護車上，開着向學校裡跑，而班柴的口袋內當然也就多了二張支票。

博克司屈洛早已準備好一切。有六七樣簡單的外科用具，都已消毒過覆蓋着。他把克勒蓋特平躺在一張長方木桌上，招呼那護士坐在病人的頭旁，拿好一具哥羅仿的面罩，以便等病人呼號時，聽候命令使用。他又叫班柴洗洗手。在克勒蓋特旁邊，便停着那架「昇降機」。

那架機器裡面，並沒有什麼奧秘的地方。正和普通一些偉大的工程一樣，簡單異常。有三條交互架着的鉛桿，彼此互成直角位置，每一條桿上，都附有套筒和唧桿，

三度空間裡的老頭兒。即或我自己也並不例外。」

「慢來，」博克司屈洛並不注意他的打擾。「假定我已經製就一架『昇降機』，可以將你略微升起一點，正好使你到達這第四度空間的外緣，和其他三度空間彼此互成直角。那末你就能輕而易舉地把克勒蓋特的盲腸鉤掉，而並不用着使他腹部受到一點創傷，你以為怎樣？」

博克司屈洛說畢微笑着等候對方的反應。班柴頓時喜得手舞足蹈，由坐椅上跳了起來。

「哦，好極啦！你真有嗎？」他大聲地問。引得飯店內所有的人們都旋過頭來，對着他們瞧。

「走，我們去看！」

於是他們手拉手地一起走到博克司屈洛的實驗室裡。顯然班柴對他所看到的一切，認為非常滿意，因為五分鐘後，他便與沖沖地跑出門外，跳上一部出差汽車，開到克勒蓋特的家裡去了。

現在所為難的就在於怎樣開口，叫克勒蓋特預付二千元錢了。這似乎是一個不太合理的要求；但是他畢竟是一個聰明的心理學家，不但已經領悟了博克司屈洛的理論，而且還欽佩不已。

「我已替你找到一位專家，」他說，「他已擔保可以由這裡面所穿揮的所有肘節，都聚集在一起，用一只隨意接頭，各別聯結着，再在上面鋪上一張厚橡皮的墊襯。就此而已。」

「你意思叫我站到那東西上面，把我推昇到一處虛無飄渺的地方嗎——？」班柴恐懼地說。

「我並不堅持一定如此，」博克司屈洛微笑而答。

「謝謝你不堅持如此，」班柴高興地退往後面。「我想我還是擔任於必要時上麻藥的工作吧。」無疑地，班柴是在逃避責任，深怕擔負這一重大關係，因為病人的情況實在不太樂觀。

「很好！」博克司屈洛似乎十分滿意他眼前的各項措施。「我還知道怎樣割除盲腸，好在這是最基本的外科手術，並不是太專門的難題。」

克勒蓋特聽到這裡，立刻又提出強硬的抗議來。

「我決不要動手術！你們答應過我的——」；他雙手亂搖，並用腳跟在桌上亂敲。

「唔，我們答應過的，」博克司屈洛溫和地回答。「我們並不要割開你的肚皮，保險你事後在你自己的身上，找不到一絲擦傷的痕跡。」

於是克勒蓋特才無話可說。博克司屈洛擦過手，用一

塊消毒過的毛巾，裹住右手，以便操縱「昇降機」。他跨上橡皮墊子，只有一刹那功夫，班柴和護士都非常驚訝地聽到「嘎」一聲，人和機器便突然都消失無踪。「嘎」又是一聲，仍沒有看到他一點影子。他們倆的驚怖還未過去，克勒蓋特便沉重地呼號起來了。班柴醫生得開始替他上麻醉劑了。他緩慢地並且小心翼翼地敷上哥羅仿，而克勒蓋特却一面呻吟一面咒罵着，並且還自己拍擊着自己。

「好好安靜地躺着，你這笨驢！」這是博克司屈洛在大聲地喝阻着他，聲音方向剛巧在他們的身旁。這未免使他們有些毛髮悚然，面面相覷，因為他並沒有在那裡呀！漸漸地病人安靜下來了，呼吸亦較深長，醫生和護士二人如交卸千斤重負般輕鬆地呼出一口長氣。於是他們才想到剛才種種神奇的情形。突然又是一下「嘎」哈，博克司屈洛手裡托着一盤血跡未乾的外科用具，瞬息間已立在他們的旁邊了。

「瞧！」他高興非常地喊着，一面指着盤內一段盲腸。那已經腫得有姆指一般大小的盲腸，帶着紫醬色充血的痕痕，有一塊塊黑色的壞疽，和黃色斑斑的潰瘍。「班柴，你真是個不壞的診斷專家！」

「連我一副眼鏡的損失也一併算在裡面。你一定在什麼地方給摔碎了！真是冒失得豈有此理！」

班柴醫生很有禮貌地把他請了出去。

「下一次如果他要請一個醫生。」他自己平穩地說，「叫他自己去非洲去請好了。」

可是班柴醫生畢竟和其他許多醫德很好的名醫，並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還不到二個禮拜，克勒蓋特便又來請他來了，終於他又如他自己所說地一般「愚昧不堪」地，欣然而去。

這一次克勒蓋特並沒有躺在床上，只是坐在靠背椅裡摸索着便便大腹。

「記得你答應替我負責治療盲腸炎的呀！」他喘息着質問。

「哼，你還是承認你害過盲腸炎的啊？」醫生在自己心裡默思着說。於是他詢問克勒蓋特有什麼病徵，克勒蓋特也就和普通一般地告訴了他。

「我想這是『癒合』(Adhesions) (註)吧」，他輕蔑地說。

「癒合只是一些不懂醫學常識的普通人腦子裡的一個名詞，而對一個醫生而言，却只是表示那個醫生的懶惰，

「把它浸在蟻酸裡——讓他自己看看他已經病成什麼樣子了，」班柴提議着說。

「你已有憑證在手，可以向任何人去誇耀了，說明這是從這樣一個「人」的身體裡所取出來的寶貨。算了，把你的支票轉入你自己名下的存款裡去。什麼時候如果你高興，我可以讓你參觀一下人體裡面的模樣。只要瞬息功夫，每樣東西便都呈現在你眼前了。」

克勒蓋特到第二天便大有起色。他的痛苦完全消失了，再亦不覺得有昨天那般沉重而可怕的情況了。

他一覺醒來，便意會到似乎已經經過一次手術的創傷了，但是却遍體找不到有什麼痕痕。自問自答地思索了好半天，兀自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再下一天，他的燒亦退了，他感到一陣貪婪似的饑餓。第三天便僅僅乎只覺得有些疲乏而已。到第四天，他便駕着自備汽車，按時出席股東會議去了，依舊猜不平地，死也不肯相信自己曾害過什麼盲腸炎，口內不斷地咀咒着那兩個狠心的醫生，許去他兩千元錢。

「總得去遞張狀子，控告你一下子，非叫你賠償損失不可，問你下次還敢不敢這樣！」他狠狠地對着班柴咆哮着，竟至連診斷都不施行而已。」連班柴醫師那般的涵養都被激惱了。

他替他病人試了一下體溫，按過脈膊，輕輕地用手揪他的腹部肌肉，再刺一滴血液，計算一下白血球的數目。

「你的確有些病象，」他沉思着說，「可能就因為腹內那塊可以摸得出來的硬塊所致，但是並沒有一點發炎現象，而且肌肉也沒有變硬。覺得有厲害起來的趨勢嗎？」

「一天比一天厲害着！」他若有其事地呻吟着。「這是什麼病，醫生？」

班柴醫生不敢貿然就打趣地告訴他害着那巢癌，經過考慮後為小心起見，便對他說：

「在沒有用愛克司光透視以前，我不能十分肯定它是什麼。你能到我醫院裡去一次嗎？」

克勒蓋特一面囁嚅一面喘息着，終於跟着他到醫院裡，躺在愛克司光照相檯上。班柴先透視一下，於是又照了幾張相片。他在顯影室裡就擱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才滿面通紅地出來。

「嗯，什麼病？」克勒蓋特問。

「哦，只是一點無關緊要的小東西。走，和我一起上車，我們到博克司屈洛教授的實驗室去。一回兒以後，我

們就可以永遠解除你的痛苦，使你健康如恒了。」

「我決不再到那個江湖郎中那裡去了！」克勒蓋特吼叫着說。「你們醫生總是歡喜兜着圈子說話，不肯直截了當地坦白說出來。班柴醫生，你不能再這樣箝制着我！我需要知道確確實實的真情！」他搖着雙手對班柴說。

「啊，是真的呀！」班柴非常忤悞的說。「的確並沒有什麼，不過一時却急切無法改正過來——」

「該死！」克勒蓋特尖噉着說。「把那張愛克司光照片給我，否則我非把你這裡打得落花流水不可！」

班柴進去把那張還是濕漉漉的底片，夾在架子上拿出來。走到門口，克勒蓋特怒氣沖沖地也跟着他到那裡，才把底片接過來。當克勒蓋特拿着底片對着日光察看時，班柴便溜開了。在那底片裡，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到在腹部右下方，赫然有一副老式的夾鼻眼鏡！」

一股震盪而盛怒的感情，突然襲上克勒蓋特的心頭。在他衣服外面，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一起一伏急促的呼吸。他抖顫地氣鼓着。他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紫；他的牙床上下戰抖着；他的嘴巴一張一閉的開合着，雖然還聽不到有什麼聲音爆發出來。忽然他掉轉身軀，跨出門限，帶着那張潮濕的底片，大步而去。

我看看你的愛克司光照片。」

「啊，多麼有趣！」博克司屈洛在語氣裡充滿着滿腔熱誠，「這問題是，我想，他們究竟怎樣會弄到裡面去的？」他來回不斷地望望克勒蓋特的便便大腹，再看看愛克司光相片上面的眼鏡，他意思似乎認為「有這麼大一個空間，當然就毫無問題地足夠容納一副眼鏡般微小的東西了。」是你把它們放在裡面的嗎？你這流氓，你這無賴，你這強盜，你這卑鄙的賊坯！」那最後幾個字，罵得聲音既高又尖銳。

「足下真是身兼數職，一手包辦，」博克司屈洛鞠躬着說。「這真是一件『驚人的技藝』！我可以說，太使我引為驕傲了。」

「你並不否認，是嗎？」克勒蓋特突然語氣轉為婉轉，帶着酸味地勝利語調說。

「這使我頗有感動，」博克司屈洛調侃地說，「這是一件既難以證實，又不便否認的事情。」

「我已經替你算計好了一切，」克勒蓋特冷冷地說，正如他在十五年以前一般地態度嚴峻。「隨使你預備賠償我五萬元錢損失也好，或者願意去法庭解決也可以。」

「我高貴的紳士先生！」博克司屈洛毫不猶豫地對他

那個老頭兒確實是個精明的觀察家，否則他也不致於會賺着那麼大量的財富了。他下意識地一眼便已瞭然，博克司屈洛才是他所應找着與之理論的對象。

班柴立刻打電話告訴博克司屈洛一切經過詳細。

「多麼不幸！」博克司屈洛叫着，他語氣裡帶着一點懷疑的口吻，意思懷疑克勒蓋特或不致會那麼機警。

「他的確是到你那裡來了呀！」班柴警告着他。

「那末我會感到三生有幸，得能接待這樣一位出色的客人。」

這是班柴全部力量所能辦到的地步了。他自己正沉浸在驚慌和焦急的氣氛裡。

博克司屈洛可以聽到克特蓋特如打雷般的脚步声，急速地走到他的辦公室來。於是門戶突然「澎！」一下被踢開來了，一把椅子應聲而倒，跟着一架子圖表和一大箱充滿着模型的箱子，也隨即倒下，克特蓋特對他眼前這般魯莽的蹂躪，似乎也感到有些過分。這一下倒冷不防博克司屈洛竟會預先安排好有這樣一個場面的。

「你——你——」克勒蓋特仍是氣憤填膺地連話都不能說得連貫起來。

「糟糕，糟糕，」博克司屈洛溫和地慰藉着說，「讓

一鞠躬。『你或是任何一位在社會上有顯赫地位的大人先生，如肯屈尊賜教，小弟一概遵命奉陪，而且歡迎之至。』克勒蓋特至此倒反而不知如何措辭才好。

「我立刻去控你損害之罪！」他的說話猶如打樁機般的狠命一擊。

博克司屈洛微笑地恭送他出去。

這件要求賠償損失的訴訟案，居然在報章上用頭版地位，以顯明的標題詳細登載出來。一副眼鏡竟於施行手術時，遺留在一位病人的腹內，這是大眾久未聞悉的侮辱要人事件！所有的新聞報上都不厭其煩地搜羅一切內幕消息，詳細登載出來，甚至連十五年前如何逼債，因而斷送一位醫科學生的前程——等等，都在刊登之例；另外又舉出事實真相，說明割盲腸手術如何竟秘密地於晚上施行，而且還在一個根本沒有行醫執照的私人實驗室裡舉行，因為博克司屈洛的「博士」頭銜，只是於哲學方面，並不是醫學方面的。於是大眾哄然，一面密切注意着案情發展步驟，一面事無大小，只要稍與案情有關的，便都作為渲染轟傳的資料。

但是這樣亂糟糟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太久。立刻博克

司屈洛方面的辯護人向當局聲請詳細檢查原告所控事實。這件提議當即被採納了。那辯護人於是又秘密地以私人身份，引起主審人員的注意，原告身體周圍並無任何動過手術的標記，因此這很明顯地表示原告並未施行過什麼手術；既然沒有動過手術，那末根本就談不上會把眼鏡放在他腹內害他的事實了。所以主審官於舉行一次非正式的初步訊詢以後，便毅然拒受理此案。他說本案包含許多曠古未聞的希奇事情，不過因他太忙，亦太疲乏，他所受理的案子正堆積如山，簡直使他忙得頭暈腦漲；他最後認為本案在技術方面已告一段落，深以為快。

克勒蓋特不斷地覺得病況厲害起來。痛楚和那一塊硬塊的面積，都日有增加。再過二個禮拜，他便變得面黃肌瘦，憔悴不堪了。雖然他尚能勉強照常行動，但是因氣病交加，面容着實消瘦不少，而那無情的疼痛却還不肯赦免地折磨着他。他已失去了二十五磅的體重，自顧形容如鬼一般，遠非昔比。

一天，他忽然闖入博克司屈洛的辦公室，博克司屈洛立即遣退一個書記和二個助理學生，溫柔地招待着克勒蓋特。

「班柴說，無論如何你總能替我治癒它的，」他期期

我想起來了，你控告我損害罪時，曾經要求賠償五萬元錢，好吧，我們就把這筆數目算數吧。」

「五萬元錢！」克勒蓋特如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尖聲大叫。他確實是虛弱非常了。「那是荒天下之大謬！有干法紀的勒索！」

「這件事情，我並不堅持要做，」博克司屈洛冷冷地說。

「你們做好圈套，叫我來上當，」克勒蓋特哭泣着說，不過他的聲音輕微得簡直聽不出來。

「把這個去哭訴於法庭好了。再不然便去找一位外科醫生，請他開刀把眼鏡拿出來，這樣可以使你儉省許多。」

「開刀！」他又驚叫起來。「我死也不願開刀。」

他絕望地望着班柴，但是他並不能由他那裡獲得什麼援助的希望。

「這在我看起來，簡直是一個上個好的機會，」班柴說。「你既替社會上作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自己名譽又可響亮一下。而且我知道這筆款子並不致會對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影響。」

克勒蓋特起來，望着門口走去；突然却又呻吟着沉重

艾艾地說，「我已經決定聽你治療了。」

「你真操學我，」博克司屈洛故意地說。「我真應受寵若驚，感謝你的合愛。不過按諸事實，即使我已答應勉為其難，恐怕我未必就真有那般能耐。」

克勒蓋特坐着呆望着他有好一回兒，於是才廢然而起，一面呻吟一面咒着，蹣跚而去。

第二天，班柴醫師陪着克勒蓋特又到博克司屈洛的實驗室來。他不說一句話，就自顧舒服地躺在旁邊一張沙發裡去了。

「我相信班柴所說不假，你一定能夠治癒我的。你就乾脆把你那強盜價格開出來，說是多少錢吧？」

「這是攔路強盜的價格，一筆很大很大的數目，」博克司屈洛輕蔑地說。

「好吧，就姑且說出來試試吧，你——」說到這裡，克勒蓋特機警地自己停住不說下去了。

「我自己並不需要什麼，」博克司屈洛說，他突然又一本正經起來。「不過如果你一定要我把那副眼鏡拿出來，那末你現在就得捐出一筆款子，作為清寒學生救助基金用來借給一些發奮圖上進，而確然是家境清寒的習科學的學生，等他們畢業後，在社會上有自立能力時再行歸還。」

地倒回在坐椅裡了，他坐着喘息了一回。他所受的痛苦是身心兩方面的；最後，他伸手在口袋內摸出一支筆和一本支票簿。他一面繼續呻吟，一面開寫支票。過後就隨手把兩樣東西都丟在桌子上了。

「現在，該死的。快來替我醫治吧！」他垂頭喪氣地說。

他們把他擡到桌子上。

「班柴，你洗洗手。這一次該你來實習一下了。」博克司屈洛指揮着說。

因此，班柴跨上橡皮墊子，博克司屈洛一面在旁教導着他。

「每一次扳動這只開關上面的一個機鈕，這樣可以繼續使你上升一格，時時注意周圍的環境，一直到你昇達適宜的位置才止。」

第一下「啞」一聲，班柴便不見了，正如人們在電影中看到一個人突然隱去一般。克勒蓋特呻吟着，蠕動着，接着便安靜下來了。再一下「啞」，班柴便又出現了，他手裡拿着一副舊式的夾鼻眼鏡，潮濕而且蒙上一層灰色的液膜。把眼鏡拿給克勒蓋特，他一面握在手裡，一面低微地在囁咕着。

「你竟想得到那一種境界嗎？」班柴吸口氣說，「一個人置身於一只圓球中心，看着環繞在他周圍的所有腹部機關，那還只是和那種情況有些相似而已，而事實上尚並不盡如這般。在我頭上是那些盤繞着的小腸，我右面是盲腸和那副眼鏡；我左面是介於結腸和直腸之間的S狀彎曲。和附着於腸背的肌肉。而在我腳底的却是前腹壁的腹膜。不過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覺得非常頭暈；我不能在那種環境裡忍受更多一些時間，雖然我的本意却想在裡面盡量多欣賞一會——」

「但是你却並沒有真的在他腹內呢。」博克司屈洛校正他說。

班柴心有不甘地注視着他。

「但是我剛才告訴過你，我確是在他腹內呀。在我四周的還有他一切的五臟六腑，胃和橫隔膜在前面，膀胱在我後面——我的確在裡面呢。」

「是的，初看起來，確是如此，」博克司屈洛點首附和。這是你的頭腦在作祟，因爲你已經習慣於三度空間的環境，所以才會有那般感覺。可是你想，如果我在這張紙上畫一個圓圈，我當然毫無問題的可以看到圓內所有的點子，我能不能這樣？然而如果你是一個二度空間裡的人類

，那末我就很難對你說明，事實上你却並沒有真的到圓裡面去了。」

註：(一)

黑手黨(The Black Hand)美國無賴流氓所組織，專以復仇和嚇詐爲目的的秘密團體，其所發嚇詐函件上，多加以黑手標記，故名。

(二) 巫師(Medicine Man)北美洲土人中施行驅邪治病的法術者。

(三) 癒合(Adhesions)腹部或胸部諸處之體素，經開刀治癒後，所分泌之纖維素(Fibrin)，原該於收口時吸收掉，使創口可以自由結合。但因惡性或持久性發炎關係吸收不完全，纖維素經熱化後變成纖維結締組織(Fibrous Tissue)，結成塊狀或帶狀不容易吸收物質；又因其無彈性，故創口結合後，常因受牽制而生疼痛。

新竹煤礦局某君：

寄來 Time 週刊一本收到。謝謝。請將大名及詳細地址告知。當即寄奉酬金。

拾穗出版社啓

萍踪之戀

咪々

十五年來這位白髮龍鍾的老太太，每年一次，在車廂裡尋覓和回味她在五十年前偶然遭遇過的一次愛情，燭炬行將成灰了，但她的一生畢竟在這車廂裡有過一段極短促的燦爛照耀的時期。

這年頭在西班牙旅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巴塞

的車廂外面難看死了，就是頭等客車也不見得比別的強多少，這時車站上雖然是黑黝黝的，車上卻還沒有開燈。我上車的時候，這間車室裡還沒有別人，我便安頓下來準備在火車上受它十八個鐘頭的罪。

朗拉到馬德里白天的快車每星期只跑三趟，而且沿途所有的車站都要停一下。我打點好保留了一個黃魚位子，

先進這間車室來的兩個旅客是一對毋需形容的中年夫妻，在全地球的火車裡誰都碰得到的，男的一副不高興的，道學面孔，女的則是蘿蔔鼻子，矮矮胖胖的。那丈夫花了不少時間把行李放好在架子上面，然後夫妻們双双走出去站在車廊上，一邊朝月台上眺望，一邊攔住別的旅客不讓進來。

老早就去了站上，惟恐有人會出更高的價錢弄去。木頭

隨後來的是一個年青的男人和一個年青的女人，男人又肥又短，腦滿腸肥的生意經相，女的倒長得蠻苗條，就



是在那半明不暗的光線下也不見得看不出她是够漂亮的。她的黑頭髮像絲一般的墜在白哲的長臉上，可算得西班牙第一流可愛的婦人。她穿了一件黑外衣，前面又開着露出裡面白色的衣服，我真不懂幹嗎這樣一位顛倒衆生的美人兒會愛上一個又矮又胖的男人。

陽光透進了烟霧迷濛的車站裡，這時候很顯明的可以看出他們是一對情人，他們手拉手的坐着，眼睛互相盯着，那副如膠似漆的樣子對於一個不相干的人真是够刺激的。過了一會兒他們把頭靠在一起，在咕嚕些什麼，我對於這種場面常常感到心煩，不曉得咬耳朵說話的人是不是在給我品頭品腳，而我對於此道却正不十分放心呢。

離開車還有五分鐘光景，這車室裡來了一位老太太，坐在我對面最後的一個空位子上。她的臉是浮腫的，身上穿着走了樣的衣服，還戴了一頂破帽子，搖晃晃的蓋在白髮上面，再向前斜靠着她的前額。她給那紅帽子下了幾句非常準確的命令來安頓她的行李，又問火車什麼時候可以到馬德里。

「今天夜裡十一點鐘，」紅帽子說，「是說沒有意外發生的話。」

「這條鐵路總是有意外發生的，」老太太說着，然後恨得切骨，到終點却變成老朋友是件常有的事兒。可是在我們這一夥人裡面，像這樣的事似乎不大會發生。那對中年夫妻正在可憐地比較彼堡和凡偏西亞的雞蛋價錢，那位老太太則一直在跟別人搞麻煩，車廂裡跑進跑出，害得人家的脚要挪動地方。

我望着窗子外面，想把眼睛從女孩子身上移開來。此刻火車正在一片花花綠綠的平地上飛馳着，遠遠的山看來特別蒼老而孤獨，就像操勞過度的馬背似的。太陽把銀色的光射在樹葉上面，閃動得好像樹葉子都是濕的一般，一切都非常壯嚴，而且神聖，可我却沒有作慣常的欣賞，只爲了這個動人的黑髮女郎坐得這樣靠近我，却跟那個小傢伙調情弄愛。

我到餐車裡去午餐的當兒心境還非常壞。半路上我碰見那位老太太，她正在甬道上走上走下，朝每間車室裡張望着。我找了一張小桌子坐下，希望在那裡單獨地想一想，我從菜單上擷眼一看，可就看見老太太打門口走來。

我因爲不想要她做伴，所以假裝沒瞧見她。我從窗子裡眺望飛馳着的田野，還有些光禿禿的山，不過現在火車却正沿了一道河流奔馳，河岸的兩傍林木森森，陽光將樹葉的清冷的顏色映射在水面上，使河水泛着碧綠。

闔上了眼睛。

可真怪，火車到時候居然開了——準八點鐘，這當兒那對中年夫妻走進車廂裡坐下來，因爲再也不能站在走廊上擋住客人的進路了。他們沒有挽手，也沒有咬耳朵講話，在習慣上似乎他們只對雜貨商人的帳單發生興趣。

火車駛出了巴塞朗拉近郊，這時候年青的一對兒還拉着手。女郎在陽光裡看來比在車站的微黯中更爲可愛，她的嘴唇和眼睛裡有着卡斯提拉人和拉丁人相異的端莊，既是帶着那般發痴的柔情，盯住在她淘伴的厚嘴唇的小臉上時，她身上仍有着祖先的莊嚴的陰影，因而格外顯得高貴。

這女郎的美麗很使我感到喪氣，就我說來，也許是因爲我無法得親芳澤所致。我口袋裡倒有幾封介紹信，是給馬德里的西班牙人家的，不過，我猜想他們的小姐沒有一個比得上幾乎坐在我對面的白衣黑髮的小姐漂亮。爲了使我這番煩惱帶點男子氣，我開始怨恨拉她手的相貌平平的那小子，等會兒他們又來咬耳嚙咕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怨氣擴充到女郎身上去了，這樣高貴的西班牙小姐竟會屬於別人呢。

當然，在很長的火車旅程裡，同車的人開始時把別人我擡頭一看，發現老太太已經在我對面坐着，我也不給她來一個似會相識的微笑，因爲我從經驗裡曉得火車上的老太太們是多麼喜歡曉舌的。

她那頂怪帽子幹嗎不滑下來掉到湯裡去呢，我馬上便不去猜想了，火車幌動了一下，我的酒灑了出來，一道紅流直向老太太那邊衝了過去。

「對不起！」我用西班牙話說，又惱又難爲情地。

「那不是你的錯，」老太太意外地用英文說，「只能怪西班牙的寬軌鐵路。」她用餐巾把酒漬揩掉，我也礙手礙脚地幫着忙，不過老太太做起來自然比我麻利多了，「我想服務生是太忙了，寧可別麻煩他們換臺布吧。」

老太太的英文有點別扭，但是她的微笑卻沒有什麼顯得不自然，而且她的微笑使那多繃的老臉爲之舒展，看來是友善而和美的。

「我這個人真笨，」我說，「非常對不起啦。」

「我想我要改變對你的印象了，」老太太說，「起初我看見你對我們車室裡的那對情人大不高興，還以爲你這人是死心眼兒不通人情的，現在我有點相信你是出乎妒忌。一個人對於情侶們別想得太空刻，尤其是在火車上。」

「幹嗎特別在火車上呢？」

「我不曉得為什麼不該告訴你聽，」老太太想了一會子才說，假如我在瑪德里或是巴塞朗拉認識你，那我決不跟你談的。坐長途車子的同路人，如果日後不再碰頭的話，那麼他就像行懺悔禮的牧師一樣，你儘管對他談，用不着害怕以後他會怎樣考量你。」

「你說得很奇怪，」我說

「奇怪的只是人生的奧妙，是那樣的有耐性，不聲不響地，有時我還覺得有點倔強地，把一個年青漂亮的姑娘變成一個醜老太婆。」

「五十年前，我也是年青漂亮得不可一世，像我們車廂裡那個姑娘一樣，我想你是很難相信的吧。」

當老人家坦白地說到他們的年齡時，年青人總是很難堪的。

「一點兒也不呢，」我說，「有一種美是隨年齡增加的。」

「你想到了聖賢和哲學家，」老太太說，「我既非聖賢，也不是哲學家。我年輕的時候，照西班牙人的話說來，我的腦袋裡藏了只雀兒，所以如今我也不指望我的外表有多少高貴派頭。不過，那時我常常跟了父親母親從巴塞朗拉到馬德里去作這樣子的旅行，人家總都望着我，搭訕

斯汀時期的橫蠻兒，穿了一件白衣服，頭上款款然戴着一頂漂亮帽子的少女。『好吧，我在火車上旅行着，這也算談情說愛的一種，不過我的父母雖然有相當的銀行存款，我的未婚夫却沒有什麼材料跟我討論，在西班牙訂婚可算是給談情說愛用的，或者可以說是暴風雨前的沉寂，但是，我一坐下來望着未婚夫的時候，他的眼睛是那末愚蠢而空空洞洞的，我懷疑往後決不會有什麼暴風雨來臨。』

「你們一定拉着手的，」我大膽地說。

「在馬利亞·克利斯汀攝政王朝的時候，訂了婚的人還不准挽手，假如你被人家發現挽了手，他們就會把消防隊的人找來，婚約便得解除。更糟糕的是，我跟本不希望跟我的未婚夫挽手，雖然我倒不在乎跟我們車廂裡那個英國人拉拉手。他生了滿頭的秀髮，一双笑吟吟的藍眼睛，在我這一生裡，我再也沒有看到這樣漂亮的年青人。」

「再說，不久我就發現那個年輕的英國人也不顧一切的想跟我手拉着手，他在我的父母和未婚夫不看見的時候，給我飛來一個媚眼，有一回他甚至於對我露出眼睛，就像這個樣子，」老太太在那頂鬼帽子下面怪模怪樣的擠着眼睛，「我等到確定了爸媽和未婚夫都沒留心的當兒，也靈了靈眼睛回敬過去。如今想來我那樣子真是太不開通，

着跟我撩天。」

「有誰想到過潑點酒在你眼前的檯布上嗎？」我問道，「有人想到一點更好的辦法，」老太太笑完了之後說，「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一件事。當然，事情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還是在馬利亞·克利斯汀攝政的時候。」

我對於馬利亞·克利斯汀的攝政王朝在什麼時候可一點印象也沒有，不過我覺得這是極可相信的事。火車現在正沿着懸崖陡壁前進，我喝了一口烈性的西班牙酒，這就準備聽老太太說下去。

「我那時正同我的父母，還有我的未婚夫一起旅行，我的爸媽倒壯健老實，他們很疼愛我，所以我高興做他們的女兒。我的未婚夫也長得茁壯老實，人不怎麼漂亮，所以我不高興做他的未婚妻。那時候西班牙少年人的婚事都是父兄一手包辦的，得看進帳和門戶的，大體上說來，還不算是一個壞制度。」

「一個人談情說愛的時候總得有點什麼東西好談，」我說，「所以一種公共的興趣便成為必需的了。」

「但是，在婚姻本身上愛情是有很重的分量的，」老太太說到這裡笑了一笑，她笑得這樣的甜蜜，以致臉上所有的細紋都消夫掉了，我在冥想中看到她在馬利亞·克利

但是我太喜歡他了，怕以後碰不到這樣漂亮的年青男人哩。『我們車室裡一共有七個人，我爸媽，未婚夫，我自己，兩個做生意的人，還有那個漂亮的年青人，吃過飯以後，天氣變得非常悶熱，我的父母便睡了，不久商人們和我的未婚夫也睡着了。我的未婚夫睡熟了時候模樣兒竟有那樣醜，我斷定跟他結婚是不會快樂的。』

「我父親母親是面對面在角上坐着的，我在媽旁邊，未婚夫面對着我，漂亮年青的英國人則坐在我旁邊。我看見大家都睡了，就馬上轉頭向他望過去，看見他已經在望我，一方面還斯斯文文的笑着。然後他的手慢慢地向我的移過來，起初只摸到我的衣服上，想來年青人大概有點害羞吧。馬上我的手也開始摸到衣服上，我們的手慢慢地移近，一直到握住為止。這樣的接觸是多麼愉快呵，害得我喘了一口大氣，就在這時候我的未婚夫張開了他的眼睛。」

「我想我那時候一定在未婚夫看見之前把手抽回來，可是那個年青人狠命地在看着我，所以沒有覺察到我的未婚夫正在監視他。『你很熱嗎？』他嘗試着問西班牙話問我，但是他的西班牙文簡直錯得無以復加，竟用錯了一句成話，意思是問我熱情得很嗎，而我的未婚夫也竟聽到了。『老太太回想起來高興地笑着，『你可以想得到我未婚夫

的臉色，我想我沒有看見過別人更吃驚的樣子呢。」

「外國話常常有意外的毛病。」

「我起初也大吃一驚，因為他看起來是多麼文雅的年青人，至於我的未婚夫就不止吃驚了，他簡直氣得要死。他把我的爸媽叫醒，告訴他們說這個年青的英國人侮辱了我，他要找他決鬥。於是爸跟媽也插進來向他責罵，並且說等車子到沙拉高撒停車時去叫警察來。這樣吵鬧開的聲音把兩個商人叫醒了，他們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之後就去拉警報器，想把年青人立刻攔下車去。」

「幸虧我發覺這年青人對我說的是他肚子裡僅有的西班牙話，他是在巴塞朗拉被一個開玩笑的傢伙教會的，那傢伙跟他說在大太陽的時候，這是一句對付年青女人適當的話。我父親母親和商人毫不費事的就接受了這種解釋，我的未婚夫更是服貼，於是大家竟變成朋友了，大夥兒笑着，一邊把惹是非的『你熱不熱？』跟說錯的話的差別再三解釋給英國人聽。當然，那做起來可爲難極了，我們沒有一個懂英文的人。」

現在我們吃完飯了，我想老太太還沒有講到故事的末尾，便等她繼續下去，湊巧這時候我們車室那對年青的情人走進餐車裡，在我們隔壁的桌上坐了下來。

了紫色。

「我還沒有把故事的結尾告訴你，」老太太說，「把那兩句話不相同的意思給英國人解釋之後，我的父親母親還有那商人，我的未婚夫又都睡了，但是那英國青年沒有睡。我也沒有睡着，整個下午他一直含情脉脉地盯住我看，我猜我的眼睛也一定有點什麼情意流露出來，因為我覺得他是那麼好看。所以我不禁想到世俗是多麼不合道理，年青人有機會得到快樂都要加以禁止，除非他們的父母互相認識，否則就得有個什麼不相干的人偶然雙方都認得，把他們給介紹了一下。」

「我的未婚夫突然又張開眼睛來，我不曉得他是不是看到了我的臉上很難過的样子，不過他一定在猜我受了熱，『你熱不熱？』他問道，這句話當然沒有說錯。這英國人馬上向他衝過去，朝他臉上一拳頭，又渾身上下的揍他，我是給嚇呆了，好久好久才明白他發脾氣的誤會，他用英文對我的未婚夫叫着，可是我半句英文也不懂。」

「我的未婚夫不能算是好打手，所以英國人一會兒就把他打得稀糟，如果不是我的父母和車上別的人把他拖出來的話，他恐怕還要糟的。」

車外面，黑夜正在降臨着，雲彩是紅棕色的，看看好

老太太的眼眶裡慢慢的噙着眼淚，她用手絹擦掉，然後說道：「現在輪到我來發覺勤妒忌人家，不過我比你值得原諒，在你呢，總有哪天可以得到一個年青的女人，又漂亮又溫柔，可是在我呢，生命是過去了，現在再也不能回頭。我從前以爲老來就不在乎的，誰知道我現在還在乎得很呢。」

我雖然相信老太太的故事還沒有講穿，只爲了她的痛苦便不願意要她說，我們回到車室裡的時候，那對中年夫妻已經下車了，他們的位子給一位牧師和一位帶着小女孩在身邊的女人坐了去。火車每停一站，牧師先生就要看一看火車時間表，告訴我們車子誤了多少時間。

爲了幫我做母親的忙，我把那小女孩抱了過來放在膝蓋上，她告訴我她有六歲，還有她的名字叫做曼諾麗泰。我幻想她慢慢的長成一個姣好的女郎，然後又蛻變成一個老婦人，戴着頂過時的帽子，真不曉得她一生裡能有多少時候快樂，整個的下午老太太一直睡在角落裡，間或到走廊上去作神秘的散步。

太陽落山了，我回到餐車上去吃晚飯。這回老太太又坐在我對面，拿着菜單貼近她腫爛的臉。黃昏時一道道的金色光線柔和地射在田地上，山坡是紅紅的，慢慢地轉成像着了火一般。

「你呢？」我問道，「你沒有叫英國人別摸你的未婚夫嗎？」

老太太搖搖頭，「我恐怕那時候我實在是一個很壞的年青女人。完啦，這一回解釋可更難，我父親母親和別的人要去叫路警把年青人在下一站扣起來。我就說，不管我們怎樣解釋。這個年青人還是把那幾句話混在一起，因此在我的未婚夫問我是不是給熱壞了的時候，就以爲他在侮辱我。」

「那麼他真的把這幾句話攪混了嗎？」

「這就是我常常撫心自問的話了，」老太太說，眼睛狡猾地翻了一翻，「我所曉得的只是他站在那裡，再三的唸這兩句西班牙話，又傻頭傻腦的搖搖頭。最後，我的父親母親承認了這種解釋，也許一半是爲了他的熱心幫忙，把我的未婚夫扶到位子上去。」

「我的未婚夫給揍得這樣厲害，所以他坐也坐不直了，英國人當然得讓出位子來，我比父母年紀青，所以也讓出位子來，我們把未婚夫安排妥當以後，兩個人便雙雙走出來站在車廊上，因爲車室中間實在站得太不對勁。太陽落出了，就像現在這樣子，隨後天黑得我們互相看不清

臉。在馬利亞克利斯汀時間，西班牙的火車是很少有燈的。

「我曉得到馬德里沒有多少時候了，也曉得一到馬德里以後便再也到不了這個漂亮的英國人了，所以我又在咀咒社會風俗的愚蠢，害得西班牙的女孩子想跟喜歡的人結婚，甚至連見面都不可能。我們的手又握住了，『我愛你，』我在明白自己說了什麼話以前叫了一口氣。『我愛你，』是哦，我瑪麗亞·約瑟芬娜·卡美娜·曼特拉，跟一個陌生人說我愛上了他。」

「起初，我羞得要死，所以我很高興他似乎沒有聽懂，他的臉在暗地裡跟我的靠得很近。我曉得他沒有聽懂，否則他會吻我的，這才我的害羞變成了害怕，我需要他懂得，『我愛你』我又說，『懂得嗎，先生？我愛你，』」

綢緞再從她的臉上消失了一回，我又看到她以前一準是一黑頭髮，光亮的眼睛，穿上一身漂亮的衣服，這中間紅塵裡多少年都已經消逝了。我們又回到馬利亞·克利斯汀的攝政王朝，用扇子，披肩和高髻作為高貴悠閒的標識。『我雖然把這幾個字說了好幾遍，他可還是不懂，』老太太說，她的聲音和眼睛裡有點焦急，好像她是第一次經驗這樣不可靠的事情，然後她的眼睛骨碌骨碌的，整個

「那麼這算是一種愛情的巡禮了，」我說着，一邊想找出成語，「照耀回憶的燭光嗎？」

老太太點點頭，還悲愁地微笑着，「是那樣的，甚至比那還要優美一點的事情，」她說，「也算得一種希望，差不多十五年來我總是每年像今天這樣的旅行一次，請你別笑我。」

我明白了，不用再說什麼，事情的荒謬使我大為難過，這就是她在車廂上走來走去的緣故哩，而且一定是由於這樣強烈的願望，才使她學得那們好的英文。

你相信你還能夠認得出他嗎？」我問道。

「隨便哪兒，隨便在什麼時候，」她有把握地回答。

我們回到車廂裡的時候引擎拋錨了，微弱的電燈光是朦朧朦朧的，牧師先生坐在那兒計算到馬德里得誤多少點，情人們還躲在深邃的黑暗裡互相親暱着。我又把曼麗麗泰抱在膝上撫弄她的頭髮，可是我腦筋裡想的不是她的頭髮，我不懂幹嗎在英國的某一個老頭子沒有想着到西班牙的火車裡來，找那個可能是快樂的鬼精靈。

「我曉得你在想些什麼，」老太太在角落裡用英文說，「事情不單是情慾而已，還有愛情在裡面呢。」

燈光立刻熄滅了，我們在黑暗裡坐着，等古達拉加拉派來的車頭送我們去馬德里，這當兒，我覺得車室裡充滿了穿舊式衣裳人的耳語。

的臉上帶着笑容的光輝。「我這才做下一件怕人的事情，我說出他似乎懂得的西班牙話來，就是他的朋友開玩笑教他說的幾個字，我說，『我是熱情的。』也不管他是否把意思弄糊塗了，我飛進他的懷抱裡，吻上了他的嘴唇，我想在西班牙做這種事，我該算得第一個年青的女人了。」

我沒有笑，連微笑都沒有，老太太所說的是那麼真切。她的帽子也不再難看了，那只是生命給我們大家的一個象徵，隨後她又吸泣着，這回真是哭得悲痛絕頂，很久很久才能開口說話。

「我不曉得他倒底有沒有弄清楚這一天的事，我們剛剛分開來，我的父親就出來叫我回車室裡去，」老太太說。我們到馬德里之後，從此便沒有再看到這年青的英國人了。過了三個月，我就跟未婚夫結了婚。」

「你同他在一起快樂嗎？」

「不愛丈夫的太太們可能底快樂，不過我真是不幸，我的丈夫現在已經死了廿多年了，願上帝讓他的靈魂安息吧。」她靜默了一會兒又接着說：「你也許奇怪我為什麼要把這個告訴你，那是因為我希望你對情人們別再皺眉毛了。他們的愛情是容易粉碎的，多少事情會闖進來打破它，就像五十年前的今天所發生的那樣。」

茂林行

MOWLIN ENGINEERING & TRADING CORPORATION

台北市襄陽路十號一電話 6221
建設廳專營進出口登記：650 號
台北市進出口業同業公會：248 號

總經理：

美國 U.S. RUBBER 廠 U.S. ROYAL 汽車
輪胎及各種橡膠製品

美國共和化學工廠 REPUBLIC CHEMICAL CORP.

丹麥博文造船及柴油機器公司

BURMEISTER & WAIN A/S COPENHAGEN:
SHIPBUILDERS & MANUFACTURERS OF DIESEL
ENGINES

日本三共製藥廠 SANKYO, LTD. - TOKYO

鉀，鉍及磷質肥料

出口：茶葉，香茅油，樟腦等本省土產

選辦各種紙張·油·墨·印刷機械
材料·其他各種進出口業務

信昌進出口行

本行原名「信昌紙行」爰於
建設廳通令整理進出口業
後本行為擴展進口業務配
合舉辦各種印刷機械印刷
材料以應業界需求起見特
將名稱改為信昌進出口行

臺北市舊綏街一六〇巷三號
電話：三三五四·四七九〇



傘兵魂

原著 原節
Ross S Carter
敢 公 譯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作者羅斯·卡脫在五〇
四傘兵隊中三百四十天的作戰生涯，在這裡有栩栩
如生的描寫。這些背負着降落傘的勇士們，用他們的
生命和血汗所寫成的這一頁歷史，確是值得被推
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敘述戰爭生活的偉大名著。

我們刻苦訓練所等待的一天終於來到了，
昨天晚上的這個時候，曾有一隊傘兵（第五〇
五傘兵隊），在西西里上空降落參戰，謠言傳
來，他們已被敵人消滅，半數的傘兵在跳傘時
被殺死，或是死在飛機上，現在，我們的隊伍
！第五〇四傘兵隊，準備去增援他們。

我們爬上卡車，穿過遍地仙人掌的非洲沙
漠，到達航空站，機場上躍伏着數百架瀾翼的
C-47運輸機，使我們膽戰心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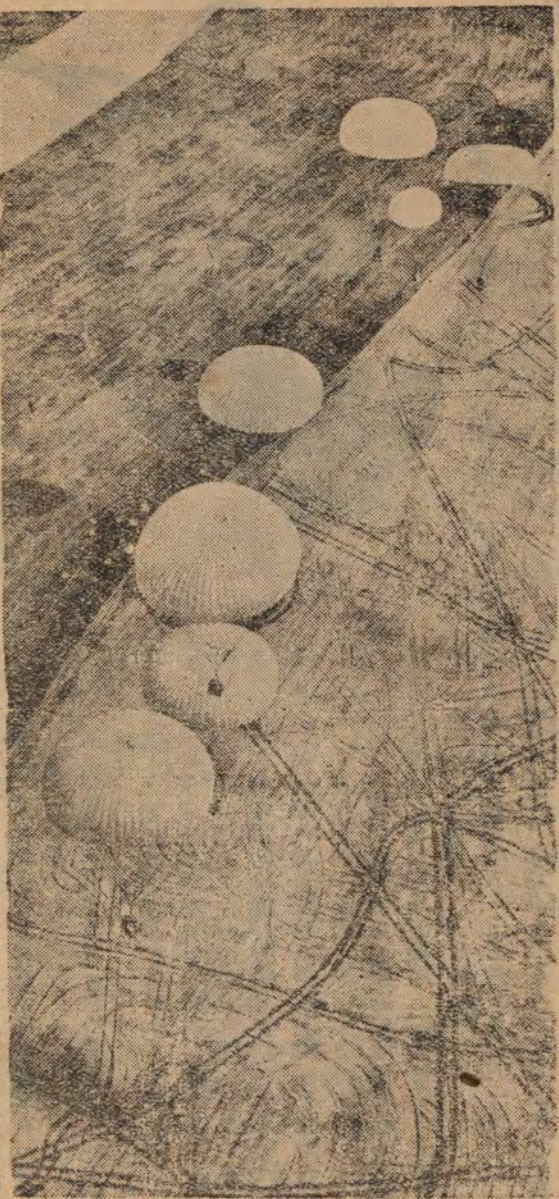
成語，「被判決死刑的人，吃着最後豐盛的一餐。」

孤獨的狼凱塞，以前是一個牧羊騎士及槍手，磨着他
那十一寸長的刺刀·布克里，身材巨大的技術軍曹，他總
是盡量設法為他的弟兄們謀得舒適，安全和效率，他是
男人之中的男人，而且是女人們夢寐中的人物，——細心的

每個人在堆放降落傘的地方，挑選兩只降落傘，仔細
檢查着，我們需要它在黑夜下降時，能够如願的打開，
在當時，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們極難估計德軍的實力，
我們再最後一次檢查我們的槍械，之後，我們去進食，包
括火雞，調味品及冰結凍，帶着諷刺的意味，我記起一句

措拭着他的衝鋒槍。阿剌伯，——他來自多山的鄉間，但是在非洲，我們贈給他這樣一個綽號，是因為佩服他有如竊盜一般的奇才，他有額外的毛毯，蚊帳，以及其他沙漠

地帶特有的奢侈品——在他閃光的來福槍上，磨擦去幻想的沙痕。大羅吉爾，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以前得過金手套錦標(Golden Gloves Champion)，在讀着他袖珍本聖經



中的一章。馬士特，特麥特——自命為我們中間的古怪的流浪人——睡在飛機潤翼的陰影下，忘却了一切煩惱。

馮克司田微笑着，詢問附近是否將有喪禮舉行，因為

了傘兵隊。

在成行的機身之間，我們開始全身披掛，器械碰衝着發出尖銳的聲響，套上主降落傘，紮牢腿帶，束緊胸帶，平衡索穩垂在背後，固定索套緊器準備齊全，於是套上備用傘，縛好兩只套鈎，來福鎗插入槍套內，手榴彈藏在口袋裡，子彈帶圍繞在胸部，救生圈繞在頸項上，防毒面罩掛在身側，雜物袋掛在身體另一側，裡面包括有口糧，地圖，以及全套取水器具。

「爬上飛機，準備跳傘，在10:43 P.M.綠燈亮時向下跳，現在坐好，飛機起飛後，可以抽煙，」

引擎的吼聲，使我們的思想麻木，螺旋槳激起塵灰蔽天，我們踏上去西西里的征途——無限的沙漠在機身的小窗外狂湧着。

我們的空中列車，好似一大群喬遷的天鵝，一架一架的騰空盤旋，機群排列成「V」字隊形，組成一枝漫長的空中艦隊。

當我遙望着日落時，我想起這一首歌，「我不願看到傍晚的落日」，人們開始撕開香煙盒，發出沙沙的聲音。突然，馬爾他(Malta)在這處出現了一經過二千二百次的轟炸，現在仍在激戰着——熟識的亮光一閃，一架飛機

射出一串信號彈，於是一切重歸黑暗。

一點鐘後，一盞小紅燈在機門處發出紅光，脫蘭中尉，跳傘指導官，粗聲叫喊着：「站起來，套好套鈎！」在全身作戰配備的重負之下，我們踉蹌地站起來，把固定索套緊器套在機艙內的鐵繩上。

粗壯的聲音又喊了起來：「檢查器械！」每個人檢查自己的和身前弟兄們的降落傘，「一切準備齊全！脫蘭那勇敢的，令人永遠忘記不了的聲音吼叫着：「綠燈亮的時候我們開始下跳，當我發出命令時，你們要迅速的向下跳！」

我們靜立等待，心臟衝擊着，神經硬得像鋼鐵，心裡充滿痛苦的思想，突然，我看到下面海岸上有一隻船，我全身感到一陣兄弟之愛的溫暖，我們的人在下面幫助我們抵抗敵人，突然，赤紅尖長的火鍊，在我們飛機周圍上下的天空裡刺戳着，不論是友軍還是敵人，我們是被攻擊着了。

我渴望在我們的飛機變成一只燃燒着的棺材以前，自己跳到空中去，我全神注意着綠燈，當我看到綠燈亮了，脫蘭頭一個跳出去，我也隨後跳下，感到緊張，呼吸停止，混身出汗，直到降落傘張開，使我飄浮在天公裡。

滿盈的月亮，好像和我在同一高度，愉快地微笑着，兩串紅色探準彈穿腿而過，嘶嘶的砲彈，在我四周爆炸着，在月光下激起小股濃烟，數架我們的飛機，由空中向下衝跌，像一只燃燒的十字架，還有幾架飛機，突然靜止不動，好像中彈的飛鳥，身體折疊着倒衝下來，另外還有幾架飛機，機身中彈而爆炸，變為無數碎片。

從備用傘上望過去，我看到許多植物，幾秒鐘後，降落在—座葡萄園裡，爲了防備德國步兵隨時隨地攫獲我們，我揀好來福鎗，十五碼距離處的高石牆上，有兩串赤紅色的探準彈朝天發射。

這景象使我感到新奇，我從未料到會看見這紅色的探準彈，因爲德國人總是用銀色的探準彈；手裡握着一只手榴彈，我潛行到石牆處，這時他們停止射擊，我聽見他們在說：「弟兄們，我們給了這些納粹私生子們一陣痛快的猛擊。」我才明白原來是我們的人在攻擊我們，我幾乎殺死一些我們的兵士，他們會殺死我們中間好些人。

我們部隊的大部分人均集合在一起，但還有一部分人降落在德兵陣線後方，這晚上，幾乎有一整分隊的人不見了，踪跡杳然。

敵人捉到了兩個身掛降落傘剛落地的美國傘兵，把他括鬚鬚，許多年輕的姑娘們爲了幾枝香煙或是一塊巧克力糖而和我們戀愛，我們捉到許多意大利俘虜，簡直沒有足夠的食糧喂飽他們。

但所有的意大利人都是不友誼的；一個美國傘兵，會說流利的意大利語，當他們廿人一分隊前進探索敵情時，他被派擔任斥候，被意大利前哨俘獲，其中有七個意大利軍官和一個德國人，一個意大利軍官用英語問他，他以意大利語回答，「奸細！」軍官叫起來，抽出自動手槍向這美國兵發射，他倒在地下，咒罵着，仍未失去知覺，他繼續用意大利語咒罵這軍官，憤怒的法西斯軍官從美國兵腰帶上取下一枚手榴彈，拋在他平伏的股際，將他的肚腹炸破在地上。

後來這廿個傘兵來到，把鐵鏈交給這些軍官，命他們挖掘一排八個墳坑，各人立在坑前，排成一行，將他們一射死。

九月十三日，我們齊赴航空站，那裡充滿緊張氣象，這很明顯一定有什麼地方出了毛病。

脫蘭中尉宣稱我們要在撒列諾(Salerno)降落，援助馬克·克拉克將軍的部隊，他們會艱苦的和敵人作戰，當我們的飛機，到達灘頭陣地上空時，那裡燃起一堆篝火，

們綁在樹上，澆上汽油，讓他們燃燒得像兩隻火炬，這兩具燒焦的屍體，象徵着我們必須贏得勝利的沉痛，野蠻的一股力量。

我們永遠忘不了他們。

次日夜晚直到清晨四時，我們向維多利亞(Victoria)挺進，我們沒有車輛裝載我們的重武器—機關槍，白砲，以及彈藥—普通正規步兵師團所有的一切配備，祇得背負重載，蹣跚地步行前進，大羅吉爾，雖已被他的來福鎗，手榴彈以及兩箱機關鎗子彈壓彎了腰，但堅強的仍能再負起一挺機關鎗的重擔。

我們停止行軍，佈好崗位，進入葡萄園裡，天亮時起身，凱塞撫摸着下頰，揩去血跡，咒罵着，發現身傍有一塊頭顱大的血污的石塊，一個微笑的哨兵告訴他，在他睡覺的牆的那一邊，納粹飛機拋下一枚炸彈，震起一塊石頭，擊中凱塞，使他睡得更熟些，除了哨兵，沒有人聽見炸彈或飛機的聲音。

當我們沿地中海前進時，偶然遇到一架敵機，向我們俯衝攻擊，但僅受到輕微的損失，我以前從不知道戰爭是如此的美好，興高彩烈的群眾在城內歡迎我們，當我們止步時，農民送來食物和飲料，理髮師爲了一枝香煙替我們指示我們下跳的目標。

又一次恐懼緊張的感覺籠罩着我們，我們想起在西西里降落時，海軍和陸軍把我們攻擊得體無完膚，我們懷疑是否再會發生相同的情形。

我們的隊伍，第二次偉大的冒險開始了。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四日清晨三時，我們在十分平靜的情形下降落，但我們不知道降落在這灘頭陣地上的什麼地位，突然，耀眼的亮光，照亮這數哩周圍的地方，敵人的砲彈，擊中一艘自由輪(Liberty Ship)註11，船上載着八萬介侖的汽油。

兩天以後，我們得悉我們第一營的任務，是攻佔一座名叫「424」山頭的地方，這地方是敵人觀測所的主要據點，卅六師會三度佔領該地，但旋又失去，損失慘重。

中午時，我們開始急行軍，烈日照耀着，直到我們的胸部欲裂，全身水份很快被蒸乾，喉管乾燥如焚，當我們到達山脚時，黑暗降臨，砲彈在四周尖叫着，脫蘭中尉，阿刺伯和我伏在葡萄園中的一條小溝裡，四枚砲彈成排，在我們面前數碼處爆炸，每次爆炸，將泥土和石塊傾覆在我們身上，直到此刻，我從未體驗到真實的恐怖。

拂曉以前，前哨到達「424」山頭的山頂，與敵人接觸

我們迅速勇敢地開始行動，全營弟兄狂湧上山頂，在敵人驚覺以前，將其驅下山頭，卅六師弟兄們的屍體，散臥在山頭各處，我們看到這無數的屍體，使我們得到一種恐怖的經驗，大多數的屍體被酷熱灼成紫黑色，一個少尉巨大的屍體，雙臂突出，全身腫脹破裂，敵人扔去了他的武器。

當我們挖掘着狐洞時，阿刺伯，這時他無法閱讀他心愛的書——荷馬名著伊里亞特和奧特賽（註二）說道：「我親眼看見馬士特，特麥特被恐怖逼着，學會了掘狐洞的技術，在布萊革堡，我曾看見他拋下鐵鎚哭泣着，——他無法使他的小伍長滿意，現在，馬士特能够掘得比貓鼠更快了。」

馬士特盡量做出笑容，「在那時，我僅是一隻假裝的白蟻，在假想的戰爭裡掘着不需要的洞穴，現在，我是一個真正的白蟻，在真實的戰爭裡，我能掘一個真正的狐洞。」

馬士特，是一個流浪了十五年的流浪人，直到奉召入伍，是一個充滿幻想，感情衝動的個人主義者，對於他，軍官和下士們的專橫，是一種難以解釋的侮辱，在他一生裡，從未遵守過他人的命令，或許他是在逃避軍隊裡殘酷的現實，他把這一切比做可笑地裝着玩。有一天，他宣稱他是一個白蟻，（他的名字叫 Master Termite, Termite）

二次反攻，弟兄們仍將敵人如松鼠般的擊得四處逃散，史賴德，一個德籍美國兵，他那双生的兄弟在非洲被殺死，他深信他自已死在戰場上如果遇到够多的敵人，他一定能找到殺死他兄弟的兇手。當他看見敵人的機槍小組向前移動，準備發射時，他殺死敵人的軍曹，用德語向殘餘的敵人發出命令：「你們這些啞私生子，向右走！」他們以為他是自己人，所以遵守他的命令，（在戰爭的緊張下，人們極易聽從那些自以為是的人所發的命令。）史賴德於是射死了其中的三個人，於是又憤怒的發出命令：「狗娘養的，我叫你們向左走！」他們就改向左走，他又射死了兩個敵人，其餘的人鼠竄而逃。

敵人又舉行三次反攻，但仍被擊退，但我們的彈藥現在已剩下很少，幸運的，一個炮兵觀測員發現敵人在準備第四次反攻，於是用電話通知他們十二號 UHans 山炮，向敵人陣地裡，送去一六〇發砲彈，粉碎了敵人的進攻。

[424] 山頭肉搏爭奪戰至此結束，全營弟兄死亡廿一人，受傷多人，大多數人被 88mm 炮彈片擊傷，但敵人傷亡，八倍於我們，數月以後，我們在德國作戰時，捉到一個俘虜，他曾參加此次戰役，我們難以相信他的供辭——他說，當日會死傷五百人之多，是潘沙（Panzer）的三個師

又作白蟻解，故有此諧語。）全體白蟻之主，毫無疑問，他是食木者之王，區區小伍長的賤職，如何及得上他皇室的尊嚴！

震耳欲聾的炮火，轟碎了我們的回憶，我們緊伏在洞底，一個軍曹，在一陣炮火轟擊以前，輕蔑地望着我們的洞穴說道：「一個人躲在樹後，和伏在鼯鼠洞裡同樣的安全。」他伏在一株多節的橄欖樹後，一陣猛烈的爆炸以後，這軍曹躺在樹下，他的脚由膝蓋處截斷，救護隊把他擡到山下，這個人後來還活着，政府爲他裝了一隻軟木脚。

敵人開始反攻，我們的來福槍手和衝鋒槍手擔任狙擊，槍手們臥在洞內，安靜的射擊，敵人的一挺機關鎗響了起來，於是我們沉着的向它發射，使它啞靜下來，我們隊伍中的射手，是全軍中最優秀的，大約卅分鐘左右，敵人攻勢崩潰了。

敵人的救護隊，毫無畏懼地在戰場裡對受傷的兵士加以急救，我們的救護隊也幫助救治一些受傷的德國兵，雙方救護隊比肩工作着，好像休戰了一樣，在諾曼第作戰過的兵士，對此點可能懷疑，在意大利，將士們依照日內瓦協定作戰，雙方屠殺大批戰俘的事實很少發生，直到諾曼第戰役開始。

團裡，最精銳的部隊。

感恩節後沒有幾天，我們又被通知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們擠上卡車，在雨中行駛着——我們出發時，總是碰到天雨——炮火日夜不停，人們已變得耳聾，隨時提空入睡，那兒有很多坦克車，遠望過去，好像比什麼東西都來得巨大。

我們距離凡那佛羅（Venafro）約有二哩之遙，第五軍的弟兄們，幾乎已攻上山頂，山嶺上寸草不生，約有 3613 呎之高，第卅六師團，第一，第三，第四流動營，第一特種部隊，都在山上激戰着，我不願忽略去任何那裡作戰的部隊，因爲每一個在那塊地方作戰後仍活着的人，將因此而覺得光榮，「1205」山頭，名叫 Monte Samuro，是當時在意大利，血流得最多的山頭。

在這個層岩疊障，寸草不生，沒有水源的山頂上，敵人潛伏在地穴裡，岩堡（Pinbox [註三]）裡，狐洞裡以及岩石的後面，踞踞的大炮，隨時準備致我們於死地，攻上山頂的流動營已死傷過半，我們要去援救他們，我們明白的看出，爲了這可厭的山頭，我們將成堆的死去。

一個下午，我們開始七小時的攀援，我們的心和背負的彈藥，糧食，槍械一樣的沉重，沿途地上散佈着血污的

細帶，腰帶，破損的軍靴，拋棄的擔架，以及穿洞的鋼盔——真正被血染過的道路。白炮每隔卅分鐘發射，岩石被擊成碎片飛散着。

一枚砲彈在頭頂上爆炸，殺死兩個人，擊斷了另一個人的手，受傷的人帶着凱旋的神氣，經過我們身旁走下山去，浸透了鮮血的綢帶纏着他的手，假如他能躲過其他的砲彈，那麼他可以在醫院裡安穩地度過一冬天，我們妒忌的望着他，充滿了喪心失魄的恐怖。

最後，我們爬上陡峭的絕壁，敵人機關槍火網，向山頭密集發射，當其時，搬運隊冒着死的危險，穿梭般的將飲水，軍火，食物，給養搬上山頂，新死去的人分散在各處，留下他們的器械，活着的人，無暇注意死者，背負重載，向屍體上邁過，繼續前進。

在山巔我們掘好狐洞，傍晚，第二營得到命令，要攻佔北山坡，將阻止我們前進的敵人趕走，我們這一營被指定防守右翼。

在山坡的下方，我們聽見第二營的軍官，向他部下發命令，當他叫喊時，一個快樂的敵人機槍手回答着：「你要什麼，隊長，你要什麼？」

軍官對他吼叫着：「閉嘴——你這狗仔，我們就要好好

天來，我們守在這寒冷刺骨的山巔上，經常下雨，刮着似冰的寒風，伴着不可知的危險；這些天來，我們一直沒有洗手或刮臉，每天要脫三遍鞋子，搓着腳讓血液流通，白蟲啃去了我們全身的皮膚，失望吞噬着我們的心，每個人都希望在任何時刻死去，許多同伴的確是這樣死去了。

聖誕節清晨四時，我們準備全面出擊，把敵人驅下山，布克里與馬士特向上爬近敵人的機關槍堡，布克里擲出一只手榴彈，一個敵兵站起來開鎗，把馬士特擊得混身是洞，接着手榴彈爆發了，炸死射殺馬士特的德國兵，另一挺機關鎗，對準布克里橫掃過來，他祇得向後倒退數碼，我們的弟兄，在敵人的火網下，對準岩堡射擊，對面山坡上敵人的機關鎗瞄準我們還湧發射，使我們不能接近岩堡。

我們終於使敵人的機關鎗靜下來，但全面攻擊一直沒有開始，謠言傳來，軍官們已嚇破了膽，不敢領導出擊。

聖誕節上午十一時左右，軍醫官帶着一瓶威士忌酒來到，我們這許多人祇有一瓶酒，但他已盡了最大的力量，我們非常感謝他的盛意，每個人都渴望喝乾這一瓶，但僅用嘴唇與酒瓶稍一接觸，就傳給另一個人，為的是怕別人

的治你一頓！」

於是這機槍手大笑着，射出一串子彈，掩蓋住軍官的喊聲。

這時，我們得到通知，我們將離開第二營出擊，當敵人的機槍向我們右側發射時，我們爬出洞穴，向下衝鋒。

拂曉來臨時，一面紅十字會大旗插在山巔，受傷的人被擡下山去，所有的射擊都停止了，寂靜統治着這峭壁，使我們如覺曾生活在幻想的地獄之中。

敵人離開他們隱蔽的地方，爬上岩石，望着我們狼狽的搬運傷兵，我們藉此機會脫去鞋子，搓揉着腳，讓血液流通，生起一堆小火，燒點熱咖啡並煮一點「X」口糧，馬士特坐在一塊山石上，談起他的愛人安琪兒，和他們計劃在賀波金灣建造的小屋。

「弟兄們，」他說：「我要在客廳的牆壁裡裝設一個酒吧，我坐在安樂椅上將電鈕一飲，酒吧就恰到好處的轉過來，我和安琪兒坐在那裡，請所有的流浪人進屋來同飲一杯，我會在路上漂泊着，我知道飢寒，潮濕交迫的痛苦，沒有地方可以倒頭睡覺；我曾讀過一首詩！我要在大路旁建造一所房屋，做一切人的朋友。」

一九四三年聖誕節，我們是一群多麼不幸的人！十七

嚙不到滋味，幾個最能喝酒的人，完全拒絕嚙味，好讓其他的弟兄們能够喝到一滴。

這是我們的小上校——他從「1305」山頭下來，察看如何攻擊停止了——帶來兩個人，走近岩堡，捉住正在清理機關槍的納粹兵士，不發一彈，俘虜了十一個人，他使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

馬士特被殺死以後，我們心頭充滿尖刻的痛苦，他具有原始純厚的性格，充滿愛和熱誠，我們想到他的安琪兒和他尚未築成好客的房屋。俯視着賀波金灣，戰爭擊碎了一切美夢。

恩塞俄（Anzio）之役，將在歷史上永垂不朽，每一個參加這次戰役的人，腦海裡均好像被火烙上一條焦痕，傘兵隊在恩塞俄灘頭陣地作了一次最慘烈的戰爭，在這裡，敵人開始對傘兵感到畏懼。

一個寒冷大風的正月裡，上午十一時，我們乘坐陸艇駛向海岸，一切非常寂靜，我們神經很緊張，因為在戰爭中，寂靜常常帶來了死亡。

一架俯衝的轟炸機向我們投彈，於是地獄之門向我們打開，炸彈距船首僅有五呎，爆炸的力量使登陸艇從海面上騰空而起，一大股含油的海水捲上半空，油污佈滿在我

們身上，直至數日之久，命令傳來，我們將攻擊莫索里尼運河，——恩塞俄戰役最重要的據點。

我們攻過運河停留下來，前哨站設在數座建造得極堅固的意大利房屋內，距離我們三百碼，在敵人的那一邊，進入這些屋子——接近主要戰線——正好似大雷雨閃電之夜，手執一根雪亮的鐵棒，站在山頂上同樣的危險。

一天晚上，阿刺伯，布克里，脫蘭中尉，三個其他的人和我們，大家穿上夜行裝，出發擔任偵察。

我們潛入敵軍陣線內一七〇碼，來到一塊平地，距離公路不到一百碼，一個低沉的喉音用德文喊出來：「站住！」我們臥倒地上，敵人又高聲重複命令，於是開鎗，隔了一會，一輛坦克車橫跨公路，向灘頭陣地開火，我們爬進路邊的深溝裡，炮火越我們頭頂而過，使我們頭裡發出嗡嗡的聲音。

距我們左側一百碼處，一群人由卡車上跳下，在距離我們五十碼處，開始挖掘狐洞，一個德國兵，傾聽着，我猜想他是在傾聽自然的呼喚，運氣不佳，走近我們隊伍末端，凱塞，像一條巨蛇似的盤伏着，猛撲在他的身上，用他十一吋長的刺刀割碎這德國兵的喉管，靜靜的把他放倒地上。

我們的勇敢將德國人愚弄至如此地步，但他們曾否找到被凱塞刺死的同伴，假如他們發現了，在我們前面樹林裡的德國兵，一定會比較警覺些，當敵人在我們前面公路上走着時，我的呼吸幾乎停止，阿刺伯準備開鎗，但又變了主意，我們繼續向運河方向前進，很快地，我們通過了。老天保佑，我們親身做出了故事書裡所描述的事！我們相互緊握着各人鎮定的手。

一個寒冷下雨的天，侵晨一時許，我們這一營橫過運河，進入無人境地，我們這一分隊為先頭分隊，我們的命令是殺死德國人。

我們從那未知殺死或捉獲德國人是這樣的容易，並不像那天夜裡，自己也傷亡慘重——他們似乎太濫於開鎗，祇有間或停止一下；大羅吉爾向一個洞穴裡射進一排子彈，捉住兩個納粹兵士，擊中另一個向馮克司田瞄準的德國兵，並將其俘虜，格恩林，像一隻老灰狼似的逡巡着，向一個狐洞開鎗並擲出一枚手榴彈，又殺死了兩個，杜奎斯殺死兩個躲在稻草堆後的德軍狙擊兵，又射死兩個在十字路上騎機器腳踏車的兵士。

阿刺伯，狂嘆着戰爭的氣息，由旁邊施行側擊，他從草中伸出頭來，發現距他五十碼處，有三座200呎口徑的

我們聽見敵人釘了鐵釘的皮鞋聲，走近我們這裡。我們僵伏着不敢移動，害怕有人會發出聲音，咳嗽或打噴嚏，布克里緊握着手榴彈，準備好步槍，其餘的人把衝鋒槍準備好，四個敵兵，邁着齊整的步伐，擡着一挺機關鎗，走過我們，最近的人，距離我們的頭僅有十吋，他們在十字路口停下來，射出一串照明彈，照亮這全部地方，這很明顯，他們已發現敵人的偵察隊滲進他們的防地，但幸運的，深溝掩蔽了我們。

我們完全被包圍了，如果被俘，我們一定會被殺死，可能還要先受毒刑，因為他們同伴的喉管被我們的人割斷了，我們輕聲商討種種脫逃辦法，足智多謀的阿刺伯，提出一個計策，和他心愛的荷馬名著裡面的主角攸里色司（Ulysses）是同樣的有價值，他說：「他們好像被鞭打的狗一樣的在找人，我想我們應當走到大路上去，他們一定會錯認我們是他們自己人，在他們詢問口令，命我們止步時，我們就把他們打倒。」

脫蘭贊成這辦法，我們學着德兵的步伐走上大路，膽戰心驚，這時布克里用手指暗示我們注意跨過壕溝，那裡有四個納粹兵士，其中一個倚在機關鎗上，擡着頭，斜着眼睛望着他們，我們靜靜的走了過去。

砲位。

他記起一個西部武打故事，一個牧牛人將槍彈擊在岩石上，反彈回來，擊斃匪徒，詭計多端的阿刺伯，開始如法泡製，把槍彈擊在圓弧形的山壁上，彈進敵人潛伏的洞穴內，射了八發子彈後，他大聲叫道：「同志們，爬出來！」一個蒼白的臉孔出現，高舉着雙手，身後緊隨着另外廿九個人。

我們的分隊在一條小河的泥水裡向前推進，大伙兒咒罵着河裡飄浮的冰塊，河水僅有兩尺深，數小時前，一個瘦小，尖臉，金髮的孩子，名字叫強生，是一個補充進來的新兵，把他的錢五千里耳交給他的好朋友亞利山大，並且說道：「我今天恐怕要完蛋，我不需要這些錢，當這次戰爭完結後，我要你把這錢在拉斐司（Napies）花掉，你每喝一杯酒，斟一杯杯給你的好朋友，我會在暗中看着你做的。」亞利山大滿懷不願的接了他的錢。

一塊開花彈的破片，擊斷了強生的頸項，我憶起他說的話，心如針刺，這小孩的屍體漂在水面上，滲出的血將河水染紅，後來亞歷山大履行了對朋友的諾言。

我們隊伍裡，補進了許多新兵，都是很好的孩子，強壯有如騾子，天真得好似老處女，當我們負起指導他們怎

樣作戰的責任時，我們極感悲愁，因為在他們學會如何求得最低限度的安全以前，就大量的死去，他們會莫明其妙的死去；有的觸到地雷，有的會意外地被射死，還有人讓狐洞壁的泥土塌下給悶死，在他們首次作戰時，他們總是成堆的死去。

我一定得說；雖然，人們不是頭一次就會學得乖巧，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設法減少死亡機會，並且很快的熟悉第六種感覺，像一切老兵一樣，雖然，老兵們也會單獨的死去，但決不會成群的死去，像那些新兵一樣，但也有一些最好的兵士，一時忽略安全規律，而走上西天。

有七個新兵，住在一個稻草屋頂的倉庫裡，睡在稻草堆上，一天我路過那裡，看出他們在危險之中，我勸他們把泥污的木塊堆積在四週，藉以防備飛來的彈片。充滿了勇敢的無知，這些年青人毫不覺得有什麼危險，值得如此麻煩的搬木頭，他們繼續想家和煮咖啡。

第二天中午，一枚臼砲彈，穿進倉庫的稻草屋頂，當我們到達那裡，他們全都死去，屍體圍繞着汽油爐，他們的十四條腿散佈在倉庫各處；在前方作戰的三百四十天裡，所有印在我腦海裡恐怖的景象，這是最可怕而又最淒慘的一幕。

倒楣的仗？」

第三師的一個老兵叫道：「漢子們不要發牢騷，上船開走的是『504』傘兵隊，他們在西西里，撒列諾，法爾突諾，凱息諾，恩塞俄等地打的仗，比你們當兵以來所打的仗還多，他們殺死的德國人比你能在計算機上加出的數目還多，安靜些，不然他們會打掉你的牙齒。」

我們的船在那婆司停泊了兩個快樂的星期，於是啟程赴英國。

在遍地石山的意大利作戰多日以後，來到這翠綠的英國，好像踏入樂園，比接的高爾夫球場，矮籬，樹木，花草和田野，炫示着各種深淺不同的翠綠色，和這清爽的天氣同樣的使我們為之魂消。

萊色斯特 (Leicester) 地方的英國女郎，探悉一艘裝運美國兵士的船來到了——天曉得我們有多久沒有吻過說英語的姑娘——她們蜂湧而來，這些甜蜜的，玫瑰紅色臉頰的小寵物，擠在營帳的圍欄外向我們飛着媚眼，圍欄外的衛兵，人數增加一倍，在發給我們甲等制服以前，防止我們外出，我們流着口涎，足頓着地，搖曳着圍欄的木頭，最後我們得到發光的新制服，湧出大門。

我們在英國幹了許多可鄙的事——我得在這裡向讀這故

拾穗

我們俘獲了一個敵人，他諂媚地向我們訴苦：「我們有充足的人和槍械。」他說，「我們身經百戰，毫不在乎和大多數的美國兵相周旋，但你們傘兵是瘋狂的；上星期的攻擊，我們的偵察兵報告你們僅有少數人守住戰線，所以我們通知炮兵，開始出擊，但是你們把我打塌了，我們的死屍裝滿了六六車，我們不怕和你們的正規軍作戰，但希望不要遇到你們這些傘兵！」

在廁所裡，前哨站裡，以及人與人之間，謠言傳播着；聽到謠言的人，把自己的推測加了進去，再傳給他人。一個第二營的兵士告訴我，他聽見另一個人說起，有人在司令部裡看到了公文，看來我們在意大利的任務已將完畢，他說『504』傘兵隊將離開恩塞俄去拉婆司，再轉程赴英國。

第二天早晨，當我在餐廳裡拿起一杯咖啡時，有一個兵士開始發話：「啊！我希望我是一個傘兵，你們打了沒有幾天仗就可以休息了，你們是軍隊裡最神氣的孩子，每個月還多領五十元的特別加給！」

當我們上船時，新開來的人批評着：「為什麼這些傢伙開到英國去？我們在灘頭陣地打了兩星期的硬仗，一點也看不到休息的朕兆，為什麼他們開走，跑下我們打這個

事的英國人致歉——最卑鄙的事，就是把疥癬傳染給萊巴斯特的民衆以及城市四周的人——疥癬普通亦稱為紅癬，幾乎每個『504』傘兵隊的人在意大利時都染上這毛病，如果團部軍醫官得悉此事，我們必得把一星期的寶貴光陰消耗在隔離所裡；我們威脅分隊裡的醫官，不得將此事讓上面知道，他們同意了。他們自己也染上紅癬，並且和我們同樣的渴望外出。

因為紅癬在我們頭上手上生得並不太明顯，所以我們和這些天真的英國人交好而不被他們發覺，我們把紅癬傳染給英國女郎，她們又傳給她們的朋友和家屬，我承認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看看那些年輕的姑娘們隱秘的搔着脇腹，或是偷偷的搔着她們曲線美好的大腿，從未料到我們十分明瞭她們的苦處，我們對於這些姑娘要這種詭計，是非常卑鄙的，但我深信，即使我們被關在隔離所裡，她們還是會染上紅癬的。

休息的日子，沒有繼續多久，在我們到達英國時，諾曼第登陸計劃已經準備多時，大羅吉爾及傘兵隊裡的另外廿四名伙伴志願被派去諾曼第作戰，我們互相莊嚴地握手，心中感到憂慮，大羅吉爾是我們分隊裡的靈魂和主幹，我們每次擔任斥候或偵察任務時，有他在一起，總是覺得

一切順利。

「留心點，」我對他說。

「我一定盡量留意，羅斯，但這一次我可能不會十分地擔心自己了。」於是他離開我們。

自從在撤列諾降後，「Foot」傘兵隊一直沒有跳過傘，所以我們重又練習跳傘，每天作柔軟體操，幾乎是經常地全付武裝下跳，由五哩的短程急行軍漸漸增至四十哩，雖然終日兇猛的飲着酒，但我們的身體却愈來愈堅強了。

這時，「D」日——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勿勿來到又逝去了，當日清早，我聽見如雷的吼聲，由帳篷頂上掠過看見數百架飛機飛向諾曼第，全日我緊張地焦慮着，恐怕得到大羅吉爾和其他好朋友們的噩耗，我的恐懼成為事實，十七個人陣亡了，其中包括大羅吉爾。

這不幸的消息使全隊充滿悲傷的氣氛——比倫敦的霧還要濃厚，我們追慕他那崇高的精神，堅定的信仰，這巨人爲自己獲得了代價，根據我們得到的報導，當他被德軍狙擊手射中頭部以前，他殺死了四十個德國兵。

我們許多人都覺得自己已有罪，如果我們也和他同去，可能救了他的性命，我們立下了可怖的復仇誓言。

他死了以後，他母親寄來了幾封很好的羊毛襪，我們

兵，大羅吉爾的羊毛襪使我們得到幸運，我們已爲他復了仇，我們的隊伍是第一個跨過萊茵河的美國軍隊。

戰爭，極少使一方面長久的佔到優勢，五輛有步兵掩護着的德國馬克II型(Mark II's)六十噸的坦克車，開來向我們攻擊，祇有岸邊高聳的公路可以掩蔽我們，我們背後全是平地，如果敵人坦克車跨過公路，我們就毫無希望，不是被橫掃就是被俘，年青的道耳——一個沉靜鎮定的孩子——携着他的火箭炮急忙趕來，我們隊伍裡，祇有唯一的一架火箭炮和一名火箭炮手，

「我看我今天是要得到國會獎章了，」他帶着諷刺的意味說；平伏在河岸上，發射他那根金屬管，僅有一個人和一架火箭炮，對抗着五輛——每輛六十噸的活動金屬堡壘！最後，敵軍坦克車被迫退回，道耳的勇敢，拯救了我們全體和萊茵河左岸。

幾分鐘後，道耳被白砲彈片擊中，他得到唯一的國會獎章，授獎儀式當着全師人的面舉行——身後的哀榮。

經過六星期不斷的戰鬥，我們被載上卡車運回法國，舒服地休息了兩個月之久——豐富的食物和飲料，我們將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們分隊裡的一些老伙件

保留着它，祇有當作戰時才穿上，當我們穿上他的襪子後，我們覺得大羅吉爾好似和我們在一起，親身看着我們替他復仇。

從現在起，我們分隊裡的伙伴，已經有半數陣亡了。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時，蒙哥馬利元帥第廿一軍團進入荷蘭，主要計劃如此——同時，在他們前面空降三個師，佔據一切重要橋樑，這次的空中艦隊爲有史以來所僅見，遮蔽天日達數英里之廣。

我們飛機在英國上空怒吼而過，市民們在田野裡，街道上，屋頂上向我們揮舞着手，當機群離開Nether Zee後，下面密集的炮火開始向我們發射，有幾架我們的戰鬥機俯衝向敵人掃射，但被砲火擊中下墜，在天空裡留下赤紅的火龍和一股濃烟，我渴望跳到地面上去。

我是最後一個跳傘的人，如果飛機被擊中，我將和飛機一同下墜，多麼倒楣的運氣。

十五分鐘內，我們向 Grave Bridge 前進，距離橋身五百碼時——正在一片空地上——突然一聲猛烈的爆炸，橋身飛上半空，一部分人被碎片擊傷，我們被敵人機關鎗火網逼在壕溝裡，祇有等待黑暗的來臨。

第二天，我們進攻第十號橋，殲滅了二百六十七名德兵。正圍坐商議舉行一個聖誕節舞會，突然，新指揮官走了進來。

「弟兄們，一個緊急任務來到了——帶着全付作戰器械，明晨八時出發。」

聖誕節成爲泡影，我們將去參加布爾基之戰(Battle of the Bulge)。

我們之中，像杜奎斯，格恩林，布克里，馮克司田，凱塞，阿刺伯，溫特斯以及我，都已經活過兩重生命——我們隊伍已經補充至 200%，我們陰鬱地互相望着，每個人私下在想：「這次該輪到誰了？」

我們寫下簡短的信，告訴家中各人，我們都很好，正在準備過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清晨四時，在紅十字會用過咖啡，大多數的人高聲談笑着，藉以遏制緊張的情緒，潤濕乾燥的喉管。

我們坐在被雨浸濕的卡車裡，日夜行駛着；十二月廿日下午，炮火轉趨猛烈，我們伏在樹後，炮彈將頂上的樹枝擊爲碎片。

阿刺伯，帶着心理學家般的興趣，在觀察一個新牌的分隊長在戰火洗禮下的反應，轉身向我批評道：「沒有經驗，但可能還不錯。」

曙光初現時，新上尉召集他的下士：「弟兄們，樹林對面平地的邊端一百碼距離處，有一個敵人的堅固的堡壘，封鎖着公路，今晚七時半，我們分隊要成散兵線出擊，攻破敵人堡壘，佔領對面城市，完結。」

我們對準手錶，計算時間，規定的時刻終於來到了；我們分隊的卅三個人，後面跟着另外兩個分隊，開始向樹林推進，很快到達平地的邊端，前面有鐵絲網攔阻着。

在這種平地上，成散兵線前進，正是機關鎗手夢想的好靶子，我聽見杜奎斯低聲向格恩林說：「這下糟了！」

我們進入平原地帶，因鐵絲網極為困難，以致隊伍顯得七零八落，當我們抵達中途時，這不幸的事發生了！

突然，千百道的探準彈在我們頭頂上交叉而過，這景象是難以形容的美麗，閃爍的火光使黑夜變為白晝，人們變成了靶子，空氣裡充滿 Smoke 加農炮彈黃色火烟，機關鎗彈和炮彈一齊傾倒在我們後面弟兄們的身上，馮克司田被炮彈擊中，混身燃燒，在敵人砲火重壓下，我們隊伍開始動搖，我聽見布克里的吼聲：「向前衝，爲馮克司田復仇！」我繼續向前猛衝，我開鎗，但聽不見自己的鎗聲。「我掛彩了，」這是阿刺伯微弱的聲音，他倒在一堆

裝甲車引擎停止，車門打開，三個人衝了出來，擺除鐵絲網的束縛，我放平槍枝，瞄準發射，直到他們全都倒下來

當我站起身來，想看清楚些時，機關砲在我身後發射，我覺得一塊紅熱的破片穿過我的右臂，一股拇指般粗細的鮮血流下如注，我狂呼求救，眼前耀着紫紅色的光芒。

當我重復知覺，我們分隊裡的軍醫跪在我身旁，他爲我脫去甲克和外衣，鬆下腰帶，束在我的右臂上攔止血帶，突然他拾起鎗，迅速地放了一槍，「敵人不要想乘機暗算人！」於是溫和的跪在我身旁，替我注射了一針嗎啡，我向急救站走去，每隔五十碼左右昏厥一次，當我清醒的時候，我向旁人打聽，老伙伴祇留下我，布克里和溫特斯三個人還活着，我回想原來分隊裡的人，一陣溫和的疲倦之感籠罩着我，我跌倒在路上，好人都死了，爲何我還活着！

當我無力（或無此意志）向前移動而躺臥在地下時，我眼前浮起一幕生動的幻覺，我覺得我睡在路邊，望着我們的隊伍向意大利前進，一隊兵士步伍齊整的向我走過來，當他們走近時，我看到他們全體穿着嶄新的制服，好似參加閱閱或是開拔，但希奇的，他們的鞋子在路上踏着竟沒

血裡，我跪在這老戰士的身旁，想施行急救；「沒有用，」他說：「告訴伙伴們，假如還有人活着，我要使我死得够本。」當我舉步時，我踏到他的荷馬名著，濺滿血污，幾乎被擊成兩半，我把書放在他胸上，他的心臟已停止跳動，我把這英雄的雙手交疊在他心愛的書本上，繼續前進。

我不停地開鎗，瘋狂的咒罵着，直到槍管燙痛了我的手，我發現凱塞倒臥在一座機關鎗巢的前面，我狂怒的吼着，向右邊衝過去，在公路另一邊十呎距離處，我看到一輛德軍裝甲車，他那 88 鋼砲停止發射，大約是砲筒發生障礙，我看見一雙手推開車門，用自動手槍向外面射擊，我握緊一枚手榴彈，心裡在想：「我要使你不再放鎗！」我爬到車邊，把手榴彈擲出去，我聽不見聲響，祇見車門大開手榴彈擲了進去，在我移開以前，一只手榴彈擊在我的肩胛骨之間，反跳回去，我急忙由公路上向回猛衝，臥倒在鐵絲網邊，這時手榴彈爆炸，我的肩部和脊背感到一陣麻木。

裝甲車這時向後倒退又復停止，面對着我，使我驚得目瞪口呆，我想，他一定會降下砲口向我發射，因爲他能看到我，也許剛才那手榴彈就是他向我擲過來的，這時

有聲音，我極目望看，想認出有什麼熟人，但他們的面部似乎被一層薄霧籠罩着，當領隊的人走向我面前時，薄霧消失，我認出原來是赫斯汀，我們分隊裡第一個陣亡的人，他對我微笑，並不減緩步伐，後面隨着奧爾森，馬士特，以及其他的人，一個隨着一個，排列的次序，按照他們陣亡的先後，每個人向我微笑，好像很匆忙要趕到什麼地方去似的。

阿刺伯，走向隊伍邊，向我微笑說：「羅斯，如果你快一點，還可以趕上我們。」

當我重獲知覺時，我正在努力想站起來，我懷疑在我昏迷之中，我會試想爬起來，隨着這些幽靈走去。

走不到幾步，我重新倒在地下，昏迷之中，我朦朧的記得天已開始下雪了。

〔註一〕自由輪 (Liberty Ship) 一載重量淨重 7100 噸之貨船總稱，時速約爲十哩，燃料用煤或用油均可。

〔註二〕Iliad and Odyssey 兩篇均爲荷馬所做敘事詩，中叙 Odysseus 於 Troy 城之戰後，返 Ithaca 時，十年中之漫遊。

〔註三〕堡壘 (Pill-box) 一歐戰時德國所用之低圓筒形鋼筋混凝土堡壘，用以鞏固防線者。

上海晒圖行

印刷材料部

經售：

各國名廠出品油墨
各種上品印刷材料

地址：高雄市中山一路二三〇號



(續完)

遙聲譯

尼古拉一路奔着回家，幸虧他回來得早，因為他的父親今天很早就下辦公廳了。嘉雪也回來了。孩子擔心着他的父親會盤問他一下午在那裡。可是今天領事的神氣比往日更顯得恍惚。他們一起在餐桌邊坐下了。

用膳的時候大家都沒說話。兩星期來，勃蘭特一直非常客氣地對待着尼古拉，他有時候也很熱烈地把他孩子抱在手裡。可是他的自尊心與他新受到的創傷阻止他有這示弱的表現。今晚他腦中更被一個新的煩腦所盤估着，所以他也沒有對尼古拉說什麼話。他的注意力似乎全集中在嘉雪身上，當管家端上菜盤來的時候，他開始向他問話道：

「你看見海里凡教授離去的嗎？」
「是的，先生。」

拾穗

「他搭的火車有沒有誤點？」

「這裡的火車難道還有不誤點的嗎？先生。」

「嗯，」勃蘭特似乎頭一次感覺到這管家的態度過於詭近了。「可是他是否安然地上車了？」

「當然，先生。你想我會違反你的意思嗎？他在十一点鐘上車的。」

尼古拉不太懂得他們間不常有的對話，可是他感到很不安。當他父親向他點頭表示可以回房間去的時候，他如獲大赦一樣地跑上樓去了。現在他可以很安靜地在自己房中，回想着他剛才從老彼德洛處得來的新希望。

在樓下領事很煩惱地轉着他的葡萄酒杯。管家會兩次從廚房中出來看他是否可以收拾餐桌了。當他第三次再出來的時候，領事突然擡頭說：

「嘉雪——」他叫了一聲又停住了。
「是，先生。」

在管家冷酷的目光下，勃蘭特略感到有點畏縮。從嘉雪的神氣中，他第一次察覺到他平時裝作卑劣而略帶揶揄的神氣。難道以前尼古拉歷次所說的話是真嗎？

一陣陣的疑慮湧上了領事腦中。「嘉雪，」他重新決然地說道，「我有幾句話對你說。」

管家深深鞠了一個躬。勃蘭特咬了一下牙齒。

「你什麼時候開車回來的？」

「五點鐘，先生。」

「可是海里凡十一點鐘就回家了。算你路上走兩小時吧，你應該在十一點鐘就回家了。」

嘉雪挺了一下眉毛。「人總要吃飯的，先生，」他回答說，「我想我也應該吃一頓午餐再回來的。」

「所以你費了四小時去用午餐？」

「我並不想得要很快趕回來。」

「你在中午喝了酒沒有？」

「先生？」

「在過去幾個鐘頭裡，我會經仔細觀察過你。我知道你已喝過酒了。」

咒死他們——

「安靜些，嘉雪，」勃蘭特叫道。

「我一向是被虐待的！」管家哭著說，他的態度愈變愈激動了。「我一向是很靈敏的。時常聽到路邊有人說我：『他是很特出的人才，出身一定很高貴的。』我並不因此自傲，可是我能阻止人家不妒忌我嗎？不過這總有完了一天。沒有一個人能日施所有而一無所獲的。我不會——」

「你說得夠了。」

勃蘭特裝著站起來的樣子，突然管家的眼中變得空洞了。他混身似乎在抽搐著。可是在他脫視了一下領事以後，他的態後重又變得鎮定了，而他的音調中又帶了半討好半威脅的成分。

「一定是有人在毀謗我。可是我相信你對我的工作成績一定是很滿意的。你說對嗎？先生？」

「當然。」領事訥訥地回答。

「你對我滿意使我感到非常高興。忘掉你剛才那些謬想吧，先生。難道你對目前家裡的煩惱還嫌太少嗎？」

在靜默中，領事用拳敲擊著桌子。憤恨與不安交織在心頭，可是他似乎也不願意再追究下去了。「那末這些——」

管家的嘴抽動了一下。他的目光變得很陰沉，最後他重又帶著嘲諷的神氣說。

「我是一個人，先生。我很坦白地說我很愛喝酒。當我過去在馬德里奧斯泰家工作的時候，我每天可以喝最上等麥酒。」

「你時常提及奧斯泰家。你幾時在他家做過的？」

嘉雪似乎抑制著憤怒，不動聲色地說。「前幾年。」

「什麼時候？」

管家低着的眼中又換了表情。「我的介紹信中全寫上了，」他慢慢地說。

「當然，」領事變了嗓子說。「你有沒聽到一個名路德里哥的人？」

管家的眼皮抽動了一下。「我為什麼要知道他，他是誰？」他的喉音略有些沉滯。

「是一罪犯，」勃蘭特回答，「馬德里警察局正在通緝的一個罪犯。」

在寂默中帶着緊張的氣氛。嘉雪突然叫道，「先生，現在我真的已感到被侮辱了。你這樣套問我，還當我是誰？如果我結下了怨仇，難道一定是我的錯嗎？這些狡猾的畜生，我總有辦法對付他們的。」他幾乎是在狂喊了「我

這些旁人的示意全不是真的嗎？」

「全是假的，先生。你該休息一下了。我能從馬德里獲得更多的文件。在幾天中，你可以看到所有你需要的證明。」嘉雪露着他被煙薰黑了的牙齒，狡猾地笑一笑。

「現在，先生，讓我來清理餐桌吧。」

「好吧，」勃蘭特沉重地說。「我已吃完了。」

他走出了餐廳，慢慢地爬上了樓走進他的臥房，腦中充滿了痛苦的思慮。對嘉雪的否認，他應該滿意了。可是在他腦中更潛伏着一個可怕的確念，嘉雪可能是警察局追緝的逃犯。

勃蘭特很覺得有些進退維谷，可是他已經進得太前，目前已無法再後退了。他的力量幾乎全集中在報復霍賽，現在如果再要想法對嘉雪，可能會使前功盡棄。對嘉雪的查究應該在霍賽事件解決以後再開始。況且嘉雪也答應在幾天內交出他的證明文件，多給他幾天充分的時間也是很合理的。

最後領事很固執地得到了他的結論。如果嘉雪真是他所懷疑的人，那末霍賽應該是無辜的。

星期三到了，是很潮熱的一天。從灰色的天空中播射下一陣陣悶而暖的熱浪，可是連院子裡的胡椒樹葉也沒被

激動。在白蘭別墅裡，儘可以遠遠地聽到城裡的營營的開聲。

這奇悶而難受的天氣正配合上領事的心情。他兩天前就決定的步驟使他沒法再回頭看一看。他的思想已全部集中在避免不了後果。可是他抑鬱的神情仍是沒法打開。

早餐以後，他尼古拉到一邊解釋他這迫不得已的行動。孩子很馴良地聽着他的話，他也稍覺得安心。可是當勃蘭特從塔台走到車邊，要上領事館去的時候，尼古拉忽又激動了。

「別去，父親，」他低聲地戰慄着說。

「我一定要去的，尼古拉。」

「父親，請你別去吧。」

可是在這時候勃蘭特已經走進了車門，他搖一下頭，一分鐘以後，他已走了。

下午在辦公廳裡，他故意抑制着自己的情緒，不讓他的思想再沉溺在未來的旅途中。他坐下了起一封信稿，寫給海里凡教授介紹給他的一個出版商。可是他總覺得昏昏欲睡一樣地提不起精神來。僅僅當他想到他已完成待寄的著作時，才能稍提起他一點得意的心情。

下午一點鐘，他出發到車站去。氣候開始變了，銅錢

意的人們。他高傲地避開了他們的目光。難道火車不來了嗎？這錢弄着真令他不能再忍耐了。

最後，一聲尖銳的汽笛聲衝破了這寧息的氣氛。接着是鐵輪的節奏聲。當火車停住了以後，勃蘭特頓覺輕鬆似地趕着上前，第一個跳進這一節木車廂裡去。他本想坐在面對霍賽的一個位子上。可是現在他又改變了原意，挑了車箱前頭面對鏡子的一個位子。這樣雖然背對着人群，而他可以從鏡子中觀到後面的一切。

火車一退一衝地開動了。在他加速前進的時候，勃蘭特從鏡中看到警察們正替霍賽除去手銬。彼得洛正高聲讀着報上的體育新聞，強在引起人們的興趣。警察們全都雄糾糾地站着。而霍賽呢正出神似地凝視着窗外飛往後退的風景。

這一幕快涼不變的鏡頭慢慢地使領事感到很痛苦而不安。他應該爲了他報復將成，夙願將償而感到歡欣，可是何並。有如。

當他從鏡中很隱隱地在觀察着霍賽的時候，他的心中慢吞吞地產生着一陣莫名的虛弱心理。同時有一個突然的動衝呼喚着他走出霍賽身邊，很溫柔地對他說幾句話，答應他儘量寬恕他。可是他真這樣做嗎？

大的雨點一陣陣衝擊着人行道上的灰土。可是領事仍是慢慢地向前走着，並沒留意他已濕了的衣衫。他瘋狂一樣地等着判決的時辰，對他自已沒精打採的心情很覺得憤怒。

在車站上，這一堆人早已到了。彼得洛，霍賽，與警察們紛紛地擠在月台的柵欄下。領事很驚奇地注意着霍賽，他變得多瘦多黑呀！他的臉色多難看！他的手銬使他逼近着監視他的警察們。一星期沒看到霍賽，現在的一面並沒激起他的痛恨。相反地當他走近這青年人的身邊的時候一陣奇特的厭惡在他心中增強着。

當他走到這一群人前的時候，彼得洛與霍賽全避着不與他照面，而警察們很快地對他敬禮。

「下雨了，濕了吧。」勃蘭特說。

「全濕了，先生，」警察們回答說。

大家靜默了很久。領事的目光來回地看着那付手銬，心中覺得有點不安。他突然叫道，「這東西是否一定需要的嗎？」

「直到我們安然上車以後。」

接下又是一陣很長的沉靜，祇有打在鐵板上的雨點聲奏出了淒涼的節拍，與欄干外的人群中時時傳來底不平之鳴。奇特的幻覺使勃蘭特察覺到群集在外的全是充滿了敵

車廂中的熱氣緊迫着每一個人。雖然在勃蘭特前坐位的車門打開着，可是吹進來潮熱的薰風像從爐子裡通過的一樣難受。他開始想到他的坐位正在火車頭の後邊，而在這一線列車中，司機們從未有過正常的操作。

他就這樣全身麻痺似地忍受着，火車在高低不平的軌道上蠕動着前進。不時有人從他的身邊擠往車頭裡去。車輪與鐵軌磨擦後的金屬聲不斷地像海浪一樣在他耳膜邊澎湃着爆炸着，難道他生病了嗎？可是他知道這決不是生理上的病癥，而是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一種不知所以然的恐懼。

火車在這時已駛過了海岸而正從山脚下轉進內陸去。一片片的農田，樹林與葡萄園飛着過去，酷熱的霧氣也愈來愈甚了。有時火車引擎轉下了一座令人眩暈的山坡，一會又十分氣喘似地爬上一個山頂。

領事不經意地看看錶，時間還沒到三點，可是他們從聖喬奇最多才走了二十五公里。他煩燥已極地開始呻吟着，像這樣的不安和痛苦還得忍耐多久呢？最後他又偷偷地注意着鏡中的變幻。後邊的一切仍是沒變動。可是他忽看到霍賽很快地在對警察們說幾句話。稍停一刻以後，那警察點了一下頭表示可以。於是霍賽站起來走進了車廂中的甬道。

領事十分緊張地坐着。他看出霍賽是請求走到車頭裡去，而他必須擠過他的身邊。他瞠目摒息地等待着，似乎懼怕着一陣兇猛的襲擊。

霍賽隨着火車的擺動搖晃着身子前進，現在他已走近領事的身後了。勃蘭特想假裝着在瞌睡。可是這是絕不可能的，某種力量較他的意志更強烈地在逼迫着他，他直注意着霍賽。

現在霍賽已走過了領事的座位了，他正扶着最後的夾板在穩定他的步伐。他蒼白的臉上深深地嵌着一双黑眼，銳敏地注視着領事的臉上，然而並沒半點仇恨的表示。在他的目光後還隱現着一絲微笑。然後他靜靜地轉過頭去。

火車衝入了一個山谷以後正在向上爬坡，當牠的速度轉慢以後，霍賽很鎮靜地向前走一步。

領事立刻猜到他的用意並不是進到車頭裡去而想從車廂開着的門中跳下去。他身上起了一陣突然的抽攣與激動。他不能讓霍賽逃走，同時從正開動的火車中跳躍下去也太危險了。到底那一個念頭首先進入領事的腦中，他自己也無從知道。在霍賽往下跳的一秒鐘，領事即刻俯身向前去想捉住他。可是他的手僅握到了霍賽的上衣邊，這劣質的麻衣立刻破了而這微小的阻力竟抑制了霍賽向前跳躍的

。他再想和家裡通話同樣也沒人接。

幸而有人告訴他一點鐘前有一班公共汽車到聖城去。他於是低著頭垂著肩坐在白牆外的木橛子上。並沒理睬別人對他好奇的注視，他開始一聲不響地等着。

在病困交迫之下，他覺得很快就鬆弛了他疲勞的四肢，可是在他的腦中仍是交織着一重重痛苦的思網。霍賽已經死了，他的年青的生命淹沒了。在他想來這是很不可能的，可是事實已經是如此了。勃蘭特試着把這慘劇想作意外的不測——一件抱恨終身而不能避免的慘劇。

可是，難道真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地痛恨着霍賽，想盡辦法虐待他而使他到這絕望的地步嗎？領事重又感到痛苦而呻吟了。到站的公共汽車暫時打斷了他的思潮。他爬上了這輛又破又狹而幾乎是空的車廂，嘆了一口長氣以後在角上坐下了。當汽車開動的時候，天色已經全黑了。勃蘭特沒法辨別路程，可是當他估計快到聖喬奇的時候，他的心在狂跳着。

現在他已在通往他家的弄口下車了，他簡直不敢走近這所淒涼的別墅。四周沒有一線光線，小弄前更是漆黑得怕人。他祇得緊握着双手硬著頭皮向前走。

他慢慢地黑暗中已察覺到了別墅的外形。從車道上括

力量。他手足四伸頭向下地跌在鐵軌上隨着被車輪輾過了。領事極度恐怖地高叫着。他站起來高嚷着命令停車，双手緊拉着意外的警號。接着是一陣騷動，勃蘭特聽到了剎車聲。在最後一聲排氣聲中火車停下了。立刻每一個人擠着下車。祇有勃蘭特一人在空的車廂中站着。他也應該下去了，必需要下去了。於是他眩暈地從車門中走下來。

霍賽的屍體彎曲地躺在路軌旁的綠色堤防上。有人在他臉上蓋着一塊乾淨的手帕。山坡上鋪着柔綠的草原，星佈着黃色的野花。遠遠地還可以聽到琮琤的流水聲。離這裡不遠正是他的天堂，他平時最愛安息的所在。

老彼得洛與警察們站立在一邊。他並沒向領事看，可是他斷斷續續地輕聲說道，「他再也不會進監獄了，先生。」

× × × × ×

當領事發覺他十分困憊與空虛地走在通往白蘭別墅的沙道上時已是當晚十時多了。慘劇發生以後他知道他再也沒這勇氣坐火車回聖喬奇。於是他沿着鐵路走開了，盲目地在田野和樹林中前行着，僅想快點遠離這慘不忍睹的地點。五點鐘以後他蹣跚地走入奧佛林諾城。在這裡他打了個電話到領事館去，可是那邊沒回音，所有的人全回家了。

過來的海風像鞭子一樣地緊迫着他。他走上了台階，停了一下，再推開了大門。

裡邊大廳上同樣地漆黑，他突然嗅到一陣辛辣刺鼻的烟味，同時覺得自己一點力氣也沒有了。狂風闖上了一扇百葉窗，砰然作響，他劃着了一根火柴，在他戰慄的手指間這一星火一下就熄滅了。

這時候，他忽然隱隱地聽到了哭泣聲，在黑暗中，他十分緊張地摸索着前進。哭聲仍是繼續不斷地響着。他探到了通廚房的門立刻把他打開了。馬格泰利娜坐在桌邊，搖晃着身子在痛哭着。

「馬格泰利娜，」他說話的聲音幾乎是聽不到的。

當她擡頭的時候，他看到了她受了傷的臉因過度恐怖而深陷着，幾乎沒法被認出了。

「幹什麼！」他說。

她像遇到了妖靈一樣地凝視着領事，兩手緊握着她已撕破了的黑色緊身衣。

他已恢復了他原來的音調。「天哪！到底什麼事情啊！」

「他已走了，」她悲聲地說。

「誰走了？」

「嘉雪。當我跟他『那末久』」她重又因激動過度而泣噎了，接着又啜啜咳嗽着。

勃蘭特走近了她用力搖着她的身子。

「他上那兒去了？」

她雙手埋着頭，似乎在想，又在記憶似地。「他已走往你們找不到的地方去。他由你高貴的汽車，可以走得遠遠。你再也找不到他的。」她忽擡起頭，哭腫了的雙眼中爆出了痛苦的大花。「你等等什麼呀，我的高貴的主人。路德里哥難道會等着警察們再來捉他嗎？是的，這是他的名字，路德里哥。他是一個強盜，一個罪犯，一個瘋子！都是他一個人。他很美妙地騙着你們，同時也騙着我，跟他任何別人一樣。他並不是我的丈夫。是我在馬德里碰到了他，他答應等待於我。他佔有了我，讓我替他做所有的工作。做他的奴隸！這敗壞的魔鬼！現在他走了。」

她的嗓子幾乎是在叫了。「你為什麼讓他知道他正在被通緝呢？如果你聽到他諷刺你和你的那一位小教授！一對臭魚蝦！還是他背後稱呼你們兩位。他想盡了辦法來謀害霍賽，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他深恨着霍賽，並且發誓要送他進監獄。他同時也恨尼古拉。他已搶得了你所有的珍寶，很可觀的一筆戰利品。而現在——她似乎已變得

立刻他走向空無人影的床邊。一陣冷風使他頭暈了一陣。床邊的窗戶正洞開着。他的心又開始在狂跳了。他轉身四顧，可是房中仍是空空的。一陣悲痛湧上了他的心頭。他衝下了樓直到廚房中去。

「我的孩子。」是一聲沙啞而粗魯的叫聲。「尼古拉在那裡。」

馬格泰利娜現在已很鎮定了，可是從她的眼中重又閃出憤恨的目光。「在那裡？哼！」她嘲罵着說。「你難道在這魔鬼搗亂以後，還希望你孩子安靜地在睡着嗎？」

領事迫近了她，「告訴我！」他在暴叫了。

女管家很陰沉地激動着，「嘉雪沒碰他，」他說，「他可能想害他的，可是尼古拉早走掉了。今天下午他逃走了。」

「他逃到那裡去了？」

「我怎麼知道？當我看他從車道上跑出去的時候，我會從廚房窗口叫他。可是他沒停。僅僅回說道，『我要趕路，馬格泰利娜。』他的臉色蒼白，接着他又發瘋似地說，『我去釣魚去。』」

起先勃蘭特還以為她在胡說，後來他漸漸明白了。從上次海里凡的查訊中他得悉了尼古拉會到托立陶山谷中去

瘋狂了，拼命搖着身子。時時在哭泣中雜着兩聲歇斯底里亞的笑聲——「現在他得到的更多了，正像他平日所說的。『你等着看！』」

勃蘭特走開了，在桌上燃着另一支蠟燭。他高舉着這搖曳不定的火光離開了廚房。在大廳裡，他一手搖着燭光，一邊很恐懼地打量着四週。每一件東西似乎並沒變動。他慢慢地走上樓去，在他的臥室外停住了。空氣裡似乎有點涼意並且仍充滿了他剛才一進門就嗅到的煙味。他走進了房門，馬上點亮了氣燈。

零亂不堪的屋子使他十分驚異。所有的抽斗全部拉開了，地上散滿了衣服，櫃子裡整套的禮服全部不翼而飛了。房間裡值錢的擺設似乎有計劃地被搬走了。剩下笨重的東西雜亂地堆着。他再向四周查視一遍，發現在火爐邊有一堆燒焦了的東西。開始他並沒懂得是什麼，於是他深皺着眉，摒着呼吸彎身去察着。是的，這就是他的著作；已被燒黑了，脆了，毀了——整個兒全被毀壞了。

他站起身來彈去了手指上的灰土，竭力想控制他自己。因此他每一舉一動似乎全部機械化了。這也許就是他應受的懲罰，他畢生工作的被毀！於是，他拾起了蠟燭轉向他的房中去。

釣過一次魚。霍賽的逃走計劃顯然是預謀好的。尼古拉一定是事先得到了消息。往山溪邊去找他的好朋友去了。是的！這是最可能的一條路了。

勃蘭特突然覺得他的胃似乎在緊收着，同時他又幻想到了他的孩子在這大風雨的黑夜，正在深山急水中迷失了道路。

狂風又在碰撞着百葉窗，同時一陣大雨像鐵釘一樣地敲擊着窗板。勃蘭特鼓足了勇氣，走出了廚房。

他從來不會像現在一樣地感到孤單與悽涼。現在他該向誰去求助呢？他虛弱的腦中祇想到了一個人——平時對他十分謙恭而一向被他所輕視的愛爾文。他摸到了電話，報了號碼。當他聽到了愛爾文的回聲時，心中已寬了一大半。於是領事發狂似地告訴他目前的危機，並且請他派一輛車子馬上來幫助他。

一刻鐘以後，外邊尖銳的風聲中傳來了幾聲引擎聲。於是一輛汽車轉進了車道，在門口停下了。勃蘭特推開了門立刻坐進車去。「告訴他開往托立陶去。」他說。

領事十分困難地躺在漆黑的車座中。他暗中似乎察覺到愛爾文已聽到霍賽的死訊，可是沒敢說出來。最後他終於訥訥地說：「你感覺得還好嗎？先生」

勃蘭特沒回答，他緊擠在狹小的車座中，僅僅做一個手勢命令加速前進。接着他又啞聲自語說，「我在找我的孩子。」

「尼古拉？」愛爾文叫道，一邊抑住了驚奇的感覺「他在托立陶嗎？」

「他下午就往那邊去了，不知道他到了沒有。」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他的，先生，」愛爾文說。「請你別擔憂。」

領事彎着身子從流滿了雨水的玻璃窗中模糊地在查視着經過的道路。現在他們已駛過了沿海的市區在崎嶇不平的公路上，漸漸地轉進了山谷。

當他們遠遠看到有一個人在蠕動時，愛爾文不禁大聲喊了，可是僅是一個趕路回家的農夫。除了這孤獨的人影以外，他們就像在死寂無人的田野中行駛一樣。

最後在暴雨中現出了幾線微弱的燈光。

「托立陶到了，」司機說。五分鐘以後他在這荒涼的路邊停住了。

「你幹嗎停車？」領事叫道。

「先生，你要到托立陶，」司機說。「這裡是托立陶了。」

出的汽輪正駛近瑞士的海佛斯霍姆港口。當船靠了碼頭以後，走下了一群穿著很整齊的旅客，在岸上一位蓄着鬍子，穿着藍色領港服裝的矮個子正歡迎着新來的領事。他神色很匆遽地自我介紹說是這裡的港務長，安特生。

城裡早已在飛着雪。安特生很有禮地邀請着新來的客人上他家去用晚餐。可是領事立刻堅決地謝絕了，因為他的孩子正大病初癒而旅途上的疲勞更需要早作休息。他告訴這位港務長說，希望能即刻到他的新屋裡去。

領事館離開港口很近，是一宅並不太華麗的房子，大門很狹，住房就在辦公廳的樓上。

在底層屋內祇有一個坐在火爐邊抽旱煙的老年看門人。安特生很感動地堅持着要喚他太太來幫着他們安頓，可是領事很客氣地謝絕了他的美意。他很快地看了一下屋子四周，雖然算不上華貴，也還潔淨可居。臥室收拾得很乾淨，床毯和面巾等全已換上新的。他的一間臥室中的佈置以深紅為主色。勃蘭特對這位港務長深深地表示謝意以後就送他出門。

當領事轉身登樓的時候，他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疲勞。他很痛苦地開始察覺到過去這個月裡所發生的一切對他的精神上的打擊與體力上的折磨，他覺得自己老了，比以前

「繼續走，」勃蘭特說。

「我們要不要在這裡下去問問？」愛爾文建議說。

「繼續走，」領事重複地說。

司機聳一下肩，再把引擎發動了。小車從村中顛躍着向高坡上駛去。

被大雨衝壞了的道路上行車幾乎是十分困難，他們在窄狹的路上仍是什麼也沒看到。司機回頭向愛爾文看了一下，剛想抗議的時候，突然車前的燈光照到了一個瘦小的人影，遠遠地在路的前端蹣跚地走着。

「天哪！」愛爾文叫道，「是尼古拉。」

領事從窗中出神似地向前凝視着，這次不再是幻覺了。在前邊的確是他的孩子，他的寶貝。尼古拉正面對着汽車，因突然看到了燈光而瞬閃着双眼，肩上游背着衣包。他混身已濕透了，滿脚全是污泥，可是他到底是安然無恙！啊！是的，謝謝上帝！尼古拉仍是平安地活着。

領事立刻推開了車門，從車上跳下了。「尼古拉，」他哭聲叫道，跟着一步一滑地走向他孩子的身邊。「我的孩子，親愛的孩子！」

X X X X X

七個月以後的一個嚴冷的冬天晚上，從斯道克霍姆開

老多了。他的双肩已經彎垂了，氣色更顯得十分憔悴。在他的眼中已看不到以前高傲的神氣；而僅僅顯示出過份憂傷的表情。可是他對這一次能調來這裡，已是很感滿意。他一向仇視的巴萊先生這次促成了他的調差而把愛爾文提拔他的空職。因為聖喬奇的居民全部在痛恨着他。

尼古拉的體力雖然已復原，然而在易於觸景生情的環境中仍無法擺脫他抑鬱的神情和回憶。目前在這爽朗的雪地上，也許能給他父子倆一個較好的環境，至少是爲了尼古拉。現在的海林頓勃蘭特已是萬念俱灰，他的野心早已泯滅了。即使是梅里勃蘭雪傳記的著作也不足以再鼓起他的希望和興趣。他把自己看作再生的卡萊（Carlyle），把他的畢生著作毀去了，可是不像這位名歷史家，他不願意嘗試着作第二次的創作。

孩子早已在樓上大床上睡下了。他的確已變得很多。身材長高了，腿也長長了；臉上的稚氣已漸消失而換上了成人的模樣，他父親才失去的剛毅的力量似乎已長在他的身上。領事凝視着他孩子，心中暗自嘆息着說，他已長大了。

「你還沒有睡着嗎？尼古拉？」

「沒有，父親。」孩子並沒睜開他的眼睛。

「現在我們又換了一個環境了，」領事停了一下說。這裡並不壞；希望你並不討厭這地方。」

「至少這裡沒有花園。」

「是的，這裡沒有。」

接着大家都沒說話。難道他孩子的心真不願再回到他身邊來了嗎？他永遠不會忘記當尼古拉拒絕向他看的幾星期，尤其當他安慰他孩子時候，尼古拉竟會連聲地說「我恨你，我恨你，」事後尼古拉一直是很傷感，很少說話而且還避着他。大部份時間他孩子總是與老彼得洛和愛爾文等在一起。接着更使勃蘭特驚恐的是尼古拉突然間起他的母親，要求着把她的相片放在他的臥室中，追問着她的地址，同時希望能早日會到她。

現在他從床上撐起身來。「父親」他問道，「我什麼時候可以進城去唸書？」

「怎麼，」勃蘭特柔和地回答道，「我還是可以像以前一樣教授你的。」

「不，父親。我希望進學校去。」

「可是，尼古拉——」

「我想進學校，父親——在那邊我可以與別的孩子們一起遊戲，也許可以有更多的朋友。」

美麗紅——他的妻子——想回來。他怎樣能見她呢？現在他幾乎已經是破產了。她會怎樣想他呢？

「你會試着好好地對待她的。是嗎？父親。」尼古拉繼續勸誘着說。

領事仍低着頭，斷斷續續地低聲允諾着。接着勃蘭特用手摸着他的孩子的頭。

「尼古拉，」他說。「過去幾個月中我們間發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故。如果都應該歸咎於我的話，我覺得很抱歉，不過別讓我的錯過破壞我們間的感情，我們還應該想到將來的。」

接着又是一陣很長的寂靜。領事歎了一口氣以後站着起身，無精打採地走向門去，突然他若有所欲地轉身說道

「你不反對我今晚讀幾頁書給你聽嗎？」

孩子背轉着眼。他似將拒絕他父親的建議，忽然又想什麼。於是轉身說，「好吧，如果你一定要這樣做的話。」

領事臉上浮起了一層悽惻的笑容。他慢慢地走到他的臥房中，從箱裡檢出一本慣見的紅色皮面的厚書。

「今晚我們來談談關於幾種大鳥的特性，這些材料是

領事聽了，停一下說：「那末以後再說吧。」

靜默了一刻以後，尼古拉凝視着領事，很快地吸了一口氣說。「還有一件事，父親。我接到了母親來的一封信。」

「什麼？」

「你知道我會與她通過信的。是嗎？現在——」他鼓足了勇氣繼續說道，「他下月將來這裡了。」

勃蘭特未住了，半響說不出話來。在他沒來得及鎮定他的神智以前，尼古拉繼續說，「無論怎樣，她總是我的母親。我有權利與他在一起，同時她也有權來看我。」

昔日的憤火重又湧上領事的胸懷，但很快地它就被抑制下去。「你是說她將來這裡，來長住嗎？」

「這要看你了，父親。看我們怎樣對待她。如果我們對她好，或許她肯長住下去。啊！她必需要與我們在一起的。」

勃蘭特很難過地把頭埋在兩手中。他曾經懷疑過尼古拉與美麗紅在暗中通着信，甚至於在計劃着他們的重逢。可是對目前不期的證實使他感到十分恐慌。他在極度暈眩中暗自回想看這事情的起源。沒想到在十二月前僱用了一個西班牙孿丁會產生這樣一個難以令人置信的結果。

很有益處的。啊！我們好久沒繼續授課了。」

他在床上坐下了。撫正了他的眼鏡開始讀道：「火雞天生就是一種怪鳥——兇猛，自滿；而因牠過度驕傲的特性很容易遭受到……」

他停住了。尼古拉頭已轉向裡側，並沒有留神在聽他的授課。是的，他並沒有在聽——根本就沒有聽。

(全文完)

泰山五金行

地址：台南市忠義路七二號

電話：五一六號

專營 機械工具 五金材料

康健到不買但，藥醫得換以可錢金

識知生衛的富豐有只
康健的正真障保可才

大眾醫學

道之身強病防您訴告以可一
伴相醫名過勝，手在卷一

健康的雜誌！

健康的知識！

健康的讀者！

訂閱優待辦法

一期仍為三元 一季三期八元
半年六期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二十七元
請到就近任一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四聯單」，
填明「臺灣一六〇一號大眾醫學出版社」賬戶，並
詳註訂閱起迄期數，姓名及地址，連同訂費一併交
郵局驗收，本社即按期寄書，可免郵匯費用。如不
用此，寄款請用匯票或報值函件逕寄臺北國防醫學
院大眾醫學出版社

亞當先生(二)

PAT FRANK 著
祝 平譯

(四)

十二月初，自美國東北部刮來了一場冰雹，將整個紐約癱滯下來。波基正要派我去探訪紐澤西海岸受災情形，我及時地染上一點傷風，便回到「史密士樂園」避寒去了。

在我所度過的假期中，再沒有比這次更安逸舒適的了。我穿上最心愛的睡衣，斜躺在史密士樂園上面，煨上咖啡，開了一瓶裸麥酒，按一下床邊的電鍵，電視機裡便出現一個人頭，他說：

「在下叫柏金生，這兒是邁阿密的喜阿勒賽馬場，等一會我將這裡緊張熱烈的賽馬場面攝入電視機的鏡頭，諸位便可以看到——是的，看到——今天的第一場馬賽了……」

我打電話要來一份賽馬節目單，開始向余利頓方場那位專收賭注的「雙調鐘士」下賭，我買了第二場的「好彩」兩塊錢，倒了一杯酒，便靠著枕頭看賽馬。

在紐約家裡看賽馬，比較上邁阿密的跑馬場去好得多了。沒有人會在你面前跳來蹦去，尖着嗓子亂叫；你用不着擠在人堆裡買馬票，用不着怕扒手，更用不着想法子別讓太太靠近一百元馬票的票房。

你可以就躺在床上海輸錢！

等到我打電話下第五場馬賽的賭注的時候，「雙調鐘士」說：「你有空嗎？史密士先生。我想問你一個問題。」「自然有空」，我溫順地說，因為那時候「雙調鐘士」已經是我一個數目可觀的債主了。

「我們正在討論人工受孕，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已經厭倦於聽及這類事了，我吸了一口黑咖啡，說道：「簡單得很，假如正常的受孕辦不到，將男性的精虫注射到女性的子宮裡便成了。」

「人類也可以這樣辦嗎？」

「當然，在美國至少已經有八千個孩子是這樣降生的。」

我買了廿塊錢第五場的「東奔」，「東奔」却跑了個末榜。

在第六場馬賽中，瑪琪回家來了。我買的那個「懸崖」正遙遙領先，瑪琪推門進來，柏金生在說：「跑到最後一圈了，『懸崖』還是領先，跟着的是『螢火』『第三艦隊』……只差五十碼了，後面……」

「斯提芬史密士」，瑪琪插嘴道：「有客人來了。」

「靜點」，我嚷道，傾着身子，用拳頭擊着膝蓋替「懸崖」加油。

整堆馬匹奔越終點，「結果要等照相決定」，柏金生說。我倒在枕上。

「怪不得我找了你一下午」，瑪琪說，啣起了小嘴。

我看得出瑪琪在真正動氣了，在這種情形下，最好的防禦便是攻擊。我委屈地說：「你看，我病倒在床上了，你還不早點回來。」

瑪琪摸了一下我的額角，笑道：「起來，到客廳去吧。」

柏金生又出現在電視機上，「誰來了？」我不在意地問道。

「結果出來了」，柏金生說：「『懸崖』以半頭之差名列第一……」

我關上電視機，轉身下床，心情覺得好了一點。在客廳裡，臉孔被寒風吹得通紅，正站在壁爐邊烤火的是馬利亞和湯森醫生。

瑪琪說：「他們剛從華盛頓回來，列席內閣和參眾兩院聯合委員會討論重育人種的方案，他們是主張人工受孕

的。」

忽然襲來一種可怖的可能，我指着瑪琪說：「假如你想將這房子裝滿了瘦長紅髮，具有自卑情綜的野孩子，那你是作夢！」

瑪琪酸刺地說：「即使我想生一個亞當小孩，一時也輪不上。華盛頓已經充滿了申請書，至少還有些丈夫不像你那麼自私嫉忌，對人類的存亡一點不負責任。」

馬利亞側着頭，用她那黝黑的眼晴睨着我，說道：「人工受孕是目前唯一有成功把握的途徑，至少到下一代我們便會有足夠的男性，可以將人種延續下去。」

「想看看，你受得了嗎？」我說，「整個地球充滿了紅頭髮的瘦長個兒，每個人都和荷馬亞當長得一模一樣。」

「可是這不是我們來找你的目的，」馬利亞說，這位文靜娟秀的女醫生突然嚴肅起來，「我們想跟你談談亞當先生。」

「是不是離開了艾連，亞當便活不起勁了？」

「差不多」，馬利亞說：「本來這件事對亞當的打擊就够大，到華盛頓以後又受了不少苦頭。」

「那個費立斯」，湯森說：「東區防守司令部將亞當弄到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給他打防疫針，他們替他注射了白喉，傷寒，副傷寒，斑疹傷寒，破傷風，黃熱病，牛痘和其他天曉得的疫苗。」

「將軍們開派對的時候還喜歡將亞當先生拉去展覽。」馬利亞說，「事情變得很嚴重了，一切都繫於一個人——一個本來不很健康而又敏感的人的身上，無論他的精神或者肉體受了傷害，人工受孕成功的希望便小了。」

「我們現在所用的人工受孕方法還是很原始的，我們還沒有方法將一個個精虫分離開來，養得好好的，使每一個都可以發揮作用。因此，只好大量注射。」

「多浪費！」我說。

「真的，尤其是在這個時候。」瑪琪接着說。

「我和亞當談過，他很喜歡你，還問到你的近況，你究竟怎麼擺佈他來的？」湯森問道。

「沒別的，就是玩牌的時候故意讓他一點。」

馬利亞說：「等到政府決定將亞當交給重育委員會處置的時候，我們希望你幫忙，擔任照顧亞當的工作。」

「我的天」我說：「做未來美國人父親的侍從！」

國家研究院和國家重育委員會的爭論參商，正代表了物理學者和生物學者之間意見的歧異。那班擊裂原子的專家們相信他們需要利用亞當先生做實驗，以便設法解除密士失必爆炸所引起的後果。他們爭辯着說，他們需要亞當先生，和需要原子衝擊機同等急切。

要是他們不知道是那一種放射線爲害人類，他們便沒法尋求解救的對策；要是沒有人讓他們作試驗，他們便無法確定是那一種放射線破壞了人們的生殖機能；舉今天下，除了亞當先生之外，還有什麼人够資格做這個光榮的試驗品呢？

國家重育委員會的專家們則指出，人工受孕是目前唯一有效的辦法，國家研究院的方案也許可以成功，不過研究工作需要的時間太長了。而且，誰說得準，人類最可貴的財產亞當先生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呢？

站在參眾兩院聯合調查委員會和內閣的立場，這個問題似乎不難解決。因此，幾天以後報上大字刊載這段消息的時候，大家都不感到驚異。

總統批准人工受孕法案

亞當由重育委員會處置

另撥專款俾國研究院研究

全國婦女紛紛申請

英國要求將亞當列入美援

莫斯科官方對這個消息保持著緘默，真理報第一版的短評上說美國爲密士失必事件對世人贖罪的時機尚未完全消失，不過美國至今仍未直接與蘇聯接談。

國會裡爲「直接」這兩個字引起一場紛爭。議員們都急想知道政府是否已經和蘇聯進行秘密交涉，交涉的內幕是否準備公佈。

參議員索爾特說，任何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可以接受亞當先生的「種援」，蘇聯自然也有權利提出要求，而且比有些他不願意提及名字的國家更有理由。

福洛翰（魯州民主黨參議員）：「假如我們將『種援』限制施行於願意向我們保證未來外交政策和沒有領土要求的國家，共產主義不出兩代便可以消滅淨盡了。」

魏米西（麻州共和黨參議員）：「假如我們只對能够知道未來外交政策的國家施行人工受孕，那只好將英國也除外了。」（開堂大笑）

英國政府相信美國將按英美人口比例平等配種，政府發言人暗示一個強大的英語聯盟爲保持世界和平所必需。巴黎報紙一致發表社論，歷敘法國過去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強調法國文化必須與人類共存。

德國人開始討論德國科學天才對未來人類的可能貢獻。

日本特別讚揚美國傳統的運動精神，指出棒球在美日兩國同樣通行。

我正在將這些電訊綜合起來，想寫一篇專稿的時候，波基踐了進來。

「斯提芬」，他說：「白宮來了電話，要你去照顧亞當。」

「我生怕這一着」，我說。

「總統已經答應給你公假，你可以馬上到重育會報到去。」

「我自己不可以作主嗎？」

「不，」波基說：「白宮的命令，這等於徵兵了。」

我回家收拾行裝，瑪琪吩咐道：「在華盛頓放規矩點，那裡有的是漂亮妞兒，她們現在也沒有什麼顧忌了。」我和重育會主任潘佛利通了電話，告訴他我馬上動身。瑪琪送我到車站，她的最後一句話是：「看我的份上，好々照顧亞當，好嗎？」

女人們真奇怪！

(五)

我知道，這應該是一個心理治療專家而不是一個新聞記者可以做得好的工作，不過我覺得至少在道義上我要對亞當先生負一點責任；既然我鼓着他走上這條以生殖為事業的路，也應該由我幫助他在上天所安排下的路上起步。而且，老實說，我也很好奇。

可是我低估華盛頓，我不曾預料到那地方竟暗伏着那許多永恒的頭痛和不了的混淆。當時的我，真像是一個搖搖學步的小孩，却在泛濫的洪流中涉足玩水，不用說立刻便被捲沖而去。

例如，我以為重育委員會預多不過有十來個工作人員，加上些包括着馬利亞和湯慕的醫學顧問；其實，重育會却是個日在擴張中的龐大機構。政府新設一個機關，本來就像新開發了一口油井，而對總統授權可以無限制動用國庫的重育委員會，那簡直像加里福尼亞州又一次發現了金礦。

我再也忘不了我到達華盛頓那一天——十二月十八日，就像許多人忘不了諾曼地登陸的日子一樣。

我沒有預料到會有人在車站接我，可是，就在我提着皮包出站的當兒，一個有着一付尖薄鼻子——債主們通常具備的那種鼻子的年青人攔住了我，問道：「史密士先生嗎？」

「是。」

他伸出了手，說：「我是克勒斯，佩西。克勒斯，重育委員會副主任」。他笑起來像一條剛上釣的鱈魚，「潘佛利主任派我代表接你。」

「不敢當」，我奇怪他怎麼會認得我，他說合衆社給了他們一張照片。

車站外面停着一部漆着NRP幾個字的小轎車，克勒斯問明我還沒有用午飯，便吩咐開往夏維飯店。

點過了菜，克勒斯說：「也許我得先將會裡的情形和您說明白了。我們正在建立一個規模宏大的機構，自然，當初也費過不少力氣，起先是內政部想將我們接收，後來公共衛生部又說這件事應該由他們辦。現在，我們直接隸屬總統府，經費是不成問題了，主任在當局眼中也有點份量。」

「亞當怎麼樣了？」我問道：「我想先去看他。」

克勒斯詫異地看了我一下，從口袋裡抽出活動鉛筆，開始在桌布上畫表格，「最上面，自然是總統，」他繼續說着，不理會我的問題，「下面是——」他畫了個小方塊，填上名字，「各部會評議委員會，最高政策便在那裡決定。」

「什麼政策？」我禁不住發問，「將亞當身體弄好了，開始生小孩不就行了嗎？」

「不——」這次是克勒斯表示了驚奇，「生小孩不過是我們工作中最微小的一環，亞當在最底下這裡」，他指着桌布下面的一個小方塊，「屬於生產股。」

「你看」，克勒斯的筆尖在飛動，「評議委員會包括有總統，國務卿，內政部長，國防部長，軍醫署長，國家研究院長和我們的主任。」

克勒斯的眼睛突然充滿着光輝，他劃上更多的方框，用錢條橫々直々地聯接起來，「下面便是國家重育委員會了，我在主任的旁邊，由我主管的是總務處，財務處，交通處，電訊處，和房地處，關於政策，計劃和生產都不是我的事。」

鉛筆加快地動着，「主任和評議委員會之間還有許多各部派來的聯絡官——替他們找房子真頭痛——直接隸屬於主任的還有一個計劃小組。」

「計劃小組？」

「對，最高決策由主任轉交計劃小組商定執行，小組由各處處長組成。和計劃小組平行的還有一個顧問委員會

，全國醫學界和生理學的權威，都網羅在裡邊了。」

僕歐將牡蠣收去了，克勒斯可還不會動刀，「計劃小組之下還有我們自己派出去和各部院聯絡的聯絡員，其中一個是專門跑國會疏通的，我們還有國際問題顧問，直接和國務院有關係，向計劃小組隨時提供有關國際情勢的報告。你看，一切不是都很完備嗎？」

「是，很好」，我像一個小孩在欣賞街頭藝術家對獨立戰爭的素描。

「副主任之下是各處，如研究，資料，新聞，執行等等，處之下是科，我在這裡用小方塊表示，因為我相信你不會對它們發生興趣。」

「那麼我在那裡呢？」

「嗯，你知道我們已經有了新聞處長，尼特·蓋布門，你認識他嗎？」

「不。」

「他以前在戰時生產局管新聞，後來到動員委員會，再轉到宣傳部，戰後進入國務院，我們將他從國務院拉過來，他這一部分擴張得很快，我馬上便要給他們弄一個單獨的辦公廳了。」

「那末，我呢？」

「呃，老實說，這是個問題。新聞處長已經有人了，只好請你屈就主任的特別助理，」他在主任和計劃小組之間分出一條支線，加上一個方框，在方框裡寫上「史密士」幾個字，「你的地位和處平行還是和計劃小組平行，得等候主任決定。」

「亞當和我一起在這個小方框裡嗎？」

「不！你是個大頭，亞當在頂底下這裡」，在生產股的一個小方塊裡，他填上亞當的名字。

我真想吃過牛排，將帳單留給克勒斯，便乘下一班車回紐約。我捺住了脾氣，說道：「克勒斯先生。我到這個鬼地方來，唯一目的是想照顧亞當先生，要是你們另有安排，我便趁早滾蛋。我並不想來，這完全是白宮和亞當的意思。」

「提到白宮，克勒斯吞了一口唾沫，態度也改變了：『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別有指令。』」

克勒斯是那種在他面前沒有平輩的公務員。別的人不是他的上司便是他的下屬。他的鼻子緊靠着他底上司的衣尾，他的脚跟則牢固地踏在他底下屬的頭上，只要他能够保持平衡，卅年後便可以領到一筆退休金，回家養老。

「我不會提起亞當」他解釋道：「因為對於他的所有權，上面並沒有明確規定。國防部說總統的命令只給予我們以使用亞當的權力，亞當的安全還是應該由他們負責。後來我們只好和他們妥協，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又一個委員會！」

「是，那是決定對於亞當本身政策的機構，和如何利用亞當無關，我是重育委員會的代表，而費立斯上校——『那個狗蛋！』我說，克勒斯跳了起來。」

「他，他代表國防部，我和他已經取得諒解，你也可以參加這個委員會，」我用最簡單通俗而不便排印的話告訴他我對於這個委員會的意見，他說這件事得請示潘佛利主任，我說那末我們馬上找他去。

重育委員會在華盛頓西北D街和廿三街佔着一大排房子，有一部分是海軍部以前蓋的臨時活動房屋。

總辦公廳裡熙攘擠塞，傳達們川流往來，打字機的滴答聲充塞着空際，電話鈴不斷地響着，從緊閉着的會議室門縫中，還偶然傳來分辨不清的聲調，到處是簇新的油漆味和暴發戶的氣息。

一個政府新機關的成長便往往是這樣：起先像一朵熱帶的蘭花，瑰麗迫人，可是經不起國會和預算局冷風的吹襲，便如芝蘭一般凋謝了。

潘佛利的辦公室有着隔音設備，室內的佈置坦露了主人從政數十年的身份。即使他先後主持過的機構的名字已經在人們的記憶裡湮沒，潘佛利的名字還是不時出現在國會公報。他以前進共和黨的姿態出現於華盛頓，現在却自稱是保守派的民主黨員，其實，他是一個天生的政客——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他沒有信仰，沒有敵人，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大概也沒有朋友。

表面看來，潘佛利主任是一個紅潤安詳的傢伙，「歡迎，歡迎，斯提芬！」他站起來迎接我，一面在說，我和他還是第一次見面。「承你來幫忙，好極了，好極了，佩西已經將我們這裡的情形告訴了嗎？」

我搶先回答：「我想這裡邊大概有點誤會，我是來照顧亞當的，別的事我不管，至少，這是白宮的意思。」每次我提到白宮，克勒斯便抖索一下，我決定以後多說幾句。

「自然，一切我都同意」，潘佛利說：「你沒有解釋過嗎，佩西？」

「我告訴他我們的組織情形」，克勒斯說：「還請他參加我們的委員會。」

我說：「我不要參加委員會，我恨透了委員會！」

潘佛利張開了手，聳聳肩膀，「斯提芬，有一個委員會不好嗎？」他說：「亞當的安全是一個複雜微妙的問題，萬一出了什麼事，還有國防部替我們分一點責任。」

「不！」

潘佛利沮喪地說：「既然這是白宮的決定，我們只好通知費立斯上校了。」

自他里鎮別來，費立斯上校和他的勳章都沒有改變。他已經知道我的來意，而且，從他的語氣看來，他已經向他的將軍們請示過了。潘佛利將結束亞當委員會的決定告訴他以後，他以一種向交戰國送遞最後國書的語調發表聲明：

「國防部極端反對任何鬆懈對亞當安全保障的行動，國防部曾經再三指出，亞當如遭遇不幸，國家前途必受嚴重威脅——」

「應該說，亞當如有不幸，國家甚至人類，便不會有前途了。」我插嘴道：「所以總統派我，而不是你，來照顧亞當。」

也許我不應該說最後那句話，不過誰能够輕輕放過這個機會？費立斯瞪視着我，潘佛利緊張地嚙動着嘴唇。

「國防部要求重育委員會立即來文，解除國防部對亞當所負安全責任」。費立斯說下去，「從今天晚上六點鐘

開始，駐防索爾漢旅館的守衛和巡哨全部撤退。」

「原來你們將亞當關在旅店裡」，我說。

「國防部準備發表公報嗎？」潘佛利問道。

「自然。」

「可是這樣會引起謠言的。」

「那不是國防部的過失。」

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潘佛利癱軟下來了。「好的」，他嘆道，「我馬上備文送國防部」

「謝々」，費立斯說，轉身便走了。我可以賭咒，他的皮靴後跟靠了一下。

「我去找尼特來，看樣子得傷點腦筋了。」克勒斯說。

新聞處長尼特·蓋布門是一個黑瘦枯槁的青年，他的頭髮比理髮師所公認的標準長出二吋，指甲和頭髮同一個顏色。他一面聽潘佛利說話，一面打量我，「公事還沒有發出去吧？」

「不，他剛走。」

蓋布門立刻活躍起來，「好的」，他說：「那末我們得採取緊急行動了，我們可以搶先發表聲明。」

「怎麼說呢？」

「簡單得很，重育委員會主任潘佛利對記者談稱，重育委員會奉總統訓令，已於今日起將亞當先生全部接管。

這樣一來，國防部還有什麼好說的，他們能够反抗他們的總司令嗎？然後我們又說，今後亞當先生應與所有美國公民同享一切自由，前進份子便會同情我們了。然後又說，斯密士先生已奉派為重育委員會主任之特別助理，專負養護亞當先生之責，斯密士為亞當之密友——你們是好朋友吧，不是嗎？」

「並不很熟」，我說。

「反正是私交，這表示我們一切以亞當的幸福為前提。」蓋布門真不愧是政爭能手！

克勒斯邀我去看看爲我準備着的辦公室，可是我堅持着要先去看亞當。

我到達索爾漢旅館的時候，憲兵還沒有撤走。旅館附近戰略地點分停着一輛裝甲車和兩部裝有五十種子彈機關砲的中型吉普，旅館的過道和電梯全站上憲兵。亞當先生佔據着整個五層樓，憲兵隊長已經接到了放行的通知，派人護送我上去。

在一間通常爲溫莎公爵印度王公們準備着的客廳裡，我找到了亞當。柔厚的地毯上散滿着報章雜誌，像星期日下午公園裡的野餐草場；活動飯桌上擺着一席冰冷的龍蝦大菜，收音機傳來一陣陣窒息着的音調。

靠背椅上隆起一堆紅頭髮，亞當先生半睡不醒地支着他那長腿，張着嘴正在出神，瞥見了我，他突然跳起來，伸出手。他瘦得像個剛坐了七年牢出來的老囚。

「斯提芬，你究竟來了。謝謝天，我總算看到一個熟人。」

我竭力將我的聲調放平了，說道：「你放心，從現在起，一切都改變了。先喝兩杯怎麼樣？」

「我是不許喝酒的，只許喝牛奶，我想我以後看見牛也得發嘔了。」

「從現在起，隨你的便，喝什麼都可以。」

「真的？」他的手在抖索，眼眶裡充滿了淚水。

「真的」，我拿起電話，叫僕歐送一瓶威士忌上來。

他開始向我訴苦：「他們當我是一頭得了獎牌的狗，除了偶而帶我到他們的集會裡展覽以外，我是不可以離開這層樓的。他們帶我去的地方，我一個人也不認識，他們談論我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傳種，應不應該注射荷爾蒙——就當着我的面，多難爲情！」

酒來了，我給他斟上一大杯，他滔滔不絕地訴說，我只是聽着。我不是心理學家，不過顯然地，這應該是治療的第一步。

末了他說：「我願意盡我的責任，不過他們有什麼權力拆散我們的家庭呢？」他的眼睛又濕潤了，「艾連是我

唯一佔有的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嗯，嗯。」我點點頭。

「我知道我長得難看，學校裡的女同學便時常嘲笑我，艾連是我唯一的女朋友。」

上帝竟諷刺地挑上那麼一個潔身而畏避異性的人來做未來人類的父親！大多數人，能夠將全世界的女性列入禁宮——雖然不是直接的！大抵總免不了在自我陶醉，可是對亞當，這却是一個可怖的擔負。我現在才明白了，這種精神上的枷鎖，比較費立斯式的軟禁，還易於催他消瘦，

「斯提芬，我需要艾連，你一定得想法將她接來。」

假如亞當的母親在世，他會不會先要他的母親呢？

「我再三請求他們，讓我回家看看，可是費立斯上校和克勒斯先生一概拒絕。」

「別擔心，我一定替你辦到」，我答允道。亞當第一次笑了。「讓我們再乾一杯，將這頓飯吃過了，到夜總會逛。」

想不到亞當的胃口竟那麼好，他吃了一大盤蝦，又吞下三個大餅。我靜默地坐着，將亞當的身世重新構織——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個瘦長的小孩，受過欺侮，便躲到母親的圍裙裡；我看到一個青春期的青年，受女孩子們戲弄，而不懂得接受這種變態的挑逗；我看到這個孤寂的青年，從考古學和地質學裡尋求心靈的慰藉，讓工作打發他的歲月；最後我看到他成年了，積聚的下意識控制了他的人類關係——妻子也許是爲了填補母親的空缺，可以在現實的苦裡覓取蔭庇。

是那麼一個人，命定了要替地球傳殖人種！我不知道是否應該永遠讓他依賴着艾連；我試用另一種治療方法，我說：「荷馬，過去你錯了，事實上女孩子們一定很喜歡你。」

「不，不！」他大聲地說。

「你很年青，個兒又高，電影明星不是都很高的嗎？看看加利古柏！」

「不過他們不像我那麼瘦。」

「你的身段很好，只要長點磅便行了。」

亞當想了一回，說：「在漢州的時候，過着野外生活，我吃得多，也比現在胖。到這裡以後，便沒有機會運動了。」

「以後可以開始了。現在你可以去刮鬍子，換一套衣服，我帶你出牢看看熱鬧場面。」

進入監室夜總會十秒鐘以後，我發覺亞當的護衛真不易做。假如你身高六尺有半，頭髮紅得像團火，身材像一根旗桿，又是當前最出名的人物，每一個看報紙的人都會認識你的尊容，那末你怎麼可以避免別人注目呢？

藍室的招待一眼便認出亞當，趕緊在跳舞池邊給我們找一張桌子。樂隊領班伸長了頸子，打錯了一個節拍，即使我帶來了一頭粉紅色的暹羅老虎，也不會引起更多的注意。

音樂慢下來恢復了節奏進行，可是舞伴們却一對對的靠着我們桌邊轉。

舞曲既罷，往常喧嚷着的夜總會竟變得鴉雀無聲，突然又是一陣黃蜂出窠似的嗡嗡，原來是三四百個女人在同時耳語。

「他們在幹什麼？」亞當問。

「不知道」，我在裝傻。

「這比將軍們的宴會還糟，他們都在看我哩，那麼多人！」

「我們喝酒，別管它。」

舞池對面，坐着奧斯加·范尼，我的舊同事，現在是好萊塢一個電影場的宣傳主任。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穿着金黃色晚禮服的女郎，我不大記牢別人的姓名，不過我可忘不了那份苗條的身裁，它是屬於潔地·露比的，露比是好萊塢不常演戲而照片却最爲風行的明星。

范尼向我擺擺手，我回了個招呼。男人們的注意力已經離開了我們這一桌，女人們可還是瞪視着亞當。

「這些女人們」，亞當說：「她們想些什麼？」

「大概在想生小孩吧。」

亞當的長腿躍出了桌外，睜圓了眼珠，像剛從他的父親那裡聽來人生的秘密，「爲什麼？」

「那是女人的天性，小孩是女人的一部份——最重要的一部份。」

亞當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我擡起頭，發覺身邊站着范尼和露比，老朋友是趕不走的，我將他們介紹過了，暗中提醒自己，不能再喝酒了。潔地不是聰明透頂，便是受過指導，她坐下來便和亞當大談考古學。

「你對考古學也有興趣嗎？」亞當問道。

有興趣極了，她說，你不知道芝加哥大學的露比教授嗎？那是她的父親。

亞當說自然知道，他發掘的阿茲迪古藏真有價值。潔地說她對於墨西哥的古物最感興趣。亞當說他也是。

這是我在夜總會裡聽到過的最奇特也最令人生疑的談話。和亞當在一起不是最好的宣傳資料嗎？范尼又不是笨伯。

我看着他來了，那是夜總會裡的照相師，他叫我們靠攏一點，就在他舉起照相機的時候，我將手搭到潔地的椅背，鎂光燈一亮，照相師便走開了。

范尼說：「斯提芬，你疑心真大。」

「豈敢，小心而已」，我說。

亞當和潔地繼續他們的考古座談。隔着兩張桌子的座上，我發現女參議員菲·諾得。

你大概總知道參議員諾得吧。十九歲的時候，她是紐約最漂亮的閨閣；廿五歲的時候，她是倫敦最可愛的新娘；卅歲的時候，她是洛島州最能幹的離婦；三五歲的時候，她嫁了行政信託銀行的總經理，成爲天下最美麗，最聰明，最富有的女人——至少她自己這樣想——總經理過世以後，她投身政界，馬上便進入參議院。

參議員瞧着亞當出神，亞當却瞧着潔地出神。忽然，參議員站了起來，跑過我們桌邊，昂着頭，將頸上的綢紋拉平了，眼光睨過了潔地，對亞當嫣然一笑，對我點點頭，然後，在適當的距離——讓我們都可以聽到而別的桌上却分辨不清——說：「這個賤貨！」

潔地像一頭豹子般跳起來，范尼將她按住了。亞當臉色蒼白，雙手又在發抖。

范尼說：「我真羨慕你的差事，斯提芬，既輕鬆，又安逸。」

不是嗎？我說，付過了帳，便帶亞當回旅館。

替亞當寬了衣，灌了他兩杯梳打和一顆阿司匹靈，將他放到床上，只是他的脚比床長出半尺，這點我可無法爲力了。

(未完待續)

文學名著

「少女狂想曲」

出版了

如託本社代購可得下列優待：

- (1) 照原價打九折祇收三元六角
- (2) 一次購滿三冊者八折，五冊以上者七折

限用郵票

粵光印務館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十四號



橋牌雜話

(The Black Wood Slam Convention)

Hasley Black Wood 原著
圈 摘 譯

「勃拉烏」法之全貌

「勃拉烏法」之問世，業經有十七八年的歷史。因爲用法簡單，很容易被人吸收採用，所以現在全球幾千萬橋手，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他，都會用他。據勃拉烏氏本人的統計：現在已有十七種文字，六十種談叫牌的書籍，都有記載，都會介紹。因爲介紹的太簡單，沒有詳加討論。因此在應用上往往會發生很多的問題，很多的錯誤，而得到很多不正確的批評。勃拉烏法主要的是叫「四個無王」，問伙伴手中有幾個A，與「五個無王」，問K。但是並非所有叫「四個」，「五個」無王，都是問A，問K。亦有許多例外情形，有待以後討論。也不能不加以注意。再者：普通書上記載回答問A爲：

無A叫「五個梅花」，一個A叫「五個方塊」，兩個A叫「五個紅心」

三個A叫「五個黑桃」，四個A叫「五個無王」

前四種回答都正確的，但四個A叫「五個無王」，却是絕對的錯！讀者應該注意！但是四個A或全A究應如何回答呢？據勃拉烏氏說：應與無A同，也叫「五個梅花」。又有人問：既然兩者相同，會不會發生混淆。如果仔細的想一想，就知道絕對不會的。因爲欲求滿貫(Slam)，問與答雙方，一定有過跳叫，或其他表示過實力很強的叫法。若是問的一方沒有A，而他又够資格問，他手中一定握有多個K，Q，J，等大牌。如果答的一方叫「五個梅花」，亦做無A論，他的實力強，將做如何的解釋呢？這是很容易了解的問題。無A與全A決不會混爲一談的。勃拉烏氏之所以規定全A，也叫「五個梅花」的目的，是想讓伙伴有繼續問K的機會，而使這副牌，更容了解，以

達到更合理的合約。茲將「勃拉烏法」全部要点十五條列舉于後，並舉例說明之：

1. 叫「四個無王」問A時，問者應具備之條件有三：

A. 問者應考慮已方實力之和，會有很好的機會做成滿貫才能嘗試。

B. 不管伙伴怎樣回答，在五層上(Five Level)，應預設安全區可資逃避。

C. 當伙伴手中A的正確數目知道後，問者應該可以立即決定是否應做滿貫。

2. 回答「四個無王」詢問A之表示法如下

全A或無A 叫「五個梅花」
一個A 叫「五個方塊」
兩個A 叫「五個紅心」
三個A 叫「五個黑桃」

例一：南北方已成局，南面開牌：

S: 7 H: A10873 D: 7 C: AQ8642
S: KJ10862 H: 4 D: AQ10 C: J97
西 南 東
S: A5 H: KQ962 D: 965 C: K105
叫 牌 順 序
南 西 北 東
1H — 4N.T. —
5D — 6H —
— — —

S: Q943
H: J5
D: KJ8432
C: 3

當南面開牌「一個紅心」，北面覺得自己手裡的牌，已合乎問者三大條件，同時還考慮這種不均勻的分配，敵方可能以「犧牲性」叫法(Sacrifice Bid)，打擊已方滿貫，故不加叫「紅心」，也不改叫「梅花」，而直接叫「四個無王」。先封敵人的口，然後達到已方的目的。所以當南面回答「五個方塊」，表示一個A時，北方立即叫成滿貫。照這副牌分配情形看，做成「六個紅心」是不成問題的，南北方得分一四三〇。但是東西方亦可以「六個黑桃」的犧牲性叫法，輸三分。打擊南北的滿貫。不過五層太高，不敢輕易一試，只好拱手讓人，坐守敗局。

3. 缺門(Void)不能以A計算，以防實力重復，暴露弱點

例二：双方已成局，東面開牌，叫牌順序如下

北 3S 5D —
南 1S — 4NT —
西 — — —
東 — — —

北面的「四個無王」不是問A的多少，而是南方表示叫「一個無王」實力的極大與極小。

其他「四個無王」而非詢問式的叫法：

A. 一面開牌「一個無王」，(牌之強度已經表明)

後來又從伙伴叫的四級(Four Level)牌系改為「四個無王」，並非問A，而是一種逃避法(Signing off)

B. 普通常識容易辨別的情形。

例如：南北已成局，北面開牌

西面的「四個黑桃」是一種犧牲性

叫法，用以打擊南北方成局，如果南

北方叫「加倍」的結果，遠不如自己成

局分數多，故北面叫「四個無王」係

爭奪局面，而非詢問伙伴手中A之若

干。

再例

西 1S 加倍

南 2C 4N.T.

東 1S 1

北 1D 3N.T. 4N.T.

再例

從上面叫牌順序看，南面第一

次有叫「四個無王」的機會而不叫

，等到西面「加倍」才改至「四個

無王」的，就常情推斷，南面一定

握有很少的黑桃，長而強的梅花，

不會被敵一鼓攻陷的方塊。被迫叫

S: AQ102 H: K1082 D: — C: K9832
S: 8 H: QJ763 D: J973 C: Q65
西 東 南
S: K97643 H: 5 D: AKQ6 C: A4

S: J5 H: A94 D: 108542 C: J107

北面回答南方「四個無王」的詢問，只能告訴一個真A，不能認為缺門也是第一級控制，與A一樣。萬一弄錯把缺門當A答以「五個紅心」，伙伴認為A全在手中，一定繼續問K，再發現K也全有，當然要做雙滿(Grand Slam)，結果敵方首先攻(紅心)A，取得一磴，雙滿自然垮台。故為防實力重復，暴露弱點，缺門絕不可以A計。

4. 普通說法，欲叫「四個無王」問A，必須在未叫以前，伙伴双方，叫過任何一種牌系(Suit)。否則不算詢問方式叫牌。例如：

南 西 北 東
1.N.T. — 4.N.T. —

拾穗

四個無王」，當然不是問A的。

5. 牢記低級牌系 (Minor Suit) 之二一法則。

當你與你的伙伴同意「梅花」為王牌時，詢問A的一方，最少有兩A，又同意「方塊」為王牌時，問者最少應有一個A。否則會發生嚴重的後果。

例三：雙方已成局，南面開牌，叫牌順序如下

東一一	北3C 5D	西一一	南1C 4NT 6C
	S: J972 H: Q107652 D: J10 C: 2		S: AKQ H: 8 D: 7652 C: K9764
	東	西	南
	S: 3 H: KJ9 C: KQ9 D: A QJ1053		S: 106543 H: A43 D: A843 C: 3

以此牌論，南北方已同意「梅花」為王牌，但南方手裡只有一個A，依照低級牌系二一法則，不應該詢問A之多少，只能直接叫五個「梅花」，讓北方決定最後之合約。如今南個違法亂叫「四個無王」，當北面告訴他手裡只有一個A時，尚有兩A落在敵方，「六個梅花」不能不叫，失敗之局終無法挽回。

「四個無王」的叫者，習慣上，總握有部份領導權 (Partial Captain)，但是他的伙伴於某種情形下，亦有下列若干權力

A 只有「四個無王」一問者知道己方A之總數，應由其決定叫多少，但是打什麼？回答者也可以做最後的決定。

B 當回答者手中有缺門，他回答伙伴A數所用代表的牌系，恰好碰到雙方同意為王牌的牌系，應該跳一級表示之。

例五：東西方已成局，南面開牌：牌局與叫牌順序如下

東一一	北3D 6D	西一一	南1D 4NT
	S: K1093 H: A Q1096 D: 9 C: 532		S: Q542 H: — D: K Q654 C: A J16
	東	西	南
	S: 6 H: K8 D: A J10832 C: K Q104		S: A J87 H: J75432 D: 7 C: 98

特別情形

例四：雙方已成局，北面開牌。

叫牌順序

西一一	南1C 4NT 5H	東一一	北一3C 5D 5NT
	S: 109613 H: A873 D: 354 C: J		S: 82 H: 9 D: KJ93 C: A97543
	東	西	南
	S: KQJ H: KQJ D: A Q7 C: K Q62		S: A75 H: 106542 D: 162 C: 103

依照低級牌系二一法則，南面不夠叫「四個無王」，但與例三比較，本例南面手中任何牌系，最少都有兩層控制，在此種情形下，可以免強一試。如果伙伴握有兩A，或三A，滿貫當無問題。萬一只有一A，仍可走向「五個無王」的一路，結果依然不會失敗。南面叫「五個紅心」是告訴北伙伴A之總數不足，希望打「五個無王」，如果南面直接的叫，怕北面誤會問K。此為不得已之補救辦法，待第七條再加一說明。

塊」。但是方塊已為己方同意為王牌的牌系。假使老老實實的叫，萬一南面僅握有一A，一定會溜走。而失去做滿貫的機會。所以北面直接叫「六個方塊」，表示一個A與一個缺門。問者往往會籍此一點消息，抓看做雙滿的機會，頗為重要。其他如

同意牌系 回答者手中強度 回答者應叫的

紅心 兩A與一個缺門 六個紅心

黑桃 三A與一個缺門 六個黑桃

註：如果同意為王牌牌系是紅心，回答者手中只有一個A，與一個缺門，應叫「五個方塊」，絕不能叫「六個紅心」。黑桃亦相同。讀者務需注意。

C 又當回答者手中握有缺門，而要回答A數的牌系，低於同意為王牌的牌系，又發現問者，感感A數之不足，重新回到五層同意牌系時，回答者可以考慮加到滿貫。

例六：雙方已成局，北面開牌，叫牌順序與牌局如下

西一一	南1H 5D 6H
	S: J854 H: 75 D: A9432 C: 97

東

從這副牌看，南面叫「四個無王」，北面應答「五個方

東一一一

北 1C 4N,T, 5H —

S:9 H:AJ10 D:KQ10 C:KQ153

北

南 S:KQ32 H:KQ8642 D:— C:A104

S:A1076 H:3 D:J8765 C:362

從叫牌的程序中，知道北面叫「四個無王」，一定對紅心是強有力的支持。北面既然能問A，照牌的分配看，北面最少應有一個A，只要A不是在方塊系，做成滿貫是很有希望的。所以應叫「六個紅心」。這種缺門的叫法，雖然不能說絕對不會發生實力重複(Duplication of values)，但在應用上，却頗有很多方便之處。

7.「四個無王」的叫者，在伙伴回答A之數目以後，再叫一次以前從未叫過的新牌系，是表示A數不足以做滿貫，而希望伙伴叫「五個無王」，以完成最後的合約。請參考例四

8.假使你手中的A，在叫牌的順序中，不管你或你的伙伴已經用一種表示擁有某種牌系第一控制叫法，表示過，回答A的詢問時，已不能計算在內。

例七：雙方已成局，南面開牌，叫牌順序與牌局如下

1.假使你手裡有四個A，想問K，必須先叫「四個無王」，等伙伴回答無A以後，再叫「五個無王」才算問K。12.直接叫「五個無王」(而未叫過四個無王)，與卡氏強制雙滿叫法意思相同(Cubertson Grand Slam Force)。是問伙伴手中，同意牌系的A，K，Q，三大牌有幾張。如果有其二，叫雙滿否則叫滿貫。

例八：雙方未成局，南面開牌，牌局與開牌順序如下

東一一一

北 3D 4S 7S

西 一一一

南 2S 3H 5NT

S: AQ4 H: J5 D: KJ643 C: 863

北

西

南 S: KJ1086 H: AKQ108 D: A2 C: A

東

S: 73 H: 93 D: Q975 C: Q1074

S: 952 H: 764 D: 108 C: KJ952

北面同意黑桃牌為王牌，南方也知道北面黑桃不會太多，但至少應有三張。假使三張中有A，Q任何一張，滿貫亦有很大可能。假使AQ都在，當然要及滿。故採用不經「四個無王」而直接叫「五個無王」強制性的叫法，以達到所預期的目的。

東一一一

北 3S 4S 5D —

西 一一一

南 1S 4D 4NT 5S

S: A1062 H: J6 D: 1083 C: A QJ6

北

南 S: KQ974 H: KQ108 D: KQJ4 C: —

S: 33 H: A752 D: 962 C: K952

南面在北面同意黑桃為王牌後，再叫「四個梅花」。是暗示(Cue-bid)叫法。表示梅花牌有第一級的控制。是北面擁有梅花A，知道南方所謂梅花第一級控制，一定是缺門，所以在後來答覆A之詢問時，預防實力重複，梅花A已不能計算在內。

9.叫「四個無王」以後，問後再叫「五個無王」，是問伙伴手中有幾個K。

10.回答「五個無王」的叫法如下：

無K 叫六個梅花
一個K 叫六個方塊
兩個K 叫六個紅心
三個K 叫六個黑桃
四個K或全K 叫六個無王

13.假使你的伙伴叫「四個無王」以後，夾雜着敵方叫牌，原訂的規則，已不够應用，新的辦法是以敵方所叫的牌系為標準。派司表無A。超出的級數，表示A之多少。

例九：雙方未成局，南面開牌，牌局與叫牌之順序如下

東一一一

北 4S —

西 4D 5D —

南 1S 4NT 6S

S: AJ6 H: 842 D: 85 C: AQ865

北

南 S: KQ10743 H: AK7 D: A4 C: K4

東

S: 5 H: QJ9653 D: 9 C: J10932

S: 982 H: 10 D: KQJ107632 C: 7

照正常情形，北面擁有兩個A，答覆「四個無王」的詢問？應叫五個紅心。但如今有敵方「五個方塊」的搗亂，故北方只能以比五個方塊高兩級的「五個黑桃」來，表示手中實力。其他如敵人叫黑桃，紅心等亦可依此類推。

14 當伙伴回答你A的詢問後，你再叫「五個無王」意思，是除問伙伴手中的K外，並且告訴他，所有的A均在己方15從上條知道叫「五個無王」後A全在己方已明，故無領導權的存在。圖答者可以告訴X的數目，但也可以直接叫到他認為最有利的合約。

例十一 東西方已成局，南面開牌，叫牌順序與牌局如下

東 一一一

北 1S
4N, T,
SN, T,
一

西 一一一

南 1D 4S
5H 7S

S: AJ754
H: QJ8
D: 72
C: AK3

北 東
S: 1062
H: 1095
D: 63
C: QJ976

南 西
S: KQ93
H: A3
D: AKQJ10
C: 82

S: 8
H: K7642
D: 9854
C1054

北面先叫「四個無王」，又叫「五個無王」表示所有的A，均為南北方所有，但南面握非常好的方塊，認為雙滿已無問題，故不答覆K之詢問，而直接叫成「七個黑桃」。

大中白蟻防禦驅除研究所

高雄中山一路七三號

請各界

◆ 念觀重並物財立樹 ◆
◆ 養保保管品物強加 ◆

認清白蟻的毒害!!
提早滅除白蟻是以最微的費用
得到長期安全保證。
保養物品及保護房舍之
最善方法!
如有所詢問願以所學盡力效勞。

亞洲白蟻防禦驅除研究所

鳳山市場前

拾穗

瑞成五金行

地址：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街民權里32號

五金工具
機械材料
電氣材料
水道用具

電話：三七九二號

營業各種份更
各種電氣材料
各種機械工具
各種五金

泰發商行

經理 張天倫

地址：鹽埕區新興街214號

電話：三四八五號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最佳滑機油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博愛路六十一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主要產品

天然氣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附屬產品

1 石油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Products from petroleum

去漬油 Cleaning Naphtha	石蠟甲等 Paraffin Grade A
打火機油 Lighter Fluid	乙等 Grade B
剎車油 Brake Fluid	丙等 Grade C
切削油一號 Cutting Oil No.1	炭煙 Carbon Black
二號 No.2	黃油脂 Grease
調水油 Marine Engine Oil	

2 瀝青 Asphalts and Bitumens

鋪路混凝柏油 Asphalt Concrete	絕緣柏油 Insulating Asphalt
融合柏油 Asphalt Flux Oil	塗料柏油 Cutback Asphalt
灌澆路面柏油 Asphalt Macadam	柏油漆 Asphalt Paint
屋頂柏油 Roofing Asphalt	特製絕緣混合物 Insulating Compound
防水柏油 Water proofing Asphalt	柏油蔗板 Formosite

3 溶劑 Solvents

溶劑油 Solvent Naphtha	丁醇 Butyl Alcohol (Pure)
漆溶劑油 Mineral Spirit	異丙醇 Isopropyl Alcohol
調台油 Thinner	丙酮 Acetone
洗漆水 Lacquer Remover	

4 化學藥品 Chemicals

粗甲苯 Crude Toluene	濃硫酸(純) Sulfuric Acid (pure)
粗二甲苯 Crude Xylene	濃硫酸(工業用) Sulfuric Acid (Comm)

有機化學藥品，種類繁多，另見詳單，函索即寄。

5 雜類附屬製品 Miscellaneous

丁醇油 Butanol Oil	氧氣 Oxygen
防霉劑 Mold Inhibitor	氫氣 Hydrogen
酒精 Alcohol Dehydrating Agent	碳酸氣 Carbon Dioxide
脫水劑 Acid Clay	示水膏 Water Finding Paste

上列各種產品均可大量供應

接洽地點：台北市館前路七十一號本公司

電話：2108 • 2226 • 3973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一二號



辛 克 力

創 立 1888 年
ESTABLISHED

請 用

恐 龍 牌

各 種 機 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 平 洋 煤 油 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一二九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四元正